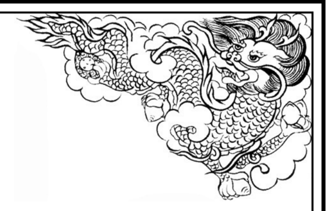
释迦佛广传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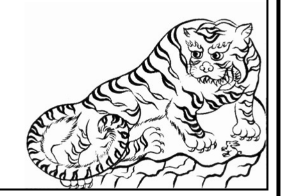
全知麦彭仁波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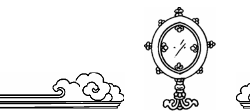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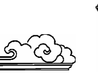
堪布索达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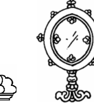
本册总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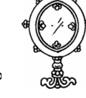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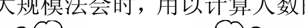

六 精进品

劝人学佛求道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劫之前，有一世界名为寂灭世界，正处喜爱劫中，净现如来应世说法。人民生活快乐幸福、财富圆满，寿量可达八万四千年。当时有一王子名为吉祥宝，相貌端严、财富广积、为人傲慢，他从未拜见过净现如来，也从不供养、承侍世尊。净现如来早已了知王子根基，觉其应有成佛之善根，只是因贪著财物故而不来礼敬佛陀。若有人愿持之以恒对其进行劝请，王子想必应能亲近、拜访佛陀。

净现如来于是对众人说道："在我们八万四千菩萨中，有哪位心地善良、能以无有厌倦心态、于八万四千年中在吉祥宝王子门前甘愿承受痛苦，忍受诋毁劝其发心？如此漫长过程中，他不会听闻悦耳言词，亦无有坐垫，整日饱受恶语中伤、粗言讥毁。如此境遇面前，有谁自愿前往？"如来言毕即用筹码[1]开始点将，但八万四千人中竟

[1] 筹码：佛教僧侣举行大规模法会时，用以计算人数的由柽柳制成的木筹



无一人愿意接受。如来三次以筹码唤人，但均无人愿意领取。

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当时名为精进力菩萨，闻听如来多次恳切召唤后，即从诸眷属中离于坐垫、趋于佛前。他将法衣披于肩上，右膝着地，恭敬合掌顶礼净现如来正等觉后说："世尊，我愿于八万四千年中远离一切快乐享受、不生厌烦心、承担一切痛苦与不悦意言词，前往吉祥宝处劝其学佛。"精进力言毕，大地即六次震动，虚空中成千上万天子也啧啧赞叹："奇哉！大菩萨精进力誓披精进铠甲真乃善妙。"

精进力于是就前往王子宫殿，当他坐于门外后，众人见之马上即开始用种种污言恶语对其加以伤害。有人还扬起灰尘向他抛洒，兼以拳脚、木棒、粪便痛击。精进力尽管饱受如是令人耳目不悦之对待，身体亦遭受各种痛苦，但他内心从未被其扰乱，也从未生起嗔恨心与仇恨之意。他既不退转心志，也不落荒而逃，反而因之更加精进不懈。精进力即如此以大悲心在其门外静等一千年。

当精进力随后进入大门时，又开始遭受众人

码。





诋毁、谴责、辱骂、殴打，但他依然未生嗔恨，一呆就是一万年。精进力又开始进入王子宫殿二门，至其离开时，已于其中度过两万年难捱岁月。精进力又依次进入第三门，至此，七万年时光已悄悄流逝。接下来，精进力再继续往里深入，过得第六门，又入第七门，此时已过八万四千年时间。吉祥宝王子终于开口对他说道："比丘尊者，你欲何求尽管提出，我尽量满足。"

王子此刻对精进力菩萨生起强烈好奇心，他心想：此人居留于此长达八万余年，竟然还未生厌离心真是稀有。精进力看到王子情绪尚好就回答道："我根本不为饮食、衣物等财物而来，我以清净心欲劝你学道，故而才奔赴此地。世间大怙主净现如来现正为众生宣说断除烦恼痛苦法门，若错失听法良机则太过可惜。无数百千万亿劫中，如来出世稀有难得，而如今正因有具圆满功德之佛陀应世说法，此黑暗世界才被光明充满。但你却一直贪著世间妙欲，沉湎于财色酒气之中，如一直这样陶醉于王位及王宫幸福生活，你始终也不会拜见如来，这才真正令人痛惜。因你所为实在了无实义，如来说过财富无常，王位生命亦都如草上露珠一样无常消逝。你虽已听闻

并且了知如来出世，但仍一直沉迷于世间享乐，这太不应理。你应趋入菩提道，并劝化你能调伏之众生亦趋入佛法。如你自己尚且为欲望奴仆，那又如何调化其他众生？真希望你能断除我慢烦恼，立即前往净现如来座前，以精进心对世间众生生起悲心。若不如此行事，你未来定会生后悔心。"

王子听到精进力发自肺腑之劝告后，自然灭尽傲慢心。他以恭敬心顶礼精进力双足道："我现在诚心诚意忏悔以前对你所作之伤害，我愿把自己王位及一切妙欲、受用统统舍弃以断除傲慢心，并立即前往拜见如来。"说完就携带八千万众生眷属手捧鲜花、妙香、甘美饮食前去拜见如来。

吉祥宝见到如来后即恭敬顶礼，并献上供养，又坐于如来法座下说道："多亏精进力菩萨劝请，我方才来至如来面前。我本该早行供养，但却从未如此行持，现在我于世间怙主前至诚忏悔，忏悔以前对精进力菩萨种种非理、不恭敬言行。我真是愚痴众生，请如来垂怜救护，对我等众生以大悲心慈悲摄受。我愿趋入殊胜菩提道，及至取得殊胜佛果之前，永不行持放逸行为。"

王子随后就舍弃王位，与八千万众生一道开始希求无上菩提道，并最终于如来脚下出家。

如来了知众人不同意乐，就为他们宣说殊胜菩提道法门，众人最后均获得与各自根基相应之安忍境界。

当时之吉祥宝王子即为后来之弥勒菩萨。

桑嘎拉顽强抗拒诱惑

又久远之前有一王宫名为雄狮王宫，国王名为狮髻，财富丰饶，且如理如法治理国家。他手下有一狮子商主，财富圆满犹如多闻天子一般。商主娶有与他同一种姓之妻子，释迦牟尼佛当时即转生为二人之子，名为桑嘎拉。桑嘎拉外相俊美、可爱，长大后开始学习文字，不久即精通八种观察法等一切学问。父亲为他能安享四季美妙生活，就给他建造了多处不同房舍以供春夏秋冬之用。桑嘎拉妻子所居屋室亦分上、中、下三等，桑嘎拉与妻子在上等屋室中尽度美好时光，两人还经常以美妙乐音愉悦身心。

桑嘎拉后来在父亲面前请求能去海中取宝，父亲劝解道：“儿啊，我财富如此圆满，大米、芝麻等物永远不会被你耗尽，你尽可随意享用。

我只希望能在自己健在时与你共度快乐时日，等我死后你再去求财也不为迟。”但桑嘎拉不为父亲劝说所动，他仍再三祈求能得父亲开许。父亲深觉儿子可能正被业力催动，最后只好说道：“既如此，你就出发吧。”同时又对儿子提出希望：“你必须承受种种痛苦、危险。”

桑嘎拉便集中起五百人欲赴海中取宝，并且带有施资者、善游水者、张帆者等五种特殊人才，准备妥当后就欲开拔启程。因桑嘎拉想到此次航行能否顺利归来尚难料定，他便备齐大量海上救生设备，诸如木板等各种应急物件一应俱全，桑嘎拉全部收拾妥当后便率船出发。

结果众人不幸碰到一条大鲸鱼，船只被它彻底摧毁。幸亏众人备有木板等救生物，便争先恐后游向岸边。借助业风吹动，大家最终被刮向南方海岸。那里有一铜洲，聚集有众多罗刹女守护，整个地区被划分为胜幢欢喜地与贫乏痛苦地两块区域。

当他们即将接近岸边时，胜幢欢喜地之吉祥幢开始震动，众罗刹女立刻明白赡部洲有一商船已被损坏，船上众人均已漂流至此。罗刹女急忙赶往岸边，结果发现这些人正往此处游来。她们



连忙把自己装扮成美丽漂亮之女人，梳洗打扮一番后，这些罗刹女说道：“诸位好哥哥，请上岸与我们一同生活，我们大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岂非再好不过？我们已带来饮食、衣物、卧具、各种珍珠、蓝宝石、右旋海螺，有生之年，这些物品能令我们尽享美满幸福生活。但你们无论是谁都不要前往南方，精神疯癫也不得前往。”

男人原本就易受美女美色吸引，她们美丽诱惑能束缚住任何男人。听罢罗刹女所言，众商人开始一一与她们各自组建安乐窝，不唯快乐生活，还生儿育女、繁衍后代。而桑嘎拉商主则一直在思索：为何她们不让我们前往南方？为何翻来覆去强调不已？有次等妻子睡着后，他就悄悄起床，腋下夹着一把宝剑就直奔南方而去。结果走到后来，桑嘎拉听到一片哭诉声，还有人言道：“悲哉！我等现已远离父母妻子及所有赡部洲众人与国土。”桑嘎拉听到后稍感恐慌，他屏住呼吸又静听片刻，然后鼓起胆子继续向前走。

不久即来到一座铁城前，铁城四周有高大铁墙围绕。桑嘎拉想：这铁城想必应有城门吧。他于是开始四下打探，但仔细搜寻半天，竟连一老鼠洞都未发觉。此时他发现北方出现一株高大树

木，随即他就直奔而去，且爬上高高树干，结果竟发现一铁屋。

桑嘎拉问屋中人：“为何在这里痛苦哀嚎？”那些人一看来人急忙回答说：“我们本是赡部洲商人，前往大海取宝途中碰到鲸鱼，它毁坏我们所乘船只，我们依靠船上救生设施才游至岸边。铜洲罗刹女以美色诱惑我等，用甜言蜜语令我们与其共同生活，还育有子女。但她们一旦找到新上岸之赡部洲商人后，就欲将我们全部吞食干净。我们中已有多人被其吃光啃净，她们吞食时甚至连头发、指甲都不放过，连落于地上之一滴鲜血亦会被其用手捧起吃掉。现在我们已被吃剩至十人左右。”

桑嘎拉急忙向其中几人打探道：“具智者，你们是否通晓前往赡部洲之方法？”

这些人无奈说道：“大智者，我们自身已无任何方法解脱，我们若欲逃跑，此铁城上下左右便会层层生出无穷铁墙将我们团团围困，不过你们可能尚有逃脱希望。以前听天人在虚空中说过：‘每月十五日，赡部洲商人可直接前往北方，北方有一骏马王名云行力，它日常均以自然成熟之庄稼为食，享用过后身体就会力大无穷，且将



马背靠向欲离开此地之商人，并向他们说：你们有谁欲回返，我会把他们顺利送至赡部洲。骏马王会将此话连说三遍，此时大家可径直走到它面前说：我们欲往赡部洲。骏马王便会将你们平安送抵赡部洲。’我们即如是听闻，故而料想你们应能返家。”

桑嘎拉商主得到信息后便悄悄返回住地，此时罗刹妻子还在入睡，他也就满怀心事地躺到床上。

第二日早，商主起床后依次悄悄告诉众商人道：“不远处有一寂静花园，希望大家都前往集会，我有秘密、重要话语要与诸位商量。不过请万勿携带妻子儿女同来，即便再贪恋、喜爱他们也勿拖儿带女。”众人最终均按商主要求集中起来，桑嘎拉便把所听讯息告诉他们，大家为摆脱罗刹女控制，便约定十五日前往北方。

十五日这天，众人一起来到地处北方之岛，随后果然看见骏马王正享用自然成熟庄稼。大家正准备开口请求，商主劝阻道：“据我知道的被关押之人所言，现在请求时机尚未成熟，待骏马王吃饱后，于其心情舒畅、力气倍增之时，它自会开口讲话，那时我们再提出自己要求。”等骏马王吃饱后，身躯陡然增大，并且将脊背靠拢众商人问道：“你们当中有谁欲返回赡部洲？”结果所有人均上前恭敬合掌道：“我们皆欲返回，请你务必护送我等圆满、顺利抵达赡部洲。”

骏马王则殷切叮咛说：“你们既要返回，那就必须牢记：返程途中，罗刹女们会打扮得特别艳丽，且携儿带女对你等祈求：‘诸位大哥，你们理应与我们继续生活，继续做我们怙主、依投处。这些饮食、妙衣、住处、乐苑、森林、泳池，你们自己家乡赡部洲所有之珍宝、珍珠、蓝宝石、白水晶、珊瑚、金、银、石精、红冰石精、右旋海螺，统统尽属你们私人财富，请千万勿回赡部洲，赶快返回与我辈女人共享幸福美满生活。若你们已不再需要我们，那也请无论如何将儿女一同带走。’这些罗刹女到时即会如此哀恳。你们如果认为‘此乃我之妻子、我之饮食……’等等等等，直至‘我之右旋海螺’，一旦有此种念头生出，那尽管身还在我身上，但就如成熟果实必堕于地上一般，你们亦不可能再安住我身之上，必会自然坠地，被这些罗刹女吃光，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剩下，一滴鲜血也会被她们与土一起搅和吃尽。你们当中若有谁不产生我、我所之念，那

他即便没抓牢我也不会落下，他必定能顺利、吉祥返回赡部洲。”

骏马王说完即将脊背转向他们，众人便翻上马背，或坐于马脖颈之上，有些则抓住马鬃，骏马王则渐渐腾空升起。此时于众罗刹女所居之地，胜幢开始不吉祥地发生震颤，她们马上明白这是商人们欲返回赡部洲之信号。罗刹女急忙打扮好，并携带儿女前往骏马王处。她们一见众商人便高声喊道：“诸位大哥，恳请你们能将我等当作家属，我们已无任何家人亲戚，只有你们可做我们怙主、依投处、无偏亲友。此乃你们所有饮食、妙衣……右旋海螺。”众罗刹女所说果如骏马王所言。

商人们听罢，有些开始生出“我之妻子”念头，有些想到儿女，有些则想起饮食等物，结果这类商人全部相继落马，众罗刹女顷刻就将他们全部吃光，连落于地上之一滴鲜血亦被含食于口中。只有桑嘎拉一人无思无念顺利返回，其余人众全被残食。

释迦牟尼佛后来曾告诉诸比丘道：“诸位比丘，所有骑于马上但却贪执自己妻子、儿女、饮食、财富等人全部堕于马下，并被罗刹女吞食；

不对诸种人、财、物生贪之人则顺利回至赡部洲。你们诸比丘中如是贪执眼、耳、鼻、舌、身、意，或色、声、香、味、触、法，或地、水、火、风，或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或色、受、想、行、识等我及我所者，均会感受无边痛苦，并堕入轮回深渊；而无有我与我所此等执著之众生，则如返回赡部洲之人一般，必能从轮回中获得解脱。任何具智慧且对佛法生信者，均会如云行力骏马王一样顺利走出轮回大海，登上解脱彼岸；任何愚痴、不信佛法者，则如同堕地于罗刹女前感受痛苦者一样，永陷轮回深渊中。”

桑嘎拉商主如是获得解脱后，众罗刹女便纷纷对他的罗刹妻子说：“我们均已将自己丈夫吃掉，唯独你却让丈夫漏网逃脱。你必须将其捕回，否则我们就要吃你。”此罗刹女恐惧万分地央求道：“请你们务必为我延长期限，我一定将他抓获带回。”罗刹女们最终开许了她所提要求。

此罗刹女随即幻化成一令人非常恐惧之形象来到赡部洲找到桑嘎拉商主，而商主则挥舞宝剑吓唬她，她不敢近身，只得仓皇逃窜。一从中部地区前来此地之商人恰好路过，罗刹女便在他面前现身，并于其脚下顶礼道：“我乃铜洲国王



公主，桑嘎拉商主之妻，他所乘商船在大海中遇到鲸鱼攻击受损，当时他对我说‘你是不吉祥女人’，随后就将我舍弃。不知你这位商主是否有办法能令他再重新接纳我？”

此商主答应了罗刹女请求后便来到桑嘎拉面前说道：“你将铜洲国王公主娶为妻子，那就勿将其舍弃，你们共同生活岂非善妙？”桑嘎拉闻言回答说：“聪明商主汝应知，她非公主乃罗刹。”商主惊讶问道：“那她何以至此？”桑嘎拉便将前后经过向其详述一番。

等桑嘎拉回到自己家中后，罗刹女又带着儿子来到他家门口。此时有许多人都看见一女人呆在商主门前，她所牵孩童长相与商主几乎一模一样，一望便知是其亲生儿子。正当众人纷纷称其为桑嘎拉之子，并沸沸扬扬议论之时，罗刹女则趁机说道：“想必你们都已清楚，此乃桑嘎拉儿子。”众人便向她询问：“你如何到达此地？你又是谁？”罗刹女就将编撰情节再次复述一遍：“我乃铜洲国王公主、桑嘎拉商主之妻，他所乘商船在大海中遇到鲸鱼攻击受损，当时他对我说‘你是不吉祥女人’，随后就将我舍弃。不知你们有无办法能令他重新接纳我？我们已从海上

归至此处。”

那些人连忙将此信息告诉桑嘎拉父母，二老便找来儿子说道：“国王公主你怎能舍弃？你应该接纳妻儿，真不知你何以做下此等不近人情之事！”

桑嘎拉辩解说：“二位老人，她根本就不是人，她乃铜洲罗刹女。”父母不满指责道：“你不要胡言乱语，女人原本就为罗刹女。”桑嘎拉坚决说道：“你们二位老人若喜欢她，可将其直接领进家门，我肯定不会接受她。她若进家，我立即离家。”父母无奈又略带气愤地说道：“我们本是为你着想，若你不愿接纳她，我们何苦还要将其领进家门？”二老于是又将罗刹女赶往他处。

罗刹女不甘心，她最终又找到狮髻国王。当她来到王宫门口，并要求拜见国王时，大臣向国王通报说：“有一青春貌美女子欲与国王约定见面时间。”国王闻言不觉心中一动：“她若有事，现在就可进来。”待罗刹女被领进来后，国王一见立刻对其生起贪心，因女人美色一般说来非常容易就能将众人吸引。国王不由自主脱口而出：“你来得正好，不知美女从何而来？”罗刹女便再次重演一番所撰谎言：“我乃铜洲国王公主、



桑嘎拉商主之妻，他所乘商船在大海中遇到鲸鱼攻击受损，当时他对我说‘你是不吉祥女人’，随后就将我舍弃。现在我们已寻至这里，请大国王让桑嘎拉照顾我们母子。”

国王便派大臣唤来商主询问，并告诉他说：“你不要舍弃妻儿，应与他们好好生活。”桑嘎拉坚定说道：“大国王，她根本不是国王公主，而是铜洲罗刹女。”国王面露不悦之色：“女人原本就为罗刹女，你应立即接纳她。若你实在不欲与她重新生活，不妨将她送与我。”桑嘎拉无奈答应道：“国王，她确确实实是罗刹女。不过我也不会勉强国王，请国王自己斟酌。”

国王则将其当作王妃一般看待，并最终立其为王妃。某日深夜，国王与眷属均已睡熟，罗刹女则自行回到铜洲罗刹国。她告诉众罗刹女道：“诸位姊妹，桑嘎拉实在无用，我已把国王及王妃等眷属全部想办法收入囊中，你们要尽快随我前去，我们大家共同吞食他们。”

众罗刹女听罢就气势汹汹地幻化成恐怖魔女前往赡部洲。于半夜时分，她们来到王宫，随后就将所有人众，包括国王与眷属统统吃光。

第二日天亮时，王宫大门无人打开，而食人

肉之鹫鹰却在王宫上方盘旋往还。所有大臣、长官等臣民纷纷聚集在王宫门口，待消息四散传开后，商主也听闻到种种议论。他就将宝剑夹于腋下，对围观众人中所有智者说道：“诸位智者，国王定是被罗刹女吃掉，我们应想办法挽救局面。”众大臣均问：“你有何良策？”“你们去拿梯子，我上去看看。”桑嘎拉对大臣们说道。

待他借着梯子爬进王宫后，便挥动宝剑奋力吓唬那些罗刹女。此时有罗刹女手拿人头，有罗刹女怀抱手脚，看到桑嘎拉后便四处逃窜。商主下来为众人打开宫门，众人这才发现所有宫内人众均已被罗刹女吃光尽净，大家只得把王宫里外洗涤一番。

众人随后集中起来议论道：“国王、王妃均已被吞食，国王又无太子，谁来继承王位？”此时有人建议说：“谁具备智慧、力量，谁就应当国王。”有人紧接话头说：“除桑嘎拉外，还有谁具备智慧与力量？”于是众人纷纷应和说应举桑嘎拉为国王，并请求他能接受王位。

桑嘎拉则说道：“我为商主种姓，理应以商主身份存世，要王位有何用处？”众人鼓动说：“将王位交与别人都不适宜，大商主，你一定要



接受王位。”“既然你们都这样认为，我也只得顺从民意，但从今往后你们均需按我教言行事。”桑嘎拉最终应承下来。众人则爽快答应说：“只要你同意当国王，我们定会依教奉行，不违你教言。”国中民众随后就开始装饰城市，并以极大恭敬心为新国王行加冕大典。

桑嘎拉国王则开始召集其他地方咒士，让他们学会明咒；又聚集别处精于射箭之人，令其精进演习且广泛传授技艺与众人。然后国王便对这些人说：“你等大智者应准备齐四种军队，我们要前往铜洲驱赶罗刹女。”随即便率领四种军队登船前往铜洲。

即将接近岸边时，众魔女所居贫乏痛苦地之胜幢开始动摇，罗刹女议论纷纷：“此种不吉祥之征兆表明赡部洲人肯定要来此与我们作战，我们不妨先去探察一番。”众罗刹女便来至海边，结果发现许多船只正向她们开来。罗刹女急忙应战，而桑嘎拉手下念咒之人立即依靠咒语威胁她们，射箭勇士也开始万箭齐发。不大功夫，大多数罗刹女都已被降伏，剩余诸罗刹女便在桑嘎拉国王脚下顶礼道：“恳请国王能饶恕我等。”国王则命令说：“我可以宽恕汝等，但你们从此就得

离开此处前往别地生存，且自此之后永远不得损害众生，如此才能得我赦免。”罗刹女连忙答应说：“我们可以离开此地。”说完就匆匆逃离此岛，前往别处求生。桑嘎拉国王于是重新规划、建设此城，这个地方从此以后就被称为斯里兰卡。

当时桑嘎拉商主之罗刹女妻子，在释迦牟尼成佛后，便成为一名为玛得之人的女儿，叫无喻姆。无喻姆长相妍丽、身材苗条，整个世间堪称无与伦比，故而众人才将其唤作无喻姆——她之美丽已无法以喻名之。玛得心中盘算道：“不管对方种姓如何高贵、财富多么圆满，或者如何广闻博学，我都不欲把女儿嫁与此类人为妻。如此人长相与我女儿一样，端严善妙、无人可比，这人方才够格做我女婿。”

玛得一日看见坐于树下之释迦牟尼佛，顿觉此人煞为庄严俊美，不禁立即生起欢喜心。他心中想到：此人应为整个赡部洲尊主，若能娶我女儿真乃我们莫大荣幸，将女儿交与他定无后顾之忧。玛得回家后便告诉妻子说：“我今日已为女儿相中了丈夫。”随后就让女儿梳妆打扮一番，带着妻子便赶赴释迦牟尼佛所居之地。



玛得妻子名为乌尔玛，她以前曾见过世尊，此次相见后便对丈夫说道：“我曾见过大仙人（指释迦牟尼佛）去城中化缘，他若向下压，则可压垮高山；他若向上举，则可抬低为高，这种人看来不会接受任何美女，我们还是打道回府为妙。”玛得愤愤阻止她道：“乌尔玛，你真是不吉祥女人。今天正逢吉日，你万勿说不吉祥之语。如我们能以方便法令其接受，他日后定会慢慢习惯享受男女妙欲。”

当时释迦牟尼佛恰好从一森林正前往另一森林，他们看见释迦牟尼佛所用坐垫及住处后，玛得又对妻子说：“好妻子，此乃我们女婿所用垫子及住处。”而妻子则清醒说道：“具贪之人，住地零乱；具嗔之人，住处破烂；具痴之人，住处混乱。这住地看来乃离贪者享用，他想必不会接受我家美女，我们还是回去为好。”玛得闻言内心不悦：“你真是不吉祥女人。今天正逢吉日，你万勿说不吉祥之语……”玛得言毕又看见地上所留世尊脚印，他就又沾沾自喜对妻子说：“好妻子，此乃我们女婿所留脚印。”

妻子再次打断丈夫痴心妄想：“具贪之人脚印不明；具嗔之人脚印深厚；具痴之人，脚印模

糊。这脚印看来定是离贪者所留，他想必不会接受我家美女，我们最好赶快返回。”玛得闻言心生不悦：“你真是不吉祥女人。今天正逢吉日，你万勿说不吉祥之语……”

此时他们又听闻释迦牟尼佛清晰声音，玛得再次自以为是地说道：“贤妻，此乃我们女婿所发音声。”妻子又一次冷静说道：“具贪者声音温柔；具嗔者声音粗糙；具痴者声音混浊不清。此音声乃如天鼓妙音一般，是佛所出音声，发出此声者又怎会接受我家美女？我们最好赶快返回。”玛得继续批驳妻子说：“你真是不吉祥女人。今天正逢吉日，你万勿说不吉祥之语……”

释迦牟尼佛在距他们全家很远之地已望见三人，玛得看到后不觉心花怒放：“贤妻，我们女婿正在观望我们。”妻子依然给丈夫泼冷水道：“具贪之人眼珠乱转；具嗔之人眼如毒蛇；具痴之人眼如暗夜一般混沌无光。此人眼望一木轭许之地，此乃离贪者所发视线，他断不会接受我们女儿。”玛得此刻对妻子言行已非常不满，他批驳妻子道：“你真是不吉祥女人……”

当世尊开始行走之时，玛得一厢情愿感叹道：“贤妻，此乃我们女婿在行走。”妻子便对他

分析说："此人行动庄严、如法，身躯稳固，脸色及目光均清净透亮。他何能接受无喻姆，我们还是返回为妙。"玛得此次则机械地反击妻子并宣说一偈："你真是不吉祥女人。今天正逢吉日，你万勿说不吉祥之语……昔日有内角金色，厄达拉三婆罗门，终被贪欲蒙住眼，生下儿子享欲乐。我们若以方便法，向其奉献无喻姆，此女美貌定使他，生儿育女享安乐。"

玛得言罢即到世尊前请求道："我家女儿青春靓丽、貌美如花，对希求世间安乐之人而言，她乃非常善妙、合适之生活伴侣。现今我欲将其奉献与你，请你接纳。她就如虚空明月一般，定会令你生欢喜心。"

释迦牟尼佛此刻则想到：若我对她说能令她自己贪心增盛之话语，她可能会因贪欲炽盛、增上而死亡，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看来我应对其宣说打掉妄想、令其生起愤怒情绪之话。想到这，释迦牟尼佛便冷漠说道："婆罗门，我对乐女、嬉女等魔女既不喜欢，亦不希求，我从未对之生起过欢心爱意。对她们装满大小便等秽物之臭皮囊，我脚都不愿触碰，又怎会喜欢、贪执？"

玛得又气愤又疑惑："我女儿是否是残疾，

还是你已远离贪心？为何众人如此贪恋她，唯独你却不愿接受？"

世尊非常冷淡地对他说："如有人愚痴到会喜欢你女儿，那你尽可将女儿交付他们。除依赖女人，并因之而生贪心、痴心之愚笨徒众外，有谁会接受你所谓如花美女？我乃如来，是整个世间尊主，我已获无上菩提，就像莲花不著水一般早已远离贪执世间之心。青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亦同样离于世间妙欲染污。"

无喻姆听闻释迦牟尼佛将自己称为盛储大小便之臭皮囊后，立即抛下对世尊贪著之意，她对世尊之嗔恨烈焰顷刻就升腾起来，一时间无喻姆杏眼圆睁、身躯气鼓鼓地增大不已。而有一年老沙门此刻竟来至释迦牟尼佛前请求说："普见外道都能接纳女人，世尊不如干脆将她交与我，如此丽人定可与我随意、舒心度日。"

释迦牟尼佛闻言怒斥他道："你这愚痴之人再勿坐我近旁，即刻离开此地。"老沙门听后怒火万丈，他竟恶狠狠诅咒道："愿你袈裟、钵盂等资具全部耗尽损坏；我所受戒律愿如将孩子扔给姨母一样统统再还给你，我要立即舍戒，玛得应将无喻姆速速交与我。"



玛得不觉嗔心大起，他恶口痛骂道：“你这糟老头看上一眼都令人作呕，又怎能触摸？更何谈娶我家美女！”老沙门这下怒不可遏，马上便因气愤至极而吐血死亡，死后直堕地狱。

诸比丘纷纷请求世尊为众人宣说他以前未接受铁匠之女的故事，世尊便向众人宣说：“这老沙门以前亦因依赖无喻姆而令国王自己及众多眷属蒙受痛苦。”世尊接下来便向众人叙说了桑嘎拉商主之故事，并向他们解释说：“当时之狮髻国王即为现今之老沙门。”

玛得最后只得带着无喻姆来到郭兴巴城市，当地国王夏瓦一见无喻姆就对她生起贪心，于是就将她娶为王妃，又赏赐给玛得以鲜花装饰之宫殿一半，还将五百仆人也一并赐予玛得，又日日用妙香及五百印币奉送。玛得也趁势变为夏瓦国王大臣。

无喻姆后有一次用火焚毁一蓝色王妃所居宫殿，尽管造下此等烧尽房舍恶事，国王还是将她留在身边。蓝色王妃妹妹吉祥姆后来亦成王妃，舍利子比丘为其传法后，吉祥姆现见真谛。以此缘故，释迦牟尼佛说：“有七种人之话语不得违背：圆满正等觉如来之语；无垢阿罗汉之语；

僧众长老之语；管家之语；堪布之语；阿阇黎之语；国王之语。”

又释迦牟尼佛以前为大商主时，曾到罗刹女国。观世音菩萨则变为瓦拉哈儿骏马，将大商主带回赡部洲，此公案在《宝箧经》中有记载。

流水拯救万条鱼

无量劫前，宝髻如来佛法进入形象期后，有一天自在光国王仍以佛法如理如法主持国政。国中有一商主名为持髻，精通一切医药知识，亦娴熟掌握吠陀学问。他有一子名为流水，也即后来之释迦牟尼佛。流水相貌端严殊胜，兼以精通文字、艺术等所有学问，且辩才无碍。

流水每见众生沉陷疾病痛苦折磨中就想到：尽管父亲精于医道，怎奈他已年迈体衰，不能再亲赴各个城市为病苦众生诊治。为治愈众生疾患，我应到父亲面前亲聆医术。流水于是便到父亲前恭敬求教，随后就渐渐掌握一切治疗技艺，并及吠陀等所有学问。

他到天自在光国王治下城中为众人治病时，在一切众生面前均说道：“我是医术高明之医



生。”不仅如是宣说，他更凭借自身医术令很多病者远离病患。这些病人又与以前一样恢复体力、健康如初、具足一切身体受用。众人皆大欢喜，全都继续积累福德，且赞叹流水就如药师王一般，并对其恭敬爱戴。

流水后于一水池中发现一万条鱼因水近干涸而焦灼待毙，他不觉生起强烈悲心。此时一树神告诉他说：“你若能拯救鱼儿性命、赐其源源不竭之水，那你大名方才可称名副其实。”流水闻言便开始四处找水，但反复寻觅也未发现有滴水可用。无奈之中，流水只得先砍断一根树枝权作水池凉篷，然后又开始逆溯水池源头。原来是一恶人为害鱼群，便将水池源流引向另一方向，故而才致池中水量日渐干枯。流水找到水源后不觉大失所望，因他发现即便是一千人亦无法再将源头转向，自己势单力薄又怎能应对。

流水失望而归后便到天自在光国王前顶礼请求道：“我一直尽心尽力治愈病者疾患，现在一寂静处水塘中，有一万条鱼因池水干涸而备受煎熬，它们还得忍受毒日炙烤，种种痛苦难以尽言。为运水之故，希望大国王能赐予二十头大象以解燃眉之急。”

国王最终答应了他所提请求，将二十头大象悉数赐予，流水马上率儿子水衣、水精带领象群奔向江河边。临行前，流水又向牧象童子借来一百只皮囊，到江岸边后，这些皮囊全部派上用场，流水将它们装满江河水，驮于象背后返回水池。待池中鱼儿得水滋润后，一万条鱼各个欣喜若狂。为表达获救后感恩心态，它们看到流水走向哪里，便将感激目光投注于他。流水深恐鱼儿解渴之后又有腹饥之累，就令水衣骑象返家向亲友索要食物。等水衣将众多食品带回来后，流水将其细细捻碎洒向水池，所有鱼儿此次均心满意足。

流水又慈悲想到：我以前在一比丘前听受大乘佛法时，他曾说过——任何众生临死时，如能在其耳边念诵宝髻如来名号，都能使其转生善趣。看来我亦应给这些鱼传授甚深缘起法，还要为它们念诵佛号。当时身处赡部洲之众生，有些对大乘法有信心，而有些却毁谤不止。流水则义无反顾走进水池，待水没膝时，流水开始大声念诵“顶礼圆满如来正等觉宝髻佛”，然后又宣说此生彼生、有此有彼，及无明生行、无明灭则行尽及至最终灭尽大痛苦等缘起正法道理。





流水返家后有一日去参加一盛大宴会，因饮酒而致昏昏欲醉，结果等他睡下后，当地竟出现种种稀有瑞相：一万条鱼死后全部转生三十三天，当他们自己观察是以何因缘才能转生为天人时，发现原来是当自己以前在赡部洲做鱼时，持髻商主之子流水不但以饮食、充沛水源满足他们所需，更以为他们宣讲缘起法及念诵宝髻佛号之功德，而令众鱼全部转生三十三天。为供养流水，他们便从天界来至其家，当时他还睡在床上。天人便在他枕边放置一万条双股珍珠项链，脚边亦放置一万条，左右身边各放一万条；天人还降下曼达裼花雨，没过流水膝盖；诸天人随即又出击钹妙音，结果整个赡部洲众生都从睡梦中醒来，流水也最终清醒。

此时一万天子飞至虚空，并于天自在光国王王宫亦降下花雨，并及原先所居水池也遍覆花雨。众天子然后才回到天界，并享受五种妙欲及安乐生活。

第二日清晨，当赡部洲天色大亮时，国王惊讶不已地向精于天象者及诸大臣询问：“此等瑞相以何因缘而得以出现？”众人皆回答说：“国王应知，商主儿子流水家昨晚降下四万条项链及

曼达裼花雨。”国王急忙命令说：“你们速去流水处，以温和之语唤他过来。”等流水来到王宫后，国王问他：“你知道昨晚瑞相到底是何因缘？”流水答言：“对此我非常清楚，那是一万条鱼死后转生所致。”国王听罢更感震惊：“你如何了知是鱼死所致？”流水说：“我可派儿子水衣前往验证。”国王连忙说：“你快将水衣派去。”

水衣来到水池边察看，塘中鱼儿果然已全部死去，池中遍满曼达裼鲜花。水衣回来后将所见于流水前汇报一番，流水又将详情告知国王，国王不禁心生欢喜且随喜赞叹。

当时之持髻商主即为后来之净饭王；天自在光国王即为后来之释迦手棒者；流水之妻名睡莲精者即为后来之释迦女沙措玛；水衣即为后来之罗睺罗；水精即为后来之阿难尊者；一万条鱼即为后来得无上菩提授记之威严王等一万天子。

清净发心

久远之前，无惧王如来出世时，于其教法下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婆罗门子，智慧超胜、严持五戒、修持佛法。

有次他与五百人一同前往一非常恐怖之地，

当地有五百强盗。强盗中有一人为婆罗门子熟人，趁夜晚天黑，这人找到婆罗门子说："你不要告诉别人，自己想办法逃跑就是，否则你们这些人均会被我们杀死。"婆罗门子则暗自思忖：我若告诉同伴，他们定会杀死这名强盗，众人便会因此而堕恶趣；我若保密，众强盗又会将我们五百人杀光，这些强盗又会因此而堕恶趣，这可如何是好？左右为难之际，婆罗门子又想到：宁可我堕恶趣，亦要把与我相熟之人杀死。他只欲让我逃脱，我若告诉众人，他必不答应，看来只有牺牲他一人了。想到这，婆罗门子便抽出宝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诛杀。

五百人最后均安然脱险，大家快乐欣慰之余又不免对婆罗门子所行生起疑问："你历来都是人中最善良、最优秀者，为何也会动手杀人？"他则心胸坦荡、毫不掩饰地说道："我不惜造作大恶业，就是为众生利益、为帮助朋友同伴渡过难关。我所杀者乃你们公敌，为此而堕地狱我也心甘情愿。"五百同伴感恩戴德道："你为救助我等，自己甘愿承受三恶趣痛苦而杀人救众，你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该以何为谢？"婆罗门子郑重说道："如欲报恩就请发菩提心。"结果这些人

全部发下菩提心。

五百强盗后来碰到他时也说："你本善良，为何要杀我们中之一员？"婆罗门子趁机开晓道："我其实早就知道你等踪迹，但我从未向任何人，包括国王汇报。以此缘故，你等性命方才得到保护。"众强盗听闻后也对他生出信心，并皆发菩提心。

而婆罗门子则以发心清净之原因，迅速圆满了九十劫超越轮回所需之资粮，并逐渐证得菩提果位。

又释迦牟尼佛有次住于竹林苑时，得知一比丘身得痈疮病，遍身脓血，谁都不喜与其接触，更不愿探望，此比丘只能住于佛殿外之墙角。释迦牟尼佛就以任何人不能认识之神变所成幻象来至他面前，此时承佛威神，帝释天也手捧福德变现宝瓶来到佛前。世尊即以百般福德之手伸向比丘，五指各放光芒，眷属、天人皆自然现前。在病比丘前世尊顶上宝髻放光赫奕，且光芒直触病者，自然解除他所受疼痛，清除身上脓血。比丘则口念皈依，身体还暂时无法顶礼如来。

世尊右手持宝瓶向比丘头顶倾倒，左手又替他清洗疮口，结果所患顽疾最终全部治愈。比丘

高兴万分，他恭敬顶礼如来道：“顶礼大慈大悲无上药师王，我身病既蒙世尊慈悲治愈，则更祈盼世尊能为我宣说治疗心病之法门。”

世尊高兴地为其宣说佛法，并由衷说道：“你对我恩德很大，故而我才为你传法报恩。”此比丘最终证得阿罗汉果。

诸天人眷属在世尊前恭敬顶礼后说：“分明是如来治愈病人，为何如来却说是报答他恩德，此说为何？”

世尊便向诸人叙说起过去因缘：“无量劫之前，有一行非法之恶王与五百大臣，恶王对众大臣宣说道：‘在我国土上，所有轻微触犯法律者均需受到严厉惩罚，必须将其全部财产没收以供我等共同享用。’

五百大臣于是经常殴打富有之人，严厉惩罚他们并剥夺其财产，至于贫穷之人更是会被迫害致死，时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一居士稍微触犯法律，五百人便欲狠狠毒打他，没打多久，就有人说：‘听说这位居士心地善良，我等最好不要冒犯他，还是将其释放为好。’当时提建议者中有一人即是现在这位病比丘，那位居士即是我。无数劫前我为菩萨时即报答过他恩德，成佛

后依然未忘他当初相救之恩。”

具乞要回如意宝

无数劫之前，释迦牟尼佛曾为商主具乞，他同与自己力量相等之儿童共学文字、工巧、历算、商业、六十四种艺术等一切学问，并一一精通。当时有一朋友为他宣说了积聚资财所要遭受之诸多危害，诸如：童子前往异地他乡要遭受种种艰难困苦；要受敌人迫害；恐怖危险之地所带来之危害；水灾；缺乏饮食之危害；寂静处受到猛兽及强盗袭击之危害；进入大海后被风浪吞没之危害；遭遇罗刹女危害……朋友讲完种种困苦之事后问他：“你对这一切危害是否都已了知无遗？你还能心甘情愿、无偿享用父母财富吗？”

具乞羞愧回答：“对这些我都不大清楚，因我一直被非法迷惑。以前我一直以为获取财富无需经历太多痛苦，现在方知财产来之不易。既然如此，若我再继续享用父母资产实在不应该，对我而言亦太痛苦难堪，我要自己积累财富。”于是具乞便向父母禀告说：“我欲前往大海，开拓一番商主事业。”父母当然予以拒绝：“前往别处会遇到众多危害，还是不去为好。我们家七代之



内都可尽享祖传财产，无论如何享用都不会耗尽，受贫苦之困，你好生享受就是，哪里还用东奔西走、劳碌求生？”

具乞坚持说：“这样生活太不应理。七代之内不享用也不为过，但我若贪著些微家财则实属好逸恶劳，你们务必开许我出海远航！”

看到儿子心意已定，父母便也不再执意挽留、劝阻，具乞便得以顺利前往海中取宝。待其取到无价珍宝并欲将之运回时，谁料竟因具乞于海边沐浴而不慎将无价宝失落海中。他马上就欲凭借自己大精进力而舀干海水，再拾珍宝，具乞便在内心发愿道：“为重获如意宝珠，愿大海水迅速干涸。”此时有成千上万天人前来帮助，狂风、烈焰也从旁相助，大海海水日渐缩小。

海神讽刺具乞道：“大海壮阔无边，而你却如此微小，要想令海水枯竭岂不如蚍蜉撼大树一样不自量力？你要舀干大海就如自己妄想衡量虚空一样，只能是徒劳无益。”具乞商主回答海神说：“大海绝非大无边际，用由旬作单位就能将之量尽；而我拥有之精进力才真正不可测度。海水必将干涸，你等海神均应仔细审视我之力量：看那虚空中早已遍布天尊，无量天尊都在帮

我；大风、烈火也呐喊助威；你们好好看着，我现在即便想把水洒向虚空都不可能，因空中已密布天人，水都无法泼进；既然所有天尊都在助我一臂之力，以后天空中亦不可能再降下雨水；风也会帮我吹干大海。如此一来，令大海枯竭又有何畏难之处？倒是你们实应恐怖，若不送还我如意宝，我绝对有力量与你等比试一番。更何况我已皈依过佛法僧三宝，三宝又怎能不垂怜我而帮助你们？”

海神听罢只得点头赞许：“大士夫，你所言的确不虚，你之精进毅力亦令人佩服。我们还是将如意宝送还你，望你能将之尽心供养三宝。”海神言毕即将如意宝完璧归还。

久远之前于印度鹿野苑，舍利子比丘曾转生为一能广积财富之施主，他将所有财产全部变卖为黄金，并以之打造成七金瓶埋于地下。后当其临死之时，因强烈贪执金瓶竟转生为一条毒蛇死死将其守护。过了很长时间后，城市已衰败空弃，而蛇却再三转生为同类，一直牢牢缠绕金瓶不放。

数万年飞逝而去，当此蛇最后一次转生为毒蛇时不禁心中暗想：我过去如此贪执此金瓶才致

相貌这般丑陋，多生累世以蛇形存世，如今真应该供养殊胜福田。想到这里，它就爬至路边呼唤路人。结果当一人路经此处时隐约听到有蛇声召唤自己，但他只闻其声、未见其形。再仔细一听，只闻得蛇声阵阵："请至我面前。"那人这回方才找到声音出处，他胆战心惊地说："你乃恶性众生，我怎敢到你身边，你若咬我一口，我可如何是好？"

毒蛇安慰他说："我若杀你，你就是不过来我也会杀害你。"那人只得战战兢兢来至毒蛇前，毒蛇向他表白道："我有一金瓶，欲令你以之积福累德，如做不到则我定咬啮你无疑。"过路人连忙回答："我当然可以做到。"毒蛇就说出了自己想法："请替我将金瓶供斋与僧众，供斋当日，我亦欲亲往观瞻，到时你应来接我同去。"这人便按毒蛇吩咐将金瓶供养与僧众，并讲明事情原委。

供斋当天，此人手提口袋来到毒蛇面前，毒蛇非常高兴地钻入口袋，那人便背着口袋向寺庙进发。途中遇到一人，此人连续问过三遍"你从何处而来"，但背蛇者根本就不予答理。毒蛇怒火顿然生起，它心想：别人连问三次，你这人为

何不作答？生起嗔心后，它便想施放毒气。不过转念又想到：此人在帮我积累福德，我实不应将其杀害，不但要宽恕他，更应向其忏悔我生嗔之过。于是它便要求背自己之人在一寂静地停下来，并将自己放于地上，然后向他忏悔道："我刚才竟对你心生嗔恨，现在我向你真诚忏悔。"

忏悔后又继续行走，终于到达僧众住处。僧众此时正接受应供，背蛇者也将鲜花、食物供奉上去。毒蛇内心喜悦非常，它立即对僧众生出信心，并恭敬观望他们。僧人们应供完毕后就开始给毒蛇宣讲佛法，毒蛇喜悦更是无法言表，它将剩余六金瓶也一并供养。毒蛇后来安然离世，并以此福德而转生三十三天。

当时之背蛇者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

猴王不忘下属

久远之前，于吉祥雪山山脚下，长有一片药材丰富之森林，释迦牟尼佛当时变现为一只猴王。森林中有一烈卓达大树，枝繁叶茂、气味芬馥。猴王住于树下时，发现一根树枝已弯入水里，而此时众多猴子正争相觅食水果。猴王颇富远见，它害怕弯入水中树枝日后会为猴群带来违

缘，便深感应先将此树所结果实吃光，于是它就对众猴子说道：“我们应首先采摘此树果实，其余果树待日后慢慢享用不迟。”猴子们就开始吞食此树果实。

此时枝条上有一颗果实尚未成熟，蚂蚁就搬来很多树叶覆盖在水果上，结果众猴均未发现这漏网之果。一段时间过后，此果渐渐成熟，味道鲜美时自然落入水中。果实沿河漂流，而河水下游有一国王，国王妃子当时正好在河边沐浴。王妃突然闻到一股芬芳香味，她寻香而去，结果发现了上游漂来的这颗果实。她将此果从河中捞出来后一闻，顿觉气味芳香无比。王妃将它供养给国王，国王一尝喜不自胜，他竟想：只要能吃到此种果实，失去王位都不觉可惜。既然果实是从上游漂来，想必上游一定生长有果树，我一定要找到果树，这样才可长期享用，这果味、形色实在妙不可言。

国王即刻便率领军队逆流而上，到达森林中后终于发现了此棵果树。当大队人马渐渐靠拢之时，成千上万只猴子竟窜出来抢夺果实。国王非常生气，立即命令手下将这些猴子统统杀死。众人马上搬起石块、拿起兵器准备将群猴一网打



尽。当国王大军气势汹汹、剑拔弩张之时，猴子开始遭受大恐怖折磨，它们全都战栗不安、痛苦万分。猴王见到众猴所受痛苦后悲心大起，它爬上果树顶梢并向北方如飞鸟一般纵身一跃，结果竟攀上山岩边一根藤条。它将藤条一端拴在自己脚上，然后再跳跃回果树上，用手抓紧果树，脚部又依藤条与对面山崖连接起来。猴王此刻则命令所有猴子从自己身上向藤条那端跃进，最终猴群无一例外全都踩着猴王身体躲过国王追杀。尽管它自己已遍体鳞伤、体力难支，但心态却恒时稳固、毫无后悔之意。

看到猴王以此种方式解脱所有猴子恐怖急难，国王与眷属深感稀有。他们皆认为猴王不仅聪明智慧，更能不顾自己身命，恒以悲心利益他众，此种作为真乃难能可贵。国王于是命令身边人说：“猴王为其它猴子生命安全竟能以身相救，但恐它自己身体已近崩溃极限，因长时间为众猴做桥梁，它已身力衰竭、无法挪动。我现欲在它身下垫些衣物，你们同时用箭射向藤条、树枝，务必将其射断，那时它自会跌落。”

众人依王所言众箭齐发，最终将藤条与树枝射断，猴王终于跌落到国王所备衣物上。因猴王





身体早已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它一落下后便昏死过去。国王将其置于柔软垫子上，以药物精心清洗创伤，猴王不久即清醒过来。

国王对它说道：“你舍弃自己生命，以悲心布施身体作为桥梁让其它猴子通过，这样行事对自己有何利益？这些猴子安危与你又有何干系？”

猴王回答说：“这些猴子皆听我吩咐，认我为国王，我亦将它们当成儿子一般看待。为利益它们，我才甘愿如此行事。我们友好共处，共同转生为猴子同类，长期集体生活后，我们已如亲友一样和睦。”国王再次深感稀有，他又问猴王“如果大臣对国王如是作为当然再好不过，但国王对属下如此行事恐不应理。为自己利益着想，何苦要毁坏自己身体？”猴王耐心对国王开导道：“大国王，世间虽有这种说法，但此等观点皆来源自恶劣论典，我亦了知此等论典。与我们关系不甚融洽之众生，当他们遭遇痛苦时，舍弃他们都令人无法忍受；而与自己长期友好相处、对自己恭敬有加、关系如同亲友一般之众生，更不必多言。”猴王又趁势将自己如何疼爱猴子、如何攀上藤条之经过向国王讲述一番。

国王不觉对猴王所言所行生起欢喜心，他说道：“你舍弃自己安乐，承担别人痛苦，这样做来，你自己又能获得何种功德？”猴王回答说：“我身虽伤痕累累，而我同类却因之而得解脱、拯救，它们对我从内心恭敬就已是对我最大报恩。我再苦再痛也无不喜悦之情绪，就算我因此而死，我也高兴快慰，因我已拥有清净名声、国王亦对我赞叹、我又获事业无畏惧功德。国王你应明白了知，无悲心之人断不会获得如此功德，他们只能得到与之相反之过失。此等众生除感受燃烧地狱之痛外别无去处，国王实在应该听从我教导，以佛法护持国政。你对眷属与无依无靠众生应似父亲待儿一般饶益他们，尽量增上法政、积累福德，令今生来世快乐幸福。”

国王对猴王自此更是信心大增，而猴王也于死后转生善趣。

宝喜以身满众生愿

久远之前，鹿野苑中有一梵施国王，财富圆满，如理如法主持国政。当时有一商主名为宝，财富广积犹如多闻天子一般。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他儿子，庄严善妙，名为宝喜。宝喜精通一





切文字、观察法，智慧超群，又具深广悲心，性喜布施。他将父亲财产尽量布施与可怜众生，当父亲去世后，梵施国王就封其为大商主。

大商主继续经营买卖、行广大布施，随后他想到：父亲财富当然属于父亲所有，我用他财产布施并非本事，亦非稀有，我应自己积累福德，力争凭自身实力布施。于是他便广为宣布：“有谁欲与我同去大海取宝？有谁欲当我保镖及种种随员？愿意同去者请做好准备。”不久即有五百人应召而来，大商主便将炊事员、调解争执者、管理财务者、舀水者、观察者等众人全部带往海边。

大商主先派人赞叹入大海、得如意宝之功德，结果许多人纷纷涌上商船，以致船载过量无法行走；他接着又派人宣说海上风险，诸如会遇到食人鱼、巨浪、漩涡、鲸鱼、海盗、飓风、强盗等等群魔危害，告诉众人说凡不顾惜自己生命、不顾及亲友态度者均可登船。因人中本来就英勇者少、懦夫居多，结果大多数人又下船回家。

将出海航行所可能遭遇之危险连说三遍，并依次砍断三条缆绳后，宝喜等人所乘商船便似离弦之箭一般飞速驶向大海深处。等众人到达宝洲

后，观察者交代说：“宝洲里有相似如意宝，也有真正如意宝，诸位在取宝时一定要审慎观察，取精去粗、取真去伪。此宝洲尚有共命罗刹女，极易诱惑男子，大家务必提起高度戒备。另外，能致人陶醉、晕眩之果实，若食之则要连续昏迷七天。诸如此类危险，我等皆需提防。七日之内，非人尚允许我等驻留，七日后则必须离开。七日后诸位将不会成办任何事，狂风肆虐时会将大家刮向别处。”

众人均依观察者所言小心翼翼、抓紧探宝，并纷纷找到真正珍宝，大家将所获宝藏堆放于船舱中就开始返航。待他们顺利抵达赡部洲后，宝喜终于得以按其意愿广行布施。

商主宝喜即如是先后六次前往大海取宝，并依所得珍宝于鹿野苑城中广行布施。此时有另外地方之五名商主，多次前往大海都遭遇众多违缘，船只损害、所欲成办之事无一成功。他们不觉心下思量道：都云宝喜商主福德深厚、人人称叹，若能依其福德力护佑，我等事业想必定可成办。于是他们便向宝喜请求帮助，宝喜为难说道：“按常规来讲，一人若七次前往大海恐非吉祥，因船只可能受损。我如第七次出海，未必能顺利



返回。不过眼见你们如此恳请，我不由生出悲心，我尽量满足你们愿望吧。”

商主随即率领这五人同往宝洲，在获取宝珠后返航旅途中，商主心想：我们越过风浪、顺利抵达岸边之希望非常渺茫，看来我应把最珍贵宝珠置于口袋、拴在腰间。想到这，商主便对那五人说道：“我们所乘船只万一受损，你们定要抓紧我身体。”

又航行过一段路程后，众人发现一海岛，结果轮船不慎撞上，船只彻底损毁。五人急忙紧紧抓牢宝喜，而宝喜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根本不考虑个人安危，他只想到：我若想活着将他们带往岸边几乎无实现可能，不过海中喜清洁之龙王素不欲与尸身共住，若我立刻死去，龙王定会将他们送至岸边。打定主意宝喜便对众人说：“大家无需惊恐，此刻更要以稳固心态与欢喜心抓牢我身躯，我不需你们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将你们顺利送至岸边。上岸后，你们可将我身上宝珠带回并分配，凭此珍宝，七世以内都可令诸位尽享无穷财富。”宝喜言毕就边为获圆满菩提而发愿，边用利刃割下自己头颅。性喜清洁之龙王即刻便将其尸体抛至岸边。众人也因之而安全上岸。平安抵

岸后，五人卸下宝珠并平均分配，然后又将宝喜骨灰好生供养一番。

当时之五位商人即是后来释迦牟尼成佛时之五比丘，世尊最初将其从轮回大海中救度，最终又以菩提支法宝以为分配，使他们皆获暂时、究竟安乐。

又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为一大商主，名为大吉祥，财富广积犹如多闻天子。大商主后与五百商人一同路经一艰险、狭窄、陡峭岛屿时，遇到以婆罗门形象现身之毛髻罗刹。罗刹在路上拦住他们后假装说道：“毛髻罗刹残害我们，不让我们从此经过，你们也勿经过此地为好。”大商主不客气地回应说：“你们这些婆罗门最好少管闲事，自己走好路就是了。”

罗刹闻言内心不悦，他一时心烦气躁、脸色铁青，伸出双手张牙舞爪，发髻也堕落于地。他瞪着火红眼珠说道：“难道你这位商主还要向我进攻不成？赶快从此地滚开！”大商主看到他恐怖形象后一点也不为之所动，他拿起弓箭便开始向罗刹射去。结果所射之箭统统落在罗刹发髻里，商主举弓向罗刹掷去，弓也一并落入发髻之中，就连商主进攻所用木棒、粪便也全卡在发髻

里。商主毫不在意，他又用身体向罗刹进攻，结果整个身躯也卡在发髻中。罗刹此时洋洋自得问道：“你双手、双脚、头颅全入我发髻中，除此之外，你还有何等可供进攻、炫耀之处？”

商主毫不退缩地回答说：“虽我双手、双脚、头颅全卡在你发髻中，连身躯亦入其中，但我仍拥有你无法卡住者，这就是我秘密之心。只要我心未曾气馁，则我精进心亦断不可能失去。精进不失，我当然要与你作战到底！我这精进之力，你又如何能消灭？”

罗刹只得无奈叹气道：“你所言的确不虚，你所拥有之精进确实令人感动，我实在应向你顶礼。如你这般精进下去，自他痛苦都可一并解脱。”

商主最终以其精进带领五百商人顺利渡过难关，毛髻罗刹也远离嗔恨、守持五戒，商主还为他宣说佛法。

释迦牟尼成佛后，此罗刹即转生为静住夜叉。释迦牟尼佛后来将其调伏，令其皈依并持守五戒。

妙喜苦行寻宝



久远之前，于印度鹿野苑梵施国王地盘上，有一商主名为现喜部，他有一子名为妙喜，也即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待现喜部去世后，为满足众多乞讨者愿望，妙喜决定前往大海取宝。待他取宝顺利归来后，妙喜即开始对众多商人广行布施，令其皆从贪执财富之种种强盗行径中解脱。他前后六次深入大海，尽量以所获珍宝向乞讨者、与他同行之商人、强盗等人布施财物。尽管广行种种布施，但仍有众多强盗不舍强盗行为，妙喜对此亦无能为力。他想：我现在尚不能根本摧毁这些强盗恶业陋行。

带着种种苦恼，妙喜进入睡梦。梦中有一身色美丽之天女对他授记道：“大智者，切勿灰心失意，具智又精进不懈之人无事不能成办。有一班达儿洲为天人依止之处，你若前往必会发现一如意宝，此宝能令三界遍满财富。此地原本为超越凡人、具福德者所居之地，除去具福德者、具毅力者之外，普通人不可能到达那里，希望你能抵达班达儿洲。

要去班达儿洲可依下述方式：此地西面有玛拉雅山，山下有种甘露妙药。依精进力得此妙药后，可解除众生饥渴、劳累之困。从此越过七大







洲、七座巨山、七大洋后，会碰到顺行、逆行大海，你可凭船渡过。登船后依风力可直抵岸边，抵岸后又会遇到顺行、逆行山王。山上有风能刺伤眼睛，有一具意妙药可以对治眼疾，使用过后即不会再遭受厉风损害。接下来会碰到普漩大海，海上会刮曼嘎狂风。渡过大海狂风后，有普漩山王，此山实为可怕之山。不过有螺肚妙药，此药被众多毒蛇缠绕，只要将药置于头顶就能遣除一切灾难。

再往前行又会遇一蓝水大海，海中有一赤目罗刹。有妙药名为玛刚，读诵佛经即可渡过蓝水大海。此时又会出现一蓝水山，山上有五百凶目夜行罗刹。那里有一具意妙药，见闻触摸者均可依此解除蛇毒。欲得此药，必得以守持斋戒、修大慈大悲心遣除毒蛇危害后才能得到。将此药与治眼疾之药等种种药配合后，会见到罗刹马车山，此山极难行走，不过你以自己福德力仍可跃过罗刹马车山。

接下来会碰到巴鬲山，恐怖艰险。铜林中有一铜眼毒蛇，它所放毒气被风吹散后，凡接触者都会死亡。铜眼毒蛇于六月中所放毒气可达于一由旬之地，六月过后它便饥饿难眠，不再放毒。

在一竹林山洞中取到妙药后可念诵佛号，毒蛇及其余危害则无法近身。

过后又有七大山，山上有铁竹林利刺，只能以铜鞋底方可行走于上。越过铁竹林、七大江河后即到达三峰山。三峰山有金刚刺山，此山亦只能以铜鞋底方能越过。过了铁山、铁水等众多山河后，又出现一烟目山，全山上下遍满毒蛇毒气。山顶有一石墙围绕之水池，池中有一珍宝洞，洞中有不死长生妙药。如此地沙砾附着于自己手脚及腹部，念诵密咒后，所有危害均不可能伤及自身。

有七大山遍满毒蛇，越过如此七大山及七大江河后有一白色耸入虚空之山峰，山脚下有城名为日何得嘎，如天界一般。曼嘎大悲商主于其中对一切众生均生慈悲，众人将其称为帝释天，他会向你讲述前往班达儿洲方法。”天女即如是于梦中对妙喜作此授记，宣说完毕后即消失不见。

妙喜醒来后对天女所言生起大信心，他依照天女教言苦行精进十二年后终至日何得嘎城。尽管曼嘎商主已身染沉疴，妙喜无法近前只得住在门口，但因他精于医道，最终还是蒙商主开许进入其家，进来后二人进行长谈。因妙喜对历算非

常擅长，他经过观察、推算就已了知商主大限当在六月之后。妙喜心中自然十分伤感、痛苦，但他依然尽心竭力对商主予药治病。结果在他悉心调理下，商主病情很短时间内就日益好转。

两人关系自此更胜从前，商主疾患最终全部治愈。妙喜则趁机将自己情况全盘告诉商主，曼嘎商主闻言对他一片苦心与精进努力自是赞叹有加，并答应教给妙喜前往班达儿洲之窍诀。他如是说道："我并未去过班达儿洲，但通过辨认大海方向，我可带你奔赴那里。"

二人便将船只准备齐全，妙喜跟随曼嘎一起上船前行。他们借助风势、飞帆前进一百由旬之后，发现前方海水五颜六色。妙喜便问曼嘎其中原由，曼嘎解释说："海中有五座铁山及铜、银等不同山脉，故而才致海水变幻多色。"

曼嘎随后于航行途中不幸死去，妙喜孤身一人仍以大精进力奋勇前行。抵达岸边后，妙喜将好友尸体掩埋妥当，随即便再踏征程。他驾船越过一大海后到达一宝山，此山长有茂密森林，巨树参天，山峰也耸入云端。妙喜实在无法翻过山头，无奈之中只得于山下落叶丛中以树叶为床，卧眠其上，但他心绪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妙

喜想到：我千辛万苦、长时跋涉，但迄今为止连班达儿洲名字都未曾听闻，而好友却先我离去。不过为众生利益，无论成功与否，我即便死去亦不会对所愿所行有后悔之意。

正当他内心暗自思忖之时，有一名为蓝色供施尊者来到他面前告诉他说："从此往东越一由旬有三峰山，你可凭地大所成云梯攀援而上。"按尊者吩咐，妙喜终于攀至山顶，结果另一愈发高峻之山又耸立面前。此山纯由水晶构成，山高峰险，飞鸟都难越过山巅，更遑论一般人要爬过去。妙喜无计可施，只得再次席地而坐、冥思苦想。

此山山洞中有一月光夜叉，此刻则现身妙喜前说："从此往东越一俱卢舍[2]有檀香树林，林中有一光明山洞，洞中有种妙药，你得到后依其光芒即可翻过此山。登临绝顶后，你所欲求皆得圆满。"妙喜闻言即按其吩咐顺利登上峰顶，结果一金色宫殿又现在其前。奈何金门紧闭，妙喜又被拒之门外，他只得在近旁森林中过夜。

当月亮升上来时，妙喜已入沉沉梦乡，原先

[2] 俱卢舍：印度长度单位名。古印度以人寿百岁时代所用弓之长度为一弓，一俱卢舍约五百弓，相当于二百五十市尺。



在梦中对他做过授记之天女此时又现身梦中对他再次授记道：“嗟！具大精进者，你为利益其他众生而行大苦行，现今功德即将圆满只需最后一点努力。你无需思虑日后行程，除此金城外，尚有其他三大城市，一座比一座庄严富丽。你可边诵经边敲门，之后便会出现人非人美女，从金城开始数量依次递升：金城出现四位，其余则分别为八位、十六位、三十二位。她们现身你面前时，你诸根必须调柔，要将她们全部当作自己妹妹，绝不可在其前恣意放纵，如此行事定能很快令你所愿如意。此外尚有一匹马王也可供你驾驭，骑上它则可顺利返回赡部洲。”

妙喜听毕大喜过望，恰在此时天色大亮，妙喜即从梦中清醒过来。他随即就依天女授记一一落实：于第一个城门前连敲三次门后，四个人非人美女果然现身，她们对他恭敬说道：“大士夫，你可拥有此城。”他亦用温柔音声说道：“我只想取如意宝，至于美女等人、财、物我皆不欲得。在我眼中，你们这些美女均为我之母亲、姊妹。我本人早已断除贪心等十不善业，整个身心都已趋向善法。”

妙喜又向她们宣说佛法，四美女不由心生欢

喜。她们将如意宝爽快赠与妙喜，并向他解释说：“将此如意宝放在胜幢上祈祷，它能满足一千由旬内众生所需。”

妙喜得此如意宝后又继续前行，不久即遇到银城。敲门后果有八位人非人美女前来迎接并行供养，她们赠与妙喜之如意宝能满足二千由旬内众生所需。再往前走，妙喜又来到蓝宝石城，此时有十六位人非人美女出门迎接，她们将一枚能满足四千由旬内众生所需之如意宝供养妙喜。妙喜得宝后再接再厉，终于来到第四座城市前。此城由四种珍宝构成，前来迎接之人非人美女则增至三十二位，她们供养妙喜之如意宝能在八千由旬内满足众生所需。

妙喜于每一城市中都宣讲佛法，闻法众生各个欢喜难表。所有人非人美女均以喜悦眼神望着他，且同声说道：“这如意宝乃来源自我们兄长，也即人非人美女国王之王宫——月兴国王王宫内。依靠这些如意宝，你们赡部洲即可降下众生所欲资生用具，希望你将之带回好好利益众生。”

妙喜得到珍宝后，凭其福德之力，云行力骏马王在享用完自然成熟之庄稼后，就将脊背靠向他，他则跃上马背，顺利返回故乡。此时梵施国

王已经离世并转生善趣，众人则公推妙喜当上国王，并为他举行加冕大典。

而新国王则于十五日那天守持斋戒，然后将如意宝置于胜幢之上，结果整个赡部洲全都降下能令众生满愿之各种物品。妙喜国王执政一百年后将王位传与太子，自己则转生梵天天界。

又释迦牟尼成佛后也曾救护过惧怕强盗之商人，不但为其指点宝藏，更赐给他们大批财富，他前后共六次救护过这些身陷危难境地中之商人。当诸比丘询问其中原因时，世尊说道："我不仅现在挽救过他们六次，过去亦曾帮助过这些商人。"接着世尊便向众比丘宣说了久远往事。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一精通吠陀之婆罗门，名具慈者。他为息灭众生疾患，便前往雪域、曼达嗬、布喜等地寻觅良药，亦曾在众多森林中采集药物。采药归来后就开始配制药品，治疗众多病患者，遣除他们所得顽疾。他有次在玛拉雅山上发现一名身体憔悴、患病之缘觉，等他供上药物并顶礼后，缘觉便开始从身体病苦入手为他传法："为息灭以业力、烦恼所引生之痛苦轮回心病，必须精进修法。"缘觉将有关这方面之教言尽力为他宣说，这更加增上了具慈者之精进

心。他在缘觉前说道："在你身体未恢复之前，我会居留此处精进承侍你。"

说完他马上就开始在玛拉雅山诸位施主前广泛化缘，并以所得饮食供养缘觉，如是精心承侍时从未生起过疲倦之意。缘觉为增上他信心，就于虚空中显示诸如身体发光及自生火焰等各种神变。具慈者则合掌赞叹，并发愿未来定要成佛。听他发下如是大愿，缘觉顿生欢喜，随后就消失不见。具慈者再次对缘觉生起极大恭敬心，他取回药后又继续为众生治疗疾病。

金铠逐步统领四大洲

久远之前有一金城地方，当地国王名为金子，释迦牟尼佛那时即转生为金子国王太子，名为金铠。金铠又有一妹，名为金光，金光后与一大臣之子名为欲精者贪享世间妙欲，以致因不净行而毁坏种姓规矩，国王得知后便欲将公主与大臣之子统统杀死。

后当二人看见金铠来至面前时，金光一言不发只是伤心饮泣，欲精则可怜巴巴说："我俩因做坏事故而要遭受惩罚，我死倒不足为惜，但这世上有谁会忍心看着金光被人杀死？更何况她

还是你妹妹，所以请你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她！”金铠立刻对他俩生起悲心，后当行刑者赶来欲取二人性命时，金铠死死拉住他们所乘马车不放。行刑者无奈说道：“金铠，你是我们好友，但此次乃国王发令，任谁也不敢违抗。我们若不杀掉他俩，自己就难以存身。”

金铠义正词严说道：“对我而言，只要遇到危难之人向我求助，我都会全力保护，更何况自己亲友遇难。”金铠随后就拿起弓箭威胁驾车之人快快离开，自己则带着妹妹与欲精前往森林。

国王闻听王子已将二人劫走，立刻怒火中烧，他马上发动军队四下搜寻攻击三人。金铠朋友此刻劝说他道：“这两人所行非法，你还是将他俩送还国王吧。”金铠听罢即刻手执弓箭来到大队人马前，他让军队停止再做此等无意义之事，并说：“凡皈依我者，我宁舍生命也绝不轻易将其抛弃。”这些人平日就知道金铠过人威力与顽强毅力，此时经王子劝说后纷纷议论道：“如我们杀了王子，王子万一真的死去，国王一定会后悔不已。”想到这，众人便相继返回。

王子等三人继续前行至一空城中，正好看到一美女正采摘鲜花。他们便向她询问：“你为何

呆在这里？”美女就向他们诉说了自己悲惨身世：“我曾是一国王公主，怎奈这里有六十夜叉专吃人与畜生，待他们全被吃光后，我一人就可怜兮兮被夜叉当成仆役伺候他们。众夜叉来时，你们务必小心谨慎。”

王子则将他们三人经历讲给这位美女，女人闻言不禁对王子生起强烈贪执之意，她向王子提出欲为王子之妻，王子也随顺答应。后当夜叉前来时，金铠张弓搭箭，在不离大悲心之心态中与众夜叉激烈交锋。结果因其福德力所感，夜叉没能损伤金铠一根汗毛。而他所射之箭则箭箭穿透夜叉躯体，以致夜叉鲜血横流。

长时鏖战后，金铠箭镞一直源源不竭、无法穷尽。大多数夜叉慑于他强大威力纷纷投降，剩下小部分夜叉则在王子前恭敬说道：“你若丢下弓箭，我们就为你指点宝藏。”王子放下箭后，他们就将种种珍宝悉数供养。金铠王子名声随后日益响亮，财富也日渐增多，而别处地方之人亦相继迁移到王子所居之地。

金铠王子声誉日隆，金子国王闻听后也以恭敬心派人前往赞叹道：“你以大威德力降伏夜叉、主持国政，真乃稀有。”王子则回答说：“降



伏世间夜叉并非稀有，我更将难以降伏之烦恼夜叉随意掌控。不唯如此，我还想在涅槃之城里登上如来法王位。”传国王口信者听到后也不免击节赞叹一番。

金铠后又扶植欲精登上王位，自己即遵从父王教言回国并当上新国王，且逐渐成为整个四大部洲国王，以佛法治理国家、利益众生。

世尊教化法政

久远之前当善行如来住世时，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法相大商主。后当法相欲以珍宝修建佛塔时，历来对佛法心怀歹意之婆罗门就开始阻挠他完成心中设想。国王则派东投英雄前去谴责婆罗门，待佛塔竣工后，法相作为大施主发愿将来要获圆满佛果。东投也发愿，愿待他成佛时能做他声闻眷属。东投也即后来之法政比丘。

又久远之前正当慧贤婆罗门时，法政转生为一智慧婆罗门。

拘留孙佛出世时，法政又转生为帕加地方一檀香施商主之子，名为马施。当檀香施前往海中取宝时，马施受姨母欺骗竟与母亲行不净行，后

又与母亲成家。当父亲取宝归来、事情败露后，马施干脆将父亲杀死，然后带着母亲远徙他乡，开始过起夫妻生活。不久马施遇到一位来自家乡之阿罗汉比丘，此比丘问他：“你母亲现在是否安好？”马施闻言立刻惶恐不安，他怀疑比丘已了知自己与母亲所干丑事，于是又毫不犹豫将阿罗汉杀死。没过多久，马施发现母亲又与其他英俊商主之子共行邪淫，他便抽出宝剑再将母亲杀死。

不长时日内，马施连续三次造下无间罪，当地居民受天尊劝化，最终将马施赶出此地。此时他才略微生起后悔之意，于是就到比丘僧众前请求出家，但僧众未开许他这一请求。结果他又嗔心大起，竟于夜半时分点火烧死了诸比丘。就在这时，一菩萨告诉马施道：“你现在受戒、持戒恐非应理，不如长期念诵‘南无佛’，以此念诵佛号之加持力，将来才会解脱。”

马施死后长劫沦落地狱，恒时感受燃烧之痛。他后又于大海中转生为一条山王大小、吞食其它鱼类之巨鲸，此巨鲸张开血盆大口之时，众多取宝商人纷纷落入它囊中。正当众人遭遇危险、无计可施之时，一商主名为持耳者告诉众人



只有念诵“南无佛”才可度过险难，于是大家便齐力念诵起来。正住于祇园精舍之释迦牟尼佛以天耳马上听闻到众人所诵佛号，佛陀随即施以意加持。结果鲸鱼听到佛号后也紧闭嘴巴，未伤害众人。商人们顺利脱险后都对释迦牟尼佛生出信心，并在其教法下出家，后皆获阿罗汉果位。

鲸鱼死后，许多龙就将它尸体推至岸边。鲸鱼最终转生为舍卫城之司马得婆罗门，此乃他最后一世流转生死轮回。司马得婆罗门不论如何猛吃都感觉未饱，他最后终于出家求道。世尊将其带至海边看他自己前世遗骸，他这下总算对轮回彻底生厌，后又获阿罗汉果位，名为法政比丘。

云驰代龙被啄

久远之前有一金色城市，国王名为云顶，育有一非常俊美之太子。此具殊胜功德之太子也即后来之释迦牟尼佛，他当时已成为众多持明者主尊，名为云驰。父王后将王位交与太子，自己携王妃前往玛拉雅山居住。而云驰觉得离开上师父王后，要那王位又有何用？拥有众多财富又有多少价值与意义？于是他便将王位舍弃，追随父王也前往森林中生活。

后来在吉祥山中，某次春光无限、山美水秀之时，云驰到山中赏玩，忽遇一美艳绝伦之女人正在一金殿内供养一尊郭蒿玛天女像，此像纯由珍宝制成。美女边供养边弹拨琵琶乐器，还轻轻哼唱美妙歌曲。云驰被她美色倾倒，也就用稀奇目光一直专注看她。美女此时也发现了云驰，因前世宿缘，再加上云驰相貌殊胜，美女不觉也用稀奇目光紧盯太子不放。两人就这样互相脉脉对视，含情观望很长时间。

云驰越看越对美女生大欢喜心，他便主动以温柔言辞询问对方种姓、出生地等等情况，那年青女子则略感害羞而不敢正面作答。恰在此时，美女身旁女伴玛达乐嘎解围回答道：“大持明者太子，她哥哥财父早就听闻过你鼎鼎大名，她本人也常常耳闻你美名，并迫切渴望能得你欢心，只不过今日因害羞才不敢开口说话而已。她乃大持明者财部之女，名为玛拉雅见，众多天人非天都喜欢、爱慕她。”

不曾想就在此时，国王派人传语美女玛拉雅见道：“你兄长正与云顶商议欲将你嫁人，请火速回家。”美女万不得已只得怏怏而返，但心中却未曾片刻割舍对太子云驰之爱恋。云驰心中亦



明了美女对自己之情感，他一边对玛拉雅见贪执不舍，一边无奈归家，脑海中一直呈现美女面容，自是难舍情缘。

云驰朋友问他何故如此伤心，他难过答言：“我刚刚见到玛拉雅见美女，对她立刻就生出无穷欢心爱意，故而心境才不由自主变成这般境地。”云驰就将前后经过详细向朋友坦言。正在云驰身心备受煎熬之时，非天适时出现并告诉他说：“你根本不用担心，你之焦虑纯属多余。美女你自会得到，因你父亲索要玛拉雅见不为别人，恰恰就是要将她许配与你，明日你即会实现自己愿望。”非天如是安慰云驰后，云驰高兴难抑地于黄昏时分归家稳坐。

玛拉雅见一直心神不定，尽管天上有皎洁之月，宫殿中不时飘来袭袭水莲花香，但她无论如何也无法安眠，心中一直挂念着云驰，以致夜不成寐，这一晚竟似百年那么长久、难熬。第二日晨，当阳光普照大地之时，玛拉雅见也开始准备婚宴事宜，她用种种装饰细致打扮自己。而世人尊重之云驰太子则在数百位持明者眷属簇拥下来到举行婚宴之吉祥地，玛拉雅见也在手持拂尘之众人护送下来到此处。两人按当地风俗行盛大

婚礼，并互相牵手举行仪式。亲朋好友在宴会上载歌载舞，尽享欢乐，并行供养、布施等善举，喜庆盛宴即如是连开六天。

第七日，云驰独自一人进山，不期然却发现龙母与龙子正在那里哭泣。云驰忙问二龙伤心原因，龙母悲戚说道：“这是护贝龙王之子螺顶龙子，我们龙辈历来都要按顺序轮流被大鹏残食，如今恰好轮到螺顶。被大鹏吃掉之龙骨遗骸堆积如山王，每轮到众龙被大鹏啄食时，我们都要为其换上红色衣服，然后再将之送至丧身之地。奈何螺顶被吃后，我们这支龙种姓便要彻底绝迹，所以我才与螺顶龙子放声痛哭。”

云驰听罢自然生起难忍之强烈悲心，他心下忖度道：如龙子被大鹏吃掉，龙母又该如何生存？我一定要用生命护卫好龙子。想到这里，云驰就对二龙说：“你们母子可安然回去，我来替螺顶赴死，你们将红衣交与我就是。”龙母连忙说：“这太不应理，你乃具功德之人，所具功德早已远胜螺顶龙子。具大功德者乃为一切众生依怙处，唯愿你吉祥圆满、长久住世。我们实在是因前世业力才感得如此苦报，再给你增添麻烦、让你承担我们痛苦于情于理都不适宜。”



尽管龙母如是劝阻，但云驰已经发心，他愿为众生受苦之强烈发心任谁也无法阻止。龙子也在此时劝说道：“我本该被大鹏啄食，再要无缘无故给你添烦恼就更不应该。你身乃为功德所严饰，以三界所有之饮食保护、供奉你躯体也不足为过。而如杂草一般的我怎值得你如此舍身？若你为杂草般的我之身躯而舍身，则定会令我心更加痛苦。母亲也请返回，我现在欲往海边郭嘎那神像前顶礼，然后便直接奔赴大鹏食龙之地。”说完，螺顶龙子便无有厌倦心地前往大鹏所居之地。

云驰为保护它也相跟前往，并再三向龙子索要红布，但龙子均未理睬。正在云驰不知如何是好之时，却见王宫内之内臣手捧红布前来给太子顶礼，并请求太子能尽快回去准备参加第七日沐浴仪式。云驰收下红布后说：“你们先行回去，我随后就到。”云驰得到红布后非常高兴，心想这下总算可以如愿以偿。他急忙赶赴大鹏屠龙所用之鲜血淋漓之石头上安坐不动，又将红布盖在自己身体之上静等大鹏到来。大鹏飞来后就径直以金刚利爪伤害他身躯，云驰则凭大悲心身不动摇、心不后悔。大鹏对此感到万分惊奇，此种现

象实在稀有难得，它不知道此回受难之龙到底是何方神圣。

大鹏一边想一边啄下云驰顶上宝珠，云驰顷刻就已是鲜血沾满全身。此时云顶大王与妻子等都向檀香林奔来，他们一方面是因忆念儿子、一方面又因儿子不归而深感怀疑才向这里搜寻而来。一路之上，诸人不停唠叨：“太子怎么一去不返？”正在此时，玛拉雅见与母亲均听到阵阵恐怖音声，抬眼望去，却见大鹏似乎正在啄食某物。一宝珠被啄掉后沾满血肉从天而降，且刚好落在众人面前。二人目睹沾有毛发、血肉之宝珠后，立即明白此乃大悲尊者云驰顶上宝珠，她们一见之后全都昏死过去。

云顶则安慰妻子、儿媳道：“此乃大鹏撕扯龙子顶上宝珠，此宝珠是否为云驰所有尚不清楚。”

待王妃、儿媳醒来后便与云顶国王奔到大鹏屠龙之石边，而龙子螺顶也在此时身着红衣、从海边顶礼完郭嘎那神像后赶至此处。它一眼就看见云驰正被大鹏损害，龙子不觉边哭边倒地昏厥。待它醒来后，龙子悲伤感叹道：“你为众生怙主，为何要为我这般业力深重之人遭受如此折



磨、损害？”龙子随后又向云顶讲述了整个事件经过，并再次感慨自己业力却要带累云驰承受之内疚。龙子又怒斥大鹏说：“你这大鹏为何也不仔细观察？如此轻率就胡乱啄食一气？他像不像你平日所食之龙？你为何要杀害持明者？像你这样不经观察即行恶业也实属罕见。”

玛拉雅见听闻、亲见云驰所受如是悲惨遭遇后，不觉再次昏厥过去。当她醒来后看到丈夫变成如此模样，伤心欲绝地抱着云驰身体又是几度昏厥。大鹏听到众人各种悲哀痛苦之倾诉后，自己终于也生起愧疚之意，心中不时感受阵阵痛苦、悲伤情绪。父母眼见爱子似乎活不长久，便愤愤不平对云驰说道：“你以慈悲心为杀害我们之众生做下这等粗糙、不审慎思索之事到底有何意义？你不保护自己、舍弃性命又有何等作用？对你那能遣除众生贫苦之身躯，你为何不知自我保护？”

云驰以微弱音声恭敬回答说：“我虽未经父母开许，但我为利他众而舍弃不稳固之有漏身躯只为能获稳固果位，我现在以恭敬心对二老作顶礼。”大鹏闻言后悔不迭，它开始谴责自己过失。云驰也趁机要求它自此以后再勿残害诸龙，并要

它当众发下誓愿。

之后，云驰因受伤过重已不能开口讲话，呼吸愈发短促。众人见他已生命垂危，云顶就与螺顶开始做火化准备。玛拉雅见则想到：火化丈夫之时，我自己亦要跃入火海。她边打定主意边对自己供奉之天尊郭髙玛祈请道：“我经常供奉之天女，如你有能力，请保佑我能真正拥有我丈夫。我们成婚只有七天，难道你忍心看我七天后就成寡妇？看来你平日所允诺均为虚假不实。我生生世世都愿能得到云驰！”玛拉雅见边发愿，边将手中曼达髙鲜花扔进火中。

郭髙玛天女不大功夫即手捧甘露宝瓶亲自现身于玛拉雅见眼前说道；“好姑娘，你丈夫定会复活，你若不信，只管静观事态发展就是。”天女言毕即脸面发光，光芒周遍一切世界，且于光中降下甘露雨水。待云驰彻底恢复后，天女则消失不见。云驰一苏醒即恳求大鹏能将它以前所屠杀之龙全部救活，大鹏听命后即刻就于原先所啄食遗留之龙骨尸骸上降下甘露，结果所有被吞食诸龙全部复活过来，它们顶上宝珠再度熠熠生辉，并最终全部平安、欢快重返龙宫。大鹏亦恭敬供养云驰王子，随后心平气和返回所居之地。



螺顶龙子则一直注目坐于自己面前之救命恩人，他满怀欢喜、无有厌烦地长时间观望大悲尊者云驰太子，帝释天此刻也将花雨洒在云驰头顶。云驰于父母脚下顶礼后便与众人一起举行盛宴以示庆祝，刹那间就以自己巨大福德力而令自身具足转轮王七宝。诸天天人与各大持明者随即便为他行新国王加冕典礼，云驰登基后自始至终都以佛法治理国政，百姓也安居乐业，恒享平和、安乐生活。

菩萨即如是以大精进替众生承受痛苦，他心中所思只为利益众生。对世尊此等利益他众之殊胜、稀有精进事迹，我们理应生起恭敬心。

久远之前，世间明灯如来应世说法，他所唯一宣说者只为大乘佛法。于其刹土中，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勇势菩萨，成为当时众多菩萨主尊。有一魔王名为大力者亦在此时变现为佛陀形象“宣讲”佛法，他所鼓吹者尽为赞叹五种妙欲，于菩萨前供养美色、饮食、资具、鲜花、乐器、歌舞等引人生贪之内容。勇势尊者为护持正法，就以精进力及自身威力显示神变，将一具狗尸拴于魔王脖颈上，自己则以魔之形象前往魔王治下国家，并权巧方便令九十九万天女皆发菩提心，还

为她们宣说正法，将她们全部安置于无上菩提不退转果位，自己也于魔王国土中示现享受五种妙欲。

大力魔王后以脖颈上拴挂狗尸之形象回到魔境，结果却发现天女、天子等人都在享受安乐，大力立即心生妒意、满心不高兴。九十九万天女此时也觉察到魔王不悦表情，她们全都对他生出悲心，且议论道：“魔王一直危害众生，自己也心烦意乱、心态不稳定，更不明真谛。我们应祈祷勇势大尊者护卫此地，此处虽原为魔王治下国土，但愿从现在起再勿令魔王肆意骚扰。”

勇势菩萨立即以神变于魔王上方幻化出一远胜大力所统辖魔国之新魔域，此魔境庄严善妙，俨然一崭新世界，勇势又于此魔界旁再幻化出一世界，并令魔界众生全部被此世界众生降伏，包括魔王及众魔尽皆毁灭无余。大力魔王眼见如此衰败景象不由伤心想到：看来我在魔国已不可能久呆，于世间生存之日也屈指可数，我肯定会离开魔域。大力想及此等黯淡前景不由心生厌离，同时也深感不悦，他以恐惧心告诉勇势菩萨说：“请你救度我，我忏悔己过。”勇势则对他开示道：“‘好友’你勿造违缘，还应摧毁傲慢



心。”

如是开导一番后，勇势又为大力魔王宣说佛法，魔王生起欢喜心后终于皈依佛门，并从此以佛法主导日常行持。

莲面调化恶见众生

无数劫之前，四大部洲处光显劫时，人寿长达六万八千年。寂光香光明吉祥如来于当时五浊兴盛之时为四众眷属宣说三乘佛法，释迦牟尼佛那时即转生为统领四大部洲之转轮王，名为莲面。莲面转轮王率众王妃、仆人、军队等人众前往如来前供养、赞叹并闻受佛法，王妃中一名为天丽者于如来前请求能得女身转男身之法，如来即赐予她宝顶陀罗尼法门。凭此法门所具有之大功德，所有闻法女众立即转为男身，且具备男根。

莲面转轮王则将王位交与大太子，然后与九百九十九位太子及变成男人之天丽等八万四千男众，再加九万两千众生全部弃绝俗家、前往如来前出家求法，如理如法修持佛法奥义。

此时有成千上万邪见众生对转轮王等人出家之举大惑不解，他们议论纷纷道：“此沙门（指莲面转轮王）精进于造作魔业，而这狡诈沙门（指如

来）在宣说幻化般有魔力之法后，竟让众多男众男根消失，而女众却转为男身。他还将很多人须发剃除，令其皆着袈裟。这狡诈沙门一会儿宣说人、天及三恶趣存在，一会儿又宣说生死皆不存在。这等具有令女变男之魔力的形象沙门，我们连其形象都不欲目睹，更何谈听法？大家实在应远离他。”

这时又有一学瓦童子添油加醋道：“我妻子、仆女、女儿等女眷全部被这恶性沙门变为男人，他将他们须发剃除，还给他们穿上袈裟，最后又将其带走，我真真切切为之苦恼万分。从此之后，我们应迁移到连沙门名字都不可得闻之山岩地方居住。”其他人也凑趣说：“这沙门以仙人形象率成千上万众生到偏僻寂静之地为他们宣说无有解脱、无有业力异熟果报之断灭法，他真正乃造魔业之人。若谁前往朝拜、听闻其教法，均能引发心生散乱。现如今依靠他之众生，全都剃发出家，他们以乞讨为生，又喜居寂静之地，且心生厌离、远离妙欲。以此种表面形象宣说断灭法之沙门，实为众生公敌。可惜多有众生从未见闻接触过此类恶人，这次我们方才如梦初醒。”经过这些恶见众生如此宣扬后，很多人都开始执



持邪见，并屡屡造恶。

大沙门莲面听闻如此传言后心中焦虑不安，他想：这些众生分明执持恶见，我若不能令其守持正见、得到解脱，则我成为沙门又有何意？待我将来成佛后，此等可怜众生如何能得调伏。思前想后，莲面最终还是以顽强毅力与不竭悲心祈请如来率众前往诽谤佛陀之人所居山岩地方。到达那里之后，莲面制止住众人恶见，令其皆趋入三乘佛法，并对女人宣说宝顶陀罗尼法门使其统统变为男子，这些人随后全部被莲面交与佛陀而出家。

学瓦童子则愤怒至极地发恶愿道：“我所有眷属都已被这莲面沙门拐带走，此人将来成佛后，我一定要到他刹土上成为魔王，从他入胎及至最后获得佛果之间，我要恒时制造违缘对他加以危害。他成佛后，我亦要损害他教法。”

学瓦刚刚如是发完愿，莲面沙门马上就已对其心态了知无遗，他立刻想尽办法，以种种方式试图能令学瓦回心转意。学瓦在其精进不怠之毅力与悲心感召下终于对他生出信心，并舍弃了恶见，又向莲面连连忏悔；莲面则令其发下菩提心。童子诸根随后均变得调柔，并对莲面及佛法生

信，他最后说道：“大悲尊者，愿你成佛时我亦能得无上菩提授记。”

此段公案于《宝顶陀罗尼经》中有宣说。当时之天丽即为后来之弥勒菩萨；当时之学瓦童子即为后来之魔王波旬。其后以他愿力感召，于释迦牟尼佛教法下，他也最终获得了未来成佛之授记。

又释迦牟尼佛曾于赡部洲成为仙人国王，他一直对大乘经典充满信心，始终持之以恒、无有吝啬及嫉妒心地为众生宣说大乘法门，并成为贫穷者及无怙主之人的无偏亲友。

当时并无如来出世说法，连声闻也无处可觅，国王就在十二年中以财富、仆人等方式供养大婆罗门。仙人国王有一天对这些大婆罗门说道：“你们作为大尊者理应发无上菩提心。”

婆罗门却回答说：“国王，其实根本就没有菩萨法相，亦无所谓大乘经典。”因国王对大乘法门有极大信心，为制止诸婆罗门诽谤大乘经典之恶行，他便趁势将其全部降伏。结果因其清净心之力，国王从此永免堕落地狱之苦。

保护大乘经典便具有如是无法衡量之功德。



又久远之前，于音施如来教法下，有一国王名为吉祥妙音，他经常建筑众多善妙如来佛塔以为供养。释迦牟尼佛当时转生为一乐施菩萨，后有一日，乐施将右手以布包裹，在酥油汤中浸泡后便点火燃烧以供养佛陀。结果所放光芒竟远超无数盏灯光之亮，光辉普达恒河沙数世界。整个大地皆开始震动，无数如来刹土亦降下花雨。而以手为灯、厉行供养之菩萨却毫无惧色，他镇定自若、颜面未改，还以悦耳妙音宣讲平等等持法门。

诸天人看到后都赶来供养他，吉祥妙音国王亲眼目睹后也率八十王妃从万丈宫殿上齐往下跳。不过因他目的乃在于拜见菩萨，故而国王身体未受丝毫损害。国王眼见乐施菩萨右手燃烧，心痛至极不由得放声大哭，他哽咽着以偈颂方式询问菩萨。乐施则回答他说："何人若无手，此人非残疾，何人戒不净，此人真残疾。丑恶之此身，应作大功德，世间应供处，我今供如来。"言毕，菩萨以宣说谛实语之力再次令大地震动，而他右手也恢复如初。

乐施比丘能令任何目睹他身相之女人全部转为男身，并获不退转授记；他亦令天人等无量

众生趋入菩萨道。

常不轻比丘得名由来

无量劫之前，畏宣妙音王如来于巨源世界出世传法，他为众生宣说声闻及大乘法要，住世长达四个恒河沙数劫。当时佛法于赡部洲成千上万微尘数劫中存在，形象佛法亦住世无数微尘数劫。佛法形象期隐没后，此世界又出世二亿皆名为畏宣妙音王之如来。第一位如来教法接近形象期末尾时，众多增上慢比丘纷然应世。当时有一比丘名为常不轻菩萨，此菩萨之得名自有一番来历。

常不轻比丘每每看到四众眷属中任何一位时，总要现身其前、不厌其烦地说道："我绝不会轻视你。大尊者，你不会受到我任何欺凌。为何如此？因你们皆行菩萨行，将来必获圆满佛果。"他不唯对四众眷属如是宣说，但凡碰到任何一位众生都会将上述话语重复一遍。除去反复诉说"我绝不会欺辱你……"外，常不轻既不诵经，亦不为众生讲法，只是翻来覆去讲述这几句话。大多数人都不耐其烦，他们纷纷对他生起嗔恨之意与邪见，并痛骂、殴打他。这些人理直气

壮怒斥道："我们从未问起过他，他为何自顾自喋喋不休地整日聒噪'我绝不会轻视你……'，他这种作为即是对我们最大轻视。更何况我们从未希求听他开示，他竟恬不知耻还要为我等授记得无上佛果!"

众人即如是经常骂他、揍他，但菩萨多年来从未生过嗔恨心及损害众人之意。每当他又老生重弹时，有人便用棍棒、粪便痛击他，他躲到远处后依然平和说道："我绝不会轻视你……"多年来他即将这些话在增上慢诸眷属前广泛宣说，人们便因此而称他为"常不轻比丘"。

常不轻菩萨临死之前已听闻过妙法白莲法门，此法门有成千上万偈颂，曾被畏宣妙音王如来宣说。当如来宣讲妙法白莲法门之音声从虚空中自然传出时，常不轻无漏听闻。在精进闻法、守持后，他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立即得以清净，寿命也因此而延长，他就在随后之千百万年中为众生宣说此法门。增上慢比丘等四众眷属看到常不轻菩萨渐渐具有神变力、誓言力、辩才力、智慧力等功德后，都开始对他生出敬意，相继来到他足下听闻，有无数众生都因之而在他面前发起无上菩提心。

常不轻圆寂后，多生累劫转生为两亿畏宣妙音王如来前闻法之人，每一世他都能令如来欢喜，且在两亿如来前依次听受妙法白莲法门。随后以其前世善根力成熟，他又连续转生为两亿鼓声王如来前闻法之人，又一一令诸如来均生欢喜心，并于两亿如来前次第听闻妙法白莲法门。他不仅如是听闻，更世世严持妙法白莲，还为四众眷属广为宣说。之后，两亿云声王如来出世，常不轻又转生无数次，且皆令众如来欢喜，并再度将妙法白莲法门次第闻受、为众人宣说。于每一佛陀前闻法后，常不轻均会六根清净。

常不轻菩萨即如是于无量无边如来前承侍、供养，并听闻受持妙法白莲法门，以此善根终于成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假如他当初不守持妙法白莲法门，他绝不会在如此迅速之时间内证悟成佛；正因他恒时守护此法门，成佛时间才大大缩短。而那些以恶心故意伤害、欺侮常不轻菩萨之众生，在二亿大劫中都未曾听闻三宝名称，一万劫中于无间地狱感受痛苦。待其业障完全消除后，这些人终获解脱，又是常不轻菩萨令其皆发无上菩提心。在此等善根日后成熟之眷属中，有护贤等五百位菩萨，尚有五百比丘尼、五百优婆




夷等四众弟子，他们皆于无上菩提中获不退转果位。

故而守持此法门有极大利益，即使佛陀涅槃也应守持不废，并常常读诵。依此妙法白莲法门定能获得圆满菩提果位。

诸多精进行迹

久远之前，精勤燃如来于妙见世界正处花源劫时出世说法，当时之世界无有女人名，众生皆从莲花中化生，如来恒时宣说精进法门。那时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坚铠菩萨，他有一日于如来前询问何为精进法门，如来便向他宣说了精进、努力、妙观察、勤修等四种有关精进之法门。坚铠随后就开始精进修持，并在一千万年后终获相应安忍境界。

坚铠后于不离精进之心态中安然离世，并再次转生于如来面前。他又开始听闻精进法门并努力修持，随后再次离世，然后又再度转生。他即如是于八万四千如来前闻法，并令诸佛皆心生欢喜。妙见世界花源劫中，坚铠世世都在如来前精进修法，不断希求善法。因他所具有之大精进力已远超成千上万菩萨众，故而坚铠在他们之前早

一步成佛，此道理在《慧海请问经》中有详载。

在燃灯佛之前，有如来名天王如来者出世说法，当时世间人、天众生全由莲花化生，根本无有女人名及淫乱字眼存世，连声闻乘都未曾得闻，全部教法皆为大乘法门，针对大乘根基之利根者。众生若有所需，无论饮食、衣物皆随念而至，善妙境况同于兜率天。众生临死之时，皆腾空至七多罗树高之处，并宣说无生法门，然后便随心所欲前往如来住世之刹土中。于其刹土中，如来及眷属皆不着袈裟，只穿清净天衣，又无遮止戒律，众生全部具足无生法忍，对如来所宣法门样样精通。众人同时得到安忍、陀罗尼等功德，且如来为一法王，再无其他任何国王，如来并且对七万两千菩萨做过授记。

释迦牟尼佛当时也为天王如来眷属，名为无垢清净光菩萨。眼见其他菩萨纷纷得如来授记，他不禁内心多少有些波澜。他想到：得授记之菩萨无人能在正念及智慧、精进等功德上超过我，但为何偏偏就我不得如来授记？

如来早已洞悉他想法，便温和地对他说道：“善男子，将来燃灯佛会为你授记。”无垢清净光听罢当然高兴万分，他腾身虚空说：“尽管燃

灯佛一恒河沙数劫后方能出世，但我必获如来果位，此乃如来以真实不虚之语亲口所宣。”

无垢清净光菩萨随后又令光明如来等诸佛皆生欢喜，并于众多如来前听闻戒律、神通、妙慧、智慧等四幻化法门，且身体力行，后终于燃灯佛前得授记。

无量劫之前，药王如来于庄严刹土加行劫时出世说法，并住世二十中劫。当时有一转轮王名为宝伞，宝伞拥有一千太子，他即于五中劫中率太子、眷属等人以各种物品供养承侍如来；一千太子随后又于五劫中承侍如来。释迦牟尼佛彼时即转生为一千太子中一月伞王子，他有次前往寂静地，欲以更为殊胜之方法供养如来，但他一时又不知何种供养法方为殊胜。此时承佛神力加持，天人便来到王子前说道：“所有供养中最殊胜者乃为法供养。”王子急忙问：“如何才是法供养？”天人回答说：“你可向药王如来讨教。”

王子又问药王如来，如来告诉他说：“善男子，有两种供养堪称为法供养：一者读诵、受持、忆念、精通与世间论典不同难以证悟之无缘空性佛典；二者趋入菩萨三藏、陀罗尼、六波多蜜多、宣说不退转轮及诸佛赞叹之经典。”



月伞王子为获相应无生法忍，便将所有衣物、饰品悉数供养如来，并请求说：“我欲守持正法，请如来加持。”王子随后就出家求道，并精进修法，不久即获神通、陀罗尼、辩才无碍诸功德。待如来圆寂后，他开始转大法轮，于十劫中宣说佛法，度化无量无边众生。

又久远之前有一具意如来，于其教法下释迦牟尼佛成为一称光比丘，一直修持大乘法门。他经常想：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我身所有之皮、经络、骨头、腹部乃至血肉全部干瘪都不足为惜，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精进！

想毕，称光比丘即用布包裹住身躯，又沾满酥油，然后在如来前点燃自己以供养世尊。大火燃起之时，他又以偈颂赞叹如来道：“如来自然智慧无边际，远离过患骄慢一切罪，慈光观照趋入劣道众，祈请宣说遍智殊胜道。”

久远之前有一百光如来出世说法，他以放光神变幻化出众多如来为众生宣说佛法，令无量无边众生皆获无生法忍。当时有一比丘名为明目一直承侍如来左右，他也即是后来之释迦牟尼佛。明目比丘非常了知幻化如来所调伏众生之心，每





当如来宣法时，他也传法教导众人。明目还于如来前为众生做大量琐事，并以其承侍如来、服侍众生之功德而使无数众生均发无上菩提心，并进而获不退转果位。

无量劫之前，盛誉如来出世说法，释迦牟尼佛当时转生为一妙行菩萨，所发誓愿极其坚固。他之大愿为：愿我成佛时，我所教化刹土中所有众生均为圆满无上菩提之法器。若他们不能堪为法器，我则不欲获圆满菩提果位；任何转生于我教化刹土中之众生，愿他们皆能速得神通、顺利涅槃；愿所有转生我刹土中之众生，都能弃恶从善，并在无上菩提道中永不退转；愿我刹土中无有三恶趣、非天及痛苦名称；凡转生我刹土中者，除以愿力住世之菩萨外，无有最后有者。

释迦牟尼佛即如是发愿住持清净刹土，故而我们应明白：释迦牟尼成佛后不仅住持我们所居之五浊刹土，也住持其他清净刹土。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净慧国王，他当时就已供养承侍过无数如来。国王一日心生一念：以有相承侍怎能令佛陀真正欢喜，将世间财富供养如来亦难令世尊究竟快乐，看来我应以

希求如来智慧让佛陀心生真正欢乐。想及此，他便发愿为利益一切众生定要成佛，且要显示最广大、迅疾之神通以令众生皆能尽快成佛。他还发愿道：“于我成佛后所居刹土中，愿能有众多如来住世度众。”

正因释迦牟尼佛当初如是发愿，故而贤劫中才会出现九百九十尊（似应为九百九十九尊）佛陀。他在无边无际佛陀前均以身、口、意供养承侍，且不断发心，以猛厉信心修持佛法。凭上述诸种善根，释迦牟尼佛刹土广大无边。

久远之前无量光如来出世时，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威猛菩萨，成为当时七十万菩萨主尊。威猛以种种善巧方便而精通众生行事时间、对众生说法时间及亲近众生之时机，并具备为别众宣说佛法方方面面之菩萨所具无量功德。他经常专注于无量光如来，目不暂舍。当其从一佛刹到另一佛刹追随佛陀时，无论他到哪一刹土，凡他到达该刹土时，此刹众生便知道如来出世情况。魔众对他深感恐怖，而天人则心生欢喜。这些刹土全部遍满金色光芒，众生因不知光从何出而咸感稀有。

此时从空中传出音声道：“此刹遍布如来光

芒，何人欲见如来，只需边合掌边言‘我等欲见如来’，即可如愿见到。”无量光如来幻化出成千上万佛陀，每一众生面前均有一幻化如来，众生不见任何人唯除眼前幻化如来。如来光辉整日照耀，于如来无有涯际之刹土中，无量菩萨皆获不退转果位。

无量光如来使威猛菩萨生起精进心与力量后说道：“善男子，你可追随我之光辉，我放光照于何处，此处即我刹土之边际。”世尊边说边发出金色光束，威猛即以神变追随佛陀光芒，如是经过无量劫亦无法及于终止处。当菩萨稍稍生起懒惰之意与疲累之态时，如来身相现于空中并说：“善男子，你不应懈怠，亦不需执著疲劳感觉，请继续追随我身光芒。”

如来言毕即以神变加持威猛菩萨，遣除他身体疲累与心里懈怠，增上他精进力。又经过无数劫长时寻觅，威猛最终看见一如意宝树，此树光亮很远之地都能望见。他便将袈裟披于肩上，右膝着地，祈祷无量光如来道：“智慧无垢离染污，如来光芒照世界，汝之光辉极无边，我无法追随到底。”

此时虚空中现出七宝宫殿，宫殿中如来显示

身相且说道：“何人住于我脚下，或住边远偏僻地，众人音声我皆闻，修行状况我亦知。十力功德佛具足，众前显现实不虚，诸法实相如来知，工巧明等亦遍解。如来刹土诸众生，闻听此语皆生信，安住无上菩提果，于佛法中不退转。此法不同于声闻，不共佛法汝当知，任何菩萨心清净，摧灭魔过得菩提。”

以佛神威加持，如来妙音传遍整个世界。

又久远之前有一超离诸众如来于善目世界出世说法，释迦牟尼佛当时转生为无边持力菩萨，成为七十万菩萨主尊。他精通六度万行及一切方便法，所具威力、功德超过所有菩萨，又能调化声闻根基众生，还恒时供养、承侍如来。他能住于现法乐住等持[3]，在八十万世界与如来刹土之间，以种种化身利益众生、成熟他们善根。

如来有次询问他说：“善男子，能令无量无边世界中诸如三恶趣、非天、无暇之处尽皆消失，所有如来刹土一刹那间都得以显现之利益众生法门能否现前？”

无边持力菩萨回答道：“世尊，此等方法于

[3] 现法乐住等持：身心留住今生今世安乐之中。

一刹那间当可以显现。”如来又问他：“善男子，此等法门到底能否显现？众生寿命如今已长达无数劫，众多菩萨均开始放逸、懈怠。如此一来，一刹那间又怎能令这些设想全部成熟？”看到菩萨略显困惑，如来便谆谆开示道：“善男子，我实告汝：如来刹土本无量无边，而佛陀则对其再三观照，以此之故，如来不可调化之刹土实不存在，于一刹土中都有众多如来方便应世、调化开导。是故善男子，你应深信如来教言，此刹土理应得到清净与度化。善男子，你已于无量如来前积集善根，无等大慈早已具备，你之智慧亦超越常人，如此看来，你是否有信心于一生当中度化一切众生？”

无边持力菩萨慷慨答言：“若如来开许，我定会对众生生起最大悲心。为众生利益，我愿无量劫中以欢喜心趋入火海。”

超离诸众如来显示涅槃后，菩萨将如来法体做成遗塔并行广大供养。他时常忆念如来教言，并以慈悲心摄受众生。又幻化出无量无边化身，令如来刹土如盛开鲜花一般遍满不退转菩萨，然后才离开人世。

又释迦牟尼佛曾为木头王子，身相丑陋不

堪，但人却勇敢、坚强，远远超过其他怨敌。木头王子将六国全部划在自己统领之下，帝释天随后也赠其如意宝。以此如意宝威力，木头王子身体竟变得与天人一般庄严，财富也广大圆满，他便依此而行布施，具体详情请参阅《贤愚经》。

释迦牟尼佛又曾示现为持力魔鬼，于五百如来教法下广行魔业。后当魔信如来出世并正要显现得菩提果位时，持力魔鬼便欲制造违缘。而如来早已了知魔鬼前世善根，于是便来到持力前显示神变，魔鬼顿时就回忆起以前在如来前因造魔业而堕入地狱中备受煎熬之痛苦情景。持力立刻生起厌离心，并皈依如来，又忏悔以前所造罪业。他对如来所传甚深法要深信不疑，并最终发下无上圆满菩提心。

释迦牟尼佛还曾示现为匝哦之女商主，某次当匝哦之女去海中取宝时，他先因对母孝顺而感受快乐果报；后当不敬母亲之业力成熟时，匝哦之女头上就长出铁转轮。他此时则对众生生出悲心，并因此而发愿道：“所有众生因对母不孝而造恶业之果报，我愿全部承受，愿铁轮只在我头顶旋转。”





以此慈悲愿力感召，匝哦之女当下远离痛苦，并于死后转生兜率天。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阿渥仙人，他到一寂静地于六万年中依一只脚而精进苦行。帝释天了知后便于虚空中对其顶礼，又令欲界、色界天人对他行广大供养。阿渥仙人能回忆起天上最初出现之星宿，又精通世间最开始时边际在何处等学问，他还据此创制天上星宿运行规律，并安立诸如瞬间、刹那、白昼、夜晚、月、年等时间概念。诸天人皆对他生起欢喜心，并赞叹道："如此众生实乃整个世间独一无二。"

久远之前，狮力如来出世说法，当时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金刚幢菩萨。他在听闻甚深佛法及陀罗尼并受持后，就前往各个城市患有种种疾患众生前，以自己听闻及受持之力令此等众生皆获解脱。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菩萨，当星胜如来入火遍处定时，菩萨单脚独立，于七日中绕转如来，他以偈颂赞叹佛陀之众多公案在佛经中有广说。

有关契经中曾记载，释迦牟尼佛转生为菩萨



时，从无造作任何必堕地狱之恶业。但为利益众生故，他曾以发愿力转生地狱。

当人寿一百岁时，转生为菩萨之释迦牟尼佛看到恒河沙数地狱众生深受痛苦煎逼，菩萨便以发愿力取地狱众生形象，于无量时日中，在罪业深重众生前广宣十二部经，摧毁他们各自恶业。除恶见众生外，菩萨度化无数地狱之众。

贤劫之中，为无量众生利益，佛陀显示为旁生之躯，诸如食肉旁生、人熊、鸽子、猴子、龙、蛇、大鹏、鱼、乌龟、狐狸、兔子、牛、马等利益同类众生；他还以饿鬼身形救度无量无边饿鬼众；在屠户家中，他又以杀猪、杀鸡、撒网捕鱼等屠夫形象教化众生；于劣种之家，则以强盗形象利众……菩萨从未造作此等恶业，只为调伏众生，他才以其发愿力示现为如是躯体来教导群生。

释迦牟尼佛亦曾转生在边地，以贪、嗔、痴等三毒行持非法，又不信三宝、因果，不孝父母，不敬长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即以如此形象开导众生。

释迦牟尼佛还曾以女人身相及身体面目丑陋不堪者、具猛厉贪嗔痴三毒者、嫉妒心强者、

吝啬者、幻化师、魔术师、太监、石女、裸体外道、毁诽因果者等种种面目教化相应根基众生。

为使众生解脱轮回苦海，世尊身披大誓愿铠甲，趋入持恶见、邪见之众中，以与他们相当之形象利益此等顽劣之众，相关详情可参见《涅槃经》等经典。

又《岗波请问经》中云：“我于过去行菩萨行时，为众生利益而舍弃自己身躯，以众生为主人、自己做仆役，曾广行无量杂役：时时为别人端屎倒尿、洒扫除秽、割麦刈草、收获庄稼、辛勤挤奶、背柴砍樵、生火烧炭、挑水下厨……

如是劳作之时，从未生起过‘我不欲做此等杂事’之念；为众人制作香、花、饮食时，亦未生起过‘我不欲做此等杂事’之念。欲为、愿行之事，我自会心甘情愿去做；不欲为、不情愿之事，我亦自觉行之，定不会袖手放弃。无论国王种姓或平民、婆罗门唤我做事，我绝不前思后想我能否为之；如有人相招，我定会跟他前往，所有如理如法祈请，我尽皆满足。迄今为止，我所承办之事样样圆满，自始至终未曾想起有何不圆满之事。”

《持世请问经》又云：“善男子，我过去恒以大精进力及善巧方便力利益众生，为获无上圆满菩提果而积聚资粮。善男子，我能忆念过去世时为利益众生，我曾日日将自己躯体幻化为一千之众在众生前广行布施。善男子，我于百千万世中观见众生受饥饿之困，我便时时自煮身肉以为布施。如是做时，我未生起过刹那烦恼、后悔心，心中所充盈者唯有对此等众生之周遍大悲心。”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身披不可思议精进铠甲，趋入无量六波罗蜜多，广做世人难以想象之精进事业以利众生。

以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广行精进之种种公案。

七　寻法品

为半偈舍身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舍弃众多难以割舍之人、财、物，只为以此而寻觅佛法。

久远之前当如来未出世时，释迦牟尼佛那时

曾示现为一外道婆罗门。当时他精通一切学问，行为亦调柔寂静，不但烦恼微少，心与行为都清净无染。

他为寻觅大乘经典已四下打探过很多时日，但却连大乘名称都未曾发现、听闻。其后他在一泉水清洌、瓜果丰饶之森林中入等持，修禅定，不过虽苦行多年，因无如来出世故而始终无从听闻大乘教义，他只能独自苦苦寻觅、默默等待。

帝释天与天子有次于天界集中，有天子即以偈颂方式宣说了人间某位仙人苦行修道之境况。有天子断言说此人可能是外道，只欲获帝释天等天界果位。不过有位天子仙人却批驳道：“此人苦行根本不为获得天界果位，他只欲利益众生，故而才会不顾惜自己身体与一切财富而精进苦行，他唯一目的即为誓得无上圆满佛果。”帝释天此时则以见多识广、老谋深算之语气说道：“按你所说，此人即为佛陀如意树一般，这样一来，他岂不成为所有众生真正皈依处？他定会以荫凉遣除众生炽热烦恼，我等热恼也应被其息灭。但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虽有无量众生发过菩提心，不过他们发心就如水中月一样，水波稍一动荡，月影也晃荡不平,只要一遇违缘，这些



众生所发菩提心便会立刻随之退转。正与我们绘画相似，作画不易，毁坏却易如反掌；真正发心难于上青天，而退转却似顺风行船、一拍即成。好像一人手执兵器，一遇敌军即速后撤；这些所谓发心之众如遇轮回恐怖又怎能不败下阵来？所以很多人虽说以清净行为厉行苦行，但为获无上菩提之发心是否真正稳固，我们还是应到其面前仔细观察一番，看他能否肩负起发无上圆满菩提心之重担。正如车有双轮就能飞驰、飞禽有双翼便容易飞翔一样，一个苦行者虽具清净戒律，有无智慧还得另当别论，我们必须详加观察。若他真有智慧，则必定能肩负起无上菩提之重担。又好比水中鱼儿虽产下众多鱼卵，怎奈真正长成大鱼者却寥寥无几；芒果枝头花朵累累，但结出果实者却少之又少。发菩提心之众人数虽多，又有几人能获真正菩提果？我们还是一同前往，应似冶炼黄金一般再三对其观察、评判。”

帝释天言毕即变现为一令人恐怖之罗刹，飞临雪山仙人苦行地附近，并高声宣说以前于如来前所听闻偈颂之一半：“诸行无常，有生有灭。”旋即便来至仙人前以恐怖眼神打量四方。

苦行仙人听到这半偈后，就如在恐怖深渊中



找到朋友一样，又好似长期疾病忽以良药而得以治愈、落水者发现船只、干旱地找到净水、遭怨敌羁捕今得逃脱、长时身陷囹圄终获释放、久旱逢甘霖、客人远行后终又返回一般，内心欢喜无法言喻。他急忙起身、将头发向后拢齐，又抬头四下扫视声音出处，但除眼前罗刹外一无所获。他不禁满怀疑惑问道：“是谁打开解脱之门？是谁传出如来妙音雷声？是谁将我从轮回睡梦中唤醒？饱受轮回饥荒痛苦之人，是谁赐予其无上菩提妙味？无量众生沉迷轮回大海中时，是谁开来解脱宝舟？无量众生深受烦恼疾病困扰时，是谁赠以解脱妙药？听闻半偈后，我心就似半月出来后莲花全部盛开一般，智慧心花亦倏而打开。”

苦行者此刻想到：除罗刹外不见任何人，莫非刚才半偈为罗刹宣说？不过他转念又想：罗刹长相如此丑陋，他既听闻偈颂，为何还不能远离丑相？火中岂能生莲？太阳光辉中岂会出现凉水，这种人又怎会说出如此美妙之偈颂？但苦行者随即又自我谴责道：“我自己实乃孤陋寡闻，此罗刹也许以前见过佛陀或听闻过佛陀教言，我又怎可妄加揣测？自己还是赶快向他求教后半偈为妙。”想到这里，他急忙对罗刹说：“善哉，

大士夫！你从何处得闻过去如来所说法语？此偈乃宣说三世诸佛圣道，超离世间、具有十力之佛语，持世间邪见之外道何能听闻？”

罗刹故弄玄虚说道：“你休要打听这些！我已多日滴米未进，饥渴难耐之时，我自会胡言乱语一气，就如刚才所说，我并非是以正念宣说偈颂。我飞到虚空中时，无论在北俱卢洲还是天界，全都找不到任何饮食，故而我才颠三倒四、瞎说一气。”

婆罗门苦行仙人求法心切，他真诚对罗刹说：“大士夫，若你能圆满宣说偈颂，我愿一辈子做你弟子，请你无论如何都要将偈颂词意完整传授与我。”

罗刹仍狠心说道：“你太固执亦太自私，只知为自己考虑，从不考虑我已饥肠辘辘。现如今我腹响如鼓，无有丝毫力气再费唇舌。”

婆罗门苦行者急切问道：“你以何为食？”罗刹伪装说道：“勿向我提及此事，否则许多人都会恐惧万分。”婆罗门不觉有些疑惑：“空无一人之处哪有外人？在我们之间，我又不惧怕你，你为何还要吞吞吐吐？”罗刹这才假意说道：“我以新鲜人肉为食，还要配以人之热血。不过



因我福德浅薄，尽管四处寻找，但始终无法满愿。人世间多有众生，但人们大多都有大福报，各个受到天尊护佑，故而我实在无力将其杀害。”

婆罗门为听法故就对罗刹坚决说道：“你所念偈颂有大意义，若能将后半偈传与我，我愿将自身供奉你。我身曾为野狼、老虎等猛兽吞食过，但丝毫功德都未曾获得。而今为得圆满菩提，我献出身躯才能使这无实质肉身获取实义。”罗刹继续试探他：“你为八个字就愿将自己宝贵身躯舍弃，有谁会相信这欺诳之语？”婆罗门再次向他表白心迹：“正如有人愿用自己破碗换取珍宝器一样，我这有漏不实之身即将转成金刚身，我何乐而不为？我真心实意愿奉献我肉体，帝释天、梵天、四大天王、菩萨，乃至十方诸佛均可为我作证，我为八个字之偈颂心甘情愿舍身闻法。”罗刹感慨答言：“你既真正欲听闻正法，我就将后半偈传授与你。”

听到罗刹愿意宣说半偈，婆罗门就以大欢喜心把衣服脱下当成坐垫，合掌祈请罗刹能于其上为自己传讲半偈。罗刹随即吟诵道：“生后灭尽，寂灭即乐。”然后又重提话头：“如今你已完整听受全偈，若为真正利益众生而行持，就应将自身

马上布施。”

婆罗门听闻后对此偈重视非常，他觉此偈太有价值与利益，他随即将偈文于岩石、墙壁、树木及街道上广泛书写，然后便准备兑现诺言、舍生取义。为不损害、毁灭肉身，他将身躯以衣物层层包裹后，举身攀上树梢准备下堕。树神急忙劝阻说：“善哉，殊胜大士！你现在到底如何考虑？”

婆罗门心无挂碍回答说：“我从罗刹那里闻得一首佛偈，为报恩故而欲舍身。”树神听罢不觉有些疑惑：“听闻这首偈颂又能带来何种利益？”婆罗门为他解释说：“此法为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所宣说之空性法门，我是为闻空性之法方才舍身，绝非贪图名利，亦不为获转轮王、梵天等人天安乐而舍身，为一切众生利益我才甘愿布施身体。见闻我舍身之事迹后，愿吝啬者能广行布施；布施后心生傲慢之众生，愿能如我这般心无任何执著而布施。”婆罗门一边发愿，一边就似吐唾液、抛石块一样从树上轻松跃下。

此时虚空中传出美妙音声，并一直上达非想非非想天，罗刹则现出帝释天身形，并于空中接住婆罗门身体，又与诸天子、梵天王等天界众生

到婆罗门前顶礼，赞叹道：“善哉，善哉，大菩萨！你为无边众生利益，以大智慧明灯摧毁众生无明黑暗。我们虽为维护如来教法，但依然给你平添太多麻烦、惹你心乱，现在特诚心向你忏悔，愿你将来成佛时能度化我等。”帝释天等天人说完即隐身消失。

婆罗门以舍身为得半偈之因缘，迅速圆满十二劫资粮，先于弥勒菩萨而成佛。

又释迦牟尼佛以前曾转生为一婆罗门子，名为喜法，素喜清净戒律，又具足善法，故而名声远播。当时有一婆罗门对他心生妒意，便以恶心对婆罗门子说道：“你若能跳入火坑，我则为你宣讲佛法。”婆罗门没有丝毫犹豫便答应下来，为求法，他甘愿舍身入坑。

此时有众多施主及婆罗门均劝他切勿轻率行事，但喜法为满婆罗门上师所愿，根本不听众人劝阻。他将火坑备好后就请婆罗门传法，婆罗门宣说一偈道：“恒喜行布施，恒受清净戒，精勤修善法，以智得胜法。”喜法听到后高兴非常，他马上集中起众人，并为他们宣说此偈，然后慨然说道：“为获无上菩提，愿我所作所为均有大意义，不会成为无意义之举。”说完即纵身跃入

坑中。结果坑中烈火自然熄灭并变为一莲花池，而喜法则端坐莲花池上，并为众人宣讲梵行四德等法门。

那位恶性婆罗门此刻则遍身突燃大火，并立堕可怕大地狱中。喜法急忙安慰他说：“上师请勿恐惧，我定能使你获得解脱。以我为众生行菩提道之真实力，愿此婆罗门自身烈焰即刻熄灭，并能从地狱中得到解脱。”

当时之婆罗门即为后来之吉祥藏施主。

为得妙法能舍一切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为梵施国王，总喜将自己财富全部布施。有次他与美丽王妃及大太子一同前往岗萨地方后，发现一身相丑陋之食肉鬼正于面前虚空中跏趺而坐。食肉鬼见到梵施国王后便说道：“我过去曾于佛前闻受过佛法，你若愿意听闻，我可向你传授。”

梵施国王闻言喜不自胜，他急忙说：“大食肉鬼，你快快宣说，我极欲听闻。你需要何等赏赐，我均可满足。”食肉鬼于是列出条件：“我要你最珍爱之自身、妻子、儿子，将这三者全部给我后，我才可为你传法。”梵施国王不禁问道：

“你要我们三人有何用途？”食肉鬼毫无愧色答道：“我要吃！将其食毕我才可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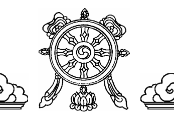
国王看看右边儿子、左边妻子，正欲下定决心之时，食肉鬼催促说：“快快给我，交与我后你即可听闻从轮回中获得救度之胜法。”食肉鬼此时已从国王表情中了知他欲舍弃身躯及妻儿之决心，于是他宣说道：“自他欲得乐，勿造诸恶业，凡愚乐不善，今生来世苦。”

国王听罢深感稀有，他想：为得此偈，即便将恒河沙数妻儿舍弃也难抵其值。想及此，他便从坐垫上起身，右手抓住儿子准备将其奉献。结果这食肉鬼现出原形，却原来为帝释天。帝释天对国王说：“你确实能厉行布施，善哉，善哉！我乃帝释天，你有何欲求请尽管明说。”

国王马上对他说：“请赐予我灭尽生老病死等痛苦之悉地。”“此愿恐我无法满足，”帝释天为难回答：“唯有佛陀才有灭除一切痛苦之法门。除此之外，你还需何等赏赐，我定竭力供奉。”国王失望说道：“你既无法满足我真正需求，赐给我其他物品又有何益？你自己尚如象入泥淖般无力解脱。”

又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为妙色国王，统





领整个世界，具大威势。他曾这样想过：我虽以种种珍宝、受用利益众生，但却未曾以佛法予众生真实利益，我现应寻觅佛法以度化众生。国王便下令：“整个赡部洲是否有能为我宣说佛法之人？若有之，我愿赐予他一切所需。”尽管如是下令，但却无人能为他宣讲佛法，国王内心十分痛苦。

毗沙门天王为观察他发心，就变现为一令人深觉恐怖之夜叉。他来到王宫门口问道：“欲听法者可向我讨教。”闻听此话，国王非常高兴，他急忙到夜叉前顶礼，又让他坐上高高法座，然后通知大臣、眷属等人全部集中，齐来听夜叉传法。夜叉则提要求说：“闻法怎能如此轻易，你欲听法尚需满足我所提条件：你若能将王妃及太子送与我为食，我才可为你宣说佛法。”

国王无有丝毫犹豫便将最宠爱之王妃及太子送与夜叉，夜叉当众将二人吞食。大臣们各个流泪劝阻国王，但他寻法之心又坚定又急切，任何人都无法劝阻。夜叉吃完人后就开始传法：“诸行皆无常，有生即痛苦，五蕴无相空，亦无我我所。”国王听罢深感满意，他对自己刚才布施之举未生任何后悔心。他又将所听佛偈记录抄

下，于整个赡部洲众生前广为宣说，并令其皆学此法。

毗沙门天王此时则现出天身，他一边赞叹国王，一边又将王妃太子重新交与他，原来刚才残食仅为幻变而已。

身做千灯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为赡部洲国王，名为甘谢讷巴乐，当时他统领诸多小国，又具有强烈悲心。一日他想到：既然我已成众生君主，他们亦对我信赖、喜爱，那我更应以佛法饶益他们。心意已定，他便对众大臣说：“谁愿为我宣说佛法，我可将全部财产悉数赐予他。”

有一婆罗门名为力得吉者闻言便对国王说：“我掌握有佛法。”国王立刻对他恭敬承侍，并表示愿意听他传法。力得吉对国王说：“如你真想得法，那就必须以自身躯体做成一千盏灯以为供养，我才可为你宣说佛法。”

国王听到这一要求后满口答应下来，他还派人在赡部洲广为宣传道：“国王为听闻佛法，七日后将以自己身肉做成千灯供养。”大众听到如此消息后，尽皆哀伤痛苦，他们纷纷来到他面前

顶礼哀恳道：“我等愚痴可怜之众，犹如盲人依赖有目者或儿子依赖母亲般仰仗你为生，若你身成千灯，则必死无疑。为一婆罗门你实在不应将世间众生全部舍弃。”

王妃、继承王位之五百太子、一万大臣此时均祈祷他万勿如此行事，而甘谢讷巴乐国王却意志坚定，谁都无法阻挡。他安慰众人说：“待我获得无上佛果时，我必能度化你们。”

言罢，国王即剜肉钻眼做成灯盏，又做一千灯芯插入其中，然后对婆罗门说：“你先说法，我听完即刻便点燃自身。若现在就点，我根本无从听闻法要。”

婆罗门便宣说偈子道：“积际必尽，高际必堕，聚际必散，生际必死。”国王对他所说非常满意，更加坚定自己布施、供养之心，他以无有后悔之心态发愿道：“我希求佛法只为得到佛果，愿我得佛果时，必能以智慧明灯遣除众生无明黑暗。”

待国王发愿完毕，整个世间开始震动，天人、菩萨相继前往虚空看望国王，并撒下阵阵花雨。帝释天以种种妙音赞叹他并询问道：“大国王，你承受如此巨大痛苦有无生后悔心？”国王掷地



有声地回答说：“无丝毫后悔心。”帝释天试探他道：“看你现在身躯抖动、表情不悦，还说自己不后悔，有谁会相信？”

国王即以谛实语发愿说：“从开始至现在，若我确无后悔心，则愿我身体即刻恢复如初。”

他话音刚落，身上伤痕便消失不见。

寻法志坚　不惧万难

释迦牟尼佛为国王香朗嘎乐时，常欲听闻佛法。有次国王传令广宣道：“有谁能为我宣讲佛法，我甘愿将一切财物布施与他。”当时有一婆罗门名为累德切，他对国王说他掌握有佛法，但必待国王将自身钉入一千铁钉后才可宣说。国王不仅答应下来，还号召民众皆来观看。众人纷纷对其进行劝阻，但国王求法心切，根本就不听从。

香朗嘎乐国王要求累德切婆罗门首先为自己传法，然后再钉入钉子，婆罗门答应后便宣讲道：“诸行皆无常，有生即痛苦，诸法空无我，亦无我所有。”国王听后心满意足，随即便践行诺言，钉入一千铁钉。当此之时，众多小国之人与国王眷属皆哀哭倒地，天人也撒下花雨、失声痛哭。帝释天则来至国王前问道：“你苦行是为

得帝释天还是转轮王果位？”

国王忍痛答言：“三界安乐我皆不欲取，所有功德只回向无上佛果。”帝释天面带怀疑之色：“我观你身体颤抖，面呈无法忍耐之色，你自己却说并不后悔所作所为，这话有谁能相信？”国王便发愿道：“若我确无后悔心，则愿我身不留下任何伤痕。”国王说完，身体即恢复如初，诸天人也心生欢喜。

久远之前，此世界有一梵天国王，他有一太子名为达玛嘎木，也即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太子整日四处寻法，但就是难闻正法法音，他为此很是苦恼、痛苦。帝释天为观察太子发心真伪，便以婆罗门形象来到王宫说他有佛法可以传授。太子立即请他传法，并答应说为听法甘愿舍弃一切。

帝释天则故意刁难说：“你需准备一十尺深坑，内里遍满大火烈焰，若你能跳入，我则可为你传法。”太子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并开始挖坑准备。梵天国王与王妃、众大臣、各大官员内心均痛彻心肺，他们纷纷要求王子万勿如此行事，并命令帝释天所化之婆罗门不得轻率妄动，若非要跳入火坑，他们皆愿以己身代太子跳入。

而婆罗门却软中带硬说道：“我根本不欲勉强太子，他如何行事全在他本人自己掌控。但要求佛法就必须按我要求去做，否则我绝不说法。”太子此刻已开始广诏天下，言七日后自己要为法殉身火坑，所有愿意观瞻之人均可前往亲睹。邻近小国民众听闻后全都赶来劝阻太子，祈请他切勿自丧身命。太子全部予以拒绝，并坚决说道：“在长期漂转轮回之过程中，虽我拥有无数身躯，但转生人、天众生中时，因贪欲无餍而深感痛苦；转生三恶趣时，更是感受难忍、难言之剧痛。如此折腾全为无意义损耗自身，皆非以佛法积聚微少善根。现如今我这肮脏、丑陋身躯要为行佛法而供养，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你等千万勿造违缘。我乃为得佛果而舍身，等我成佛后，我即可对你等行法布施矣。”

因太子誓愿坚固，众眷属都已了知无遗，故而大家也就沉默不语。

太子随后立于火坑边对婆罗门说道：“大师，请先说法，我若现在丧身就再也无从听闻到佛法。”婆罗门于是就宣说一偈：“当修仁慈心，断除嗔恨心，大悲救众生，因爱而流泪。当修大喜心，自他平等心，以此菩提心，修持菩萨行。”

太子听毕即欲以欢喜心跃入火坑。

帝释天现出身形，与梵天拉住太子手说道：“整个世界众生皆以你之恩德而快乐生活，若你跳入坑中，这些众生就会如死去父母之孤儿一般无依无靠，你为何还要将其舍弃而入火海？”

当他们如是劝阻之时，太子看着帝释天与自己眷属说道：“你们请勿为我发无上菩提心制造违缘。”

随着太子话音落地，大家便全都陷入沉默之中。此时大地开始震动，天人也泪雨倾盆，而烈焰熊熊之火坑刹那就变成鲜花池。太子端坐莲花之上，天人们兴高采烈降下花雨，一直没过太子双膝。

久远之前，有五百位仙人居住在印度鹿野苑，当时释迦牟尼佛即为仙人上师，名为俄巴拉。在一位婆罗门前为获佛法，他便按其要求自剥身皮以为纸、自抽骨骼以为笔，以此为代价听得一偈：“严守身戒律，不杀及盗淫，远离诸恶见，此乃菩萨行。”待俄巴拉于自己皮上记录下此偈后，他更要求整个赡部洲众生牢记并守持此偈。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色贤国王，



如理如法主持国政，恒以广大布施满众生所愿。国王娶有一美丽非常之丽人王妃，又育有一端严善妙之美颜太子。当色贤国王急欲求得佛法时，却处处难觅正法踪影，人们都说只有如来出世方才有佛法宣流，现在既无佛陀存世，又哪里能听闻佛法?

国王便将珍贵金器置于胜幢顶上，然后发愿道：“有谁能为我宣说佛法，我便将此宝物赠与他。”结果竟无一人响应，国王不觉伤心万分。

帝释天为观察国王发心，就幻现成一面目丑陋之夜叉对他说：“我可为你说法。”国王自然喜不自胜，他答应夜叉可为他布施宝物。谁料夜叉却说：“我饥饿难忍，只想立即杀人食肉。”国王闻言心下暗想：我能遇到价值无法衡量之佛法实乃万幸，我一定要用血肉买下佛法。

美颜太子此刻请求能代父布施自身血肉，国王便顺从其意将可爱太子布施与夜叉，夜叉立即显示神变，当场就将太子生吞。为求得佛法，国王心中未生丝毫不悦感。

夜叉吃完太子又对国王说：“我尚未饱。”结果此次丽人王妃又请求代国王布施自身血肉。随顺王妃请求，国王便将宠爱妃子交与夜叉吞食。

待夜叉又与此前一样吃下王妃后，他还说自己尚未食饱，国王不禁问道：“我妻子、小儿都已被你生吞，你还欲食何物？”夜叉答道：“只有将你吃掉，我才会腹饱心足。”国王立刻答应，只是又提一要求说：“若我舍身就无法听法，故而你应先传法，我随后就舍身。”夜叉这才说：“爱中生忧患，爱中生怖畏，离爱无忧患，何处有怖畏。”国王听罢心满意足对夜叉说：“我现在可舍身矣。”

帝释天已清楚了知国王求法之心坚固不可动摇，于是便现出天身，左手牵着美颜、右手带着丽人，将二人又交与国王且连声赞叹。国王则对帝释天感恩戴德道：“帝释天王，我求法愿望已经圆满，我从内心对你感恩不尽。”

又久远之前，有一梵施国王，如理如法主持国事。某位菩萨当时入于殊胜王妃胎中，结果王妃怀孕后极欲求得善法，她便将渴求佛法心态告知国王。国王就找来看相者占卜原因，看相者回答说：“此乃王妃胎中胎儿所致。”

国王立即悬赏十万两黄金四处寻求善法，但却处处碰壁，无法觅得佛法踪迹。而太子恰在此时降生，于是众人便将此位庄严太子称为寻善



说。寻善说长大成人后一直勤于寻找善法，奈何始终都无法如愿以偿。后来梵施国王圆寂，他便接替父王主持国政，又继续要求诸大臣寻觅善说。

寻善说依然用十万两黄金在赡部洲广泛搜寻，但自始至终都不闻正法名称。正当国王伤心欲绝之时，帝释天知道此讯息后，为观察他发心真实与否，就变现为极不庄严之夜叉现身寻善说面前说道："行持善妙法，断除诸恶行，行法在此世，来世得安乐。"

国王听后非常高兴，他向夜叉请求说："如此秘密难闻之法语请再次宣说，我等乐闻。"夜叉却说道："你若能按我要求去做，我即可为你重宣此偈。"国王便问他："你有何要求？"夜叉命令道："你应于七日中焚烧檀木，然后跳入此火坑，那时我才可二度传法。"国王听罢，满心欢喜应承下来。

七日过后，为闻善说，国王欲入火坑，并派人广宣，言所有欲看精彩瞬间者均可前往观瞻。结果成千上万众生应召而来，他们看到菩萨如此殊胜发心后都深觉稀有。此刻夜叉则腾身虚空高声说道："大国王，请履行誓言。"

国王将王位传与大太子，然后又在大臣及民众前忏悔自己所行不妥之事以安慰诸人。最后他行至坑边说道："我今于此恐怖火海前，为佛法愿不顾一切舍身而入。以我福德力，愿我入坑后，此火海能立即变为莲花池。"国王言毕举身入坑。结果火坑即刻遍满莲花。

帝释天眼见国王如此稀有难见之行为后，马上现出天身并将偈颂再次宣说一遍："行持善妙法，断除诸恶行，行法在此世，来世得安乐。"国王不仅亲守此偈，还将之写于金纸上，并在整个赡部洲广泛弘扬。

当时之寻善说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又曾为寻法童子，每当听闻善法便会缮写并受持，闻法后又继续前往大小城市寻找佛法。

童子某次于一崖窠内遇一人，此人对他说："我可为你传授内含佛号之法语。"寻法闻听后当然高兴异常，但那人又说："你若不行供养，我肯定不会为你宣说。"

童子急忙将昂贵衣物及珍宝全部奉献与他，那人又继而提出更苛刻要求："你若能从崖窠上跃下，我才肯为你传法。"童子依然答应下来，

在所闻含有佛号之法语后，他纵身从崖窠上跳下，同时又宣说愿自己身躯不受伤害之谛实语。四天王闻听后适时出现，并在半空中将他接住，还连连赞叹他所具功德。

舍物舍身而求法

久远之前，于印度鹿野苑梵施国王执政之地上，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净饭施主，财富广积犹如多闻天子。他经常前往大海取宝，以种种珍宝满众生所愿。他有次将从宝洲中所得之一串珍珠项链送与国王，国王非常欢喜，而施主恰于此时听到国王公主以美妙音声正唱诵善说之偈。他一听闻便立刻生大欢喜心，以致汗毛直竖。回到家后，他对任何美食都失去兴趣，只整日琢磨佛法大义。他心中想到：我于十二年中积聚财宝，但却从未获得过善说法宝，辛辛苦苦积累这些石头有何意义？善说方才堪称真正珍宝。

施主立即派人前往公主处寻求善法，公主却说："所谓善说者必得以财富为代价才可换得，将你十二年中所积珍宝全部送与我后，我才可将善法传授与你。"施主闻言心中大喜过望，他连忙把多年积累所得全部取出，又亲往王宫欲听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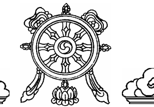
善说。国王此时向施主询问道："如此善说可谓遍满大地，而财富却需历尽千辛万苦获取，你这样做有何企图？缺乏财富、只拥有善说，难道可以之为食？"

施主回答说："能引生贪嗔痴三毒之珍宝究有何用？唯有善说才能遣除过失、成办功德。善说之宝，大地即便遍布珍宝也无法与其等价。"得到所求善说后，施主将教言书写于金纸之上，并到处广泛弘扬。

当时为施主传授教言之公主，即为后来之舍利子比丘。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西吾国王，居住于四宝所成宫殿里。他一直如理如法主持国政，又喜行布施，对病人及无依无怙之人更是格外关爱照顾。在其倡导下，大众皆厉行十善法，以致转生天人者愈益增多。帝释天为观察他发心真伪，就幻化成罗刹形象来到王宫顶上说道："诸行无常，有生有灭。"

国王听到后惊喜万分，他心想：是谁在为我打开涅槃之门，宣说菩提之道？他连忙合掌恭请道："好友，请继续宣说偈文。"罗刹趁机要挟说："我现今饥饿至极，必得以人新鲜血肉为食后才




可宣说。”国王则想到：损害别人当然不合理，为得佛法我必须布施自己！

得到国王施身允诺后，罗刹完整将偈文说出：“诸行无常，有生有灭，生后灭尽，寂灭即乐。”国王得法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心想：此法乃真实涅槃门、菩提道，是诸佛菩萨所修持之圣道。一想到这些，他便立刻用刀割下自己胸口之肉奉献与罗刹。罗刹吃下之后感觉未饱，他就欲将全身血肉供奉罗刹。施主在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后就对罗刹说道：“我可将全身割舍与你。”

此时大地六次震动，天人亦降下花雨。帝释天心中想到：我再如此刁难下去恐非合理，还是到此为止。于是他便对国王说：“你割舍身肉，心中是否有不悦情绪？”国王回答道：“我绝无不悦之意，我只不过对地狱众生心生悲悯而已。”“你如此说来有谁会信？”国王答道：“我所说者皆为谛实语，当然会令人相信。”帝释天穷追不舍：“既如此，你不妨以谛实语令身体恢复。”

国王就发愿说：“我舍弃身肉并无不悦心态，对受苦众生我反而更增上悲心。以此谛实力加持，愿我身体恢复如初。”言毕身躯即告复元。

帝释天高兴地现出天身，并解释道：“我非以恶心损害你，我为令你心生欢喜才如此行事。以你所有之精进力，你必会有所成就。待你证果时，请勿遗忘我，并请常垂怜忆念我。”帝释天说完即隐身不见。

又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另一西吾国王，日常行持事迹均与上文大同小异，所不同者在于：

帝释天对国王说：“你做我弟子对我有何利益？我欲加害你，如你答应此要求，我即可为你传法。”国王答应说：“不管你欲何求，只要能为我传法，我可满足你一切愿望。”帝释天随即说道：“为得此法，应在两木板上各钉千根四寸铁针，你应夹于其中安眠。”

在如此惨烈酷刑中，国王依然不忘发愿得无上菩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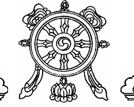
此时大地震动，而国王亦以说谛实语之力令自身躯体恢复如前。

无量劫之前，当另一位释迦牟尼佛出世宣说《涅槃经》时，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一菩萨。他听到佛陀说法后心生欢喜，极欲对佛陀有所供

养，但因身无分文而无法实现。贫穷之菩萨便想到卖掉自己以换取钱财，但因福德浅薄竟未遇买己之人。后来当他回家时果真碰上一人。他就对来人说："你愿不愿意买我身躯？"那人回答说："我有件事需有人代做，如你肯为，我就可将你买下。""是何等事情？"菩萨追问道。来人小心翼翼回答说："我患有一怪病，医生嘱我每日必吃三两人肉才会治愈。你若愿舍身，我可付你五枚金币。"

菩萨闻言欢喜雀跃，他对那人说："你先将金币给我，七日后我即可满你愿望。""七天太长，我最多给你一天期限。"那人如是要求，菩萨连忙答应。他得到金币后立即前往释迦牟尼佛处顶礼问讯，又将金币全部供养，然后便诚心诚意、专心致志听闻《涅槃经》。因他本属钝根，故而听完后只记得一个偈子："佛陀现涅槃，断除诸轮回，何人诚心闻，恒得无量乐。"

将此偈牢记于心后，菩萨高兴前往病人家中，每日割下三两身肉供奉与他。因他脑中所思只为偈颂意义，故而并未感受任何伤痛。一月之中，他无有一天间断，那病者也日益康复起来。看到病人日渐好转，菩萨内心深感欣慰，他又发




愿未来必获无上菩提。菩萨心想一个偈子都有如是巨大威力，整个经典若能圆满闻受，功德更无需多言。亲身感受到佛经真实不虚之功德后，菩萨信心更加增上，他发愿道："将来我获无上圆满佛果时，佛号也应为释迦牟尼。"他后来成佛时便开始在人天诸眷属前广泛宣说《涅槃经》法门。

无量劫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大胜仙人，居住于深山密林中，具有五神通及大慈大悲心。他有日心想：我这所谓大慈大悲心既不能令众生心生欢喜，又不能息灭他们于无量劫中所积聚之三毒烦恼，亦无法令众生生起圣者正见，要这虚名大悲心又有何用？大胜想到这里便开始思索圣者正见到底从何而出，经过几番观察后，他认定正见需通过他人传讲与自己亲身观修而生。于是为获殊胜教言，大胜仙人就开始前往大小城市四处寻觅，但一直都无法找到。

此时有一魔众天尊来到仙人前说道："我曾于佛陀前闻听过含有佛号之偈颂，如你能剥下自己皮肤，并于日光下曝晒后做成纸张，再以自己鲜血为墨、骨骼为笔，将偈子记录下来，我则可将此偈传授。"



仙人听到天尊所提要求后则思量道：流转轮回中，为得财富与妙欲，国王、怨敌、凶手等人都曾砍断过我无数身躯，但如此“献身”对任何众生都无些微利益。此次为得有意义之佛法而将这有漏不实之身舍弃，这可算作所有舍身行为中收获最大者。

心生喜悦之仙人就将天尊观为上师，自己将皮剥下后于日光中晒干做纸，然后又抽出鲜血以为墨、取出骨骼以为笔，在天尊前合掌请求他能宣说此偈。魔众天尊看到仙人以极大恭敬心希求善法后，自己羞愧难当，以至于最后竟消失不见。仙人找不到他，只能无可奈何想到：看来我已无法听闻此首偈颂。随后他又发愿道：“我以对佛法所起之恭敬心而用自身制成笔墨纸张之善根，定不会耗尽亦不会虚掷。以我清净心对一切众生所生之悲心，我不顾惜自身皮、血、骨而为纸、墨、笔，愿凭此真实语之谛实力，此世界或其他世界，所有能宣讲佛法之大导师前，我都能亲聆法要并得佛法真谛。”

仙人刚刚说完，从此刹土往下方过三十二个世界，有一刹土名为无垢清净刹土，无垢称王如来正住世传法。他一刹那间就已了知仙人清净

心，同时亦明了赡部洲众生日后可因仙人而得度。如来便与五百菩萨一起飞临仙人面前，此时整个世间光芒遍布并降下花雨，森林中草木枝、叶、花、果皆自然发出佛法妙音，成千上万、难以计数之天人集中此处。如来光芒接触仙人身体，他整个身躯立即恢复如初，未留下任何伤痕，颜色也与过去无有二致。

仙人于如来脚下顶礼、绕转，然后合掌说道：“佛陀为我真正导师，从今日始，我开始正式皈依佛法僧三宝。我听法后必能遣除众生邪见无明黑暗，为获正见，请佛陀慈悲传法。”

如是请求后，无垢称王如来便对在场眷属宣说积累福德等持法门，以及金刚八句、法门八句、种子八句等正法。仙人立刻获取辩才无碍、不忘正念、天尊护佑、摧毁怨魔等境界，他随即就开始在一千年中，于大小城市宣说佛法，度化无量众生，并于死后转生无垢称王如来刹土。

广述情节在《积福德等持经》中有记载，可参阅。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为转轮王，在印度灵鹫山，无数劫中以鲜花、妙香、胜幢、飞幡、乐器、珍宝、宝殿等物，于成千上万如来前作供

养、承侍，并听闻、受持诸法自性平等等持法门，又将此法缮写、受持、为他人广泛宣说。无数如来中最后一位名为萨拉自在王如来，住世七十六万年。转轮王即以无法计数之天人檀香、珍珠等物对其广行供养，后又出家求道，于千百万年中守持、修行，及为他人宣讲诸法自性平等等持法门，还为此法门而舍弃无量头、手、足、妻、儿、珍宝、饮食等人与物。

其后又有恒河沙数如来住于灵鹫山上广宣此法门，诸世尊皆名为释迦牟尼佛，所有释迦牟尼佛均有名为舍利子比丘等两大弟子及众多眷属，众如来都于五浊恶世出世传法，后为释迦牟尼佛之转轮王在如是如来前一一听闻此等持并精进修持。

再往后又有无边妙音如来出世传法，世尊前世亦曾在无边妙音如来、名称妙音如来等众多如来前受持诸法自性平等等持法门，此等道理在《月灯经》中有广说。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山兔时，为求正法，曾在一仙人前跳入火坑，此种经历确有其实。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国王时，为得半偈法曾于一猎人前奉献自己所有衣饰并举身跃入深渊。



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国王公主，名为妙智，她为说法上师身体能早日康复，竟以自身血肉配制食物供养上师。

释迦牟尼佛如是舍弃寿命、生命、王位之次数已不可胜数；他为半偈佛法而以自身做成千灯并点燃，然后在身肉所成光芒中听闻后半偈法语，诸如此类之行迹实难以算数譬喻而得了知。

世尊于无量劫中不顾及自己所受痛苦，精进寻法、苦行不辍，真可称之为为佛法而苦行之安忍度，亦是行持摄善法戒，也可算作铠甲精进与加行精进，同时也是为佛法而行之舍施法门，并能生起听闻智慧，间接也算对众生之法布施，且为出世间禅定之因，故而此寻法品真可谓具足六波罗蜜多。他在行持任一波罗蜜多时，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具足六波罗蜜多所有内涵。我们都了知菩萨所有作为实乃依心为主而行之，也即以心来安立六波罗蜜多。

以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广行寻法之种种公案。





八　禅定品

具蹼救弟

久远之前，梵施国王手下有一大臣，释迦牟尼佛当时曾转生为大臣之子，因其手足指间有蹼相连，故而被称为具蹼。具蹼有一弟，因指间无蹼相连就被唤作无蹼。具蹼自己觉得若日后也成为国王大臣实不应理，于是就在父亲面前请求能出家求法。

父亲劝阻道：“你当上大臣后更有能力行上供下施，那时做此等善事可谓易如反掌。既如此，为何还要产生出家之念？”具蹼则回答说：“我宁可住于森林中亦不欲为官拜将，有智之人岂能为地位造下杀、砍诸恶业？”听闻儿子如此表白，父亲便不再勉强他出入官场，并最终开许他出家。

具蹼就到仙人前出家求道，并一心一意专注于禅定之中。通过精进修持后，他终获五神通。

而无蹼则为寻求秘密窍诀到处东奔西走。此时在南方一山岩中住有一婆罗门，婆罗门育有一

女，他既不欲将女儿许配与种姓高贵者，亦不想让女儿嫁与财富圆满之人，他只愿将女儿托付与精通四吠陀者。无蹼在游历过众多地方后，终于邂逅此婆罗门，并依止他学习吠陀法门，随后就在短时间内完全精通掌握。婆罗门便顺理成章将女儿嫁与他。

无蹼与婆罗门女于夜晚降临后睡于房屋最顶层，结果当女子手中扇子落地、她正伸手欲拾取时，无蹼突然发现她手臂竟如象鼻一般恐怖丑陋，他顿时心生畏惧。当油灯熄灭，女子起身添油时又将手臂伸出，无蹼目睹之后更是紧张异常，他再不欲与此婆罗门女交合。女子委屈问他：“你本该与我共享美妙生活，现在为何不喜爱我？”无蹼胆战心惊回答道：“与死主一般的人如何相恋？如何享受生活妙趣？”女子安慰他说：“你不要害怕，我怎会对自己丈夫心生害意？”无蹼只得将计就计说道：“既如此，我权且相信你一回。”

婆罗门女略显羞涩地渐渐假睡，无蹼也假装安眠。看到丈夫入睡后，此女子悄悄起身前往罗刹女住处，无蹼也一路跟踪而去。婆罗门女将头发拢上来后，示现出令人恐怖万分之身相，无蹼



只好惊魂未定地返回，并再次忐忑不安进入睡眠。

第二日，无蹼二话不说，直接到婆罗门那里将全部情况告知岳父。婆罗门听到后推托道：“事情既已发展至此等地步，你最好还是将我女儿带走。”无蹼如实回答说：“我怎能带她离开此处，她分明是罗刹女。”婆罗门明知故问道：“你以何为据说她是罗刹女？”无蹼不欲再争执，就一言不发自行离去。

婆罗门后问女儿：“你为何不随顺丈夫？”婆罗门女惊问道：“他都给你胡言乱语些什么？”婆罗门直接挑明说：“无蹼言你乃罗刹女。”婆罗门女狡辩说：“我根本不是罗刹女，他才是故意诽谤污蔑我。”

婆罗门女愤怒异常，她双脚、双目全部显现出恐怖形象，随即便在无蹼必经之路上等他。见到无蹼后，她厉声痛斥道：“食子母之儿，我早就告诉过你勿向别人提及此事，你为何还要在我父亲前胡说八道？现在我要严厉惩处你。”说完就向无蹼张牙舞爪而来。

无蹼恐慌之际，立即想到应祈祷圣者兄长，于是他便急忙连喊三遍：“顶礼具蹼尊者！”此时

有一天尊则将此讯息告诉具蹼道：“你兄弟正遭遇违缘，你理应垂念、拯救他。”具蹼马上显示神变来到出事地点，并阻止婆罗门女说：“这位女子，请勿伤害他！他到底对你犯下何种大错？”

显现成罗刹女之女人恶狠狠回答说：“他向我父亲告发我是罗刹女，他既这样说了，我当然就得如此待他！你马上滚开！”

具蹼仙人温和劝请道：“罗刹女，他已经受够痛苦折磨，你最好还是将他释放。”罗刹女闻言说道：“大圣者，你如此求情我当然可将他释放，但他必须出家才行。”仙人答应道：“只要你放他，我定会令其出家。”

无蹼获释后果真追随兄长足迹出家修道，在精进修持后，他最终获得了五神通。

当时之无蹼弟弟即是后来之静住夜叉，当时之罗刹女即是后来之蓝色女。释迦牟尼成佛后，静住夜叉从夜叉口中、蓝色女束缚中皆获解脱，并终获不退转果位。

不当国王装哑跛

久远之前，于印度鹿野苑有一梵施国王，势力强大，并令百姓安居乐业。梵施王娶有一梵积



姆王妃，并拥有一梵具湖泊。但国王、王妃始终未生育太子，于是他们便常常祈祷天尊。最终因前世宿缘会聚，而非祈祷之功，王妃终于有孕在身。此太子前世就曾为得无上菩提而发过愿，且誓愿异常坚定，他此番转生是从地狱超升而来。

具智女人一般均精通五种法：了知男人对自己喜爱程度；何时来月经；孩子何时入胎；入胎后情况；胎儿是男是女。王妃在孩子刚一住胎之时就告诉国王说："我已有身孕。"国王欣喜万分，立即发愿道："为胎儿圆满降生，我愿以大财富承侍王妃，使其不需辛劳就能幸福生活。"

王妃则心中暗想：国王真应行广大布施以积累福德。结果国王果然按王妃意愿如是照做，他还将四方牢狱中被囚禁之人统统释放。王妃又想：我应与国王一起在梵具湖上荡舟赏玩，如此享受生活方为惬意。国王立即满其心愿，携王妃于湖上轻舟荡漾。

王妃最终竟于湖上诞下一身相庄严、遍体金色、能回忆自己前世之具相太子，亲友们得到消息后便为他连续举行二十一天贺诞仪式。在众人商量孩子姓名时，因他于水上降生便名之为水生。水生被八位姨母精心抚养，当他以神通观察



自己前世出处时，发现自己曾当过六十年国王，此次降生是刚刚从地狱中转生而来。

水生不由想到：如我再继续主持国政，将来必定再堕地狱，我一定要设法躲过此难。于是从落地之时起，他便开始假扮成跛子。在太子降生当日，尚有五百大臣之子也同时诞生。当这群孩童都开始蹒跚学步之时，眼望自己跛足之子，国王暗自思量道：若水生足不跛行，恐怕现在也应又走又跑了，奈何他却无法行走！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让他继承王位。而水生太子则想到：父王对此等继承王位之类毫无意义之事竟如此重视，看来我应装成哑巴。于是水生便不再开口讲话。

当同龄伙伴均学会张嘴说话之时，眼见沉默小儿，国王又想到：若水生非为哑巴，恐怕现在也应牙牙学语了，奈何他却无法开口！这孩子真是可怜，我亦因之苦不堪言。因水生又跛又哑，他之姓名于是日益被人遗忘，众人都称其为哑跛。国王听闻后自然沉默难言，但内心却痛苦万分。每当有人询问时，他便说："我虽为国王却一直苦于无亲生儿女，即将面临种姓断绝之困时，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生下一儿，谁料他却又跛又哑，这让我怎能不心生痛苦？"





诸大臣连忙召集医生前来为太子诊治，众医生在做过详细观察后发现太子聪颖过人，根本无病，他们便对国王、大臣建议说："太子无有任何疾病，你们最好吓唬他一下，如此可能会令太子状况好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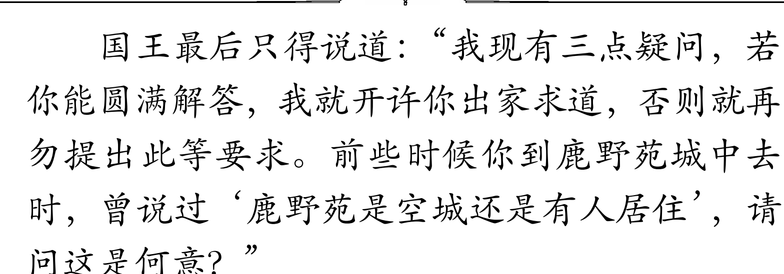
国王听从建议召来一些刽子手悄悄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表面上稍微吓唬吓唬太子，但千万勿将其真正伤害。"刽子手听命后即准备实施，他们将孩子置于马车上前往鹿野苑城中。当孩子看见丰饶、美丽之城市景观时开口说道："鹿野苑是空城还是有人居住？"

剑子手急忙将太子带回交与国王，并汇报说："大国王，太子已开口讲话。"国王将孩子揽入怀中，试探他道："谁杀？谁打？谁离开生命？谁给何物？"但太子此次则缄口不语。国王只得假装说道："我要将太子舍弃。"言毕即将太子又交与刽子手。他们则将太子又带往别处，当众人发现一具尸体时，孩子开口说："此尸为死人所留抑或活人所留？"刽子手迅疾将太子再次交给国王，并言太子已开口讲话。国王再将太子揽入怀中问他："谁杀？谁打？谁离开生命？谁给何物？"太子又装聋作哑起来。

国王再将他交与刽子手，这回众人又看到一堆稻垛，太子又开口说道："此垛为无人吃过之垛，还是已被人食用过？"刽子手再将太子带回王宫，向国王汇报说太子几次三番均能开口讲话，结果当国王把他揽入怀中又问他相同问题"谁杀？谁打？谁离开生命？谁给何物？"时，太子则将唇吻又一次紧闭。

国王这次将太子交与刽子手后，令他们在城外园林中假装挖坑以掩埋哑跛。正当众人挖土铲灰之时，太子向驾车者询问为何挖坑，那人回答说："国王下令要将太子活埋。"哑跛马上想到这些刽子手真真切切可谓杀人不眨眼，平日即以杀人为业，故而他心里顿生恐慌。他急忙说："若国王答应我善妙条件，开许我行正事，我可亲自于城中步行、讲话。"剑子手火速禀告国王，国王立即回答说："太子欲得王位，我都可当下答应。"

国王自是兴奋难言，他开始令人将大街小巷全部装饰起来。哑跛则步行抵达城中，众人咸感稀有难睹，刹那间就聚集起成千上万人围观。太子步行到国王脚下顶礼道："大国王，我非哑跛装哑跛，而今明确表达之。我原本就诸根具足，



在回忆前世时，发现自己曾做过六十年国王。以此业力感召，我堕于地狱中受六万年难忍巨苦。因不欲再堕地狱，故而我对王位心生厌离，希望父王能开许孩儿出家证道。”

国王惊讶问道：“一般人历行苦行、勤行上供下施，目的都为谋求王位，而今王位于你可谓唾手可得，你为何却要将其舍弃？”太子郑重答言：“木鳖果[4]般妙欲不愿享，愿持甘露味般梵净行。”国王又问他：“得王位后可尽享各种快乐，你为何要将之舍弃？”太子则回答父王：“痛苦源头之乐哪里算是真乐，为得真乐受苦又怎能当成苦。请父王一定要开许孩儿出家，我一心想去森林中苦行。”国王再次劝阻道：“孩子，王宫里有鲜花、妙香、美女、饮食、衣物、乐器等一切享乐资具，若去森林中，你只能坐草垫、与猛兽为伍、穿树皮、食野菜水果、饮山泉，既如此，为何还要舍弃王位前往森林？”太子则回答说：“森林中树皮人皮为衣，食水果并与猛兽同住，智者宁如此亦不愿为，得王位而打杀毁来世。请父王一定要开许孩儿出家，我一心想去森林中苦行。”

[4] 木鳖果：外观美丽，味道甘美，但有毒，会致人死地。



国王最后只得说道：“我现有三点疑问，若你能圆满解答，我就开许你出家求道，否则就再勿提出此等要求。前些时候你到鹿野苑城中去时，曾说过‘鹿野苑是空城还是有人居住’，请问这是何意？”

太子说道：“大王，我无罪过时你却下令杀害我，而鹿野苑城中竟无一人问一声‘此人因做下何等错事而被处死’，故而我才会思虑是否城中众人均已全部死去。”

国王不觉点头赞叹道：“所答甚妙！不过你为何在见到死尸时要说‘此尸为死人所留抑或活人所留’？”

太子解释说：“如一人因犯罪而被杀，则此尸为死人尸；若一人行善亦被处以死刑，此则为活人尸，我当时发问即为此意。”

国王又称赞说：“所答甚妙！那你看到稻垛时，为何要说‘此垛为无人吃过之垛，还是已被人食用过’？”

太子对这最后一问回答说：“大国王，农夫若在庄稼成熟时将其收割并全部享用，则无剩余种子可供继续播种。同理，若一人以前世所造十善而致今世享有人身，不过若此人不再积极造作




十善业，待前世善业耗尽、善根毁灭时，他短暂得到乐趣果后终会堕入恶趣。想及此，我才有上述疑问。”

国王闻言不禁失声痛哭，他泪流满面抱住太子感慨道：“你出家修持去吧，我亦欲为你弟子。”国王言罢又对诸大臣说：“各位大智者，我哑跛太子若不出家会如何？”大臣们回答说：“大国王，他若不出家必当国王。”国王又问他们：“你们儿子又会变为何等人物？”众大臣说道：“均会成国王之臣仆。”国王鼓动众人说：“我哑跛太子已决定出家，你们儿子为何不出家跟随？”众人附和道：“国王如何吩咐，我等照做就是，我们儿子也可追随太子出家。”

当时离鹿野苑不远处有一寂静地，一大慈大悲之仙人修行者住于其中。哑跛与五百童子准备好大批财物后，便一起前往仙人处出家学法。仙人向他们传授教言，众人全都依之精进修持，哑跛于其中首先获得五神通。仙人圆寂后，哑跛将各种妙香放在仙人身上，焚烧后又行供养。接下来他又开始对五百人传授教言，并使其全部现前五神通。

哑跛舍弃王位，至森林中现前禅定之功德，





乃释迦牟尼佛因地时所为。

又释迦牟尼佛曾为外道本师，名为美眼，远离执著一切妙欲之贪心，又具有种种神变。他于成千上万众生前宣说无尽清净法门，首先听闻他教法之众，大多都于死后转生梵天天界；有些则转生为人天中有福报者。

美眼本师已获得第二禅定，与他修行境界同等之婆罗门子摧灭、护象等人亦获得同等果位。

释迦牟尼佛曾为外道本师，名为哑跛，具种种神变，对世间妙欲无有贪执。他门下有五百婆罗门弟子，哑跛有次心中暗想：我这些婆罗门弟子为何不能获得五神通？他反复思索原因后终于想到：这些弟子拥有人皮、树皮、净瓶、木棒、浇灌勺[5]等众多物品，他们占有如此多之财物，哪里还知少欲知足。他们还整日忙于准备蔬菜、莲根，这样“修行”何能得五神通？我一定要想方设法治罚他们，否则他们根本无法摆脱束缚。

哑跛非常精于调化众生之术，他首先告诉弟子们说：“我欲精勤内观。除供养我水果之一婆罗门弟子外，任何人都勿见我，唯除十五日这

[5] 浇灌勺：火祭时用以舀油的圆勺。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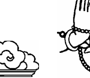
制定下这条规矩后，哑跛有次远远望见一只野兽正向自己方向走来，他便自言自语道：“野兽，你来的正是时候。你与我情况相同，只求温饱就已心满意足。但这里有些人并非如此，他们整日忙于寻觅蔬菜、莲根等物，不知餍足。”婆罗门弟子知道后议论纷纷：“规定不允打扰上师之时间已过，我们前去拜见上师，他应能与我等交流。上师既能跟野兽讲话，那也必定能与我们交谈。”于是他们便相拥来到哑跛面前。

但哑跛却未答理他们，众人好生奇怪：上师不对人讲，却对野兽言语，这到底为何?

此时一长有野兽形象之人远远向哑跛处走来，哑跛远望到他后便开口说道：“持有野兽形象者真乃善妙，你只拥有一份净瓶、木棒、浇灌勺等物，只求能解决温饱。而这里有些人却非同一般，他们拥有很多人皮、树皮，还要四处寻觅蔬菜、莲根，永不知餍足。”

众婆罗门弟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上师是在赞叹清心寡欲，斥责贪欲之过。他们心想：上师是在治罚我等，从今日始，除必备浇灌勺、净瓶等资具外，余者全部丢入名为常流之江河中。心





意已决，他们就决心跟着上师精进修学，力争清净心相续，各人行为皆能如理如法。

待他们对上师恭敬顶礼之时，上师眼见众弟子心与行为皆清净无染，就马上开始宣说能令五神通现前之法门。

当人寿八万岁时，对众生身心造成痛苦、危害之种种因素有：寒热、饥渴、贪欲、疾病、衰老等等。当时有一国王名为具作，于其治下森林中有一烈卓达大树，树旁居住有一如萨拉大树般之婆罗门，名为辐轮婆罗门，也即因地时之释迦牟尼佛。辐轮对五百婆罗门子教授婆罗门秘诀，他有次在寂静地想到：所有人众皆寿命短暂，而来世则真实不虚。既得转世再生，但生已无一不死。看来人在存活时就应修持善法、行梵净行，而现今之人却于有意义之善法不加重视。不过无论如何，我都应出家求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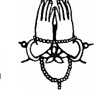
辐轮将自己想法告诉诸位弟子，又征询众婆罗门子意见。他们坚定说道：“我们所得一切皆依赖上师传授，既然上师欲出家，我们也跟你前往。”辐轮观众人因缘皆已成熟，就带领他们全部出家学法。他教众人断除五障、修四无量心，人们此时都称他为辐轮大师。



大师又教导诸弟子道："诸位婆罗门弟子，人寿实为短暂，而生存时却需面对诸多烦恼。人存世时间并非长久，人间充满太多痛苦。人生就如草尖露珠，阳光遍洒大地之时也即露珠消失难觅之际。短暂寿命不得不承担种种苦痛煎迫，这生命真如水中涟漪，又似水上十字刻痕，瞬间即失、了无影踪。就像很快就会被大水淹没之土块、堤岸；迅速就会下沉之入水金刚；疾坠地面之甩向空中之木棍；快速趋向接头处之纺线；同样，人生亦短暂即逝，并始终导向死亡，与前往屠宰场之牲畜并无两样，皆在一步步逼近命终之时。口中所含一小块肉，放入大锅中立即就酥软烂熟；崖上水流顺山而下时会将草叶、土粒一一冲走，众生生命亦复如是。诸位弟子，大家理应修持慈心、悲心、喜心、舍心。我一直在修持从慈心到舍心之四无量心，希望你等也能努力修持。"

辐轮大师能住世八万年，但他依然以人寿为短暂、脆弱，并依此而传法。对我们而言，自他更应以不放逸心精进修持善法，修持禅定与梵净行，此点实为重要、关键。

永不希求世间利乐



久远之前，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种姓高贵之婆罗门子时，他拥有六位各具相应功德之弟弟及一位小妹。七兄妹在婆罗门子教授下学习吠陀及其余一切学问，并全部精通，此婆罗门子也因此而声名远播。他对父母均非常恭敬且孝顺，对弟妹也如上师、父亲一般恭敬，并以此种行持而安住于家中。

后来父母皆双双离世，待婆罗门子从悲哀心境中恢复过来后，他便告诉弟妹道："世间人一般都愿共享美妙生活，但不管他们情愿与否，死亡总有一日会降临。一旦它降临，必会使家人各奔西东，且能引生无穷痛苦，所以我欲出家修行。至于你们，还是好好享受在家生活为妙。"

弟妹听罢各个热泪盈眶，他们深情对兄长说道："父母已远离我们，难道兄长也要将我们舍弃？无论你到哪里，我们都会死心塌地跟随。"七兄妹随即就跟随大哥，舍弃众多财富、亲友前往森林中出家苦行。不仅他们紧紧跟随此位尊者，就连仆人、仆女、与尊者关系友善之亲友也追随他一起出家求道。

森林中环境优美之地有鲜花盛开，他们即在此胜地一近湖泊处安顿下来。众人在互相间距不





远处各自以树叶搭成茅棚，人人即从此开始一心坐禅。他们相约每隔五天便到尊者前闻法，而他则为诸人宣说应趋入真正禅定道理、贪欲过患、静处知足少欲之功德、懈怠过失及信心功德等佛法。仆人对他们也恭敬爱戴，从湖中采得莲藕后便于荷叶上均分，然后便敲响木头以明进食时间已到。待仆人回去后，众人进行完念诵、火供仪轨，就按年龄长幼顺序次第将莲藕拿到自己茅棚内享用，接着又继续开始静修禅定。除去共同闻法外，众人互相之间绝少往来探望，大家都守持清净戒律，于寂静地如法修持、享受禅定安乐。

他们快乐生活之名声不久即达于天界，帝释天闻知后为观察究竟某日亲临寂静苦行处。他看到尊者所欲享用之如象牙般莲藕后，就趁仆人回茅棚之机将莲藕藏匿起来。结果当尊者来到分藕之处时，不见莲藕只见满目凌乱荷叶。他当时想到自己所应得之份额恐已被别人拿去，于是就心无丝毫怨恨地又重返茅棚坐禅，且因害怕扰乱众人心、引人不悦而未给任何人讲明。其他人及弟妹均认为尊者已经享用过莲藕，便各自取回自己份额回到屋中食用，后又接着坐禅。

如是度过一、二、三、四、五日后，帝释天

一直将莲藕藏匿，而尊者则未生丝毫不悦。五日过后至下午时分，当众人又团聚闻法时，大家这才注意到尊者身体已日渐憔悴：他眼眶深陷、颧骨凸出、面色黯淡、声音低弱、神态疲倦。大家忙问他消瘦、疲累原因，尊者就将原委向大众讲明。

众人不觉深感纳闷：我们苦行之时为何会出现此等非法行为？大家心生不悦，亦深感稀有，同时也因略感羞愧而将头低下。帝释天此时施以加持，大家更不明所以、迷迷糊糊。尊者大弟弟便首先澄清自己清白，又骂那盗莲藕者道："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享有财富圆满之家及美丽妻子，同时子孙绵延不绝。"（因这些修行者皆守持清净出家戒律、淡泊名利，故而才会将世间种种妙欲当作"咒骂"内容。）

二弟则诅咒说："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恒享美妙珍珠、项链，孩子、饰品等财物尽皆圆满。"

三弟则说道："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耕种之后即收获众多粮食，财产丰饶，与儿子交谈时能心生欢喜，不顾及生命长短恒喜住于家中。"

四弟又接上话茬："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能享受国王亲手服侍，愿国王也似仆人对主人那样对他顶礼恭敬，他则尽享国王奢华生活。"

五弟接着诅咒："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变为国王大臣，受众人赞叹、享名闻利养，国王也对他恭敬。"

六弟则说："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学好吠陀后能为别人宣说，而众人对苦行者都以有所希望、企图心行供养。"

朋友说道："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能享受从国王那里得到的四百座富饶城市，愿他不离贪欲而死。"

仆人紧跟朋友说道："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在朋友中当上最大官职，永离国王惩罚，对女人伎乐生欢喜心。"

小妹也不放过诅咒机会："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能成为国王王妃，外相漂亮、财富圆满，能为一千王妃中最好王妃。"

仆女则澄清自己道："何人只看见莲藕而未看见正法，则他已远离一切善法。愿他受众人恭敬，并沉迷于其中过活，还愿他喜爱美食。"

林中夜叉、大象、猴子平日也常听尊者讲法，知道发生此事后，它们也深觉羞愧难当。为洗清自己、证明自己清白，夜叉首先说道："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经常装修殿堂，整日修补污水沟，天天享受日光沐浴。"

大象则开口说道："尊者，无论谁拿你莲藕，都愿此人被六百绳索捆绑，锋利铁钩也将其钩牢，然后再将其置于寂静、悦意森林中，并令其离此而趋入城中。"

猴子最后说道："尊者，无论谁以贪心拿你莲藕，都愿此人顶上装饰花鬘，被人用棍棒抽打后丢入毒蛇口中，又或者套上腋络放于别人家中。"

尊者此刻则以温和、调柔之语气告诉他们道："不管谁拿走莲藕，我对你们均无有任何怀疑，亦无有任何不满。若我实已对你等心生怀疑，则愿我恒享世间快乐，并老死于家中。"

帝释天此时已了知尊者于寂静地排除琐事干扰之功德，他知道这些人乃真正厌恶在家贪享世间妙欲之过患，并谴责妙欲过失之尊者。听闻诸尊者言语、目睹众尊者行迹，帝释天对其生起强烈恭敬心，他深感诸人言行实为稀有。于是帝



释天便现出灿然光芒之身相，并忏悔道：“请诸位容我暂且解释一番：你们于此寂静地生活并不算享受安乐，大家以不睡眠之精进，力图通过修行而获真正快乐。既为得安乐，为何还要舍弃妙欲？你们原本不也想希求无边安乐？”

尊者回答说：“世间妙欲可谓过失无边，大智者岂能贪享世间安乐？我可为你简略叙述如下：以贪心引生，世间人常常受捆缚、砍杀，并感受痛苦、忧愁、恐怖；国王们为希求妙欲而毁坏自己今世善根，又败坏来生之法，且要堕入地狱；原先关系友善者因贪欲而成怨敌；贪欲又会令狡诈恶行增盛，且毁坏人名声，来世还要为之感受痛苦，这种种痛苦之根源全在于贪执世间妙欲。众生按上中下智慧与精进次第，理应断除对世间妙欲贪爱之心。凡欲利益自己之智者，怎会享用如嗔心大起之毒蛇般的妙欲？”

帝释天闻言深觉尊者言之有理，于是连连赞叹。此时经由尊者加持，帝释天欢喜无比，同时也愿意承认自己所犯过失：“任何人之功德只有凭借观察才能无欺显现，我正为观察诸位修行功德才将莲藕隐藏。通过如此行事，我现已了知你们所行清净。听闻你这真实语，更深知你为众生

怙主。”言毕，帝释天即将所匿莲藕供养尊者，尊者此刻所示现之广大行为与威严神态，任谁都难以比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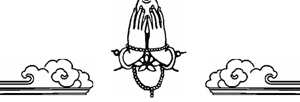
尊者则委婉批评帝释天说：“你并非我们朋友、亲戚，我们又非歌舞作乐者，那你为何还要讥讽我等？我们非为你嘲讽之对境，而你却故意亲自前来轻毁我们，这到底为何？”

帝释天急忙以恭敬心凭耳环、头饰颤动之光照亮自己面庞，他边于尊者脚下顶礼、边忏悔道：“我刚才已将观察之必要全部宣说，你与我上师、父亲一般，理应宽恕我轻慢之过。一般闭眼坐禅之人若观察之，亦有极大过失，故而再次恳请你宽恕我为辨别真伪而妄加观察之过。”帝释天说完即消失不见。

当时之六兄弟次第为后来之舍利子、目犍连、大迦叶、岗波、玛嘎巴、阿难诸比丘；当时之小妹即为后来之莲花色比丘尼；当时之仆女即为后来之根拔达鬲；当时之仆人即为后来之择巴施主；当时之夜叉即为后来之日渥得瓦；当时之大象即为后来之萨日罗嘎；当时之猴子即后来之章子布瓦（供养世尊蜜糖者）；当时之帝释天即为后来之那索恰嘎。





远离散乱　方成禅定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婆罗门种姓之人，勤学吠陀等一切学问，不久即以智者赞誉而声名远播。他不但财富圆满，而且素喜布施，更深知在家乃一切过患之来源，故而他即如抛却杂草一般出家苦行。当其离家之时，钦佩他功德者皆愿跟随学法。此婆罗门不喜散乱之地，他专程前往南海歌屋地方，择一寂静地精进苦行、严持禁戒。尽管住于条件艰苦之清修森林中，但因其前世善根力，他却素喜布施，只要有客相访，他依然会用草木根果及净水相待，并以"善来"称谓欢迎诸人，令其皆生欢喜心。因其对苦行者行供养，人皆称之为阿嘎贝大师。

帝释天为观察他修证境界，即来此寂静地将草木根果等物尽皆隐藏起来。阿嘎贝大师仙人原本就知足少欲，不贪口腹之欲，只喜坐禅入定，因此他根本不观察食物消失不见之原因，煮熟树叶并享用过后，他立即进入禅定状态。帝释天后来又把草叶树叶渐次隐匿，仙人则将剩余或陈旧枝叶捡来煮食。帝释天最终以婆罗门形象现身仙人面前，仙人欢喜接待，遂将辛苦所得叶子煮与

他为食，自己依旧日夜坐禅、欢喜不辍。

帝释天化现之婆罗门连续三日到仙人处，仙人始终以喜悦心态接待、供养、承侍，帝释天深感稀有，他想：此人苦行精神实在可嘉，如果他本人愿意，连三十三天天主之位仅凭思维忆念即可垂手而得。想到这，帝释天不由替自己处境担忧、恐怖起来。他现出天身来至仙人面前问道："你苦行精进到底有何必要？你对苦行又有何想法？"

仙人回答他："我为解救感受生老病死之众生而苦行。"闻听仙人如是答话，帝释天不觉心开意解：他原来并不希求我所有之果位。高兴之余，他便对仙人允诺："我欲赐你悉地，请尽管开口索要。"仙人急忙提要求道："有善妙妻儿财产并不能令人满足，希望你能赐我断除贪欲之悉地。"帝释天正欲赐其悉地，闻言不禁深感满意且赞叹。而仙人则利用祈请悉地之方式趁机为帝释天说法道："嗔恨心乃摧毁一切利乐因，请赐予我灭嗔恨心悉地。"帝释天又感满意且赞叹不已，正欲赐其悉地时，仙人又趁机传法说："我不欲见凡夫愚者，亦不欲闻其言，或与其交往，因我不欲感受与此类众生交往之痛苦，我需你赐

予此种悉地。”

帝释天听罢顿感困惑，他问道：“此等凡夫愚者甚为可怜，你既具有大悲心，为何又不愿见到他们？”仙人解释说：“无论我如何行事都难以饶益此类众生，他们亲行非法又令别众亦为非作歹，此种作为让人怎能对其生起悲心？他们根本就非为堪受饶益之法器，故而我不欲与此类人众交往。”

帝释天再次对他教言赞叹有加，于是就双手合掌如莲花花苞、正欲以恭敬心赐其悉地，仙人此刻又说道：“我愿会见智者，与他们交往，听闻或与之交谈，如此即能令我获得安乐，我欲获此种悉地。”帝释天又感疑惑，他不觉问道：“你喜欢智者，这又为何？”

仙人回答说：“智者行为如理如法，不唯如此，他们还令众人亦行合理之道。这些智者从不说粗语；恒时得利益；既无狡诈心；身心又调柔、寂静，堪为饶益法器。”帝释天闻已又是一番赞叹，为报恩他又说道：“你还希求何种悉地？”仙人便继续提出请求：“我性喜布施故而需饮食充足，另外我尚欲所有乞讨者都具足清净戒律，能达成此种愿望之功德、悉地请赐予我。”

帝释天感慨答言：“你今日所说教言皆非常珍贵，你所提要求我全部答应以作对你传法之报恩，我定会赐予你所求悉地。”仙人此刻却说出令人困惑之语：“你乃所有天人中最善妙之天尊，并欲赐我能带来利益之悉地，但希望你自此之后勿再前来！你为摧毁非天之大尊者，望能圆满我愿，赐我此种悉地。”

帝释天闻言深觉羞愧，他因自己不被仙人邀请前来而发问道：“诸多苦行、念诵、坐禅之人都喜我前往他们那里，而我还答应赠与你悉地，你为何却说不欲再见我？”

仙人诚恳解释说：“我绝非以不恭敬心或有意不善待你之方式不愿见你，只是你这善妙天人若经常前来，我心会因之而散乱。你本人虽心性清净、寂静，但我唯恐你常来会坏我禅定，因此我才不欲再见到你。”

帝释天听后更对仙人敬佩不已，他在顶礼、绕转仙人后就隐身而去。

第二日晨，帝释天将所做天人饮食送至仙人处，又将亲自迎请之数百缘觉带至仙人面前，并及供养神馐之天子也一并前来。众人在见到仙人后纷纷对他行各种供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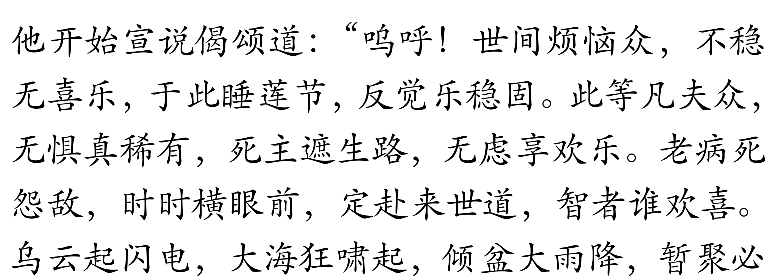
于森林中苦行者，能喜布施当然为一种善举。世尊因地时不贪执食物，亦不愿见天人，更何况其他非分之想。因此我等当知，真正欲成就禅定，必须远离一切散乱，非如此则不足以成就。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种姓高贵、财富圆满之国王太子。国王以前所生太子尽皆夭折，为防止此位太子也横遭非人伤害，国王就将其置于以珍宝装饰之铁室中，并依吠陀论典中各种护身及吉祥仪轨对其加以保护，众人也因此而称其为铁室。

铁室诞生之时，当地人皆心生欢乐，他们身色都比以前更美好、悦意，智慧、大悲心等功德也渐渐具足，众人各个欢喜无比。因铁室福德力感召，举国上下财富增盛，人们生活幸福美满。

当时有一睡莲花节，当此节日到来之时，人们将马车以各种珍宝装饰，其上还竖立飞幡，并由骏马拉车迎送。而铁室太子则身着缤纷绸缎妙衣坐于马车之上，众多眷属杂然围绕，大家弹拨乐器一同奔赴庆典之地。当此之时，众人争相观瞻太子，以稀有心对其念诵赞叹、吉祥颂词，大众皆欢喜充满。

铁室目睹欢乐场面后，以其宿世善缘引生，



他开始宣说偈颂道："呜呼！世间烦恼众，不稳无喜乐，于此睡莲节，反觉乐稳固。此等凡夫众，无惧真稀有，死主遮生路，无虑享欢乐。老病死怨敌，时时横眼前，定赴来世道，智者谁欢喜。乌云起闪电，大海狂啸起，倾盆大雨降，暂聚必消散。"铁室即以此方式分析器世间、有情世界之无常规律，因此他对眼前种种狂欢场面无丝毫兴趣。

返回王宫后，铁室即在父王前请求能得开许前往森林中苦行。国王对心爱太子此举非常不满，他满脸不悦问道："我唯一之太子，你为何欲将我舍弃？是否我做下令你不满意之事？若如此，你讲明后我尽量不再如此行事。"太子则回答说："你对我非常尽心尽意，无有任何不足之处，别人也未对我加以伤害，只是我自己因惧怕死亡才会有这种念头。死亡人人无法直面，因此我才作出出家抉择。"太子随即又将死亡过患详细说与父王。

国王愈发不解："你自己都云死亡恐怖无法避免，那你前往森林又有何用？难道死亡会因你躲在林中就不再近身相催吗？仙人是否能于林中修得长生不死之法？既然呆在林中亦难免一

死，你舍俗出家、欲于森林中苦行即为无用。”

太子解释说：“呆在寂静地或家中行持正法或者非法都会死亡，这点可谓无有差别。但有一点却大为不同：于寂静森林中有行持佛法之机会，如此行持之人临终之时无有痛苦，死后也能转生安乐净土；而在家中则会遭遇违缘，很难修持正法。既如此，广行非法之人，死到临头之日必有大痛苦，死后亦难免堕落地狱。”

太子随即又将有关情况广述一番，国王最后终于答应他出家请求。

铁室将众人羡慕之国王境界、状况如丢弃杂草一般舍弃后，终至森林中一寂静地苦行修法。他不断修习四禅定与四无量心，并让世人也修持此等法门。铁室死后即转生梵天天界。

由此可见，禅定境界以不贪世间妙欲之道而得成就，所以我们应不贪执世法，一人独自前往寂静地苦修方为至关重要之事。

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受国王恭敬之婆罗门，财富广大，赢得世人如对天人一般之欢喜心并常常为其举行天人般盛大仪式。他广闻博学，名贯四方，且因前世宿缘而不喜在家生活，一直欲往寂静地出家求道。他最终终于剃除须发、喜

着袈裟、正式出家，而妻子也一同出家并准备跟他同行。

婆罗门此时则对妻子说道：“你于森林中岂能苦行修法，另外地方有女众出家者，你最好与她们为伍。”婆罗门将此话连说三遍，但妻子因对他有信心故而一直跟他同行。两人来至寂静地后发现一悦意森林，安住下来后便开始坐禅。

一日下午，当尊者（指出家之婆罗门）正修禅定之时，却见那拥有美妙色身之女人正于不远处也在按教言坐禅。而当地国王恰好于春日前往林中赏玩，见到尊者后便来至其前与他欢喜交谈。当国王坐在离尊者不远处见到那艳丽女人后，贪心顿时滋长起来。国王心想：这女人想必是仙人妻子，应将她抢夺过来。不过尊者是否具有苦行功夫，我还需观察一番。若他真有功德，我怎敢对他妄加轻毁；如其贪执众生，那即说明他缺乏苦行功夫。他若对众生不贪执，对此女人当然就能舍弃、置之不理。左思右想过后，国王就对尊者说：“嗟！出家尊者，于此世上多有狡诈、野蛮之徒。在这寂静森林中，如有人强行夺取你妻子，你会如何处置？你若生嗔恨心则与佛法相违背，故而你应将她舍弃。我不明白，你为何不将她置



于家中？”

婆罗门尊者回答道：“你所言不差。若真出现此种情况，我自有应对措施，请听我道来：若骄慢之人不经观察即轻易加害我时，那就如土块必被雨水冲走、不会逃脱此种命运一样，这类人亦会被我折服。只要我尚有一口气，就绝不轻易放过他。”

国王闻言不禁暗想：看来此人对妻子非常贪执，应无多少苦行功德。国王马上对尊者就生起轻毁之意，并欲将女人带回王宫。那已出家之美女则边哭泣边哽咽呼唤“大尊者”，尽管非常不情愿，但还是被国王拽上马车。婆罗门尊者虽目睹全过程，但他以妙观察智早已彻底摧毁自己嗔心，因此心态始终平易、温和，他竟在一旁自顾自缝补起粪扫衣来。

国王好生纳闷，他问尊者：“你刚才还在说绝不放过伤害你之人，那我既如此抢夺你妻子，你为何还要保持沉默？你是无能，还是缺乏力量采取行动？你这样行事有何作用？如有本事，就请与我相斗，若非如此，你刚才为何还要叫嚣不已、口出狂言？这岂非自不量力！”

婆罗门尊者说：“我并未失毁我所说话语，

你理应记得：刚才我说若有人损害到我，只要我活着就绝不能让此种人得逞，我会如水没土块般亲自将此人湮没，此即为我当时所立誓言。”

国王闻言知其有苦行功德，自己并未真正了达他说话之意，于是他就向大尊者询问道：“你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让任何人损害你，那对你而言何为真正损害？如雨水冲毁土块一般，你到底要将何物、何人湮没？”

尊者对他解释：“生嗔善不显，未生则显现，明知我未生，害我之嗔心。”

国王这才明白尊者所要力克者乃为嗔心，于是对尊者所言甚为满意。他急忙向尊者忏悔，又向出家女人忏悔，并将其释放，还亲口答应愿做婆罗门尊者弟子。

如是嗔恨心、报复心均应得到调伏，如此一来，怨敌也可被调伏；若嗔恨心增盛，怨敌当然也会增上。无贪无嗔之人一定能感受到无垢禅定心之妙味。

普行菩提制止邪见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为普行菩提，在家时即已对世间人赞叹之学问、各种艺术全部精



通。后来又出家求道，更以利他心行精进求法，并最终对佛法通达无碍，且获阿阇黎位。无论行至何处，所有出家众、智者、国王、婆罗门、施主、外道都对其十分恭敬，大尊者也以利益他众之心游历过众多地方。

其后他来到国王治下一国家中，国王早就听闻过他鼎鼎大名，于是就在一园林角落中对尊者行长期供养，尊者也为他宣讲佛法。对尊者所取得之功德、名声，有人心生妒意，为令国王对普行菩提不再欣赏、重用，他们就私下对国王说道：“普行菩提非常狡诈，他惯以温和面目伪装自己，他真实身份实为利红国王所派奸细。他利用佛法欲令人皆心怀惭愧并性情柔和，以此途径逐渐假方便法欺瞒大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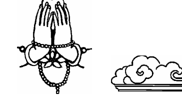
国王听罢心中略感怀疑，对普行菩提之恭敬、爱戴自此以后稍有变化。尊者感受到国王微妙变化后，一日手持净瓶及三根木棍等资具便欲离开国王治下国家。国王不解问道：“大尊者是否因我做错事情而离去？”普行菩提回答说：“我绝非因未受国王恭敬，亦非因生嗔恨而无缘无故甩手离开，只是我观你乃非法器，因你较狡猾，故而我才想离开。”

国王平日养有一狗，此狗对国王而言颇显重要。此时它已龇出獠牙，正欲咬啮尊者。普行菩提便借机发挥道：“大国王，你深知此狗以前对我十分友善，而今却獠牙外露，分明对我心怀不满。从旁生行为之中都能现出你心中态度，因此狗实际上乃为你之眷属。”

国王闻言心中羞愧不已，他低头想到：尊者太过聪慧，早已了知我心中所思，我还是勿以狡诈手段应对为好。想到这，他便说道：“我在众人中确实数落过你过失，我也是迫不得已、无计可施时才欲暂时舍离你。你一定要宽恕我，千万不要离开。”

普行菩提冷静答言：“我现在确实应离开此地，因告别因缘已经成熟。别人不恭敬我时，我最好离开，否则即会被人狼狈赶走。我离开时并未有不欢喜心，以后也定不会舍弃利益你之心行。原本人中不知报恩者、与亲友感情不长久者就为众中最低劣之人。为我们友情长存、稳固如山，我一定要暂时离开。”

国王最后只得无奈说道：“如你不得不走，那就请日后一定再来看望我，千万勿生不满情绪及仇恨心。”普行菩提大度回答说：“大国王，这



人世间历来违缘重重，我并不敢言自己一定能来。不过若因缘具足，我肯定会来探望国王。”尊者言讫即离开国王。

尊者自此更明白依赖在家人只会使心生种种不乐，他便前往寂静地苦修禅定，不久即获四禅五通境界。他随后又以慈悲心观照国王，并将国王情况全部掌握。因很多大臣智慧低下，有些更持有无因派见解，他们就将莲花花叶色泽、孔雀羽翼花纹等现象全归之为自然产生，实属典型无因派见解。还有些持有大自在派见解；有些则只知希求今生安乐。总之，各人以自己分别念妄说纷纷，国王本人又缺乏主见，故而已被人引入邪道深渊。尊者不觉悲心顿起，他马上就想出制止邪见之法。

普行菩提于森林中幻化出一只大猴，再以幻术剥下猴皮披在自己身上，掩盖住身体其他特征，只披着猴皮来到王宫门口。王宫门外有许多手执兵器之人列队守卫，而大臣及婆罗门等人则次第坐在宫内，国王一人端坐狮子宝座之上。见到尊者后，国王急忙将他迎请入宫中，请他在坐垫上就座，并问道：“大圣者，是谁供养你猴皮？”

普行菩提故意说：“此乃我自己制成，并无人供养。我在林中苦行时，无法在吉祥草垫上安坐。见到大猴后，为自己坐禅、修梵净行方便就将其杀害，剥皮为衣。”

国王听罢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他便低下头不再讲话。而众大臣本来对尊者就有些不满，现在立即抓住机会说道：“奇哉！请国王好好看看你喜欢之所谓行持佛法之大尊者的作为。他在林中苦行，为一人利益就能将大猴残杀，这真乃稀有，愿他苦行能获圆满成就。”

普行菩提此时并未生起丝毫嗔恨心，他平和说道：“你们不顾及自己见解而讥毁我实不应理，以违背自己见地之话语诉说别人过失，只能表明自己太过愚笨。”尊者随即对持无因派者特意说明：“你们说万事万物皆自然而生，无有任何因缘。既如此，为何还要对我信口雌黄？猴子乃自然死亡，我有何过？如认定我有罪过，那就与你等所谓无因自生相违背，这岂不成为因缘所生？因此你们真应舍弃无因生之说，再如此妄加罪过于我身上已无有任何道理。你们言莲花花叶无因而生，既无因，那它为何又不常常生？事实并非如你等所言，此乃由地、水、火、风四大聚



足而生，因缘不具足绝不会凭空产生莲花。如果无因派推理之根据明显不具备，你们自己之宗派则已毁坏自己论点。若无推理依据亦能成立无因宗派，此类仅凭口头胡乱推导而得之无因派则无丝毫实义。未见到因缘并不能证明因缘不存在或诸法无因，若如此只凭众人眼见与否为依据就加以推理，则某些时候能见到因缘，为何就不能推论出万法皆因缘而生？若何时何地都有因缘所生法，那你们所谓之无因又有什么理由？除去口头陈述之言辞，它并无存在道理。如认为自己未看见，但未看见不一定不存在。就如太阳落山后因种种因缘而被遮挡，令人无法目睹，但此时你不能说未看见是无因自成。你们皆欲获得快乐而不愿承受痛苦，对你等诸人来说，安乐之因缘就维系于国王身上，你们又怎能说无有因缘？若真是无因，我杀死猴子又有甚不合理之处？”如是宣讲过后，持无因见者无一能回答普行菩提所提问题。

尊者随后又对大自在派人士说道：“诸位尊者，你们持大自在见轻毁我亦不合理。你们认定一切法皆为大自在所创，既如此，则此猴也是大自在所杀，你们为何却对我有所不满？别人所犯

过错为何要落在我身上？如果说大自在本性慈悲不会杀猴，你们为何又说是众生因缘造成猴子死亡？你们云万法均为大自在创造，大自在自然生出一切，除他而外谁都不可能创制万物。既如此，你们亲身供养、顶礼也全是大自在所为，你们自己又能得何种利益？所有大罪过也是大自在自己造作，那你们恭敬他又能得何种利益？既然你个人所为、所造罪业，大自在无法承担，那你们实不应再接受万事万物皆为大自在所造之观点。

另外我再问你，大自在是自己自生抑或由别种法而生？若是自生，则其他法前就无大自在，那又从何而言一切法均由大自在产生？若为他生，则大自在分明如仆人一般又哪来自在性？既如此，为何要说大自在无因而生？且还要对其顶礼膜拜？如果舍弃一切合理、不合理之处进行观察，只笼统言万法皆为大自在所造，那我杀死猴子也不应受到责备，你们不观察为何要说是我杀死猴子？”

普行菩提即如是摧毁大自在派辩才，他接着又转向一切都乃前世业力所造派说道：“你们谴责我杀死猴子亦不应理，因你们认为一切皆是前



世业力所造、一切都为命中注定，既如此，我杀死猴子又有甚过错？正如被火焚烧之森林一般，前世业力导致一切现象产生，我无有一丝一毫之过。若我要承担杀死猴子之过，则我已造下恶业，猴子之死即非由前世业力天定。况且业力与业力因缘无有穷尽，这样业力之流将永无尽头，始终完结不了，任何众生都无法得到解脱。

若说善法能成为痛苦因、罪业成为快乐因，一切果报均不依现在所有一造作，只因前世业力而得以显现，我们即可承认你们所持观点，但事实并非如此：造恶业或善业必得相应痛苦或快乐果报，善恶有报始终都不会颠倒错乱。如此看来，一切都为前世业力所定实属不合理之见。再者说来，新造业既不可能对果产生影响，新造业也即并不存在、成立，那以前之业又何能成立、出现？你们既认定一切都因前世业力而形成，杀猴之罪业谁又能将它推到我头上？”听到普行菩提如是分析，这些人便再也无话可说。

尊者接下来又面带微笑对断见派人士说道：“你们谴责我杀死猴子同样不合理，因你等对一切来世果报都不予以承认，既如此，还用管什么造善、造恶之分？有智之人自此皆当随心所欲。

如此说来，杀猴过患又让谁来承受果报？如果是因欲免遭世人嘲讽而言应行善断恶，此种说法亦不应理，因你等行持均已与自己所属宗派观点背道而驰，这岂不更成众人讥讽对境！难道你们不了知此理？如只知随顺世间愚痴众生之见而舍弃自己宗派，此等宗派又有何等存在意义？它岂不为一派胡言乱语与思维错乱之产物？此种行为真乃愚痴中之更愚痴者。

你们又言‘颜色各异之树木非为前世业力而显现，实属自然发生，若被火焚烧、用兵器砍断，则再不会重生。同理，整个世间毁坏后，又岂有来世存在。’这种推理实乃错谬。你们不知分析世间万法皆因缘具足而后产生，因缘不具足时根本就不会显现。因不分析观察，故而不明此种道理，才会拥有这类实属胡言妄语之理论。事情既然如此，若以你们所持断灭派观点衡之，杀人、杀猴等业又有何过？”

等尊者一席话讲完，断灭派人士再不多言。普行菩提又对国王身边精通世间论典之众智者说道：“你们为何也要谴责我？若你们认为世间论典所宣扬之道理皆属合理并欲行持，则实在不应责怪我。因你们所持论典中这样叙说：‘为国





等利益，不管善恶业，等己解脱后，以财修正法。’你们既如此承认，认为只要有必要，不顾及亲友等行为统统可以行持，那我为得猴皮而杀死猴子亦属有必要之举，你们为何还要谴责我而不去谴责你等所持自古相袭之论典？若认为我无悲心杀害猴子或我会以此种恶业今后感受果报，那你们不重视自己所标榜推崇之世间理论，反而只知跟随别种宗派，这种作为又有何益？若这种观点可算作合情合理，这世上就不会再有不合理及错乱之事，这岂不可悲！你们这些野蛮众生以世俗论典、理论为借口弘扬邪教，若你们认自己所属邪见宗派为真实，那么对我杀猴也不应有任何不满之见。”尊者即如是以威风及辩才压服住所有在场之众。

国王及以大臣为主之眷属此刻皆对他生起信心，对他所言亦满意非常。他了知众人心态后就对国王说道：“其实我从不曾将活生生猴子杀死过，只是为今日宣说此等道理之方便，我才特意幻化出一猴并示现将其杀害，希望国王勿再对我有更多顾虑。”言毕即将幻化猴子又幻化而去。

国王及眷属对他信心自是更加增上，尊者则趁机对众人说道：“现见法因生，了知有来世，

行善大悲者，岂敢杀有情。”接着又专门对国王说：“无因大自在，断见世间论，为名立宗派，智者谁认可。国王所持见，下属亦随顺，国王细观察，众人之言行。故当持正见，恶见祸害因，远离诸恶人，依止善知识。”尊者即如是宣说远离恶友、依止善师、修持慈心之教言，在其引导下，国王与眷属都开始远离恶见恶行，行持起正知正见来。尊者开示完毕即显示神变飞逝而去，众人则在其身后恭敬、顶礼、供养。

又释迦牟尼佛以前曾示现为一施主，名为喜静，他就如高大繁茂之萨拉树一样，财富丰饶，为善法、善说不惜牺牲一切。一次从空中传出音声道：“如来正等觉无量光佛擅长断除众生怀疑，他现已出世。”喜静施主听到后立即向虚空发问，询问如来住于何处，如何才能拜见。从虚空中再次传出话语，告诉喜静所欲了知信息。他立刻集中起大臣及城市中人，向东行成千上万由旬后到达山王胜幢城中如来居所。途中不断有人相继跟随，最后众人全部抵达如来近前。

此时诸天人正对如来供养承侍，而如来庄严美妙身相很远处就能望见。喜静等人从马车上下来后，皆步行前往如来所住园林。承佛陀加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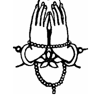


阵阵凉风徐徐吹来，并降下甘霖香水。如来早已了知施主心中所思，即以甘露清凉之光触其躯体，喜静等人立即就从疲累痛苦中解脱、清醒过来，他们此刻全都看见如来正于一多罗树高之空中行走。

施主请求道："我听闻如来名号后即欲亲临此处，不想现已真实面见如来，内心喜悦自是无法言表。于此整个世间中，如你这般具殊胜功德之如来真乃无与伦比。"如来则答话道："施主你所言的确合理，我是经漫长时日历行善法后才得此果位并在此世界获无与伦比之境界。施主，你们心中有何请求不妨直接道来，我可满足你等心中所愿；同时不管你们诸位欲询问何事，我都可遣除你们所疑之处。"

施主便开口询问说："我们修禅定之时，心如何入定？又如何出定？如何才能得禅定功德？这些道理都请佛陀明示于我。另外，以何善根才能了达禅定之力？了知禅定之因缘又为何？"喜静即问了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

无量光如来为解答众人疑问就告诉他们说："无相禅定者，即达出入理，何人明此理，已各得禅定。"



待如来言毕，以施主为主之众眷属即已通达无生法门，并遣除了各人一切怀疑与犹豫。此时诸眷属又请教道："佛陀所说语，如何行持之？"佛即告众人说："恒河沙众生，听闻我语后，了达真如理，已得无生法。"为利益众生，无量光如来就以此种方式答复众人所疑。是故诸大菩萨为利众理当精通禅定之出入法，亦应受持、积累寂止与真实禅之善根。

喜求禅定　成办二利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嘎西嘎国王手下一大臣，名为查见。他精通一切论典，并具性格沉稳、行动调柔等诸多超人功德，且常为众人宣说如何取舍善恶之道理，众人因此都像对待上师那样对他恭敬爱戴。他有次想将国王心中不合理之念头全部除去，于是就与国王来到一寂静地后说道："胜身等国王都犯有同样过失，但国王们自身却皆未察觉。"

接下来他便首先宣讲饮酒之过："饮酒后能令人生起嗔恨心，且哭哭闹闹，说话也语无伦次，并能导致各种疾病等过失产生。"然后他又讲赌博过失："为赌博获胜，人人心烦意乱且毁坏事

业，赌徒各个不能安睡，且要忍住大小便，这样必将导致各种疾病产生。”随即他又宣示了打猎、女人等诸种过患：“打猎会被毒蛇、蚊子等动物伤害，且要被冷热、饥渴、劳累等折磨。路上还可能从马上摔下，又或者遇到怨敌损害等令人恐怖之情形，更何况来世尚要承受难忍果报。再看女人，女身之过为：令男人威望降低，出现无明黑暗，贪欲之火焚毁自己，如毒蛇一般心生嗔恨，尚有说粗语之嗔恨过失。为国王自己福德考虑，若能调伏自己根门，如理如法主持国政，即能增上一切功德。”

尽管查见奉献给国王诸多教言，不过因国王心性散乱，他听闻后心知自己并不可能将其全部如法行持，但为顾及查见情面，国王只得说道：“你像上师一样赐我教言，我从今往后定不违越。”待查见说完，国王即自行回宫，又与王妃呆在一起。夜晚降临后，国王依旧开始沉迷于歌舞、美酒等放逸行中。

另有些大臣对查见智慧及福德心生妒意，他们便向国王进谗言道：“查见欲与胜身国王里应外合、推翻王位，你应在各方面小心提防。”愚笨国王嘎西嘎根本不经观察，自此之后便对查见

心生不满。查见了知国王心态后不觉悲哀想到：人们并不看重说真实语之众生，这世间肤浅之人就如毒蛇一般。我本无任何过失，但他们偏偏就要离间，以致国王对我不满。居住、生存于这种众生中有何利益？我实在应前往远离一切过患之寂静地，此等寂静地方适宜于修持善法。

查见心意已决，于是便将家财、亲友统统如杂草般抛弃，自己前往寂静地精进苦行，并终获四禅五通。

国王后来驾着马车并携带兵器、率领军队，奔赴森林中打猎，且一路驰驱进入尊者苦行森林中。查见此时已知晓国王就在林中活动，他心想：我应将这喜造恶业之国王从恶性道中解救出来，并使其趋入善道。念讫，尊者便于刹那间幻化成胜身国王，拥有四种军队。军士各个握有坚利兵器，且时时擂鼓助威、吹响嘹亮海螺，军威气势可谓撼天动地、力拔山岳。

当四种军队威风凛凛出现在嘎西嘎国王面前时，国王立刻惊恐万分，他不禁恐惧想到：我现在该皈依谁好？久闻大尊者查见居住于此森林中，凭其苦行功德一定会保护我。想及此，他连忙命令驾车者速将马车驶往查见所居之地。众



人依其吩咐如是照做，等见到查见后，立即就被他以善言款语好生安慰，查见边招呼边将国王迎进茅棚、安置于坐垫上。

这时军队已消失不见，国王向查见纳闷问道：“刚才气势汹汹之大军现在何方？”查见对国王道出实情：“我是为调伏国王才以神变力幻化出四种军队，其实这里根本就无胜身国王及其大军。”尊者接下来又循循善诱说：“世间不仅有怨敌造成之恐怖，就连得到王位亦能产生诸如安乐稀少、引生堕落地狱等众多过患。若将王位一直保留下去，将来必堕恶趣。为断除恶趣之因，国王理应前往寂静地出家求法。”

查见紧接着又为国王宣示了贪著世间妙欲之过患、远离世间法之功德。国王对其神变力生起大信心，对其宣说佛法生起欢喜心，于是就将自己随身衣物、饰品全部交与驾车者并令其返回，自己则于尊者前出家。查见为他传授教言，他自己亦严护根门、戒律，并于苦行修持后逐渐获取禅定境界，享受寂灭安乐。

驾车之人及余众返回城中后，王宫中人皆心生悲伤，他们纷纷打探国王去处，众人回复说已在查见处出家。王妃等眷属闻已不觉失声痛哭，

众大臣想方设法才使其从忧伤中自拔出来，并立大太子当上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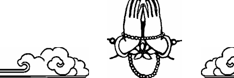
若具足禅定境界即可获取神变，以神变即能令众生欢喜，再以佛法则可利益众生。故而对圣者禅定功德，我们理应生信、恭敬。

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森林中一精通一切论典、摄受众多弟子之苦行者，他恒喜在树叶丛中坐禅。当时森林附近滴雨未降，树干叶枯，众多苦行者均感身体乏力、难以支撑。正当大家商量欲前往城市中时，苦行尊者便及时向众人宣说进入城市中之种种过患，并安抚诸人道：“你们均可暂时从我这里取走食物，以后亦可常至我处取食，但切记勿轻易离开我们苦行的森林。”

等众人将苦行尊者所有食物分光享尽之后，大家就集中于尊者身边。而他则手拿土制钵盂，依神变力当下飞往北俱卢洲，并将此地甘露般美食通过化缘得于手中。他将化缘所得拿回来后分与诸位苦行者，他们各个欢喜享用，并立即复元身力。

尊者即如此为苦行者日日提供饮食，他并且发愿道：“以我未被世间分别念染污之谛实力，愿天王降下雨水。”结果刚刚言毕，瓢泼大雨顷





刻便从天而降。庄稼谷物开始滋长，树木也开始发芽吐绿，众人则尽皆欢喜满足。待尊者为他们宣讲佛法后，众人都远离恶道趋入正途。他们对尊者感恩说道：“你首先对我们行财布施，后又以法布施救度我们，将来必能引领我们获取佛果。”如是赞叹后，众人又开始各自坐禅。

久远之前于梵施国王执政时，在鹿野苑森林中，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五百苦行仙人中之尊者。以其慈悲力感召，所有林中苦行之众均能和睦相处、互不损害。中有一位苦行者因风湿病而身体欠佳，大尊者以天眼观照，知其乃因贪执王位而致心有疾患，非身病也。病者向尊者询问得病缘由，尊者回答说：“于此苦行森林中，以树根、树叶恐难治愈你所患病，看来必以畜生肉汤方可治你顽疾。”

尊者随即便以幻化神变变现出一动物，并要求病者将其杀死，且云：“杀了它，你即可喝汤矣。”病人则说道：“大上师，我如此行事必定会与佛法相违，苦行人怎能杀害众生？”

尊者即反唇相讥道：“设若尽管你为顾惜自己生命，但以悲心仍连一众生都不肯杀死；如果成为国王，必定要杀害众多众生，就连无辜野兽

亦会被兵器砍杀，这难道不更与佛法相违？那时你所谓慈心悲意又向何处寻觅？王位实乃一切病苦之因，千万勿贪执于此。”尊者接着又向其宣说了心被染污后会再三堕入恶趣、感受痛苦之教言。

病者惭愧说道：“大上师确实已将我内心洞悉无遗。”他于是边赞叹尊者相救之功德，边摧毁自己恶心，最后又向尊者询问道：“我在苦行时总是将心执著于女人，以致心常常因女人而散乱，如此贪欲如何对治？”

尊者又对他开示道：“你应了知：女人之眼、手、脚、脸面等都为暂时美丽而已，待到年华逝去后就会变得丑陋无比，且肮脏污秽，完全是恐怖本性。若不明此道理，必将感受无边无际之痛苦。”尊者又继续向他开示了有关这方面之佛法道理。

苦行者听闻后即前往其他静地，并按上师教言精进修持，且终获四禅五通。等他得到四禅五通果位后，此人又回到上师所居寂静森林，并对上师赞叹不已，还以报恩之词句对尊者大加赞赏。

久远之前，梵施国王手下有一大臣名为夺



施，夺施有两子，一为夺子，一为夺顶。两人到森林中苦行后获得五神通，经常都以神变飞行空中，并因此而受到国王及众人恭敬、供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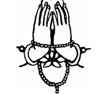
国王后来有次前往别处，公主则接替父王继续对两兄弟供养承侍。公主在此过程中对夺顶生起贪心，随即便以种种方式引诱他，最后又与他做下不净行，结果终使夺顶神变力完全失毁。

夺子在林中了知此种情况后，就又将夺顶带回森林，令其继续苦行精进，夺顶后再次获得四禅五通。

当时之夺子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当时之夺顶即为后来之那巴朗钦比丘。此比丘出家后，妻子又引诱他还俗，释迦牟尼佛则又将之带回比丘僧团，令其重新出家。那巴朗钦比丘最后终得阿罗汉果位。

无量劫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普救国王，拥有八万四千王妃，每位妃子都与天女一般美丽、善妙。众王妃待国王就如母亲般疼爱，对他又恭敬又喜欢。普救国王在能尽享各种世间妙欲时，就已凭修持获得从一禅至四禅之间的禅定，且一一修持圆满。

当他从第四禅中出定后，眼见众生因强烈贪



执世间五种妙欲，以致广造恶业后纷纷转入三恶趣；有人虽转生人、天二趣，但需感受寿命短暂等痛苦；其他众生寿命有长有短；种姓有高有低；有威严亦有不威严众生；财产有贫穷与富裕之分；聪慧程度有智愚之别；有随顺世间，亦有违逆世间众生……普救国王以禅定了知众生各种不同状态后便想到：众生实不应踏上不公平之世间道，我一定要将此等众生引入平等、清净之佛法圣道。

他边思虑边生出悲心，自此之后便常常前往大小城邑，以五神通力令众生断除十恶、行持十善，并将善根回向无上菩提，且使无量众生皆趋入不退转果位。

国王去世后转生梵天天界，当整个世间趋入灭劫中时，他又从梵天转生光明天界，并使彼处成千上万无数众生皆趋入不退转果位，且都获得无生无法之境界。他从梵天转生光明天界后，为度众生又再次返回梵天，并偶尔降临人间。若佛陀未出世，他即以所具五通救度众生；若世尊已出世并传法，他即于佛前承侍、供养，并以此善根了知如来入灭尽定或住静处等情况。

又久远之前，当寂住如来出世时，世尊寿量

长达七千万年。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一尊者，名为恭敬寂住，并获现见诸法寂止、大悲周遍集智[6]禅定。他以方便法不住寂灭，依胜观显示神变，幻化出一千尊身体，对散乱众生施以布施，令其守持清净戒律，皆得以蒙佛法阳光沐浴。无量无边众生在他教导下获法忍境界，尊者让他们修持大悲禅定、一切智智之法门，使众人趋入六波罗蜜多，并最终在各自刹土中示现成佛，又去度化无数众生。

佛陀后来说过：“是故我修禅定已圆满六波罗蜜多。”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喜世国王，在舍弃王位后前去森林中苦修禅定，对此他自己内心异常欢喜雀跃。喜世不久即了知以前入禅定之人均已获集智禅定，他就以世间饮食令坐禅者皆生欢喜心。

无量劫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仙人，名为无著吉祥，虽未曾生起过任何禅定功德，但已了知其为寂灭法。他以不畏世间心、不住寂灭心离世，于九十六劫中不入胎，专以幻化身存世。

[6] 集智：十智之一，证上下界集谛之智。

又无量劫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贤目，了知三界众生受自地障碍束缚，并深觉其可悲可叹。看到众生无论居于何处，都必受程度不同之损害且又无依无怙时，他就想：我不应安住于寂灭，若无相也即无动摇，我应给众人宣说以诸法无相之禅定而获大悲之法门。于是他在自己精通后又为别人宣说，使无量无边众生获无著智慧，从而趋入无余涅槃。

苦行得禅定　方便度众生

无量时日之前，赐慰如来出世并为众生宣讲佛法，令众生得以摆脱老、病、畏惧之苦。他对贪欲炽盛众生宣说不贪法；对嗔心强烈众生宣说无嗔法；对愚痴众生宣说智慧法；对贪执禅定、灭尽处、次第等持众生宣说无贪法，并及心解脱及极为解脱法等如是八种解脱法门。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摧敌国王，通令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之人，包括成千上万众生、大小六万国家民众全部前往如来前闻法。赐慰如来则为他们宣说八解脱法门，摧敌国王就以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之七宝供养如来，然后又与其余人众舍弃俗家、赶赴寂静处出家，结果六万国家民众全部现前八解脱境



界，国王反倒未现前此等境界。原来因他听闻八解脱法后，既不贪执世间，又不舍弃世间，他因对身陷生死轮回中之众生生出悲心，故而十八大劫安住轮回中，并为利益轮回漩涡中众生而精进努力。

佛陀后来自己说过：“目犍连，不住一切等持之诸菩萨，必能速得无上菩提果。”

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妙智国王，以不放逸行为治理国家。他拥有八万王妃，各个美艳无比、煞是好看，她们全都早起晚睡，不仅貌如天女，功德更等同于离贪者。妙智国王即于八万妃子中入等持，并以入定之心如理了知禅定类别、烦恼与功德之差别，且通达女人心态、烦恼、功德等内容。女人中智慧微少、烦恼粗重者，他为她们宣说调伏烦恼、生起智慧法门；女人烦恼微少、智慧增盛者，他为彼等宣说灭尽微细烦恼之断根法门；贪心大者面前，他为其宣说不净及无常法；嗔心炽盛者前，他则宣讲慈悲及无常法；愚痴者面前，他又宣讲缘起及无常法；分别念旺盛者前，他为其宣说呼吸正念及无常法门；执相者前则宣说无相、无常法；执著我与我所者，他以空性及无常法对之；面对贪执世间之人时，就以无愿及

无常法引导……如是面对众生种种烦恼，他皆能对症下药，诸如：被贪心驱使之女人，令其行禅定、修习梵住道，并因之而得以转生梵天天界；被嗔恨心驱使之女人，令其修四无量心及梵住道；执相女人令其修无相法及梵住道；贪执世间女人令其修无愿及梵住道……妙智即如是令八万女人皆远离欲界贪欲并进而转生梵天天界。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毁惑国王，以其福德力而致九十万女众相好端严，如是诸女众仅以眼目观望其他女人时，就能将对方烦恼及业果全部了知，同时亦将对方相续中不生烦恼或毁灭烦恼等情况也完全掌握。国王即如是凭其威力令九十万女人通达业及烦恼本性，并进而远离欲界贪欲及烦恼，且于死后均转生梵天天界。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善见国王时，虽享有长寿、富裕、安乐等世间荣华富贵，但却并不以之而生贪心，他又前往别处深入禅定，有关此等公案在律藏中有广说。

又释迦牟尼佛久远之前曾为森林中一苦行仙人，当时有五百强盗曾将一村落焚毁，并夺走许多饮食与财物。有一人前往该村落时，强盗立



即抓获他并欲以之供祀夜叉。即将被当作供祭品之人深感恐怖，他随即就开始向仙人祈祷。有天人当即就将情况汇报与仙人，他便亲临村庄要求强盗释放此人，还为他们宣讲佛法。结果因其讲法感召，五百强盗全部在他面前出家，并终得四禅五通。

释迦牟尼成佛后，有次有一驼背要被五百强盗杀掉供祭，危难之时，驼背开始祈祷佛陀，释迦牟尼佛立即以天人装束、形象来至祭祀之地。众强盗见到他后各个心生欢喜，他们皆认为自己已看到天尊，于是纷纷合掌端坐其前。佛陀化现之天尊便谆谆开示：“从今往后再勿以人为供品，应尽快听闻正法。”他随即便视众人根基、意乐而宣示相应法要，并终使驼背者获无来果位，五百强盗得预流果位。

释迦牟尼佛随后现出真身，众人见之信心更加增上，他们全在佛前出家并皆证阿罗汉果位。此时那驼背者遗憾说道：“若我非为残疾，我也可在释迦牟尼佛教法下出家求道，并为渡过轮回江河而精进修持，但奈何我却……”结果当他刚言及此，他那驼背身躯瞬间就已恢复常态，且圆满完好、端正庄严。他在生起难以抑止之欢喜心

后终于满愿出家，并终获阿罗汉果位。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一国王种姓之大菩萨，财富圆满、相好庄严、对一切学问皆精通无碍，人们都对他喜爱、恭敬。菩萨看到在家诸过失后，等父母一去世即将万贯家财对沙门、婆罗门、贫穷者行广大上供下施，然后便毅然出家，到一寂静地苦修禅定，并终以如理如法之行为而名扬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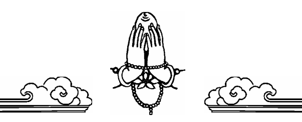
他父亲一亲友得知他境况后便对他说道：“在你青春年少之时，怎能舍弃富裕家庭前往寂静地过那穷困生活？你为何如此行事？还是呆在俗家居家过日为好！”

尊者便对他宣说困缚于家中犹如身陷囹圄般之过失，及森林中寂静清修之功德，此人听罢对他所言深信不疑。

又久远之前有一赞巴城，国王名为雪海天，太子名为海天，也即后来之释迦牟尼佛。海天太子对艺术、五明悉皆精通，经父王开许后就到森林中苦行坐禅，并最终生起四禅五通。

国王大臣有子五百名，对艺术等学问亦非常精通，他们不免内心日渐骄慢起来，众人自矜道：





"我等学问、相貌已无人能比。"五百人之上师却对他们说:"海天太子现住于森林中,若与其相较,你们所拥有之才华、相貌、能力、智慧千万分不及其一。"众人闻言各个急于见到太子本人,他们便与上师一道来至太子禅定之森林。见到太子后,仅其外相就已令人赞叹不已,大家皆认为太子肯定更具有其他功德。于是众人就在他面前出家,并于他教导下亦获四禅五通之境界。

待释迦牟尼成佛后,原先那五百人之上师即成为具天箭师,他于广严城中教授五百人射箭技艺,那五百人即为当时之五百大臣之子。具天箭师先赞叹释迦牟尼佛箭法高超,然后便率五百弟子同在佛前出家,并皆获阿罗汉果位。

久远之前,有五百商人曾路经一茂密森林,当时夜叉兴风作怪,竟刮起漫天狂风。正当众人无可奈何之时,释迦牟尼佛那时即示现为具有五神通之威力无穷仙人,将商人及其财富全部从森林中解救出来,并使其顺利返回原先居住之地。众商人皆大欢喜,于是纷纷到仙人前出家求法,并终获四禅五通。

释迦牟尼佛以前曾示现为众多仙人,救度无

数众生出离死亡恐怖,并令其皆获四禅五通。此种行迹数不胜数,这里仅能略叙而已。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山兔,当时久旱无雨、灾荒频出,在寂静地有一仙人此时便欲离开静处前往城市。山兔与此人历来关系友善,得知仙人心态后,它就到他面前广宣寂静地之功德及城市过患。山兔最终竟跳入火坑,以此恳请仙人勿离开静处。仙人急忙将山兔从火坑中救出,并感动不已地说道:"你既希望我能呆在寂静地,那在我有生之年,我发愿一定住于静处。"

待其发愿后,天降喜雨,草木复生。最终以仙人大上师山兔之恩德,仙人终获五通。(在《一切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食肉经》中也有类似记载,只是最后山兔为供养仙人牺牲了自己的身体。)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于莫特勒地转生为一大转轮王,一直以如理如法之方式主持国政。当其头发变白、年岁渐老时,他开始行持梵净行并最终出家,且为自己后代种姓开出家之先例,并要求后辈皆要随顺他出家抉择。

其后在莫特勒地方,有八万四千转轮王皆与

他同样行持梵净行并出家求法。其中最后一位转轮王名为辐轮，已获与帝释天平分秋色之地位。但他不贪享乐，又重返故土弘扬善法、行持仙人梵净行道。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婆罗门，名为炽燃。当其坐禅时，有众多飞禽于其发髻中做窝，但炽燃根本不为之所动，始终如如不动、端坐禅定。

因此我等当知：以上行迹皆在宣示世尊于不可思议劫中，曾行持不可思议等持、禅定。

以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广行禅定之种种公案。

九　智慧品

镜面国王具超人聪慧

久远之前，有一大国王统领赡部洲，名为普喜，他拥有五百王子。大王妃随后又生一子，此子遍体金色、发呈碧蓝、手掌生有千辐轮相、左

脚掌有宝马花纹、右脚掌有宝象花纹，因太子具有如是福德，故被命名为镜面。当普喜国王病危之时，诸大臣询问国王道："如此众多太子中，我等将为谁行加冕大典？"

国王就将继承王位者所应具备之条件一一道来："具备十相者方可继承我王位。何为十相？即：身为金色；头发碧蓝；双手生有千辐轮相、左脚掌有宝马花纹、右脚掌有宝象花纹；穿上国王衣服后正合身、坐上国王坐垫后颇具威德；深得小国民众恭敬、承侍；诸王妃、众眷属对其欢喜、赞赏；在天尊像前欲行顶礼之时，天尊像反对其顶礼恭敬；以其功德、福德力能令天降七宝雨以满众生所愿；为大王妃所生；了知外伏藏等六伏藏。如具备此等十相，则可为其行加冕大典。"国王言毕即离开人世。

诸大臣和众太子集中后，众人开始鉴别从大太子至最小太子之间到底谁能具足十相。结果除镜面太子十相皆具外，其余太子无一具足所提要求。众太子性格皆为粗暴、野蛮、鲁莽，唯有镜面太子性情调柔、寂静，特别是他非常擅长以智慧解开众人深深疑惑。普喜国王曾言能当上国王者必得了知六伏藏，而其余太子则对六伏藏全然



不知。镜面便为众人解释道："所谓外伏藏乃谓阶梯外面；内伏藏是指阶梯内部而言；内外伏藏则在阶梯下部；树顶伏藏即指中午时分、国王居所旁大树阴影所覆盖之地域；山顶伏藏即在国王沐浴水池中、一大石板下方；河边伏藏即位于家中排污管道出水孔处。"大臣们按其所言一一观察、验证，结果果然分毫不差。

众人便为其举行加冕大典，十五日这天，当太阳照耀大地之时，一由旬半大小之千辐金轮恰于东方开始出现。镜面国王立即发愿道："如我能成为具福德之国王，则愿金辐轮现在我眼前。"刚刚言毕，金辐轮即从虚空来至国王面前。此金辐轮上拥有七宝：大象宝乃来自寻香山，背脊为如意宝所严饰，国王骑上它，半天功夫即走遍四大洲，若此大象宝步行行进，则其足踏之地皆变为金沙；绀马宝则呈现蓝色，马鬃、马尾又俱为红色，它本身就能降下七宝，国王骑上它，一顿饭功夫即可绕转整个四大部洲，且不会感到丝毫疲倦；如意宝则无论白昼、黑夜都散发光明，光芒遍达一百二十那由他距离，在此范围内，它可降下七宝雨以满众生所愿；玉女宝性格善良，美丽非常，能满国王所欲；施主宝则任何时候都可



赐予众人所需，且享用不尽；大臣宝只需看上一眼即能将国王所需四种军队备齐，且令其具无比威力。

具足如是七宝后，镜面国王居安思危想到：此乃我前世福德所感，如今我更要好好继承王位、主持国政。想到这，他就穿上香水薰制过之崭新衣物，手捧香炉、膝盖着地，面向东南西北方恭敬顶礼，且祈愿道："四方圣者，请接受我祈请并降临此处。"

如此祈祷后，四方缘觉每方两万、共八万名一时齐来王宫，国王与大臣即用四种资具供养、承侍，国王还下令让所有小国之人亦供养缘觉。以此供养善根，众人死后皆转生善趣天界。

镜面国王智慧超众，他曾成功解决过持棒婆罗门诸多疑惑。持棒为当地一贫穷婆罗门，某次曾向其他施主暂借过一头牦牛，役使完毕就欲将之再送还施主。当时施主正在用餐，持棒便将牛直接放于院中，结果牦牛最后却溜出家门逃跑而去。施主食毕，再找牦牛已是难觅踪影，于是他就找到持棒责难道："我家牦牛现在何处？"持棒据理力争："早已将牛送还与你。"施主自然不答应，理所当然一直追逼持棒不放，让他交出所



借牦牛。持棒只得坚持说道："牦牛并非我有意走失，我确已将其还给你。"

争执不下之时，二人便协商说此事必得到具智镜面国王那里寻求解决良策。

此时有一人正追赶一匹逃跑牝马，持棒正巧撞见。那人大叫道："千万勿放走它。"持棒慌乱之中拾起石块就向牝马腿部砸去，结果因用力过猛竟将它砸死。那人怒斥他说："你已将此马砸死，为解决此事，我们需前去国王那里裁决。"

被施主及马匹主人押送前往王宫途中，持棒准备逃脱。在他从墙头往下跳时，结果墙下一正在织布之人竟不幸被他压死。织布者妻子扭住他哭诉说："我们去国王那里说个清楚。"

数人继续前行，路上又遇一条河横在面前。看到一樵夫嘴含一把斧头正在过河，持棒便问他："请问此河水有多深？"那人刚张嘴说"极深"，斧头便掉落水中。樵夫不满说道："是你发问才令我将口中斧头掉进河中，为解决争端，我们只得有劳国王。"

一路走来，持棒已是疲累不堪，他就走进一家酒店沽酒。卖酒妇人用衣物包裹住一小孩置于店中，结果持棒不注意，一下坐上去又将小孩压



死。妇人当然不会放过持棒，她抓住持棒说道："你杀死我孩子，我们一定要到国王那里将此事解决。"

一队人继续前行，途经一夏郭达嘎树时遇见一只乌鸦，它看到持棒后便说："你欲往何方？"持棒无奈答道："我哪也不想去，只是他们一定要扭送我去见国王。"乌鸦一听马上说："你既欲前往国王那里，那就务必替我捎个口信，告诉国王此地有一夏郭达嘎树，树上有我这只乌鸦。我在此树上鸣叫时，声音呕哑啁哳难为听；一转移至别树，鸣音立即变得悦耳动听。这到底是何原因？请替我向国王打探打探。"

随后众人在一干枯之树上又遇到一乌鸦，乌鸦见到持棒后便问他欲前往何方，持棒就将上文回答内容再复述一遍。乌鸦听后说道："我有一口信烦劳你带与国王。别处有蓊蓊郁郁大树，怎奈我偏偏不欲呆在其处；在此枯树上生活倒令我心花怒放，请替我向国王询问到底为何？"

持棒后来在碰到一野兽时，野兽也烦他给国王捎口信说："除此处绿草如茵之草地外，别处我皆不欲去，只喜恒时居于这里，请替我向国王打探一下此中原因。"



碰到羊角鸟时又听它说道："在此地我能发出我们羊角鸟应发出之鸣音，在别处我则能发出别种禽鸟鸣叫，请替我询问一下国王个中究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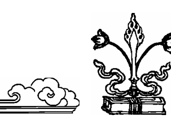
而蛇因与吐宝鼠不和就请持棒给国王捎口信说："我俩每日碰面时都对对方恨之入骨，各自满心不悦、争执不休，请代问国王这到底是何原因造成。"

接下来碰到的一毒蛇也要持棒捎口信道："我在每次出洞时均心生欢喜，且出行极易；而每回要返洞时，内心就非常不悦，也很难进去，这到底为何？"

一刚成家之媳妇则要持棒向国王探问："我在父母家中时想自己丈夫，在丈夫家中时又想念父母家，请国王替我决断此中原因。"

几位欲讨还公道者终将持棒押至国王面前，他们于镜面国王脚下顶礼后就端坐近旁。国王问诸人："你们因何事到我这里？"众人便将各自与持棒之纠葛一一向国王倾诉。

待施主首先禀明情况后，国王问持棒："你有无向其暂借牦牛？若确实借过，那借过之后送还与否？"持棒对此回答说："我将牦牛置于他能看到之地域内即转身离开，不过确未曾向他讲




明。"国王听罢就裁决道："他实已归还牦牛，只是未说明而已。为示惩戒，应割下他舌头；而施主分明已看见牦牛，但却未将其拴住，为示公平，应挖去他眼珠。"施主闻言不禁说道："持棒已抢去我一头牦牛，若我眼睛再被挖去实在太不合理、不划算。干脆就此撒手，让他讨个便宜，活命去吧。"

所养牝马被持棒砸死之人又接着对国王说："大国王，他用石块将我一匹牝马打死。"国王便问持棒他打死马之详细经过，持棒说："我正巧堵在路上，他叫嚷千万勿放过此马，我只好用石头向马砸去，谁知却将之杀死。"国王听罢就裁决道："因马主人口喊千万勿放过此马，故而应将他舌头割下；而持棒除了捡起石块外更不知采用别种方式，以致用石块砸死牝马，故而应将他手砍断。"马主人闻言不禁说道："我那牝马已被砸死，若我舌头再被割掉就太不合算。不如就此撒手，让他活命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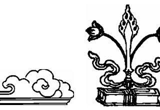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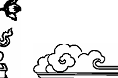
樵夫继续对国王说："就因他问我水深不深，结果让我丢掉一把斧头。"国王便问持棒具体经过，待持棒叙述完毕，国王裁决道："不论携带任何东西，放于肩上方为合理合度。你既口



含斧子，却还要张嘴讲话，实在应该拔去门牙两颗；而持棒明明看见河水深度，却还要明知故问，故而理应将舌头割去。”樵夫闻言不禁说道：“我已将斧头丢失，若再被拔去牙齿实在太不合算。也罢，就让他活命去吧。”

卖酒女人向国王指斥持棒说：“这人杀死我孩子。”国王便问持棒具体经过，持棒说：“我当时太过劳累，根本不知垫下还有小孩，故而不经观察就将孩子压死。”国王听罢就裁决道：“你这卖酒女人怎能把孩子用衣物包裹置于店中？这岂不大错特错！而持棒不加观察就随意乱坐，这又是他错。兹判罚持棒从今往后当这卖酒女人丈夫，二人再共同生育一小孩。”女人闻已不禁说道：“我孩子已被他压死，再与他结为夫妻实不应理。不如就此撒手，让他活命去吧。”

丈夫被持棒压死之女人对国王说：“我丈夫正织布时被他压死。”国王便问持棒是否有此事，持棒说：“当时我被众人追赶，实在慌不择路，跳下时根本未注意织布机后面有人，所以才将那人压死。”国王听罢就裁决道：“持棒，你从今往后做这女人丈夫。”寡妇闻言不禁说道：“丈夫已被他压死，我再与他共同生活太不应理。看来只

能就此撒手，让他活命去吧。”

镜面国王即以此种方式平息诸人争论，将持棒从一切困缚中解脱出来。

当时有两女人曾为争夺一小孩而来到镜面国王前要求裁断，两人均说此小孩为自己亲生骨肉。国王通过观察后便决断说：“你二人可拼命拉扯小孩，以能将小孩拽到自己这边者为孩子亲生母亲。”此时非为小孩真正母亲之女人，因无发自内心之悲心就开始用力将孩子拉向自己；真正母亲则心疼儿子，怕伤害他而始终不欲用力撕扯。国王即以此种方式将小孩判给其生母。

又两人曾为一些布匹而争执得不可开交，等他们来到国王面前时，国王还是令二人互相争抢布匹。此布真正主人自然不舍得将布白白毁坏，于是便不欲与对手争抢，国王就以此种方式发现布匹所属主人。

此次又以智慧一一解决完持棒与诸人争执后，国王还听持棒说路上尚有众多人与动物都有需国王解答之疑惑，国王便让持棒一一诉说。待他叙述完毒蛇所捎口信后，国王让他回复毒蛇道：“你居于洞中时不生嗔恨亦不饮食，故而心生安乐；至洞外吃过太多食物，又对飞禽等动物



生起嗔恨心，因此身躯才会变得粗大，返回洞中时当然内心烦恼。希望你今后在外面饮食要适度，更勿对其它众生生起嗔恨心，如此行事才会保证日后远离痛苦、感受快乐。”

听完持棒所叙新嫁娘之困惑，国王令持棒对她捎口信道：“因你父母家有你新朋友，所以你在夫家时想回娘家，以慰思念新友之苦；真回到娘家时又对朋友生起厌烦心，故而又欲回到丈夫家。希望你能舍弃两地中之一处地方，只在一地认真生活，如此即不会再受损害与痛苦。”

国王又让持棒对乌鸦回复说：“你声音好听是因树下有黄金，声音不动听则因树下无黄金。”

对乌鸦之回复则为：“你所在城边（藏文原意不明，请三思）有一枯树，树下埋有宝藏，若将之送与别人则会得到安乐。”

国王让持棒转送与野兽之口信为：“你所喜欢之绿油油草地上，从树上能滴落蜂蜜，所沾染之草地皆因此而充满甜蜜气息。但等你日后再欲享受时，这些蜜蜂未必还会存在于世。所以希望你勿要贪执美味，否则定会遭受非理痛苦。”

国王对羊角鸟之疑惑解答道：“你能发羊角鸟音声之地无宝藏，能出其它鸟类鸣音之处则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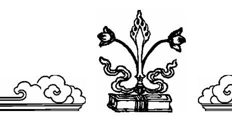
宝藏。你应把宝藏送与他人，否则感受不合理痛苦太不应理。你最好能离开那里，前往别处生存。”

对蛇与吐宝鼠则决疑说：“你们转生为人时曾为两兄弟，一人言应均分家财，另一人以吝啬心作祟而不愿均分。非常贪执之人现在转生为蛇，贪恋财物者则成吐宝鼠。所以你们俩每当拥有财富时，最好能将之供养沙门、婆罗门，如是才能令二位心得安乐。”

国王最后又对持棒叮咛道：“你自己犯下太多过错，但我愿将你释放。若你想摆脱贫穷痛苦，将树下金银珍宝取走即可。”

持棒返回途中，将国王回话依次传与相关众生，他们各个听闻受持。蛇与吐宝鼠及乌鸦向他指示宝藏，他在树下发现后便将珍宝取出带走，并因此而得以组建幸福家庭。自此之后，持棒婆罗门永离贫困，一生尽享富裕幸福生活。

对国王如此做法与答语，众多大臣都赞叹他无与伦比之智慧与无碍辩才。国王于真实四门又建造布施之屋以广作布施，十二年中在饥寒众生前行广大饮食布施。释迦牟尼佛如是转生为镜面国王时，即以其智慧、布施饶益无边无际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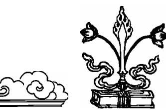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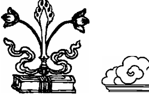


大药妙智解疑难

久远之前，胜身之地有一国王名为能生，在其治下，百姓财富圆满，安享快乐。国王美丽王妃怀孕后，因每日饮食丰富，待其产下一子后，众人便名之曰饮食。饮食后来学习文字等学问，并全部圆满、究竟。他本人又勇敢无畏，做起事来无所顾忌，因而在其勇敢性格中又多少略带粗蛮之习。王妃对此子非常满意，故而依恃其子，自己竟愈发骄横起来。她最后连国王都敢违抗，经常不听从国王吩咐。大臣们则商议说国王应再娶一王妃，于是他们便到利红国王那里向其讨要女儿，准备娶来做新王妃。

利红国王则对他们要求说："若我女儿将来生下太子，必须让此子当上国王。只有答应这项条件，我才肯将女儿嫁与你们国王。"大臣们不加详细讨论就答应下来。待能生娶来利红国王女儿后，此女对国王非常喜欢，她常提醒国王道："若我生下太子，你一定要立他为王。"

国王闻言心下暗想：我已有太子饮食，可爱、相貌庄严、为人勇武。有他当太子，又怎能让其他王子继承王位！国王不免犹豫踌躇起来，他并

未当下答应新王妃要求。大臣们怂恿说："我们已在利红国王面前许下诺言，更何况新王妃能否生下太子还难以预料，国王不如先答应她为好。"

能生听从诸臣子建议，就在王妃面前承诺可将她所生王子立为太子。结果利红国王女儿不久即怀孕，九月过后就生下一相貌端严太子，众人为其起名为喜爱国政。利红国王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传语道："如果能生不立我外孙为太子，不让其继承王位，我即刻便挥军直捣贵国，与你们一决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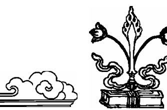
大臣们赶紧要求国王认定喜爱国政为王位继承人，并不断造声势言欲立利红国王外孙为太子，且要杀死饮食。能生阻止他们说："不合正法之语请勿再言！我历来只听闻过儿子弑父事件，从未想过父亲会杀死儿子，这绝不可能。"大臣们又接着提建议："你若不愿杀死饮食，那就干脆将他手脚砍断。"国王驳斥说："砍断手脚与杀死又有何区别？"此时有大臣则提议道："国王如不愿如此行事，不如干脆将饮食驱逐出境。"国王还是不同意："他又没犯罪，为何要被赶走？"大臣们胡乱"授记"说："不久之将来，他就会违法。不管怎样，国王都应把王位赐予喜

爱国政。”

后在一吉祥之日，能生国王终将王位赐予利红国王外孙。饮食童子听到消息后，心下明白父王已将自己舍弃，还要呆在这里，生命难免会有不虞之危。他连忙将事情近况告知自己母亲，并言自己欲往阿蓝国王治下国家，希望母亲能够开许。母亲抱住儿子脖颈痛苦说道：“你一直在王宫安享快乐生活，现在却要跋山涉水、越过森林荒原到处漂泊，你如何能承受此种生活折磨？”

饮食答话道：“世上有谁能永享快乐？又有谁会永远受苦？未曾感受过痛苦之人有多少？得到快乐后就一直享受下去的又有几人？”饮食将这方面道理向母亲诉说一番，在对她做过种种安慰后即孤身一人前往阿蓝之地。

阿蓝国王手下一重要办事人员当时刚好在外面看到饮食，他深感此人相貌庄严、身板结实、上身宽大、极具大士相，他不禁纳闷：此人到底是谁？在向饮食询问后，饮食便将自己遭遇讲与他听。这人立即把饮食带至阿蓝国王处，并将情况汇报与国王。国王仔细看过饮食后心生欢喜，与他进行了长时交谈，并最终将女儿及领地交给饮食。




饮食与国王女儿在一起尽享快乐生活，后来二人生下一具相之子：上身如狮相。众人据其父名而称之为多饮食。

多饮食长大后学习文字，当其时，其父饮食已过世。阿蓝国王女儿内心非常痛苦，阿蓝国王则想：众女人大多都会贪执其他男子，还是将此寡妇交与其他人为好。想到这，国王便将女儿及多饮食一并交与手下一大臣，女儿自此之后又与这位大臣共享美好生活。

一次，大臣家门口有只鸡突然啼鸣，刚好一婆罗门看相者路经此处。婆罗门听到鸡鸣后便说：“不论何人，吃过此鸡肉后必当国王。”大臣听到他所说话语后就问明婆罗门原委，然后立即将鸡杀死并交给妻子说：“你快将鸡肉煮好，我去国王那里办完事后就回来。”

在他去王宫办事之时，多饮食正巧因饥饿而从学校赶回家觅食。当时母亲并不在家，他在自己找食物时恰好发现罐中所煮鸡肉。鸡肉汤正在沸煮，鸡头冲上，多饮食看到后便自行将鸡头割下食用。母亲回来后不见鸡头便向多饮食询问，多饮食承认是自己所食。母亲又为他找出些吃食，然后又让他返校读书。

大臣办公回来后也发现鸡头“失踪”，他向妻子询问原因，妻子回答说是孩子吃下。大臣吃完剩余鸡肉后心中思量：要当国王是要吃掉全部鸡肉，还是部分鸡肉？他于是又找到婆罗门打探，婆罗门说道：“谁吃鸡头谁就能当国王，若吃下食鸡头之人的头颅也可成王。”大臣听后暗下主张：我应把多饮食杀死并吃掉他头颅，但此事若想瞒过他母亲恐难成办。

为试探妻子心态，他便以温和语气说道：“贤妻，你以为丈夫当国王好，还是儿子当国王好？”女人此时从侧面已了知丈夫心意，她心中暗想：我若说儿子当国王好，他肯定会攻击我，想来我应以方便法应对。于是她就对大臣说：“丈夫能当上国王实为最善妙之事。”明白丈夫会因儿子吃掉鸡头而将其杀害后，她就悄悄对多饮食说：“孩子，你因吃鸡头已惹下大祸，现在情况非常糟糕，一切已无法逆转，你尽快逃往别处，最好到你祖父那里暂避一时。”

多饮食遵从母命开始向胜身国进发，赶到那里后已是又累又饥，他便在某园林中一树下，以衣为垫沉沉睡去。此时喜爱国政国王恰好因病离世，国王传承自此不幸中断。在未找到合适、正



宗继承人之前，众大臣一直未将国王尸体运出王宫，他们协商说应立福报大者为王。

等他们看到安睡于树下之多饮食后，立即认定此相好庄严之孩童必能不负众望：因他上身竟与狮子相无有二致；且日正中午时，日影并未转移。看到如此景象后，众人对国王人选已心知肚明。他们急忙将他唤醒，谁料多饮食起来后竟不满问道：“唤我醒来有何贵干？”大臣们回答说：“是为推举你当国王。”小小孩童却责问道：“若是国王，你们能如此将其摇醒？”“若不能这样行事，我们又该如何是好？”诸大臣不解问道。多饮食从容不迫回答说：“应以妙音轻歌及击钹之声唤国王离于睡眠。”

众人闻言皆暗自赞叹此童子天赋高贵种姓，大家不免好奇问道：“你乃谁之儿子？”多饮食就以狮子般神态诉说起自己种姓：“胜身国中能生国王有一子名为饮食，饮食又育一子名为多饮食，我即是那多饮食。”大臣们听罢会心而笑，他们欣慰说道：“我们已找到属于自己国家、国王嫡亲血脉之真正童子。”

消息传开，有成千上万人都赶来争相围观，众人载歌载舞、弹拨乐器、诵念吉祥颂词，在一






片欢声笑语中将多饮食迎请入城，并为他行加冕仪式。因他将面临种姓断绝之王脉再度延续，故而众人便将能生国王名字赋予他，再不叫他多饮食，而是自此之后唤作能生国王。

但当能生王欲执掌国政大权时，大臣们却以他年龄小为由处处轻毁，使他根本不能握有实权。当能生前往众多大小城市及村落视察时，他问众人："此乃谁治下地盘？"结果民众皆答言此地属国王手下六大臣所有，竟连国王名号都不曾提起。能生不觉悲哀想到：我现在怕只有拥有吃饭穿衣权利，舍此再无国王权利可言。心中痛苦不堪之时，能生不免思虑未来道路将如何走下去。

正前思后想之际，有一天尊语于能生道："国王不必痛苦，你国中有一山村名为岗波，村中有一具名望者亦名岗波。国王可将岗波所居之地赐予他，以此换来他日后所生名为大药之童子，此子对你执掌国政有大利益。若你能立其为大臣，他定会辅佐你君临天下。"

得到天尊授意后，能生立即派人前往岗波打探消息，特别是要观察岗波之妻有无孩子。所派之人找到岗波后，发现他妻子正有孕在身，于是



就火速赶回将情况汇报与国王。能生马上给岗波修书一封，以温和言词说道："我可将你所居之地赐予你，待你妻子所怀之子出生后，望你能多加关爱、善为保护，并将之顺利抚育成人。"

九月怀胎过后，一庄严孩童顺利诞生。行贺诞仪式时，众人为孩子姓名而颇费周章。孩子母亲此刻说道："我一直疾病缠身，遍访名医也无济于事，结果在此子入胎后，我所有病患一扫而光。据此看来，还是叫他大药合适。"从此之后，众人也就称其为大药，母亲还特意为此作一偈颂道："一切妙药中，吾子乃大药，药中最殊胜，故名为大药。"

有次大药被父亲扛在肩上前往一水池沐浴，途中发现半条鱼尸横躺路面。岗波以为碰到珍宝，便欲用脚趾将其勾起。大药却说道："路边已死睁眼鱼，父认其为珍宝遗，请父观察此非宝，脚踩鱼尸渐变红。多闻天子岂随意，乱扔财富任君捡。"

到达水池后，岗波将大药及衣物均置于水池边，自己入池洗浴。此时池中莲花上落下一水鸟，岗波正欲抓时，它却机敏飞走。面对此情此景，大药又说出一首偈颂。接下来父亲又将儿子扛在



肩上，父子俩又前往恒河中沐浴。正巧一青铜盘顺水流来，盘上立有一天鹅。面对如此景观，大药再作偈颂一首。随后一瓶子又顺恒河水流经父子沐浴之处，瓶上栖息一只水鸥，大药看到后又作一偈颂。父子继续在恒河中沐浴，此时一头公绵羊又被冲来，羊上尚有一白鸟。此种景观再次触动大药，不大功夫一偈颂便从他嘴里脱口而出。

大药平日在与诸童子玩耍时，众人聚集起来后素喜将他假立为国王，他自己也顺势开始分封大臣，大家惯常以此玩天真游戏。这日正当诸人又在如法炮制时，正巧一老年婆罗门携带自己年轻貌美之妻亦上路前往别处。当老婆罗门到远处方便时，一狡诈男子立即趁机到那年青女人面前说道：“这位美女，请问你父亲刚才是去哪里？”

女人有些羞愧，又带着一些愤怒说：“你在胡说什么？”狡诈男子趁势又问道：“难道刚才那人不是你父亲是你祖父？”女人更加不好意思，同时也更不满地反问他：“你在说什么？”狡诈男子愈发肆无忌惮，他竟张口乱问道：“你曾祖父刚才是去哪里？”

女人这才不得不正面作答：“他既非我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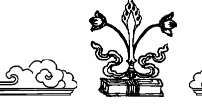
亲，亦非我祖父，更非我曾祖父！他乃我丈夫！”

狡诈男人故意面带讥笑说道：“你真乃愚笨之徒。你在朋友或任何具惭愧心者面前言那老头为你丈夫，难道你竟不因此而害羞？如此辽阔大地之上，与你自己长相匹配之英俊男子，你是否从未目睹过？如此妍丽美人嫁与那糟老头岂不太过可惜！不如我当你丈夫，你看如何？你跟随我，我们共同远走高飞，再勿于此处为你那老朽婆罗门丈夫互相争论。若有人问，你就对别人言我为你丈夫。”

女人被狡诈者说动，于是就抛下丈夫与他一起远走。老婆罗门方便归来已不见妻子踪影，他爬到山顶一望，却见妻子正与一陌生男子相偕而行。他急忙从后追赶，并最终赶上他俩。他一把抓住妻子一只手，狡诈者见状忙拽住另一只，两人都宣称女人是自己妻子。最终因狡诈者年轻力大，终于将女人抢到手。老婆罗门只得在寂静无人之地高声叫喊：“有人抢我妻子，快来人帮帮我。”

孩子们正在静处玩耍之时，忽隐约听见有人大喊言自己妻子被人掳掠而去。诸童子便对大药说：“大药，你既为大国王，现有一老婆罗门在





那边说自己妻子已被人抢跑，作为国王，你为何听之任之？”大药立即下令道：“你们所有人众马上集合，务必将那强盗抓至我处。”结果因众童子人多势众，他们将三人统统押解过来。

大药正色问道：“你们到底有何纠葛？”老婆罗门首先诉苦说：“我人老力衰，这狡诈之人就凭其大力欺侮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我妻子夺去。”狡诈者反咬一口道：“这人分明在说大妄语，此女人实乃我妻。”僵持不下之时，大药又问女人究竟，女人指着狡诈者说道：“此人为我丈夫。”

大药此刻已大略看出事态端倪，他深知老婆罗门之失望情绪，为稳妥处理，他又问狡诈者：“你与此女人早上从何处出发？”狡诈者扯谎道：“我们今晨从岳父家中而来。”大药紧追不舍：“你们都吃下过何种食物？”狡诈者只得胡编说：“我们食用过肉、油饼，还有酒。”大药立即命令道：“你马上设法呕吐，我要亲自验看所吐之物。”狡诈者无奈之中只得以手抠喉咙，结果所吐之物与所言根本不相吻合。

大药又转向老婆罗门：“你们今早离于何处？”老婆罗门亦回答：“我们今晨从岳父家中



而来。”大药接着问：“都食用过什么？”老婆罗门回答说：“萝卜、青稞汤等食物。”大药要求他设法呕吐，结果老婆罗门所吐之物与其所言完全吻合。大药再令女人也设法吐出所食之物，待女人吐出后一看，果与老婆罗门所言相合。大药至此彻底了知此美女实被狡诈者引诱，她本为老婆罗门妻子。

大药一声令下，众孩童立即棍棒、拳脚相加，将狡诈者一通痛揍，并将他埋进地里，只留脖子及头颅在外。大药又用孔雀胆在其前额上写道：“任何敢对女人行强盗行者，大药定严惩不贷。同理，偷窃小孩、牦牛、氆氇、线等人财物者，一律棍棒、拳脚伺候，且脖子以下全部入土为安。”

不长时日内，大药率众童子即将五百名造作以上罪行者抓获，全部都予以额上用孔雀胆书写罪名及姓名之处罚。

能生国王此时已日渐明白国家被六大臣统治之事实，他不由想起天尊授记，故而一日忽心生一念：那名为大药者如今正干何事？我应前往探察一番。于是他对大臣说自己要去打猎，然后就率领众多眷属前往大药所居之地。刚到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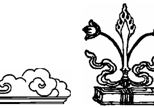


就见五百人已被埋在土中，望见国王驾临，这些露于地上之脑袋各个拼命呼救。国王听到救命声后，急忙近前仔细打探，这才发现人人前额都用孔雀胆写有文字。读过之后，能生方才了然于心。

大药等众孩童看见国王后非常恐惧，不大功夫即四散逃跑。国王眼见他们东奔西跑，心知此举定为他们所为。他觉得诸童子所作所为无有过失，伸张正义、惩处恶人可谓大快人心，国王不禁心生欢喜。他随后又将五百人挖出且释放。此时岗波也已听闻国王来至此处，他与众人就以瓶装满净水，又持宝伞、飞幡等物前去迎接。能生见到岗波后便令他将小孩带来，岗波回答说："孩子尚小，他不敢到国王面前。"国王于是再三要求、劝慰，岗波最终还是将大药带至国王面前。

国王仔细打量起大药，只见他相好庄严、一脸勇猛之气，只是身体还似小孩一样未发育成熟。国王将大药交还与岗波后，嘱其务必以种种方法善加保护。

后来国王又想到：不知这个大药到底有无智慧，我还需再三观察。国王随即又派人到岗波家中，令其用沙漠之沙砾做成百尺长绳。岗波闻言




又恐惧又痛苦，他心想：我从小到大何曾听说过有所谓"沙绳"，更不用说亲手制作，这可能是国王要严厉惩罚我。

大药看父亲闷闷不乐就问他忧愁原因，父亲向他讲明原委后又说："看来国王是欲用此种方法处罚我们。"大药却胸有成竹对父亲说："我来对付送信者，我自有应对良策。"

见到送信者后大药说："烦你传语国王，言我等地处穷乡僻壤，见识粗陋，可谓孤陋寡闻。若国王能打制'沙漠绳'，则请国王送一尺来以为样品，我即可据此做出成百上千尺。"

送信人回去将大药答话禀告国王，国王闻言暗想：天尊嘱咐我日后需依赖此小孩，看来这童子对我确有大利益。为更进一步试探他，能生又派人找到岗波说："请为我做米饭。此米饭所用米不得捶打后去壳；米不得开裂及受损；熬制时不得在屋里，亦不得在室外；不得用火熬制，亦不得不用火；做好后运送时，既不得上路又不得不上路；运送时不得与阳光接触，亦不得与阴影接触；运送之人不得为男人，亦不得为女人；运送时不得脚触地面，亦不得不触地面，需以以上方式做好送来。"



岗波听罢自是痛苦不堪，而大药则再次安慰父亲道："无需不悦，我自有办法。"言罢，他即令人把大米晒干，然后集中起男女老幼，一人一把米用手挤搓；再将捻过之米装入瓶中、放于门槛上，一边用火烤，另一边则靠日光曝晒。如此一来，算是达到"不得用火熬制，亦不得不用火"之要求；至于要求运送时既不得上路、又不得不上路，他则令人行走时一足踏在道上，一足踏在道外；面对国王所谓"不得与阳光接触，亦不得与阴影接触"之要求，大药则在一木棒上吊一瓶子，瓶口以极薄透明布匹封好，再将米饭装入这种瓶中即可满足国王要求；还有"不得脚触地面，亦不得不触地面"之要求，大药则令运送者一只脚穿鞋，一只脚赤脚；至若"运送之人不得为男人，亦不得为女人"之条件，大药则以石女充当运送者。

国王得知具体情况后不由赞叹道："大药确实具有一定智慧，他对这些事理可谓异常精通。"

国王不久又要求大药寄来一花园，此花园中还得有草木水池。大药闻言回复国王说："我们山岩之地实属边远偏僻，何曾见过善妙、名贵花园。国王不如把王宫附近一花园先寄至我处以为

样板，待我父亲反复揣摩、研究过后，再将花园给国王寄去。"能生得到答复后感觉大药的确拥有超凡智慧，但他还欲对其智能再作详细观察。

国王于是再派人传语道："从山岩之地找株一年生树木，必须完备叶、花、果，找到后速将之寄来。"大药此次则找到一埃日那扎树寄与国王，将树种下后，它果于一年内发芽、开花、结果。国王目睹之后深觉稀有，他问传信者此办法为大药还是岗波所想出。传信者据实答来："是大药所想对策。"国王只得叹声"善哉"，便一言不发、无话可说。

为再度验证大药智慧，国王又派人吆喝五百头公牛前往山岩之地，找到岗波后即要求他必得以草饲养，还需从公牛身上挤出牛奶，再做成酸奶，提炼出酥油、奶渣，然后将之一并带往王宫。岗波面对如此刁难自是无可奈何，大药则安慰父亲："无需痛苦，我自有应对良策，既可令国王欢喜，又能使你免遭处罚。"大药随即就派遣一对父子往王宫进发，在离王宫不远处之地方，按大药吩咐，父亲将一木盆扣于自己腹部并用布包裹，然后便躺在地上左右翻滚。儿子则依大药所授计策，一边眼望四方，一边不断抛撒香、花供

品，且振振有词道：“祈祷各方护法天尊，保佑我父亲顺利产下吉祥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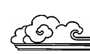
当二人依大药嘱咐如是行事时，国王已得到消息并派人前往打探。打探者一到现场就见父亲倒地翻滚、痛苦不堪，而儿子则在一旁祈祷天尊保佑其父顺利生产。来人问儿子：“你们因何折腾？”儿子认真答言：“我欲帮父亲生下孩子。”那人回去就将情况汇报与国王，国王不禁失声笑道：“男人生子对我而言真可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此时儿子也与打探者同至王宫，听到国王如此言语，他立即乘势问道：“大国王所说当真？”国王不屑答言：“那是自然。”小孩马上抓住话柄：“既如此，你又何曾见过布纳嘎匝山岩地方五百头公牛能产奶之景观？为何还要下令将它们所产之奶制成酥油、奶渣带过来？不知国王何时何地亲闻、亲睹过公牛产子之盛况？”

国王只得自找台阶说：“此话是岗波教你，还是大药对你面授机宜？”得到小孩“是大药传授”之答复后，国王与众大臣皆感稀有。

不过因能生做事历来谨慎，他还是再派一人前往岗波处考察、核实。此次他命人牵去一头骡子，并要求岗波不得将其捆绑，一定要好生喂养，

还得放养在不带顶篷之处。岗波已是几次三番接受此等在凡人眼中似乎无法完成之命令，此次他又愁眉苦脸想到：国王几乎天天都要麻烦我做这些难以做到之事，令我身心痛苦不堪，教我如何承受？大药则又一次替父亲想出妙招，他白天放牧骡子于山上，夜晚则派二十五人在无顶篷之处轮流看管：每组五人，共分五组；一人看护一肢，剩余一人骑于骡背。国王派人探察父子如何喂骡，来人就将所见所闻汇报与国王，能生不由说道：“他们如此看护，恐怕骡子插翅难逃，我们应设法引诱其中看骡之人。这骑骡者看来较易受到诱惑，可趁其他人瞌睡时方便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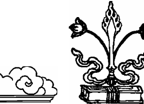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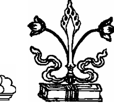
后来国王所派之人想尽种种办法引诱骑骡者，总算将骡子弄出院中。天亮时，众人告诉岗波骡子已丢失不见，岗波大惊失色，心想这次恐难保性命矣。正当他边想边哭之时，大药安慰他说：“此前众多难关我们都已凭方便法顺利渡过，此次同样天无绝人之路。”灵机一动，大药计上心来：“只要你能按我要求行事，绝对可保万无一失。”“你有何解围之策？”岗波瞪大眼睛。大药不紧不慢从容道来：“不过父亲或许会遭受些微损失、痛苦，但只需损失少许即可。”



“只要能活命，受点损失又有何妨？”岗波信誓旦旦。大药于是便将父亲头发剪成七块层次不均、深浅不一之团块，又用丹黄、靛树及墨等染料在头上画出各种花纹，然后骑于驴上向城中王宫进发。

大药牵驴与父亲同往王宫之消息迅速传开，当他们抵达城中时，国王与大臣听到传言后均大惑不解，众人议论纷纷：“都说大药智慧过人、心地善良、名声远播，此次他却为何对父亲做下这等伤天害理之事？”大家因感稀有就相继前往围观。诸大臣目睹后不解问国王：“大国王，据说大药拥有非凡智慧，人人赞不绝口，但他为何却做出此等不合情理之事？”国王便唤来大药问道：“你为何要损害自己父亲？”

大药抓住机会辩解说：“大国王，我哪里是损害父亲，分明是在对他行供养。尽管我知道自己已在各方面远超父亲，但我还是对他供养不辍。”国王闻言就问大药：“你评议一下是你出色还是你父出色。”大药坚定说道：“当然我更善妙，父亲原本就十分低劣。”国王反驳说：“在此世间，从未听说过儿子胜过父亲之事，历来都是父亲超胜儿子、母亲抚养儿子，故而我始终认定


对所有众生而言，父亲最为第一，儿子永远不如其父。”大药假意问国王：“事情是否如国王所言？国王理应三思而后决断。”能生与众大臣不假思索回答说：“事情原本就如此：父亲最好，儿不能胜。”

大药这时便在国王脚下顶礼道：“若你所言不虚，则国王交与我们父子放养之骡丢失不见后，我父亲赴王宫给国王赔一头毛驴也即为合情合理，因驴乃骡之父。”

国王与诸大臣听罢大药所言方便语深感震惊、稀有，他们暗暗思忖：真是罕见罕闻，这大药对合理及非理之事竟如此精通无碍。国王亦对大药所言所行满意非常，当下即赐以各种妙衣装饰其身，并从此任命大药当上自己大臣，同时又不爽前约，将山岩之地赐予岗波。

大药自此即成国王得力大臣，所作所为无不从国王利益出发、为王着想，其名声自然传遍大小城市，人人都在议论“大药已是国王得力干将，大药智慧无人可比”之消息。

当时有一老婆罗门娶有一年青妻子，婚嫁之事就已令其将财产耗尽大半，二人共同生活后更是很快将财产用光殆尽。这婆罗门学过念诵，对

秘诀很是精通。为寻找财富，他便前往别处城市，并辛辛苦苦觅来五百金币。返家途中他想到：我将如此多之金币直接带往家中恐非合适，因女人心及行为谁都无法测知。而我妻子又年轻美丽，我不在家时她或许已爱上其他男子。想到这里，老婆罗门便趁黄昏时把金币埋于尸陀林中一尼枸卢树[7]下，然后半夜三更摸向家里。

婆罗门之妻果已勾搭上其他男人，此人名为大耳，她即与大耳整日厮混，与他共享甘美饮食。这日婆罗门妻子正遍体喷洒扑鼻香水，与大耳躺在床上消停，恰在此时婆罗门开始敲门。妻子吃惊问道：“谁？”婆罗门在门外急忙报出自己姓名。妻子一边假意惊喜欢叫，一边马上让大耳躲进床下。待打开门后，她就抱住婆罗门痛哭流涕，边哭边假装泣不成声地对丈夫诉说相思之苦。

当女人招呼丈夫吃饭时，婆罗门望着满桌酒菜不禁思量：晚上还有如此丰盛之饮食，看来她刚刚还在宴请其他男人。尽管内心充满疑惑，婆罗门仍真挚问道：“贤妻，今日又非吉日，我家又非举行宴会，你为何还要准备下这丰盛酒

[7] 尼枸卢树：盛产于南亚地方的一种香料树，意译多足。此树种籽仅为芥子四分之一许，每年却能生长一闻距——二百五十市尺，长势甚旺。

宴？”女人狡诈说道：“我天尊对我言你今日返家，故而我才为你准备好晚宴。”婆罗门不由感叹说：“我真乃福报大者，我妻子梦中有天尊授记。”他于是便不再胡思乱想，吃过饭后就沐浴、上床准备休息。

妻子则边对他说“你劳累不堪，还是赶快歇息为好”，边问他此趟远行是否有所收获，婆罗门只得答以“找到一点”。妻子立刻以怪叫暗示床下大耳：“张大耳朵仔细谛听。”婆罗门当然不知她话中之意，他继续说：“我已找到五百金币。”妻子马上精神倍增，她连声问：“你尚未让我亲睹金币一角，你到底将之放于何处？”婆罗门搪塞说：“已妥善处置。”妻子不依不饶：“你到底将金币放于何处？”婆罗门想敷衍过去就说：“明日再看不迟。”妻子死死缠住不放：“我是你一半身躯，为何还要对我保密？”婆罗门内心多少有些不忍，他就老实答道：“已放在城外。”

女人又大呼小叫暗示大耳道：“张大耳朵仔细谛听，到底放于何处？”婆罗门此番则和盘托出：“就在尸陀林中尼枸卢树下，我挖坑置金。”女人假意温存道：“好丈夫，你一路辛苦，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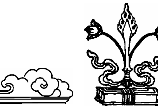



休息吧。”待婆罗门睡着后，她悄悄嘱咐大耳说：“按你刚才所听之内容速速将金币取出。”

大耳迅疾离开婆罗门家，他悄悄来到尸陀林中，找到尼枸卢大树后，就将五百金币全部挖出并放于自己家中。

第二日，婆罗门到尸陀林准备取回金币，却见五百金币尽皆不翼而飞，他只得一路捶胸顿足，哀哭而返。亲友、妻子问他原因，他便将前后经过一一讲明。有人对他出主意说：“久闻大药智慧超众，你不如到他面前去讨教一二。”婆罗门于是老泪纵横去拜见大药。见到大药时，他先以吉祥颂词问候请安并讲明与五百金币有关之前因后果。大药暂时闭口不语，思虑片刻后问他：“你将钱财具体置于何处？又是何时放置？有无人发现？向谁讲过此事？”婆罗门据实一一答复。大药听罢心中做出大致判断：其妻与其他狡诈男人可能和此事有关联。为安慰伤心欲绝之婆罗门，大药说道：“不用痛苦难过，若实在找不回丢失钱财，我一定想办法替你补齐所丢款项。不过我想知道你家中是否养狗？”婆罗门答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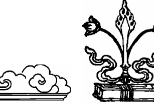
大药了解完毕就让婆罗门先行回家，同时嘱




咐他见到妻子后要如此应答——“我已于大自在天面前应承要对八位婆罗门广行供斋，四位由我来请，四位由你去请。”婆罗门回家后如是照做，而大药则派手下一人前往供斋之处，并叮咛他道：“八位婆罗门前来时，你勿放那老婆罗门进入，你要让他呆在外面，让其妻子负责饮食供应即可，老婆罗门只需在外等候。这些婆罗门进门后，你务必观察仔细，看他家狗对何人狂吠不止、对何人摇尾乞怜，一定牢记狗对人之不同态度。女人在屋里招待众人时，仔细看她眉目如何左顾右盼，还需听清她都对人说些什么，又是如何言谈、神情举止又如何、如何施展笑脸、是否分食不均等，这些都需善加观察并牢记。”

结果当此人前去观察时发现，其他婆罗门进门狗都吠叫不已，唯有大耳来时狗耷拉耳朵、顺从跟随，还欲跟他一道进屋，嘴里一直发出似乎招呼熟人之音声。大药所派之人暗想：偷金币者非大耳莫属。他又继续打探，当女人供上饮食时，每每都会对大耳眉目传情，盯着他不放，抓住机会就要与他闲谈几句，给他分配之食物也又多又好。将这些事实全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来人返回后就向大药作了详细汇报，将狗及女人等情




况一字不落全都讲与大药。

大药听完汇报后，即遣国王手下之人唤大耳来至面前说道："抢夺别人财产能否算作婆罗门当为之事？还是将你所盗取之物速速交还为好。"大耳故作清白发誓说："愿息灭一切罪业(当时发誓开场白)！我确实未拿过别人财物。"大药就吩咐手下说："将此人打入大牢，如剥皮去骨般对之严加刑罚！"大耳一听立即浑身抖如筛糠，他惊恐万分地坦白道："大药大臣请救救我，是我拿走金币，我一定归还。"得到大耳承诺，大药才将他释放，他一回家就取出五百金币全部交与大药。大药则将老婆罗门所丢款项如数送还，老婆罗门自是感激万分。为表谢意，他取出一半金币赠与大药，大药先收下金币，后又还给他。处理过这件事后，大药声名更是如雷贯耳，众人都谓自己有福报，能有智慧如大药者做自己国家大臣，百姓于是各个心生欢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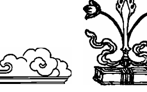
有另外地方一人因公事外出办理，他随身带一干粮口袋上路，后在一水池边休整时，他进食完毕未拴紧口袋就将之放于水池边，自己到别处办事。此时有一毒蛇趁机钻入袋中，而等那人回来后，他不经观察就用绳扎紧袋口、扛于肩上进

入城中。入城后他碰到一看相占卜者，看相者见到他后只匆匆说声"你有生命危险"，而他亦只瞥一眼看相者，未及详细探问就继续赶路。随后在行进途中，他不免心生后悔：我刚才应向看相者问个究竟。为解开心中谜团及保险起见，他在心中发愿：未见到大药之前绝不归家。

等他最终找到大药后，大药待他叙述完看相者之语就问道："你从何处来至此地？"那人就将前后经过详细禀明。大药当下断定他所背口袋中藏有毒蛇，于是马上唤来众人卸下口袋置于地上，然后又令他们站在远处，手持木棍伺立左右。当绳子解开时，真相终于大白：令人恐怖之毒蛇从袋中迅速窜出，它昂首怒目、气喘咻咻、毒芯吐出、跃跃欲试。大药向他揭秘道："你所疑惑者正在此处。"

大药后为观察了解人们对国王权威之看法，就率领四种军队依次前往大小城市，询问众人他们所居之地到底归谁所有。人们皆回答说："此城为某某大臣所有"、"此处属某某大臣"，尽皆如是，无一例外。大药于是明白权力被六大臣瓜分之事实，他心想：能生国王看来只有饮食权利而已。





随后大药便来到国王前问道："外面城邑到底属谁所有？"国王闻言不觉勾起满腹心事，他向大药坦言说："很早之前，天尊即于梦境中慈悲向我明示，言'布纳嘎匝城中有一岗波，他生有一名为大药之子。你可将其要来做你大臣，岗波亦会同意给你。此大药可助你统治整个国土，那时你才名副其实成为大国王'。得此授记后，我即派人前去打探，那时你尚在母亲胎中。为圆满我愿，我花费钱财尽心抚育你，直至现在你成我最得力大臣。现在天尊授记之时机已到，你应想方设法尽快使我成真正国王。"

面对国王信任，大药于其脚下顶礼道："请国王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务必使国王心满意足。"自此之后，大药便常常于各大城邑中头面人物前言说离间语以令其生欢喜心："你等日后定会对我所行深感满意，且看如今这几位国家要员贪心如此之大，对你们征收苛捐杂税太不合理，对此你们应更有体会。若听从我吩咐，我会收取合理税收，定使你们安享快乐生活。以财富为例，我会对诸位尽心帮助，不过大家也应主动出谋划策。现今应对诸大臣显示不满态度，在我未出面前，你们勿听其言、勿遵其令，最好人人

都对那些掌权大臣挑明：'只有大药前来，我们才会听令。除他之外，我们不服从任何人之命令。'"

大药即如是鼓动各地人士，众人在其授意下纷纷干起违法之事。大臣们无计可施、一筹莫展之时就向国王禀明事态发展，六大臣则带领四种军队奔赴各地调解。但因属下不听从他们命令，故而纠纷始终无法解决。六大臣无可奈何只得回来请国王御驾亲征，但依然无法令任一城市民众听从。于是相互之间即互相开战，一时死伤无数，大家内心皆心生不快且心神不宁。山岩之地诸人都说："若大药出面，我们定可听从他所下命令。其实我们本非与能生国王作战，奈何六大臣时常损害我等利益，我等无奈才被迫反抗。"

国王立即传令大药："我们无法压服造反之众，望你能亲自前来处理。"大药这才适时出现，结果众人均在他面前恭敬顶礼。大药安抚人们说："你们无需再恐惧多虑，我们今后会如理如法主持日常政务。"从此后，大药对各地民众征收合理赋税，且常常惠下等及无依无怙之人以真实利益，对他们多加安慰。他还对大小城邑中人如待父母、兄弟般恭敬，赐其众多奖励，以平等、






和平之方式抚慰大众民心。而城中男女老少亦将大药如儿子或兄长一般恭敬对待，加之大药也以欢喜心爱护诸人，整个地方民众于是渐渐开始统一心行，大药随后才跟随国王一道起驾回宫。

因大药以雄才大略处理国家大政，其他国家也逐渐盛传他鼎鼎大名。国王欢喜之余就将自己公主嫁与他，大药夫妻自此尽享欢乐生活。其后有一被另外国王驱逐之人到能生处寻求庇护，能生国王最终决定不予其保护。此人又前往大药那里，大药悲心萌生后便将其摄受，还赠与他财物。后来又有一婆罗门到大药前索要财物，大药允诺送与他一斗粮食，并令手下人负责办理。谁料手下却一拖再拖，一直未将一斗粮如数交与他。

能生国王某次在诸位大臣及大小城市中重要人物面前说道：“诸位大臣，依你们之见，最秘密之语当说与谁听？谁最值得信赖？”

诸大臣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有人言可将秘密之语于朋友前倾诉；有人说应说与妻子；有人道可向父母诉说；有人则认为秘密只能对姊妹讲；还有人觉得秘密只宜说给兄弟……此时国王转向大药问道：“诸人都在各抒己见，你为何一言不发？”大药却说：“我一直以为对谁都不应泄

露秘密，更遑论自己妻子。国王若不信，日后事态进展定会应验我今日所说之话。”

后来国王所养一只孔雀丢失不见，大药多方打探后终于发现孔雀踪影，他将国王孔雀隐匿起来，又逮住另外一只与国王所丢孔雀长相相似之孔雀，然后故意对妻子说：“不知你是否听说你父王有只孔雀日前丢失？”妻子回答道：“我听说过、听说过。”大药故作神秘状说道：“你万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已逮着这只孔雀，不如将其煮熟吃肉，你看如何？”妻子闻言心中暗自思量：这来自山岩之地之人竟敢吃国王孔雀肉，而我父王还对他如此信任，他却恩将仇报竟害到我父王头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多久，大药发现有一妓女貌似国王一妃子，他就以种种衣饰将其装扮后让其混迹于王妃队伍中。然后大药又故意对妻子说道：“此乃你父王妃子，而我偏偏对其非常爱慕。你若真正喜欢我，就勿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妻子则想当然认为大药已与王妃有过关系，因而十分愤怒，同时不免在心中讥讽起父亲来：我父王不经观察就让这山岩坏人当上大臣，让这种人为国王做事怎能应理，我定要使他回到原先




那种卑微地位。

于是她就向父王告发说："父王不经观察就让大药这等恶人当上大臣，父王怎知他已与王妃有过关系。而且他还将你所丢孔雀煮熟食用，还私下豢养外来者，又随意分发财物。你却在众人中独尊重他一人，这岂不荒唐？父王理应看出事态苗头。"

能生国王为澄清非议、证明自己用人得当，就下令刽子手砍去大药项上人头。恶性刽子手马上在大药脖颈上套上嘎哥渥日花（为死刑犯所戴），又敲响声如驴子般大鼓，还以粗言恶语斥骂他，然后便如阎罗狱卒一样，气势汹汹携带兵器带着大药前往尸陀林。结果以其福德力及智慧感召，许多人都不同意将其杀害，城中人哭声一片，犹如自己儿子被杀般难过。众人都开始祈祷天尊，一时竟找不到敢对大药下手之人。

寻求庇护并已被大药摄受之人，此时却站出来言自己愿当行刑者，他对国王手下说道："我可亲执利刃砍下他头颅，你们请放心回去。"诸人在将大药刚刚带离城门时，始终未得一斗粮食之蒙德婆罗门拽住他衣服质问说："你曾答应过要送我一斗粮食，现在请兑现诺言，交出粮食后

再走。"

面对此种景况，大药从容说出一偈："不成国王友，恶人不报恩，秘密不语女，未尝孔雀肉。蒙德婆罗门，追讨一斗粮。"他边说边行，刽子手不由疑惑问道："众人皆言你智慧出众，怎么今日临死之时却胡言乱语？"大药轻蔑答道："我怎会癫狂乱言，只是你们未解开其中密意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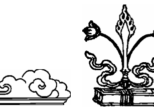
这班人百思不得其解，就到国王面前询问究竟，他们将大药所说不明不白之语汇报与国王。国王便问大药："死到临头之时，你是否因恐惧而错乱胡言？"大药平静回答说："大国王，我绝非胡言乱语。每当我痛苦时，我都会将内心苦闷倾诉而出。"国王不由问他："照你所说，你刚才宣讲之偈又为何意？"

大药遂开始一一解释说："所谓'不成国王友'是指国王以前未能真正执掌实权时，根本未拥有大小城市，只享有饮食权利。而今国王已重新树立起统领整个大地之权威，并拥有真正国王地位。尽管这些均通过我才获取，但你却从未知晓知恩图报，反判我死刑，这岂不是忘恩负义？故我才说第一句；再说'恶人不报恩'：恶种人



无住处、无受用，国王不摄受，也未给他饮食、住处。我觉其可怜、贫困，便生出悲心赠与他受用，令其能有今日之安乐。而当他各方面都已初步具足时，他竟高兴看到我被处以死刑，还欲亲掌屠刀，所以我才说这第二句；至于第三句‘秘密不语女’及第四句‘未尝孔雀肉’是指：国王有次在眷属中问应将极秘密之事说与谁听，是否将之讲给最值得信赖之人。当时众大臣立即议论纷纷、众说纷纭，有说应对父母讲明，有言应向亲友透露，还有人以为可将秘密说与妻子。国王当时说妻子乃丈夫身体之一半，理应将秘密告知彼等。我当时就曾讲明不得对妻子诉说秘密，此中原委我日后定会明示。现在回想起当时情景，不由令人感慨万分；我又故意藏起国王所丢孔雀，找来其它孔雀代替，谁曾想，唉！再说那所谓王妃，我只不过将某某王妃衣饰拿来装饰于一妓女身上，令其假冒王妃而已。今日就可将这妓女找来，望国王仔细辨别清楚。”

国王认真看过妓女，发现她确实与王妃相貌、衣饰无甚差别。再将大药所藏匿之国王孔雀带来观瞧，果如其言。国王这才知道大药实为清白无辜、毫无任何过失，他又要求大药接着讲明




另外偈颂含义。大药便继续说道：“至于‘蒙德婆罗门，追讨一斗粮’是说：当国王判我死刑、这些刽子正拉扯我时，此蒙德婆罗门为一斗粮就拽住我不放。我实在可怜他，就说了此句。”

待大药一一解释清楚后，众人各个心生欢喜。能生国王不但将大药释放还对他恭敬承侍。大药则于国王脚下顶礼、请求道：“大国王，想必你已了知女人本性。我已不欲与公主再共同生活，不过我还欲再寻觅一长相、智慧均与我相差无几之妻子，请国王开许。”

大药接着便打扮成婆罗门形象，右手持一金瓶，身披腋络、兽皮为衣，脸上画上三点，一路向山村森林迤逦而去。行进到一村落中时，天已漆黑一片。不大一会儿，一婆罗门来至大药身旁。他问大药从何而来，大药答以“胜身国”，并告诉他自己欲前往苍苍森林。那婆罗门就殷勤问道：“你今夜欲投宿之处有无相识之人？”大药回答说：“无一熟人。”

婆罗门就将他带到自己家中，并热情款待，大药一见婆罗门妻子就明白此女人极喜与其他男人厮混。第二日早，大药问清楚前行路线后就准备上路出发，临行前婆罗门又告诉大药说：



“你来回均可住于我家，将我家当成你自己家，来来去去疲乏时不妨在这里歇脚。”大药答应后就离开此处。

路上又途经一青稞田地，地里有一相貌姣好女人正做农活，此女人行为寂静、调柔，大药立即对她生起欢喜心。他主动询问道：“你是谁？可否知道你姓名？”美丽女子落落大方回答道：“我名萨嘎，于此青稞地中为村人干农活。”大药心中暗自盘算：这女人虽说外表端庄，但不知她智慧程度又如何。大药于是便想对其设法观察。

二人后共同来到另一地方，大药也下田干活，他虽将手伸出，但却似不舍得使唤一样，只用脚搓来搓去。萨嘎就在一旁笑言：“既舍不得用手，干脆连脚也闲置不用为好。”大药用意已被女子窥破，他感到此女子智慧非同一般。他接着又边笑边数落道：“你所佩戴耳环太过亮眼。”她却回答说：“此为掩盖耳朵特意为之。”大药又说：“你脸色非常漂亮。”萨嘎一句挡过：“此乃城中主人恩德所致。”二人休息片刻后，大药又发问：“你父居于何处？”萨嘎回答说：“他正在另外道路上砍伐荆棘以堵塞路口。”大药还在追



问：“你母又在何处？”她则回答道：“正在田中为种子而忙碌。”一来一去对答过后，大药终于向女子提出请她做自己妻子之要求，萨嘎稍显为难神色：“如城中主人开许，我即可应允。”

大药又问她：“去苍苍森林是否有捷径？请为我指示一条直路，万勿让我绕来绕去。”但为测试未来丈夫，萨嘎却专门为他指出一条弯路，自己则直上捷径。行进中当她超出大药时，她即在大药前方水池处停下，衣服脱去后闭起一只眼，优哉惬意。等大药赶上来时，二人即以偈颂方式互相观察智慧、机智对答。大药最终经由别人指点来到萨嘎家中，她父母此刻并不在家，而大药又正巧看到萨嘎城中诸主人。他一见主人们就请示说：“若你们开许，我欲娶萨嘎为妻。”

城中诸主人闻言心生不悦，他们怒斥大药道：“你这等恶性婆罗门竟想娶我们天女般美丽之萨嘎，说出这种话难道你竟无害羞之意？滚开！否则，我们定会让饿狗撕扯你。”

被主人赶走之大药随后碰到急急赶来之萨嘎，她一见他狼狈相就问：“你为何要离开？”大药委屈答言：“哪里是我想走，分明是他们恶语诅咒我，我才不得不离开。”萨嘎就问他：“你



刚才如何向他们提及我们婚嫁之事？”他就将刚才经过全部讲与萨嘎。萨嘎对他说：“你不仔细筹划，直接就这么莽撞要我，当然不合适。”大药疑惑问她：“不如此，又该如何？”她便面授机宜：“你应先以平和之语令其欢喜，还要宴请他们，待他们吃饱喝足、满心喜悦之时再开口要人。”大药听命后返回，他依萨嘎教言款待诸主人，当他们各个酒足饭饱、喜不自胜之时再开口索要，主人们这回说：“依你意愿，可将萨嘎交给你。”

不多久，萨嘎父母也返回家中，大药就拉上诸主人一同请求二老能同意将女儿交与自己。父母斟酌说道：“我们还得权衡此事。”主人他则从旁帮腔道：“无需再三考虑，我们已同意将萨嘎嫁与他，他长相出众，又精通吠陀等一切论典，嫁与他再合适不过。”大药此时又唤来此地所有婆罗门，在众人添油加醋声中终将萨嘎索要走。

一日，大药请来萨嘎父母，并对他们承侍供养，然后又为萨嘎穿上新衣，再把她交给父母，自己则欲起身返回胜身洲能生国王处。十四日离别宴会之时，一婆罗门送与大药一斗青稞，大药将其包在衣物中随身上路。

返回路途中又经过来时暂居留过之婆罗门家，大药上前敲门，婆罗门妻子在屋里问道：“谁？”大药回答说：“我是你丈夫朋友。”那女人闻言惊慌说道：“我丈夫今日不在家，家中现无一人。丈夫不在时放其他男人进来实不应理，请你去往别处。”大药一听就明白：不让我进去，分明是因屋里有其他男人存在。他于是一边对女人说“你既不同意让我进去，我不在此处留宿也罢”，一边就端坐婆罗门家门口。

不多久，婆罗门从外归来，当丈夫敲门时，妻子听出丈夫声音只得将屋中男人藏入家中一口袋内。打开门后，大药就与婆罗门一同进家，婆罗门此番对大药又是一阵热情款待。安顿下来后，大药对婆罗门妻子说：“我这一斗青稞该放何处？”女人答言：“搁地上即可。”婆罗门则打断妻子话头：“不可放于地上，这样会被老鼠全部吃光，还是放在口袋内为好。”

女人以找不到口袋为由企图搪塞，大药却在屋子角落发现一大口袋。想到可能有男子藏身其中，大药就故意说：“这里有一口袋，我把青稞就放在这里。”那女人一听即大惊失色，她争辩说：“那里不能存放青稞，因里面放有我珍贵物





品。”丈夫建议道：“把你那珍贵东西置于别处，还是将青稞倒进去为好。”大药也从旁吹风：“青稞置于地上易被老鼠啃光，最好能置于袋中。”婆罗门女人更加恐惧，她面红耳赤争辩说：“这袋子如此潮湿，怎好存放青稞？”大药为戳穿她伪装就继续说道：“你无需担忧，我自有办法不会将青稞打湿。”

大药于是以兽皮衣及腋络包裹、捆绑好口袋，同时故作高声道：“我来将湿口袋烘干。”言罢就将牛粪、木柴堆于一处，又将袋子放在上面，摆出欲用火烧烤之意。婆罗门妻子此时已是焦虑万分，她胆战心惊想到：事情恐难以再遮掩下去，我命休矣！她急忙借机派一人飞速赶往男子家中，到那里紧急呼救说：“快至婆罗门家中，大事不好、要出人命！”那男人父亲（平日对儿子与婆罗门女人相好之事就略知一二）一听此话立即飞奔而来。他对大药恳请道：“勿烧此口袋，我可将其买下。”大药当然不会放过天赐良机，他拿腔捏调说道：“这口袋异常珍贵，你恐怕负担不起。”男子父亲救儿心切，他一拍胸脯保证说：“多少我都愿买。”大药斜眼望着他说：“五百金币，分文不能少！”他边说边准备点火。

父亲深恐儿子奸情败露，心想干脆花大价钱以平息事端，于是他便将五百金币全部奉上，又唤来一力大之人，背起口袋就朝家中跑去。

第二日，大药将一百金币送与婆罗门，同时叮咛他道：“你妻子如此放荡、不守规矩，你日后定要对她多加提防。这四百金币有劳你带往苍苍森林，交给萨嘎父母，还要告诉他们我本非婆罗门，只是为方便索要萨嘎才穿着婆罗门装束而已。我真实身份乃胜身国能生国王大臣大药，望二老能将萨嘎妥善保护起来。”除让婆罗门捎口信外，他还写好一封信也让婆罗门一并带走，自己则返回能生国王那里。

婆罗门抵达苍苍森林后，只将三百金币及大药亲笔信交给萨嘎，她看信时碰到有句话如是写道：“四分中若一分未给，则以木质脚镣严惩他。”看到此处，萨嘎就知道婆罗门私自扣下一百金币，她马上在床下开始寻找起木镣。婆罗门问她：“你欲寻觅何物？”她回答说：“国王说过若来人欲加害我们，可将其抓获，我即为此而寻找脚镣。”

取出木镣后，萨嘎对婆罗门说：“若有人妄图加害我们，我们即可将其抓获。不过不知来犯




者双脚尺码是否与此镣相合，你替我试穿一下如何？”这婆罗门从本性说来就非善良之辈，他心想倒也不妨一试，正好体验一下别人将双脚穿进木镣后之感觉。等他刚将脚镣套上，萨嘎立即以钥匙将脚镣锁牢。婆罗门不解问道：“你为何要拘捕我？”萨嘎义正辞严说道：“有人让你将四百金币送与我，你却偷偷扣下一百，这难道还不足以抓捕你？”婆罗门对此深感稀有，他心想：这女人真乃鬼怪精灵，大药与她简直太过精怪。于是他不得不将金币完整归还。

等父母到来时，萨嘎将大药信函交给二老。并向他们讲了大药非婆罗门、实为国王大臣之真实情况。父母亲友得知后高兴非常，他们由衷说道：“我们真乃福报大者，竟能与大臣成亲，我们种姓从此便高攀矣。”接下来众人就为萨嘎沐浴、敷药美容，又提供精美饮食、衣服，处处加以精心呵护。没过多久，萨嘎就出落得愈发美丽。

大药返回国后，能生国王与诸眷属均欢喜接待。国王问他：“你寻妻子之事有无眉目？”大药回答说：“我已找到合适妻子，智慧颇高，令我非常满意。不知国王能否开许将其娶来？”国王说道：“在整个国家中，你都可谓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只要你自己满意即可。若你确实深感满意，用财物将她迎娶过来有甚为难之处？！”大药高兴说道：“国王既已开许，我立刻就把她娶过来。”

大药于是率领诸大臣、施主及四种军队[8]前往苍苍森林萨嘎家中，将妻子娶回国后，两人在城中共享欢乐生活。

此时从北方地区来了五百商人，他们带来众多财宝及马匹前来交易，此次是专程赶到胜身国能生国王治下国家买卖商品。胜身国中有五百长相妖冶之妓女，各个擅长勾引男人之术。无论从何方来此之商人，几乎人人在离开时都将所赚钱财花费在这些妓女身上。此次之五百北方商人基本人人都相中一妓女，且与她们做过不净行，唯除一不放逸之商主。

众妓女中有一老鸨，以各种方式试图引诱商主，但商主丝毫不为之所动，老鸨就要求其他商人帮自己想办法勾引商主与自己交好。众商人便以与妓女打牌等各种方法为她牵线搭桥，但商主依然不随其所转。老鸨使出浑身解数，又是对商主嬉笑，又是为商主挠痒，谁料商主却说：“我

[8] 四种军队：马、象、车、步四种。



不会被你引诱，你再如此行事又有何益？只能自寻痛苦而已。”这鸨儿不甘心被商主冷落，她就挑逗说：“我要是成功将你诱惑到手，你会以何物打赌？”商主冷笑说：“五匹马你看如何？若你成功诱惑我，五匹马就白白奉送。”鸨儿也痛快答道：“若不成功，我即不取你一分钱财供你受用。”

打赌之后，双方各下苦功：拼命进攻或处处设防，但老鸨一直未得手。其他商人对商主劝解道：“这女人已无法引诱你，你不如履其诺言与她免费享受享受。”商主却说：“诸位朋友，你们并不知情，我于晚间做梦时已与她梦中行过不净行。”商人们将此话传与老鸨，她立即找到国王及其手下主要裁决者说道：“他与我已行不净行，应输给我五匹马。”商主则言：“这恶性女人分明是在胡说，我何时与她做过不净行？”

两人即如此在国王与大臣前一直争论不休，从上午开始就持续唠叨不止。国王与大臣到下午时已饥饿难耐，各个心生厌烦，他们在说过“此问题等以后再议”后，就各自归家。大药回家后萨嘎问他：“大人，你今日上朝费时如此之多，到底都在做甚大事？”大药长叹一声：“我们今

日为一件事而裁决不下。”接下来大药就将情况全部讲给萨嘎。她闻言哂笑说：“如此简单之事你们竟无法解决，这怎能与有智男人身份相符？”大药不服气说道：“你有本事不妨一试。”萨嘎当仁不让：“凭我智慧定能手到擒来。你可将他二人约至水池边，连同五匹马也一并牵去。当二人再辩论时，若老鸨言两人已亲行不净行，故应得马五匹；商主言只于梦中行不净行，不应给马，此时你可指马落于水中之身影对鸨儿说：‘你可将影子领回。’若她说：‘这我怎能做到？’你即可对她说：‘于梦中行不净行亦与此相同。’”

大药听后深感满意，他立即按萨嘎所言一一照办。国王及诸大臣听说大药已将事情处理完毕，皆深觉稀有。

国王对大药说：“我们昨日费时一整天都无计可施，你这办法是从何而出？”大药答以“是妻子萨嘎所想”。国王、大臣及当地民众自此之后都议论说：“农夫之女萨嘎真乃智慧超凡。”萨嘎美名从此开始遍传当地。

其后又有从北方来此地之商人向国王敬献牝马两匹，这两牝马为一母一女。来人问国王哪





匹为两马中之老母马，国王一时无法区分。大药又向萨嘎讨主意，萨嘎告诉他说：“马毛粗糙者为老母马，马毛细腻、柔软、光洁者为小马驹。”国王对萨嘎智慧再次深感震惊、稀有。

还有一人手执两毒蛇来到国王前问道：“请问何者为雌蛇？何者为雄蛇？”大药再次向萨嘎请教，她边笑边戏言道：“人们都夸你为国王大臣中有智慧者，连区分雄雌蛇都搞不明白还算什么智者？”大药愤愤不平说：“你又有何锦囊妙计？不妨道来听听。”她胸有成竹回答说：“我当然分辨得出，这原本就异常简单。你可将一竹竿裹以棉花或光滑皮毛，用它轻轻抚摸蛇背。若蛇无法堪忍则为雄性，若愿意接受则为雌蛇。”

南方又有一商人带来檀香木，但众人均不知头尾如何分辨。萨嘎则命人将木块投于水中，以下沉者为树根部。

国王有次为了知众中有谁精于观察如意宝，就在王宫顶上置一胜幢，胜幢顶部系一如意宝。王宫下面有一水池，波光荡漾能从中显现如意宝之光芒与影像。国王派人广宣道：“谁能辨别、发现如意宝，我可将大量财富送与他。”其他大臣得到消息后纷纷来到水池边抓、捞水中如幻似



真之影像，但全都空手而返。萨嘎则一语中的：“此乃王宫顶上、胜幢顶端所系如意宝之水中影像，仅为幻变显现而已。应至王宫顶上，从胜幢下取下真正如意宝。”如是照做后，大众皆赞叹萨嘎智慧出众。

此时原先执掌大权之六大臣亦被萨嘎姣丽相貌所吸引，他们试图以金银财富引诱她与自己相爱，但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动摇她坚贞不二之意。他们妄念纷飞之时，不免身体力行、轻举妄动起来，但始终无一人得逞。萨嘎了知其意后就问大药：“你们这里年青貌美之女子被男人引诱后进行反击时，有无特殊规矩？”大药不明所以只得如实答来：“跟别处情况也无太大差别。男人希求女人，女人明白对方心意后，有智慧者未必会受诱惑。”萨嘎又问他：“若女子捉弄男人有无不应理之处？”大药不知妻子欲意何为，只得善意提醒说：“还是小心谨慎为妙。”萨嘎就吩咐他：“你只管装病就是，我只想耍弄他们一番。”

大药假装生病后，萨嘎派人到处宣传：“大药病情非常严重，极需有人做事、服侍。”她随后就用衣服盖在一木头上置于家中，装扮成卧病在床之大药，然后就对六大臣分别说：“大药现

今已病入膏肓，若你要来则可于外人不知晓时，在某某时辰准时前来。”她接着又备好六只大箱子放于家中。

六人各按与她约好之不同时间依次前来，萨嘎则凭巧计将他们各个剃除须发塞入箱中。第二日，她四处散布消息说：“大药已于昨日不幸死亡。”王妃及诸眷属等众人闻言皆感悲痛，她则把六只箱子拿到能生国王面前说道：“大药已死，他所有之珍宝财物全在箱中。”国王感慨说道：“大药死时还不忘对我行供养。”言罢不由痛哭失声。

恰在此时，大药却以鲜花花鬘装饰己身，从另外地方突然出现在国王面前，他边顶礼边故作委屈说：“大国王，你对我太不慈悲，我人尚在世，你就已将我财产没收。”国王惊讶万分：“这是从何说起？我根本未没收你财产，是你家人亲自送来。萨嘎她亲口说过：‘大国王，大药已离开人世，此乃他全部财富珍宝，希望国王能接受。我现已成寡妇，失去丈夫定会令别人趁机欺侮，财产也会被他们抢夺，还是供养国王为上策。’此乃她亲口所言。”

萨嘎见时机已成熟、六大臣已稳稳落入自己

彀中，这才为能生国王打开箱子，于是须发皆无之六大臣一一从箱中现身，各个手脚皆被捆缚。国王笑问道：“此乃谁之计谋？”大药回答说：“萨嘎所为。”于是就将前后经过讲与国王。国王心下暗想：这聪明女人竟能成功捉弄六大臣，其智慧真乃不同寻常。国王自此后也对她日益满意、愈发恭敬，很多地方都开始传扬：农夫之女萨嘎真正了得，好生厉害。国王对大药亦羡慕不已：大药确实有福报，能找到如此贤慧妻子。

想到这，国王就对大药说：“如今你可谓心满意足，不过我亦欲寻觅一女子能如萨嘎般智慧超群好当我妻子。若能找到，则对我、对国家、对众生都有利益。”大药听罢就问国王：“从哪里去找这般女子？”国王说：“听说阿林国王女儿药菊智慧、长相都不同凡响，不知此人是否合适？”大药提醒国王道：“此事需仔细考虑、从长计议，因她父亲乃你怨敌，我们还得再作安排。”

国王最终还是派人前往阿林国王处索要公主，阿林国王与大臣商议后答应可将女儿交付能生，但应于约定时间准时前来迎娶，而阿林随后就命手下在欲行接待之饮食中掺和进毒药以杀

死怨敌。得到答复后，大药对国王说道："大国王，我们务必对此事详加观察。"国王不解问他："如何观察？"大药则说："我有一聪颖过人之鹦鹉，我可派它先行打探。"

鹦鹉被大药派往阿林国王处，它谁也不见，径直飞向王宫。而王宫梁柱上恰有一雌八哥，见到鹦鹉后便与它聊起天来。鹦鹉对它说："我乃北方西吾国王手下护卫花园之鹦鹉，以前我曾有位漂亮之雌八哥妻子，可惜它后来却被鹞鹰劫走。接下来我便四处漂泊，不想今日来至此处。既如此，可否问你一句——愿不愿做我妻子？"

雌八哥断然拒绝道："鹦鹉之妻理应为鹦鹉，我从未听说过雌八哥可做鹦鹉之妻。"尽管如是拒绝，但它还是继续与鹦鹉欢快交谈，共度美好时光。鹦鹉见时机成熟就说道："王宫里有如许多之甘美饮食，我可否分得少许？"八哥急忙阻止它："千万勿食此处之食物，它们全被人下过毒。"鹦鹉面呈不解神色问道："阿林国王答应将女儿许配与能生国王，不知你是否听说过此事？"雌八哥快言快语说："当然听说过，我今明白告诉你，阿林国王绝非诚心诚意要嫁女，他原本就欲借机毒死能生。"



鹦鹉圆满完成使命、得到确切消息后就飞回大药处，并将详细情况告诉他，结果能生国王未按约定时间前往阿林那里。阿林得知他们未按时赴约非常震怒，立刻统率四种军队团团包围住能生王宫。眼见情势危险，大药心想：现在若要与他们决战恐未必能取胜，还是另想主意为好。

他便派人给阿林国王手下五百大臣各送财物以为供养，同时又广说离间语。之后，能生派人语于阿林道："我并非不能取胜你，只不过我拿你当未来岳父而已。你性命全部握在我手中，我对你有生杀予夺之权，想来你应有自知之明。若你对我所言尚有怀疑，我可明白告汝：我已将大批财物送与你手下某某大臣等众多部下，请明鉴。"阿林国王闻言后，立即查封手下接受能生国王贿赂之人所收受之全部钱财，然后便率军返回自己国内。刚一归家稳坐，他就将五百接受财物之大臣统统杀害，接着又立五百大臣之子当上朝臣。能生国王听到消息后非常高兴，大药得知后也欣慰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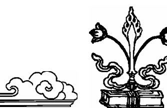
此时大药又想：国王看中之阿林国王公主不知能否得到，我应再设法前去探察。于是他就率军队奔赴阿林国王治下国家，阿林闻讯后便令大



药进城商谈，大药却说：“我暂时驻扎在城外园林中，若国王定要让我进城，我则欲借住于某某大臣家。”阿林不解问道：“你为何如此计划？”他不觉想到：看来这大药又要在我与大臣之间广行离间之计。他假意随顺大药说：“你既如此打算，那就按你意愿住在园林中吧。”

诸大臣则商议道：“我们父亲被国王处死与狡诈大药大有关联，现在报仇时机已成熟，我们在国王面前应想方设法勿使大药生还。”他们便来到国王面前说道：“能生国王根本不具足伤害别人能力，他所作所为尽为大药在背后出谋划策。趁大药居留于此处，我们应设法出动军队抢占能生国王地盘。”

阿林采纳诸人建议后就率领四种军队直奔能生国王王宫，能生立即招集大军准备应战。大药也已了知阿林率军奔赴能生国王胜身国之消息，他暂时按兵不动，等阿林及军队全部走光之后，他才将公主药菊及阿林国库情况彻底观察一番。了解清楚后，他带领人马冲进国库，将金银财宝洗劫一空，然后带着药菊从另处一条通道回到自己国家。看到大药、药菊等人安全归来，能生国王喜不自胜，就大摆酒宴为他们接风洗尘。




阿林国王大臣最终将大药劫走公主之事汇报与他，阿林听罢只得率军队与眷属返回；能生与药菊则开始在王宫安享美好生活。

阿林后来给公主写信道：“我们过去所遭遇之种种危害，背后操纵者是谁，务必观察清楚后回信告知。”公主了解后就给父亲回信说：“大药豢养有一只聪明绝顶之鹦鹉，有关秘密都乃它泄露。”阿林知道元凶后就要求公主能想办法把这只聪颖鹦鹉送回国，药菊遵从父命，用网捕获住它后就派人将之押送到父王那里。

阿林一见聪颖鹦鹉不由怒发冲冠，他先以种种恶言粗语诅咒它，随即便欲将之杀害。鹦鹉在国王脚下顶礼道：“大国王，如一定要杀死我，能否以杀我父亲、祖父之方式再将我处死？”国王好奇问它：“你父亲、你祖父又是如何被杀死？”聪颖鹦鹉就回答说：“它们尾巴上都裹以棉花并浸满油脂，点火后就被放飞。”国王即按它所说如是照办，结果它却到处点火焚烧，乱飞一气之后，终将整个王宫烧毁。而自己最终（却在水池边扑灭自身火焰，）又安然返回胜身国。

大药等它飞回后就向它询问究竟，它就将前后经过详细讲与大药，大药与众人闻言皆感高

兴。

阿林随后又给女儿写信道：“这可恶鹦鹉竟将我王宫焚毁，你务必速速将其逮住送来。”公主此次又将它抓获，然后急命人带回国内。阿林一见它就怒不可遏，立即命人将它毛羽全部拔光，随即就将一团净肉一般之鹦鹉扔于野外，还恶狠狠对它说道：“若有本事，你就随意远走高飞去吧!”

此聪颖鹦鹉不久即被一鸱鹰叼走，它看清自己所处情境后就祈请鸱鹰说：“若你啄食我，一天就可将我吃光啃净。不如把我放走，我可日日供你吃喝。”鸱鹰听信它所发誓言，随后就将它释放。它又对鸱鹰说：“你还需把我放置于某处国王神殿里。”鸱鹰又如是照做，将它放在殿堂中，它则在殿中一小洞中寄居。

第二日，众婆罗门为供养天尊纷纷来到神殿，他们擦拭完圣像后又各自在圣像前献上香、花、食子等供物。聪颖鹦鹉就躲在神像背后装神弄鬼说道：“嗟，诸位婆罗门！你们均应前往恶性国王阿林那里，告诉他说正因他屡造恶业故而才招致种种惩罚。他若不造如此多之恶业，我亦不会降罪于他。今后若不按我要求行事，我还要



严厉惩罚他。从今日始，每天都应供奉我新鲜肉食、芝麻、一斗米粉所做之神馐，暂时先供奉这些，以后再据情况重新定夺。”

众婆罗门急忙向阿林汇报神殿见闻，阿林便派大臣及侍者每天做好食子放于殿中。众人边将供品放在神像前，边小心翼翼主动请示天尊还有何吩咐，对供养物是否满意，聪颖鹦鹉一直煞有介事一一给以答复。如此经过一段时日后，它全身羽翼又重新长出，可再度飞行。此时它已决意要离开此地，于是它又躲在天尊像背后说：“国王、王妃、太子及诸大臣，所有人都应把须发剃除，且需全部在我面前集中，这样才能获我宽恕。”

诸婆罗门将此话原原本本转告国王，国王等人不敢抗命，只得将头剃成石臼般光滑。众人来到天尊像前胆战心惊忏悔所作恶业，正当此时，聪颖鹦鹉冲向虚空说道：“所作不空亡，各自受报应，拔光我羽翼，自己须发剃。我仅为个体，众人齐受报。”说完就振翅向大药主人处飞去。

大药等人多日未见聪颖鹦鹉，此回见到它急忙询问它近些日子都呆在何处。待它讲完自己经历，大药对其行为满意非常。他又将它聪慧行径






告诉国王，国王听罢也深感兴奋。他高兴说道：“真是稀有罕见，你们家连鹦鹉都如此机敏过人，我能碰到你们真乃福报现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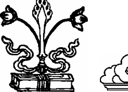
为观察大臣智慧高下，能生国王后来发给众大臣一人一条狗，且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必得教会众犬皆说人言。大臣们各自将狗带回家悉心调教，但无论如何也难让狗开口说人语。大药把狗牵回后，就将之拴于离自己坐垫不远处一木桩上，每逢享用甘美饮食时，都只令狗可望而不可及，只给它一些低劣饮食。不多久，此狗虽未饿死，但也消瘦不堪。此时国王下令道：“不知各人所调教之狗现在能否以人言讲话，请诸位带来一观。”

其他大臣虽训练多日，但无一狗能说人话。当国王看到大药喂养之狗干瘪枯瘦时不由问道：“此狗为何如此干瘦？”大药故意装出一副不解神色回答说：“我亦不知其中原委，平日都是我吃何物也喂它何物，谁知它还是如此羸弱。”那狗再也忍耐不住，就用人言大声揭发道：“大国王，他根本就是在打大妄语！我因饥饿所致才变成如此模样。”大药趁机对国王说：“此乃我传授它之人语。”国王闻言自然心生欢乐。

国王不久又欲观察臣下智慧程度，他此次则送给五百大臣一人一只羊，且要求道：“你们必须喂其以丰盛食物，务必将它们养育好，使其身体强健有力，但绝不能膘肥油厚。”结果五百大臣尽皆乏少智慧，他们各个将羊养得又肥又大。大药虽也给它好吃好喝，但他又在羊面前立一木板，上画一恶狼形象。羊每次吃饱喝足后再看眼前狼像，不由得魂飞魄散，故而它并未长出肥膘，力气倒有增无减。国王眼见其它羊均为外表油光闪亮，大药所养之羊尽管膘不肥、肉不多，但却强劲有力，对比之下，自然对大药表现深感满意，他从内心对大药智慧赞叹不已。

国王还欲继续观察众大臣之子谁具最高智慧，他便将众大臣五百儿子集中于花园中，一边让其自在享用食物，一边令其分别讲述发生于家中之精彩故事。众童子一一道来家中可赞可叹之事，轮到大药之子时，他夸海口说：“我家珍藏有一柱石，将它放于水上，它竟能浮在水面永不下沉；若触其表面，你等均能感受到它那柔软质地。如此柱石现今就在我家，你们谁能找到与我家柱石一模一样之奇妙石头？”

其他童子均满怀疑惑说道：“世上哪里会有



这种石头？真乃闻所未闻！”于是众人便以五百金币打赌，极欲一览究竟。儿子回家后把情况向大药禀明，大药面授机宜道：“等众人前来验看时，你告诉他们此柱石不能轻易让人目睹，输给他们五百金币即可。”大药之子听从父亲吩咐，乖乖送上五百金币。

大药随后又抓来一些猴子，并亲自教以弹拨乐器及歌舞。等猴子完全掌握后，大药又对儿子说：“你现在可去与他们再次理论一番，看谁家有真正精彩之处。轮到你叙说时，你可告诉众人，言我家有能歌善舞、会弹拨乐器之猴子。”待大药儿子讲完上述话语，所有童子因从未听说过猴子会吹拉弹唱，于是各个表示决不轻信此事。大药儿子顺势打赌道：“你们若不信，我可亲自把猴子带到你们面前，让你们仔细观瞧。不过我们赌多少金币？”众孩童因有上次成功经验，此次便放心说道：“一千金币！若我们看到，甘愿付你一千金币；若又是虚惊一场，你即付我们一千金币。”

当大药儿子将猴子带至王宫后，猴子在国王面前又是敲鼓弹奏，又是唱歌跳舞。众童子眼见为实，只得付与大药儿子一千金币。国王不得不

深感稀有，自此之后，整个国家民众都认为大药智慧无与伦比，于是各个对他恭敬佩服。

当时有一地方名为瓦得哈，此地有一婆罗门娶有一婆罗门女，二人后育有一相貌善妙、妍丽之女儿。此婆罗门心想：任何在我教授下精通念诵及十八种学问之人，若其掌握程度能与我并驾齐驱，我即可将此女嫁与他为妻。

他们后为女儿起名俄丹瓦日嘎，此时有一婆罗门子也来到此位婆罗门面前学习吠陀等一切学问。此婆罗门子具足十八丑相，真真切切奇丑无比，故而人皆称之为丑者。丑者父亲虽不同意他出外求学，但他还是自作主张来到婆罗门处，不久即精通婆罗门一切学问。俄丹瓦日嘎父亲不由陷入矛盾之中，他想：此人实在丑陋无比，但他确已在我面前精通婆罗门一切学问。看来我也只能不违誓言，将女儿嫁与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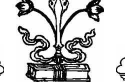
婆罗门夫妻遂将女儿梳妆打扮后交与丑者，丑者虽接受俄丹瓦日嘎，但他尚有些微自知之明，故而未敢造次与她行不净行，他欲将她带往自己家中共同生活。

俄丹瓦日嘎虽自觉美艳绝伦，丈夫媸怪无双，因而内心非常自卑、羞愧，但她还是跟丑者

上路向夫家进发。一路之上，两人将口粮用尽，当抵达一水池边时，二人已濒临饿死绝境。恰在此时，他们碰到一人正往米粉中倒水，用木棍搅和后正欲下咽。俄丹瓦日嘎急忙向他讨要，谁料丑者却抢先夺过那人所施之食，并立即送入自己口中。俄丹瓦日嘎委屈说道："你为我丈夫，我已饥饿难耐，你亦应分我少许。"丑者却振振有词："以前之仙人绝不会开许女人喝此种汤食。"

两人所路经之地干旱无雨，丑者与俄丹瓦日嘎一路走来已是唇干舌燥，但还得继续前行。其后又找到一块狗肉，丑者以火烧烤后自己独自享用。当饥渴难忍之俄丹瓦日嘎向他讨要时，丑者又振振有词道："仙人论典中皆言女人不得食狗肉。"遭到丈夫拒绝后，女人心中愤愤不平想到：我这苦命人已近饿死边缘，真不知父母发现我做下何等过错才将我交与此恶性丈夫。她边想边念叨父母名字，尽管满心怨恨，但还是不得不跟他共同前行。

再往前走，两人又看到一果实已成熟之昙花树，丑者立即爬上树自己大嚼起果实来。女人只能低声下气要求道："你不要只顾自己一人享用，亦应分我一些充饥。"丑者便将熟透之果实



塞进自己嘴里，顺便捋下少许未成熟之青涩果子扔给妻子。俄丹瓦日嘎请求他："请给我成熟果实，我要这些未成熟之果又有何用？"丑者此回则恶狠狠说道："恶性女人，想吃成熟果子，自己上树采摘。"女人已是身感饥渴、心感痛苦，两相煎迫下，她鼓足气力向树上爬去。

当她最终爬上树干，并能倚干摘果进食时，丑者在心中暗自叫苦：我原本就为无福报之人，再摊上如此贪吃女人又该如何养活自己？也罢，我现在见都不欲见她。丑者边想边从树上下来，并趁女人还在树上之时，竟找来荆棘围在树下。女人无法从树上落脚，丑者则趁机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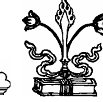
此时能生国王正于附近打猎，而俄丹瓦日嘎则因丈夫抛下自己开始痛哭哀号起来。能生国王急忙循声赶去，终在一荆棘围绕之树上发现天女一般美丽之俄丹瓦日嘎。他不由问那美女道："你是天女、夜叉还是乾闼婆女？"女人回答说："我非天女等类乃为人，只因被丈夫舍弃才受困树上。"国王将她从树上救下后，因贪心大长便与她席地而睡，然后又将之置于马车上带回王宫，并从此与她共同生活。

丑者婆罗门独自一人继续行进时却生出后

悔心，他想：我在寂静处扔掉自己妻子亦不太应理，我应返回再将她找回。结果等他回到原地时，妻子早已不见踪影。有人告诉他说：“能生国王已将那女人带回王宫，立为王妃。”丑者闻言心痛不已，他立即向王宫进发。当他抵达宫门时，侍卫根本就不让他进入。他此时恰好看见有众多服劳役之人正穿梭往来于王宫内外，于是丑者也跟他们一起背负石头，混进王宫。

进得王宫，他四处搜寻，最后终于看到盛妆妻子正与国王有说有笑、好不惬意。他一边暗自心酸，一边紧张思量：我如何才能与她搭上话？后来他总算找到机会对她说道：“黄金做八物，欲令你欢喜，贤妻应悦意，帮我卸石块。”谁知自己原先之妻子却说：“我至今忆念，汝不予我肉，此话尚记否，勿扰我安乐。”二人即如是对话。

丑者婆罗门又说道：“上山可舍身，食毒为殉情，专为汝而来，请卸背上石。”俄丹瓦日嘎则回应说：“汝已舍弃我，食毒随汝意，有我时不要，勿扰我安乐。”二人如此对答之时，国王甚觉稀有，他不解问道：“贤妻，你二人到底在言说何物？我一句也未逮其意。”




俄丹瓦日嘎便将前后经过禀告国王，随后又说：“父母曾将我交与此人为妻，他倒也不乏智慧，精通婆罗门一切学问。”国王听罢为难说道：“事已至此该如何处理？怎样行事才能令他满意？你是否愿跟他回去？”女人斩钉截铁回答道：“我根本不欲再跟他共同生活，但我不希望他恶言诅咒伤害到我们，国王应想办法令其恶咒无法加害我们。”

国王心想：欲求解脱之策还得依赖大药，我需向他言明此事。大药听过国王所讲情况后就说：“我自有办法令其恶咒无法对国王及王妃造成危害。”大药随后就唤来丑者婆罗门问道：“你欲索求何物？你到王宫来有何贵干？”丑者回答说：“我妻子被国王带走，为寻她我才来至王宫。”大药接着问他：“你到底能否认出谁是你妻子？”丑者理直气壮回答说：“当然能认出。”大药便将计就计道：“我把五百女人带至你面前，若你从中无法辨认出你妻子，我就以利刃将你身躯切成一千块。”丑者一口答应下来。

大药于是将所有王妃都装扮一新，并领其列队于国王进餐之处。俄丹瓦日嘎则走在最前列，似天女一般来到国王面前。大药此时对丑者说：

"若你辨认得出，就请即刻带走。"丑者眼见俄丹瓦日嘎等众王妃各个光鲜夺目，他顿时就似毒蛇被咒语迷惑住一样，犯起糊涂来。他就如眼睛直视太阳光一般，感到目眩神迷、昏沉错乱。恰好他此刻看见有一仆女跟着另外一位王妃在眼前晃动，他立即拉住仆女说道："此乃我妻子。"大药随顺他说："既是你妻子，你即可将她带走。"丑者抓住仆女又是一通感慨："上等人爱上等人，中等人喜中等人，下等人配下等人，而我贪执丑仆女。艳丽天人花园中，你似魔女招人嫌，平分秋色我与你，还是跟我把家还。喜欢你来照顾你，共同生活结连理。"丑者言罢即将仆女带走。

这之后发生之某事件，令能生国王暂时舍离大药，大药自此亦不再前往王宫问候请安。国王有次与王妃到花园赏玩，王妃随手就将一串价值连城之珍珠项链挂于阿秀嘎树枝上，然后就与国王忘情享乐，到最后回宫时也未想起它。夜深人静之时，王妃才想起将珍珠项链遗忘于阿秀嘎树枝上。国王急令手下前去寻找，但早已无迹可寻，因一只母猴已将项链转移至另一棵树上。

手下找不到项链，只看见一乞丐正于树下搜

寻众人遗弃之饮食。这些人抓住乞丐说道："此地除你之外空无一人，珍珠项链肯定是你偷去，快快将王妃项链交还。"乞丐顿感莫名其妙，他辩解道："我到这里只为搜寻剩饭剩菜，何曾见过什么珍珠项链？"众人不听他辩解，径直将其送进监狱。乞丐一入监牢，便又被毒打又得忍饥捱饿。

乞丐不由暗自思忖：看来我得快想办法以图自保，否则定会饿死狱中。于是他便对狱卒胡诌道："我确实偷走王妃项链，但我已将其交于某某商主之子。"据其所言，这位商主之子也被抓进监牢，且与乞丐共用一副镣铐。商主之子家属为其送来丰盛食物，乞丐当然想讨得一份，但商主之子愤然拒绝道："你为自己饮食之便就诬陷我，我怎会再送你饮食？"他便自己独自享用起来，未分给乞丐一滴汤、一粒米。

不多久，商主之子欲大解，他就叫醒乞丐同去。乞丐却说："我说话你不听，现在你发令，我又怎能听从？"乞丐拒不同往。商主之子只得忍憋答应道："从今往后，我听你命令，你亦听我吩咐，不知这是否可行？"商主之子一边用温和言辞劝请他，一边连连发誓许愿，乞丐这才答

应同去。大解之后，商主之子神清气爽、身心通泰。自此后，他便要求家人每次都送双份饭食，二人于监狱中共享快乐生活。

有道是“饱暖思淫欲”，这乞丐酒足饭饱之后又想：过去我一直四处漂泊、难得温饱，现在虽饮食无忧，但这远远不够，我还应再找一妓女共同享乐。如是打算后，他又对狱卒扯谎道：“王妃所丢项链实与某某妓女有关。”据此言论，妓女亦被抓进监牢，并与乞丐关在一起。乞丐如愿以偿，终能与妓女整日享乐、厮混。

如是享受过一段时日后，乞丐已是乐不思蜀，他竟对二人说：“像这样生活下去，在狱中呆十二年我都愿意。”但他转念又想，只有妓女怕还是难以打发寂寞时日，为增上欢喜心，看来还应再找一会弹琵琶之人。贪心愈发增上之乞丐此回又对狱卒说道：“珍珠项链尚与某某弹琵琶者有关。”那会弹琵琶者自然又被抓来，并与乞丐、妓女、商主之子关在一起，四人从此就过上歌舞升平之生活。

又过一段时间后，三人共同对乞丐说：“你现在应设法解除对我等之关押，至于出狱后之生活，你大可不必担忧，我们可完全负责。”乞丐



也觉长期住于监狱实非万全之策，他便答应了三人请求。他随后想到：只有大药才能让我们获释，别人都无此能力。他马上就对狱卒说：“大药之子也曾参与偷窃王妃珍珠项链。”结果大药儿子也被关进监狱。

大药得知儿子蒙冤入狱后，不由想到：为了儿子，恐怕此次我得亲赴王宫。于是他进王宫找到国王请求说：“我儿做下何等令国王不满之事以致被关进监狱？”能生回答说：“偷走王妃项链之乞丐言你儿子亦参与此事。”大药回来后即展开详细调查，审慎观察、推理后他又找到国王：“我敢保证这五人无一人偷窃项链，请国王将他们全部释放。”能生对大药所言深信不疑，随即就将五人统统释放。

大药则一人前往花园打探、观察，他找到丢失项链之地，发现阿秀嘎树上经常都栖息有一母猴。大药心想项链肯定已被此母猴拿走，应想办法从它手中夺回。他要求国王与王妃再次前往花园，两人均听其建议如约而至。大药对王妃说：“王妃应将饰品戴在身上，母猴爱模仿人，它想必也会戴出饰品。”结果当王妃将饰品戴于身上时，母猴也将珍珠项链挂于脖颈。大药又令王妃

翩翩起舞，母猴见状也亦步亦趋扭动起来，但此次它脖上项链并未掉下。眼见母猴极善于模仿众人动作，大药马上要求王妃低头跳舞。当王妃如是埋头起舞时，母猴当然立刻跟随，结果当其低头扭动之际，脖上项链终于掉落下来。国王兴奋至极，竟抱住大药脖子赞叹不已，还奖励他大批财物。

六大臣后又集中商议道：“国王原先对我们非常信赖、友好，来自山岩地区之恶性大药被国王重用后，我们竟渐成无丝毫威望之人，这可如何是好？”六大臣中一人首先发话道：“此皆因我们过去不知团结和合，才致大药趁机钻空，令我等力量渐趋薄弱。现今我们应于花园中再度集中并共同发愿，从此之后务必互相信任、合作共事。国王虽已将我们舍弃，但只要我们有勇气与毅力励力奋斗，情况一定会渐至好转。”

六人便于花园中集会盟誓，大药看见后心想：这几人过去从未集中过，此次聚会一定暗藏阴谋。大药心生怀疑后便派自己平日驯养之鹦鹉达鬲拉西前往偷听，当时六大臣正共同起誓道：“我们一定要互相信任，今日必须当众将自己秘密掏出说与众人。”于是他们便开始互诉隐情：

有人言自己吃过国王孔雀肉；有人言自己与王妃行过不净行；亦有人坦言自己曾干过某某事……总之六人欢聚一堂，互说平日深藏不露之秘密，还大摆宴席。

达鬲拉西将偷听所得汇报与大药，大药立即来至能生国王面前说道：“六大臣正在商议大事，他们……”大药便将这些人所作所为及行为动机全部对国王一气说完。能生国王听罢震惊万分，他感慨万千说道：“奇哉！我手下大臣竟能做出如是下劣行为，今后凡我治下国土，他们永远别想再居住其上！”国王立即将六大臣驱逐出境，这几人只得落荒而逃。

当时之大药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当时之能生国王即为后来之舍利子；当时之六大臣即为后来之外道六本师，当他们做大臣时，最终被驱逐出境；现在释迦牟尼获得佛果时，也以神变力胜伏彼等，并将他们赶往边地。

又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木头王子时，以辩才威力制伏六敌国之事迹，《贤愚经》中有广说。

以智慧力选择出家道

久远之前有一方主国王，他育有一太子名为



微尘。国王手下有一婆罗门名为牛圈生，牛圈生有一子名为养火。此养火颇富观察能力，智慧亦超凡脱俗，他即是后来之释迦牟尼佛。牛圈生做事之前定要先征求养火意见，不得养火授意绝不轻举妄动。养火与微尘王子及另外六王子关系非常友善，几位还是同年出生。平日里方主国王总在尽情享乐，大小事情全部委派牛圈生处理，自己则直入王宫、无另外男人之屋中，与众王妃同听乐器妙音，并共度美好良宵。

其后牛圈生死去，国王痛苦万分，他由衷说道："现在牛圈生已离我而去，我在各方面均遭受重大损失。"寝食难安之时，微尘太子就问父王："牛圈生婆罗门死后，父王为何如此悲痛？"国王回答说："你哪里知道每当我恣情享乐时，牛圈生都在背后替我操持起全部政务。"微尘听罢就对国王说道："父王无需担心，养火可继承其父职责，因他才具有真正智慧，牛圈生婆罗门每每做事之前都得询问养火意见，问明白后才肯付诸行动，故而父王可把牛圈生未竟事业放心交与其子承担。"

国王便找来养火，嘱其完成其父未竟之业，养火爽快应承下来。因牛圈生婆罗门以前行事时

都是依靠其子智慧进行抉择，未过多久，养火名字便日渐被人淡忘，众人皆称其为牛圈生婆罗门。

此婆罗门后来有次将六王子唤至自己身边，他对六人提醒说："你们应去微尘王子那里，与其长相厮守，并祝愿他事业圆满、长久住世。同时还要告诉他：'微尘王子，你若快乐我们亦快乐；若你痛苦我们也会难过。我们大家均为同岁，都是好朋友，日后父王去世时，你定会登上王位，到时别忘赏赐我们一些受用，也分我等一杯羹。'"众人听其吩咐就前往微尘处，如是照说后，王子痛快答应。

不久方主国王去世，大臣商议过后便公推微尘当上国王，民众也随即称其为微尘国王。微尘国王后有一次唤来牛圈生说道："你应像承侍我父亲一样帮助、指教我。"牛圈生当下答应愿依国王教言奉行。他随后又招来六王子说："你们均应前往微尘国王处，提醒他勿忘此前所作允诺，应分给你等部分受用，不知现在可否得到？你们可问他还能否记得自己答应之事，若他说尚能记起，你们立即就对他言现今时机已成熟；如国王说似马车形状般之土地何能分成七份，你们

就说牛圈生婆罗门可分，舍他别无任何人堪任。”

六人便依言前往国王处，问国王是否尚能忆起所作允诺。国王回答说并未忘却过去所作答复，他们即请求国王能分与自己受用。国王果然面呈为难之色说道：“马车般大地如何分成七份？”几人就异口同声说：“牛圈生婆罗门可以均分，别人都无法做到。”

国王唤牛圈生婆罗门前来请教道：“上师，我治下国土能否均分七份？”牛圈生轻松答言：“完全可以。”他就把中央之地分与国王，国王对此十分满意，他不停赞叹说：“婆罗门将中央地方分与我，真乃明智抉择，这令我非常满意。”国王带着满足心情又看他继续分割土地：他将剩余地方分为六份，依次交与六王子。依他抉择，他们全都满意舒心，几人纷纷说道：“请牛圈生婆罗门划分真乃明智选择，他果能成功做出与我们相合之分配。”六王子于是也请求婆罗门道：“你经常指导国王行事，恳请从今往后也多多指教我们。”如是祈请后，婆罗门终于答应下来。

自此之后，他便对微尘国王，尚有如大萨拉树般七位国王种姓之人、如大萨拉树般七位婆罗门与七位施主，再加承侍这些人之四十位妻子广

作开示；还对五百婆罗门子传授婆罗门秘诀；他开示指教之对象，还包括许多驯服者、骑象者、骑马者、持剑者、持弓者、追随者、信使、歌舞者、诸大勇士、护心者、剃头匠、沐浴者等等。他原本被众人称作牛圈生婆罗门，而诸婆罗门则尊其为梵天，国王则将之称为天尊，民众又拿他当国王一般对待。

当时很多婆罗门都认为牛圈生婆罗门已是成就者，且非常精通梵天道，国王与臣民亦持此种观点。牛圈生得知后内心忐忑不安：众人皆对我非常尊重，认为我已精通、成就梵天道，但我实不明白，更谈不上成就梵天道。记得父亲以前曾对我开示过，言一婆罗门若能在夏季利用四月时日前往寂静处修大悲心禅定，则梵天定会亲至其前。既如此，我何不利用夏季四个月光阴也去静修一番？

打定主意，他便前往微尘国王面前请求道：“大国王请听我言，我欲暂时于寂静处修习一段时间禅定。”国王回答他：“若你自己感觉因缘已经成熟，不妨按你意愿径直做去。”接下来，他又对六位国王、七位国王种姓者、七位婆罗门、七位施主、承侍他们之四十位妻子说：“诸位切

勿散乱，你们安生住于家中，我自己要去寂静地禅修。”众人各个表示愿按其吩咐遵照执行。

他又嘱咐五百婆罗门子说：“以前传授你等之秘诀务必牢记心间，且需熟练掌握并精通。”然后他又在驯服者及至沐浴者前一一道来：“诸位若暂时需要其他指点，可临时找人传授，我于夏季四月光阴中要去静修禅定。”

全部交代完毕后，他就在城北处造一宫殿，在四个月时日中修起大悲心禅定，但梵天却一直未露面。还差一日就将圆满四月期限时，他于当晚暗自思忖道：尽管我在父亲面前听过这种说法，怎奈梵天却始终不现前。正苦苦思索之际，世间怙主梵天已知晓他全部心思，梵天就在如大力士之手伸缩之瞬间从天界降至他面前。此刻牛圈生婆罗门所居屋室内外全部遍满大光芒，而他在下半夜寂静阒然之际忽见光芒亮如白昼，他急忙问道：“我从未目睹过此种夺目光芒，不知眼前这位身相庄严之朋友到底是谁？”

梵天回答说：“我乃天界梵天，此次特意来看望你，你想必应已了知。”两人以偈颂方式互相交谈过后，牛圈生心想：我即生愿望已实现，不过为来生利益，我应向梵天提一些困扰自己之

难题。想罢他就对梵天说：“我心中一直有几个疑问，现请你解答：我应修何法、持何戒才能得梵天无死果位？”

梵天对他开示说：‘你欲得无死果位必须断除妄图转生人间之贪欲，要独自一人守护悲心，远离垢染、淫行。若果能如是修学，将来必得无死梵天果。”

牛圈生闻言坚定说道：“这些我大体都能明白，只是不知何为‘远离垢染’？”

梵天就向他解释：“整个世间状如瀑布流水，若有遮障必堕恶趣，哪里还会了知梵天道！所谓垢染即指愤怒、妄语、仇恨、损害、吝啬、傲慢、不安忍、贪心、嗔心、痴心、嫉妒、气恼……这些皆可谓垢染。世间瀑流若有此等障碍，必将引向恶趣，怎可能再得梵天果位？”

牛圈生闻言暗想：以我所理解之梵天话语，在自己家中无有修持圆满清净梵净行之可能，我理应剃除须发、身披袈裟，以清净心远离俗世、出家求道。他刚刚想完，梵天就已了知其意，梵天鼓励他说：“为生梵天，望你坚持修行此清净稳固之法。”言毕即消失不见。

四个月转瞬即逝，微尘国王此时特意来到上



师脚下顶礼，然后坐于一旁。牛圈生告诉国王：“我现已不欲过在家生活，望你自己今后能努力护持国家。”国王诧异问道：“若你有未满足之愿望，我愿满你所愿；若你受外人损害，我定设法予以遣除，只是请你万勿舍弃我。”婆罗门恳切答言：“国王，我既非愿望未满足，亦非受别人损害。我只是听罢梵天话语，顿时对在家生活失去兴趣而已。”他马上就将梵天所言及自己欲出家证道之念头以偈颂方式告诉国王，国王听后立即向他表白说：“你去哪里我都会紧紧跟随，你原本就为我上师，我愿做你声闻弟子。”“既如此，望你也能断除转生人间之贪欲，同时精进行持梵净行。”婆罗门最终答应了国王所提请求。

牛圈生又对六位国王等人说道：“我欲出家修持，你们日后有何打算？”众人异口同声答言：“如上师能等七年，待我们儿子长大后，即可将王位交与他们，那时我们定会追随上师一同出家求道。”

婆罗门感慨说道：“七年时间太过漫长，因贪欲很容易就能生起，受用也轻易就能令人陶醉，而寿命却很难保证时时拥有。再者说来，我自己七年过后能否出家都很难断言，故而我一定

要先行出家。”众人一看上师不答应以七年为期，于是就开始从六年说起，五年、七个月、七日，如此一路缩减下来，但牛圈生均未同意。他最后说道：“七日时间虽并不算太过长久，但世间受用依然时时刻刻都易令人陶醉，而寿命又朝夕难保。我自己七日过后能否断言可以出家都成问题，因此我一定要先期出家。”

牛圈生婆罗门又对如大萨拉树般之七位国王种姓者等诸人，以及五百婆罗门子、驯服者、骑象者，一直到沐浴者等人一一诉说自己欲出家之打算，他们全都发愿说：“若你出家，我们也出家跟随。”

牛圈生婆罗门当即剃除须发、喜着袈裟，带着微尘国王及六位国王，还有七位国王种姓者、七位婆罗门、七位施主、承侍他们之四十位妻子，再加五百婆罗门及驯服者、骑象者、骑马者……沐浴者等成千上万眷属于当天全体出家求法。他出家后，通过精进修持终于断除五种烦恼障：脆弱微小之心、渺小无力之智、损害之心、损害相应之心、遮障涅槃之心等；又修持无恨、无嗔、无损、宽容、广大之无量慈心，使此种慈心能遍于一个地方，乃至二、三、四及上下一切世界之



众生；还普遍修持悲心、善心、舍心。此时，众人都称其为牛圈生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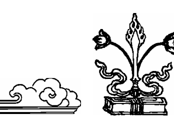
牛圈生大师培育出成千上万眷属到大大小小城市中度化众生，这些眷属中有剑命、梵施等七大眷属，他们令无量众生断除世间贪欲，并为众人广泛宣说梵天正道。

如此成就禅定之牛圈生婆罗门，以智慧力及辩才力利益无边众生。

与此公案大致相同之公案内容为：久远之前有一方主国王，他有一名为童尘之太子，为太子传法者为一婆罗门，名护火遍入，他即是因地时之释迦牟尼佛。此公案见于《百业经》中。

不随波逐流

释迦牟尼佛因地时曾转生为一统治众多小国之国王，虽如理如法主持国政，但因众生业力所感，治下国家依然饱受旱魔侵袭、长时不降滴雨。国王于是自我谴责，认为干旱原因乃在于自己对众生行持非法所致，他随即向年长大臣询问解脱饥荒良策。众大臣协商后一致向国王谏言：“按吠陀论典所言，只有杀牲祭祀才能令天降雨水，我等皆主张实施此道。”




国王原本就悲心浓厚，他对众人所提之杀害众生一议非常不满。不过因他历来对眷属都很随顺，从未以粗言恶语对其痛斥贬损，因此他只岔开众人话题，内心则打定主意坚决不采纳此种建议。众大臣并不知晓国王甚深、难以了达之密意，还一味继续商谈杀牲供祭之具体措施。国王深深为其感到悲哀：此类人尽是随波逐流之辈，自己却毫无观察能力，还要对别人妄说不善之道。他们自以为杀害众生以为献祭，日后天尊定会心生欢喜，所作所为亦能获致善果，这纯属谎言，实不应理，更不能接受。

尽管如是思维，但国王仍欲以方便法善巧转化众人，他表面应允并说道：“你等众人可谓一心一意欲饶益我，现在我想杀死一千人以供养圣尊，望你等能在各地备齐所需资具，并选好吉日。”大臣们闻言各个内心恐惧，但表面上人人皆承诺道：“国王，你应沐浴并做短暂休整以成办此事，我们来做具体供施准备。只是若同时抓捕一千人恐遭民众反抗，以致使他们对国王彻底灰心失望，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仔细应对为好。”

其余婆罗门闻言都赞叹、附和，称“言之有理”，国王抓住时机说：“你们不必担心会遇民众

反抗，或使其对王政灰心失望，我自有解决办法。”国王随即就召集城中人说道：“我欲以一千人供养圣尊，但他们既无有过失，亦未犯法，我若将其如旁生般杀害未免有些不应理。故从今日始，你们当中有谁做下违法或违我教言之事，我所派遣之观察者都会明察秋毫。若有这种人存在，无论在何处、无论是何人，都应被抓住且杀害，以替代供祭所用之牲畜。”

城中众人纷纷合掌禀告说：“大国王，你长期关爱众生，在你慈心护育下怎可能有违法或违背你命令之人？你所作所为梵天都随喜、赞叹，你实为真正量士夫，天人亦对你生起欢喜心，我们就更不待言。从今往后，我们定当依教奉行。”

国王随即派出有智大臣前往四方视察，打探有无造恶之人以抓捕他们。他同时派人到处观察，且于各地每日广宣道：“民众均需遵纪守法，为民众利益，国王欲向天神供祭，凡行非法者必代一千牲畜被杀死祭祀天神。自此后，胆敢违背国王教言者，一定要将其拴于供神柱上，代替牲畜充作供品。”人们闻言各个胆战心惊，从此之后，众人洁身自律，再不造作丑恶之事，大众全部受持清净戒律，互相争论及敌对亦渐趋消亡。

人人听从上师教言，互敬互爱、互喜互利，分配公允、合理，能以寂静度日，整个世间就如初劫一般充溢幸福快乐。

当国王看到诸大臣都对自己满意、生信之时，就对他们下令说：“我极欲保护、饶益所有民众，故而现今要对其行广大布施。为圆满布施之举，我要把一生所积财富全部散尽，希望民众能随意接纳。你们应于各地建造专用布施房屋，众生需要何物，你们即布施何物。”

如此布施之后，所有贫穷悉数消除，众人财富各个增上。国王名声渐渐誉满大地，众生也行持起佛法。以此功德，感致风调雨顺，天人适时降下甘霖。国中自此草木繁生，谷稼丰盛，大地滋润，草药都药力倍增。众生自然灭尽疾病，身具光泽，心生欢喜，彻底远离战争等怖畏。人们在安享美满生活之时，由衷赞叹国王恩德。有一大臣呈上偈颂赞美说：“恒常已彻见，上中下所需，诸君主智慧，愈益显增上。”当其叙述完国王功德之时，天尊也现前赞叹说：“杀害无辜众生本非应理，应想方设法对其行法布施，以法布施惠众生世出世之利，并息灭他们所受之危害与穷困。你恰恰就如是行持，此等民众能有你当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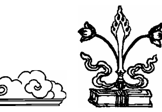
怙真乃他们福报现前。”

如是具有善良心地及崇高智慧者，就算别人引诱他为非作恶，他也不会随顺就范，他会以方便法令趋入恶道众生再回至善道中来，并广行自他二利事业。对此，我们理应生起恭敬心。

又在一多觉之地有一月称婆罗门，他育有一子名为日月。后当月称生病之时，妻子与日月都对他置之不理。遭亲人遗弃后，倒是一仆女四处觅药，并照顾月称日常起居。待月称身体恢复后，他慷慨赐予仆女五百金币，并使其摆脱仆女身份。仆女对月称日久生情，贪心潜滋暗长，后当她具月经时，就与月称同居一处。

仆女不久即怀有身孕，月称妻子立即对她心生妒意，她时常打骂仆女。仆女把一腔怨恨全发泄在胎中婴儿身上，她心想这可怜众生入我胎中后，我便开始受别人攻击，饭食也日渐低劣。故而当孩子生下来后，她便将之投入溺器中欲抛于荒郊野外。月称见到后忙问她原因，她便将情况讲明。月称制止她道：“你勿抛弃孩子，我来想办法养活他。”

他就对妻子说：“我患病之时，你与儿子均抛下我不管，全靠仆女精心照料，我方才转危为




安。你从今往后要给她财物、善待她，与她好好生活，否则我就立她为妻，让你做仆女。”妻子听后恐惧不已，她答应自此之后再不加害仆女。在随后之生活中，她尚能时常相帮。

儿子后被取名为溺器者，月称对他很是疼爱。待月称后来临离世时，他告诉大儿子说：“日月，我死后你一定要对弟弟多加关爱。”在无限牵挂之中，月称离开人世。

岁月流逝，日渐长大之溺器者某次与日月母子吃饭时，日月母亲以“仆女之子”之类言词欺辱溺器者。他满心委屈跑到亲生母亲处询问原由，母亲告诉他：“世上有众多依赖自己力量谋求生路之人，何能称其为仆人？儿子，你从现在起应到别处求学，务必自谋生路。”受母亲鼓励，溺器者逃离家中，隐姓埋名改称月寂，前往舍卫城。

当他来到城中一大婆罗门面前时，那人问他：“你从何处至此？”他回答道：“我来自多觉。”那人就问他：“不知你是否听闻过月称之名？”他痛苦回答说：“他正是我父亲，不过现已去世。”他边哭边断断续续哽咽成语。婆罗门闻言颇感意外，他说：“月称是我最好朋友，既



如此，你暂且住于我处，我教你婆罗门学问。”等他留下后，婆罗门便开始教他吠陀，他后来将四吠陀全部精通。婆罗门对此深感满意，将女儿装扮妥当后就嫁与他为妻，同时还赠与大量财物。月寂生活自此平步青云，并日渐声名远扬、财富圆满。

其后有一从他老家多觉之地来舍卫城之商人认出他本来面目，来人未说一句即转身离开。返回多觉后，他将见闻讲与日月，日月高兴之余又把情况告诉母亲，母亲内心立刻愤愤不平起来。她说：“一仆女之子怎能发财？又怎能变成众人恭敬对境？”不管母亲如何不满，随时间流逝，日月家中还是日渐衰败起来。后来她又对儿子说：“你到弟弟那里，让他给你些财物。”日月对母亲戏言道：“以前你称他为仆女之子，为何现今又称其为我弟弟？”母亲不管这些，她只是再三劝请日月速往弟弟处，日月最终还是动身前往舍卫城。

月寂听说兄长前来兴奋难抑，他热情出门迎接日月，并立即嘱咐他：“我现已更名月寂，万勿告诉别人我过去叫溺器者。”日月爽快答应，并与弟弟同入家门。见到妻子后，月寂向她介绍

兄长：“此乃我哥哥，日后凡他所需你务必供给及时，绝对不能违逆他教言、心愿。”妻子听令后自然依言照作。

日月一直性情宽容，且易于交往，而溺器者却性格暴虐。他妻子即便稍有微小过失，他也会拳脚相加，耳光相向。那婆罗门女子一日忍耐不住就问日月：“大哥，你与月寂乃一母所生，由同一母亲用同样乳汁喂养成人，为何你性格如此温和、易于交往，而你兄弟却粗暴、鲁莽又野蛮？这到底为何？这又让我如何是好？”

日月见她非常惹人怜惜就说道：“弟妹，这需家中秘语才能解决。”婆罗门女忙问：“你能否将这家中秘语赐予我？”日月神秘说道：“一般而言，家中秘语不能讲与任何人，掌握家中秘语者需与之同生死。若要得之，则需以极大恭敬与大财富才能买得。”婆罗门女又问他：“你都需要何等财物？”日月缓缓道来：“五百嘎夏巴纳货币即可。”

婆罗门女马上拿出五百钱币，又在日月脚下顶礼道：“大哥，请务必赐我家中秘语。”日月进一步提要求道：“你还需告诉我兄弟，让他也为我备好钱财，我离开此处时自会传你家中秘语。”



婆罗门女便巧妙对丈夫说："你兄长思乡之情渐趋浓厚，不如让他回去以解乡愁。"月寂回答说："贤妻，你为兄长准备好上路口粮，我再帮他找位亦前往多觉之同行者。"

婆罗门女准备好粮食与五百嘎夏巴纳货币，她又找到日月说："你弟弟已为你备好所需，你现在可否为我传授家中秘语？"日月这才将秘语和盘托出："弟妹，他日后若准备打你时，你即可念诵一遍此家中秘语：'众人已了知，家喻又户晓，农夫亦明白，勿打溺器者。'若他问你句中含义，你可言：'你真打我时我再解释。'如此他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如说上一遍即可收效，日后你便再无后顾之忧。有此秘诀已足够你应对月寂暴怒，千万别将它遗忘。"婆罗门女当下就将之牢牢铭记。

月寂除给兄长提供口粮外，尚赠与他一些钱币、衣物，然后才将日月送走。此时婆罗门女心中盘算到：这家中秘语到底是真是假、有无作用，我还得试上一试。等丈夫当天送走哥哥返回家中时，婆罗门女故意不为他准备饮食、沐浴水。当月寂命她端上饮食时，她大胆说道："我尚未准备。"月寂立刻嗔心大起，他勃然变色道："我兄



长在家时，碍于情面我一直未痛揍你，看来你真是不打不成器。"月寂伸手就欲痛打妻子。

婆罗门女马上正色道："丈夫，你暂时饶过我，听我道完家中秘语再说。"丈夫惊问道："何谓家中秘语？"她便琅琅念诵道："众人已了知，家喻又户晓，农夫亦明白，勿打溺器者。"丈夫心头一惊，他心虚问道："此偈何指？"女人得意扬扬说道："你真打我时我再解释。"

月寂就如被射中要害之野兽一般败下阵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打骂妻子。他还对她起誓发愿道："万勿告诉别人，我再不打你就是。"

当时之月称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当时之溺器者即为后来之登巴。佛陀后来说过："登巴为溺器者时就唤我作父亲，现在他还称我为他亲戚。"

革夏巴救度沉迷情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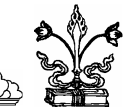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国王种姓者，名为革夏巴，他精通世间一切论典，又长于言论，说话非常得体。革夏巴长大后常想：生存于人世间，我当以何种营生过上清净生活，且对众生有利益？登上王位是产生使人骄慢等烦恼

之根源；而商人又不得不造作说妄语等不善业；生为农夫必然要与鞭打牦牛等恶业连在一起……如此看来，我还是当医生为好，既能生活清净，又可利益众生。思前想后，革夏巴打定主意立志行医。

他既留心于医术后便精研深思，加之又言谈得体、善慰人心，心中又时常发愿要帮助利益他众，故而多有众生从其手中彻底摆脱疾病折磨。

后有一次在某一地方，有一女人于丈夫生病且去世后心生极大痛苦，她整日哀号并大叫丈夫姓名喊道："你去哪里？"自从遭遇丧夫变故并因此着魔后，她精神日趋癫狂、错乱，从外边疯跑回家后竟胡说道："我丈夫根本未死，他已复活。"然后就不再哭泣，只拥抱丈夫尸身，并对尸体倾诉说："你为何沉默不语？若你喜欢其他女人，我不会阻拦你，你尽可前去与她相会，你快快睁开眼吧！"每每说到此处，她都会边胡言乱语，边伸手拨开尸身眼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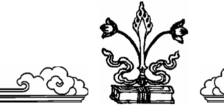
某日趁家中亲友半夜三更均酣梦不醒之时，她扛起尸身就跑到旷野郊外，并翻山越岭奔波不已，又在尸陀林中四处游荡。她把尸体认作真正丈夫，给他讲种种话语，并行各种夫妻间礼仪。




久而久之，尸体腐烂变质，到最后只剩一副骨架。她依然不舍骨架，对它同样珍爱异常。天气酷热之时，她自言自语："我丈夫太过劳累。"于是就以水为骨架沐浴，还用鲜花装饰。癫狂女人即如是日日对丈夫骨架言说爱语，且对之彬彬有礼，一如丈夫存活之时。她对骨架温存体贴时，经常对它言说丈夫往日最喜听闻之语。白昼时如此抱着尸身到处漂泊；夜幕降临，她就在野外以花草做成卧具、垫子，用沉香薰染过后，即把骨架抱至薰染过之卧具上，说过"好丈夫，请歇息"后，就与骨架同榻相拥而眠。

精神错乱女人此种可怜行为渐渐为人所知，革夏巴与众弟子也早有耳闻。革夏巴了知女人境况后悲哀说道："呜呼！被邪分别念迷惑之女人，我实在应设法救度。"把想法告诉弟子们后，诸弟子同声说道："具智者无有不能成办之事。"他们纷纷赞叹他慈悲发心。

革夏巴对女人生出强烈悲心后，就于晚上带众弟子来到所言所行令人顿感恐怖之女人所在尸陀林。他一到此地就发现这里遍布众多可怕魔女，为保护弟子，他将咒语书于他们所盘发髻中。革夏巴同时心想：世间人贪执之女身分明就是尸



陀林中这被人遗弃之丑恶尸骨，若有人贪执尸骨且拥抱尸骨，真乃可悲、可叹、可笑之极至。他边想边遏制不住地对女人再度生出悲心。

第二日黎明时分，他要求弟子先行返回城中，并对他们解释说："城中多有病人需有人疗治，对这女人，我要想出稳妥办法进行救度。"弟子们依言返回城中，革夏巴独自一人留下来。当他寻找苦行女人时，这女人刚刚起床，她拿起丈夫尸骨就向河边走去。革夏巴来到她露宿之地，一见她所用之卧具等物就知她常住此处。再一路搜寻而来，就发现她已来到河边。革夏巴顺手在尸陀林捡起一具女尸，扛起它就开始追随女人踪影。

女人此时把尸骨拴于河边一树上说道："好丈夫，你暂且呆在此处，我到河边取水为你洗脸，我还要用可爱饰品装扮你。"就这么边说边来到河边，女人一低头就看见映现于水面上之自己身影，她不由想到：此美女会将我丈夫夺去。想到这，她立刻就以种种污言恶语狠狠诅咒水中女影，越诅咒越起嗔心，她又用石头猛击水波上所现女身，但那影子无论如何都不舍离。看到这，女人只得说："你既不走，我就把丈夫带走，如

此一来，你休想再睹其容。"她边对身影唠叨不止，边扛起骨架向别处进发。

到另外一地时看见背一女尸之革夏巴，她不觉暗想：此人为何带一女人到处乱跑？我应问个清楚。于是她就上前询问："我和丈夫欲往别处，你为何见到我们就心生怀疑，以致逃跑不已？我非魔鬼，你俩大可不必怀疑。"革夏巴对她说："妹妹，我并非怀疑你，我带着自己妻子是要去其他男人找不到之地。因我女人非常漂亮，天人见之也赞叹欢喜。我是害怕你丈夫夺走我妻，故而才躲避奔跑。她原先并不喜欢其他男人，但见到你丈夫却显露羞涩之态，眼睛也不敢张开。我要把她带到山后去，在那里长期定居。"

女人听罢安慰革夏巴说："大圣者，你无需忧虑，你妻子性情沉稳，不会喜欢其他男人；我丈夫同样人品亦佳，绝不会爱上其他女子。我们理应成为好友，可共同生活、一致行动。"看到女人心态已放松下来，革夏巴就答应说："你既遵规守矩，我们即可在河边共同生活。"他说完即将那具女人尸骨放于河边树下，并开始装饰骨架。女人把丈夫尸身也置于旁边，亦为"他"梳妆打扮起来。



当女人后来放心入睡时，革夏巴将两副骨架以绳子捆在一起并扔进河中，同时大声惊叫“哈哈”等语，又痛哭哀嚎。女人醒来后，革夏巴涕泪纵横哀叫道：“你丈夫将我妻子拐带走了，现在一切都已毁于一旦。”此时两人都看见紧紧相拥之两骨架被急流冲走，他们边哭边紧追不舍。女人泪流满面哭诉说：“我时刻思念你、疼爱你，谁料你今日却跟别人妻子弃我逃跑，将我所有情感毁灭尽净，你真是从来都不曾考虑过我感受与心情。”她瞬间嗔心大起，转瞬又痛苦哭泣。革夏巴趁机劝慰她说：“你失去亲人再这样哭天抹泪亦无济于事。你还说你丈夫素不喜其他女人，孰料他竟将我最可爱、妍丽之妻从我们眼皮底下拐带而去。我所有之一切都已毁弃无遗，你马上赔我妻子！”

革夏巴边哭边说之时，女人用衣物包住脖颈，羞愧说道：“大圣者，我无法再令丈夫返回，而我兄长恰有一贤妻，我可想办法让他把妻子送与你。”革夏巴一口回绝道：“我只要我美丽妻子，除她而外，天女我都不欲娶。若你今日不能将我妻子交还，我马上用大石块砸烂你脑袋。”言毕即举起石块，气势汹汹向女人扑来。

女人战战兢兢跪于他脚下顶礼道：“我又无钱财又无亲友，孤身一人可怜度日。如今我已知错，并在你面前忏悔，祈请你千万勿夺我性命。”革夏巴立即抓住机会说：“你既如此恳请，若你真能听我吩咐，我既不会打死你，还能让你获得快乐。”女人急忙应允愿依他所言实行。

革夏巴这才谆谆开示道：“从今日始，你务必放弃怀抱丈夫尸身之恶念，因携带他骨架原本就为最愚痴之举！众人皆赴死，山海如意树，人天诸财富，一切均无常。如是一切有为法尽皆无常，人们理应对世间生厌烦心。贪执亲友定会引生痛苦、忧虑，并致人堕落，真希望你能从沉迷情欲中清醒。”

待革夏巴说完，女人癫狂思维即回复正常。她感慨万千说道：“奇哉！你所说明灯般教言已完全遣除我恶劣分别念之愚痴黑暗……”言罢如是赞叹语，她已完全变成思维正常女人。

革夏巴将她又送回她亲戚家中，当地人众及革夏巴弟子均赞叹他聪慧做法。

久远之前于印度鹿野苑梵施国王治下国家中，有一婆罗门前往森林中寻找药材。当他找到药材，然后于返回途中在一岩石上休息时，一人

非人女人目睹他仪容便生出贪心。两人后共同前往人非人所居之地，那人非人女人则将一山洞口用巨大磐石挡住，自己就与他在洞中过起夫妻生活。释迦牟尼佛当时即转生为二人所生之子。

后当他长至八岁时，开始在父亲面前学习众多论典，并精通天文学。有次被母亲带到洞外后，他又在其他仙人前听闻其他论典。因他前世串习显发，他每每看到偷盗者所留脚印就知道此人到底是谁，当他把情况汇报与父母后，人们便称之为知迹。

知迹有次问父亲："父亲家乡在何方？"父亲不胜感慨回答道："在印度王舍城。"知迹便要求说："我欲跟父亲到鹿野苑大智者前听闻经论。"父亲无奈说道："怎奈我们山洞门口已被磐石阻挡，若你有突围之策，我们父子便可前往鹿野苑王舍城。"儿子经过一番努力后终将磐石挪开，父子二人于是得以上路。

来到王宫后，父亲先对梵施国王诵以吉祥祝词，然后告诉国王说："我儿知迹可据盗窃脚印捕获窃贼。"国王闻言非常高兴，自此后，知迹帮助国王抓获很多盗贼。但他每每都要求国王勿将他们杀害，国王也按他意愿如是照做。天长日

久，整个地方都已难觅盗贼踪影。

国王有次骑骏马与眷属、侍者边交谈边去众王妃所居之地，然后又到另外一寂静地赏玩。当时有一女人已安然入梦，衣服散落身旁，珍珠项链也丢弃于地，不过却无人偷走。国王目睹之后就对侍者说："自从知迹到我国中，国家就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现在连女人珍珠项链丢弃于地都无人偷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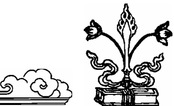
侍者闻言当下就对知迹心生嫉妒，他马上离间道："大国王，你并不知晓知迹过失，故而才会只赞他功德。"国王疑惑问他："知迹又有何过失？"侍者就顺势说道："他自己晚上常常偷窃别人财物，不知大国王是否知晓？"国王为显示知迹功德，就让侍者偷走王妃项链。侍者偷走后又在城市周围绕转三匝，最后将其于狮子宝座下挖地掩埋。

女人醒来后发现珍珠项链丢失不见，她满心痛苦、焦急地来到国王面前申述。国王当着侍者面吩咐知迹道："谁偷走这女人珍珠项链，请速速查出。"知迹于是前往女人丢项链之地察看再三，又绕城三匝，最后回到王宫，直趋国王狮子宝座，然后就面呈笑意观望国王，但一直不开口

讲话。国王好生奇怪："你为何要笑着看我？"知迹答言："大国王，偷珍珠项链者并非普通人。"国王鼓动他说："既非普通人又是何人？请不讳直言。"知迹这才说道："大国王，我以譬喻明之：有一做陶器者被坍塌窑坑埋住身体，陶师当时感慨说道：'大地原本为万物生存、生长之因，谁料今日却压住我身。'此譬喻恰能说明如今丢失项链一案。"知迹言毕即沉默不语。

国王未听明白，只得要求知迹再说清楚一些。知迹便说道："要我明说，我则再以一譬喻明之：婆罗门于火中行火供时不慎被火焰灼伤，他当时说：'我每日均顶礼并以恭敬心在火中行火供，怎奈今日却被火伤身，这让我以后又以谁为依怙？'此喻也与此案道理相同。"知迹言毕又闭口不语。

国王则再请求说："你所用譬喻我皆不明了，可否请你明确指示？"知迹只得再次解释说："大国王，我再以譬喻明示，请谛听：一婆罗门为沐浴来到河边，谁知他却被河水冲走；多有飞禽以树木种子为食，但林木燃起大火时却烧毁禽鸟自身，此时谁可做依怙？此理与丢失项链一事亦无本质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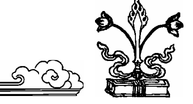



待知迹讲完，国王还是说道："我依然未明此理，请你直接挑明。"知迹继续解释道："大国王，我再讲一譬喻：有一农夫耕地之时，他美丽女儿前来为父亲送吃食。当其松解腰带时，父亲突然对女儿生出贪心，并马上与她行不净行。过后父亲又生起后悔心，于是他对女儿说：'你刚才为何不阻止我非法行为？'女儿委屈答言：'你是我父亲，若你都对我做不应理之事，谁还会再去遮止有害行为？就如灯火中出现黑暗，谁又能遣除黑暗一般。'"知迹叙说完毕又紧闭双唇。

国王还是未听明白，他最后说道："不管你如何指东说西、譬喻明示，我依然不解其意。"知迹此次则挑明道："既如此，我干脆直接讲明：若问是谁偷走女人项链，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你这位侍者！"国王马上便问："他既偷走，又将之放于何处？""请国王挪走狮子宝座。"知迹如是吩咐。待众人将狮子宝座挪开且挖掘后，珍珠项链终于显露。

国王不觉心生稀有，他赞叹说："以嫉妒心毁谤具功德、具智慧之人实不应理。"说完就将侍者赶出王宫。女人项链失而复得，自是欢天喜





地回至家中。知迹又趁机对国王宣示世间贪欲过患等佛法，国王以“善哉”连声赞叹，又赐其丰厚奖励。

以善说遣除恶行

久远之前有一仙人以歌舞为生，他有一极具智慧之女儿，名为无喻姆。无喻姆出生时即色妙形姝，吸引住众多人之目光，她即是因地时之释迦牟尼佛。无喻姆两岁时即成孤儿，父亲一朋友自此开始养育她。此人亦能歌善舞，他告诉无喻姆亲戚说：“我欲传授无喻姆歌舞技艺。”随后就开始对她倾囊相授有关舞蹈之种种学问，而无喻姆对他所教授之内容很快就通达无碍，舞师便将各类舞蹈道具一一赐给她。

当地国王有次命人于舞场中举行盛大歌舞庆典，舞师也将无喻姆及种种演出用具一并带往王宫，以国王为主之成千上万观众便得以观赏此次精湛绝伦之表演。无喻姆上场时以千姿百态之身体动作翩翩起舞，许多人一时皆被其妩媚风姿与秀逸、绰约体态深深打动，他们目不转睛沉迷之际，都很想亲近亲近无喻姆。

与此同时，有一出家修苦行者已对苦行生起

厌烦心，疲累不堪之时正准备还俗。他当时亦前往城中，在接近舞场边缘时忽听到隐约鼓声，于是他便不经意到舞场中匆匆一瞥，恰好看到无喻姆婀娜身姿，并听闻她天籁之音。苦行者马上暗自思忖：我于森林中苦行何能享受此种妙欲？想来我真应该舍弃苦行修道。

正在此时，无喻姆上身衣物忽而坠地，两只秀美乳房豁然显露，舞师当下贪心顿起。无喻姆知晓他心态后沉稳说出一偈：“自心常依正法者，谁愿造孽趋恶道，驱遣暗夜明灯亮，再入歧途诚可惜。”这善说之偈在舞师听来就如弟子听到上师教言一样，他在即将趋入恶道当口，立时遮止住自心烦恼。口说“善哉”之同时，便将自己上衣脱下交给无喻姆。而苦行者在听到这善说之偈后，忙将自己树叶所成坐垫、黑色萨拉树皮恭敬置于无喻姆前。两商人也在观舞，此时他俩则将自己如月光般白色衣服送与无喻姆。同时，国王大臣及王子也纷纷将各自月光般白衣送与她。

歌舞结束后，国王首先问舞师：“你为何将自己衣物交与无喻姆？”舞师惭愧回答说：“国王，当她上衣落地之时，我当下就对她美丽生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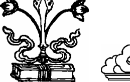


贪心。等她说过善说之偈后，我心中痴暗立刻即被全部铲除，故而我才送衣明志。”

国王又问出家苦行者：“你为何要把树皮、树叶送给无喻姆？”出家人自我谴责说：“我已舍弃苦行，正欲还俗时，一听她善说之偈，我即打消此念头，我还要精进苦行！正因对她恭敬、感激，我才献上树皮、坐垫。”

国王再问两商人赠衣动机，其中一位如是说道：“有一商主外出之时嘱我替他看管一珍珠项链，后于某次宴会时，我将此串项链借与他（两位商人中另一位）妻子佩戴。看到她脖上项链，我妻子就问她从何处得来。她回答说：‘此乃一商人之物，你丈夫将之借与我享用。’因她如此言语，我妻子就想：我丈夫既已拿到这串项链，何不等那人回来讨要时拒不交付？如此一来，这项链就归我们两家共有。我妻子即将此想法告知他妻子，她们二人商议之时，我俩闻听后亦贪心大增，共同预谋等那人前来讨要时坚决不还给他。结果刚才听到无喻姆善说之偈，我们立刻将此种贪心舍弃，并开始趋入真正善道。故而我们一边赞叹，一边送与她白衣。”

国王接着问大臣：“你为何也把自己上衣送



与她？”大臣一听立即膝盖着地、恭敬说道：“若国王答应不惩罚我，我则向国王讲明原由。”国王答应不惩罚他后，他就将国王请至寂静无人之处告诉国王说：“我这恶性之人竟与你大王妃商议，欲趁大国王沉睡时以毒药或宝剑杀死你，我好登上王位。但此种恶念已被无喻姆善说之偈彻底摧毁，所以我将衣服送与她以明谢意。”

国王最后问王子：“你又为何送无喻姆上衣？”王子回答说：“父王，你已听闻大臣所述，这人竟欲与我姨母一起毁灭国王种姓，我原本极想将其诛杀。不过此等恶念现已被无喻姆善说之偈一扫而光，我这非法之心亦同时被她清除。她已成我真正上师，因此我才以衣供养。”

国王闻言啧啧称叹道：“真乃殊胜无比。”随即就赏赐给无喻姆大批财物，并恭敬赞叹不已，众人随后也相继归家。

如此大菩萨以其智慧力宣说一偈都能对众生带来不可思议、无法估量之利益，对此我们理应生起恭敬心。

又久远之前有一具大势力且财富丰饶之国王，名为置岩。当时有一商主名为善行，精通一切论典，性情寂静、堪忍，具种种功德，实为世

间无偏亲友。善行常对众人开示光明道，他也即是后来之释迦牟尼佛。

那时在鹿野苑有一天女般妖冶老鸨，经常欺诈众商主。善行听说后为摧毁此鸨母青春倨傲心理，便与众多朋友特意赶往鹿野苑。当此之时，有许多恶人对鸨母说："你之艳丽恰如莲花吸引蜜蜂一样，能勾招一切男人。既有如此本领，不妨拿来一试：听说有位智慧超人之商主善行已来此地，你何不以善语及引诱男人之本领好好款待他一番？"

有人如此说过之后，她便派一能言善道之人以恭敬心对善行说道："受众人喜爱之鸨母让我传语，言你这位善行可前去她那里摄受她们。"善行巧妙答言："能引诱众人又具色艺之女人，我来此地就专为见你。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我定会赴约。"

善行于是来到身着白衣、统领许多妓女之老鸨处，鸨母看到他后马上来到他身边，以种种搔首弄姿之态与其嬉笑言谈，还时不时以媚态观望、挑逗善行。总之她以各种令人贪欲大长之行为、举止不停诱惑商主，又将喜爱商主之话语时时温存道来，末了又含情脉脉要求晚上再能与善

行亲密接触。

善行晚上如约而至，并与老鸨发生淫行。第二日黎明时，善行将一价值连城之珍珠项链送与女人。

第二日晚，善行又至老鸨家中，并送与她一纯金饰品；第三日，则送与她以少量银子做成之饰品。鸨母嗔心顿生，于是便把善行告到梵施国王处。她振振有词说道："我对他欢喜异常，爱意可谓日日增上。而他送我之物品，价值却一落千丈，为何反差会如此巨大？"

国王唤善行前来与老鸨当面对质、辩论，这鸨母又说道："大国王，此人毫无慈爱之心，对他说上半天又有何用？正所谓无水之地无需桥，喜欢这种人无任何实义。"国王便要善行回复女人质疑，善行就反驳说："她所出卖之肉体本来就为充满过失之物，她所谓娇躯时刻都在衰老变质，价值当然要一跌再跌。正如陈旧、凋谢之鲜花，蜜蜂都会舍弃，世间众生亦情同此理：青春韶华之时，肉体可作行欲之工具；衰败老朽后自然会被废弃，众人哪个不是喜新厌旧。一切有为法均为刹那生灭，年少翩翩最终定会被衰老磨蚀，而寿命总会被死亡一日日侵夺，万法说到底

尽皆无常。那些不知老、病、死等痛苦会毁坏自己肉身之愚者，他们所迷恋之女人身躯亦无非为一堆以筋肉相连之骨架而已。对此等骨、肉、筋生贪，痴迷不拔，岂非太过愚痴？有智之人哪个不知贪恋女人身躯有诸多过失！”

国王闻言连叹“善哉”，赞叹之情溢于言表。而鸨母听后也立即息灭对自己肉身之执著及贡高我慢之倨傲心态，她自此亦开始趋入寂静善道。最后众人都开始远离放逸，并守持清净戒律。大尊者善行则又返回原先自己居住之林木丰茂之山岩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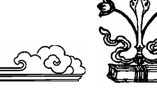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帝释天。当时在一森林中有一苦行仙人，他身边总是聚拢起众多野兽、飞禽，它们亦喜欢与他共住，恰似他弟子一般。有一母象当时产下一可爱小象，但小象不久即告走失，它一时找不到母象。苦行者看到后就开始似父亲一般爱抚、养育小象，而它也常常以莲藕、树叶供奉于苦行者手上，并长时住于仙人所居茅棚边。无论仙人前往何方，它都将资具驮于自身紧紧跟随，仙人大小事情几乎都由它来承担。

小象后来又找到母象，于是便又跟着母亲前

往森林。仙人在做过火供等仪轨正欲吃饭时，这才发现小象已不知踪影。他未顾及吃饭，踩着小象脚印就追踪而去。追赶上时，正见小象于母象身边吮吸乳汁，它见到仙人后立即起身相迎。仙人不觉热泪盈眶，他抚摸小象头顶说道：“你喝母乳有何作用？还是饮清净水为好，我们最好再回我们所应居住之地。”

将它又带回来后，仙人特意为小象搭建一茅棚，日夜为它健康、饮食担心，确实可称得上关爱异常。此种情况早已被帝释天以天眼觉知，他深感此位修行人对小象已太过贪执、太过爱护。帝释天想到：虽然修行人已远离亲友前往森林苦行，但他依然未舍对小象之贪执，这又怎能获得妙观察智？我实在应调伏他不应有之执著。

帝释天于是便降临人间，并以幻化力使经常障碍修行人之小象忽染沉疴。眼见小象病情日益严重，无丝毫好转迹象，仙人不由泪流满面。一边不解自问“为什么”，一边哭泣不止，边哭还边痛陈各种悲伤语句。帝释天随即便以苦行者形象来到他面前说道：“大仙人，你将可爱亲友尽皆舍弃，来此森林中本为苦行。既如此，你为何现在还要为担忧小象生死而痛苦、悲伤？这种如



大象沐浴般之修行到底有何实际利益？有智者见到你所作所为都会讥笑不已。因所有众生都将赴死，如此哀伤了无实义。前辈仙人了知万法终将毁灭，故而才抛下钱财、亲友奔赴森林；你既已住于苦行森林中，奈何又用贪执绳索重又将自身捆缚？这实在不应理！一切有为法尽为无常本性，最后皆具毁灭性。若贪执任何众生，都只会导致作茧自缚、画地为牢之结局，因此你实不该与其长期交往并共住。于轮回苦海中如只精进于贪执，只能产生一切痛苦；若不贪执，众生才会现前解脱。”

仙人听罢苦行者谆谆开示，立即对之生起恭敬心并连连赞叹。帝释天化现之苦行者又继续说道：“若我们自身六根绝不轻易随顺悦意、舒心之外境，只以正知正念摄受身心，那就能获一切成就。故而我们理应随顺诸智者前行足迹，怎能满足于做低劣小人？”

仙人闻言由衷敬佩，“善哉”赞叹不绝于口。帝释天此时则显现出原来身相，并说道：“我实乃帝释天天王，现以我加持力，愿小象即刻恢复健康。”话音才落，小象即恢复如初。

仙人将小象放回象群，它日渐长大后终成一

代象王。象王常以装满水之葫芦及水果供养仙人，仙人则抚摸它头顶，以饶益心悉心教导。他日常最喜行之事即是安住于自己茅棚中，一心一意苦修禅定。

旁生说妙法

久远之前，有一天鹅王住于无热恼湖中，名为护国。护国天鹅王育有两子，一名岗瓦为兄长，一名辛杰为小弟。岗瓦性情粗暴、举止笨重，经常以拔毛、手挠、抠抓等方式伤害其它天鹅。众天鹅将岗瓦劣行告知护国天鹅王，天鹅王知晓后不由心想：将来我若将老大扶上王位，它性格如此粗暴，定会逐渐毁坏掉我鹅群，看来还需另谋主张。

于是它就唤来兄弟俩说道：“你们兄弟各带五百眷属飞往江、河、湖、海等处巡视，先回来者即可继承王位。”岗瓦、辛杰便携带各自眷属飞临各处。它们先来到鹿野苑梵施国王治下国土，那里有一梵具湖，深广浩淼、壮阔庄严竟超胜大海。林林总总之花、木严饰周围，种种禽鸟各出和悦雅音。岗瓦一见就不愿再离开，它便与眷属纵情陶醉在这湖光山色之中。辛杰之眷属亦



请求它能带属下于此地安居享受，但辛杰却说：“等我们返回先得到王位，再回来享受也不迟。”

辛杰随后便率领众天鹅飞回无热恼湖，并抢先继承王位，然后它又带五百眷属飞临梵具湖。此次它们无有任何负担，自由愉悦尽度自在时光。

梵施国王治下民众多有人目睹过辛杰天鹅王飘逸、秀雅之身影，众人皆认为此天鹅实为整个水域之庄严，它之风姿已远超所有飞禽，故而每日都有成千上万人争相围观。诸大臣将情况汇报与国王，国王当即就召集捕鸟者，吩咐他们务必以温和方式抓获天鹅王，众人遂用一种不会伤害天鹅王身体之网将它捕获。当时辛杰无奈说道：“我被众人精进不懈地逮住，现已落入他们虎口。希你等天鹅速速远离此地，逃命去吧。”结果除一只天鹅留下来陪伴辛杰外，其它天鹅尽皆纷纷溃逃。

捕鸟者捕得天鹅王，尚有一只天鹅还紧紧跟随它，此种景观众人咸叹稀有。人们将天鹅王押至国王那里时，那只不肯离去之天鹅也同至王宫。国王一见顿感稀奇：“这只天鹅从何而来？”众人回答说：“大国王，我们并未逮它，是它自

己前来。”国王因感罕见难睹故而对之生起信心，他急忙将能引领天鹅跟随自己之天鹅王送上狮子宝座，而辛杰则以人言为国王宣说十善法等善说。国王听后下令道：“从今往后，凡我国土之中，任何人都不得杀害水生动物。”

当时之辛杰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与此公案相同之大护国天鹅之事迹，在《三十四本生传》中有记载。

又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野兽王，名为金腹。金腹兽王之身躯具有不可思议功德威严，甚为庄严、可爱，任何人见之都不免震惊万分，并百看不厌。兽王自己也知道自身有如是功德，故而它常常担心会招致猎人等恶人损害。有一乌鸦见它闷闷不乐便问道：“你为何经常陷入恐惧、担忧之中？”兽王就坦言说：“许多人都觊觎我身体，因此我才惴惴不安。”乌鸦主动提议说：“我亦惧怕猫头鹰侵袭，想来我们可互相保护：白天我守卫你之安全，夜晚则需你对我进行保护，你看如何？”兽王马上接受了它所提建议。

其后有一双手被人捆绑于身后之人顺水漂来，湍急水流中，那人哭叫道：“何人能拯救我

痛苦？若他能解脱我，我愿成他仆人、信使。”

兽王恰巧率领兽群偶至河边，它马上就发现了惊恐哀嚎之落水者。当那人凄惨大叫之时，其余野兽全都四散奔逃。而诸菩萨即使身为恶趣中旁生形象，但其本心则绝非如此。它当时马上就生出悲心，立即准备跳进河中救人。

乌鸦因不违诺言，始终于白天紧跟兽王、保护它免受伤害，此时看到它正准备救出落水者，就急忙告诫兽王道：“兽王，务必放弃此人，万勿草率行事，此人根本不知报恩，纯属忘恩负义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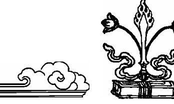
尽管乌鸦如是劝说，但诸圣者只考虑众生利益，绝不顾及自身得失，因而兽王未听乌鸦劝阻，直接跳入水中，就如母亲待儿那般将此人驮于背上，顺利脱离水面。上岸后又以种种方式将捆绑他双手之绳子松开，不大功夫，那人即缓过劲来。兽王劝他道：“你勿于此停留，应赶快返回。”被救之人双手合十，跪于兽王脚下顶礼说：“你既救我性命，我愿做你仆人、信使。”兽王回绝说：“我何需仆人及信使，只是我皮肤会招惹众人将我杀害，故而请勿将此事告诉外人。生存于世，我之身躯能令太多人们欢喜且生出贪心，你切记

勿向人提及曾见过我，以此报恩已足矣。”那人忙不迭答应后就离开此地，临告别时还绕转兽王三匝，且在它脚下顶礼。

当时鹿野苑大自在部国王权势显赫、财富圆满，他有一王妃名为月光姆，素以梦兆准确而著称，所梦之事后来无不应验。有次王妃在宝座上安睡，于后半夜时分，她忽梦见一野兽王，通身毛色异常鲜艳，且坐于狮子宝座上为众生宣讲佛法。王妃心中很是喜悦，她醒来后即刻就将梦境告诉国王。国王对王妃所梦深信不疑，同时也深觉稀有，他想一旁生怎能宣讲佛法？王妃则又以悦耳言词劝说国王，请他无论如何都要将梦中兽王找到。在王妃几次三番请求下，国王终于对大臣下令道：“迅速集合起我国所有猎人。”

待猎人们全部集合后，国王对他们说：“据传我国境内有毛色鲜艳之野兽王存在，你们务必以温和方式用安全之网将其捕获后交与我，绝对不能伤害它一根汗毛。”猎人们各个面呈难色：“大国王，从小到大，我们都以打猎为生，也去过众多地方，但从未听说过有此种兽王，更未曾目睹。若国王知其大致方向，再对我等下命令，我等即可想法抓住它。那时我们定会依教奉行，





保证令国王满意。”

国王就又对大臣下令道：“你们去鹿野苑广为宣布，言在我国境内有一肤色鲜艳、美观之兽王，若有人见过请速速向国王汇报，我定会赐其大量奖励，并赠与五座城镇。”大臣听令后如是照做。那曾见过兽王并被其搭救者听到消息后，心想：我是知恩图报，抑或向国王汇报？

一般而言，贪欲增长之人可谓无恶不作，这人也不例外。当其贪心猛增时，他又想：如我能得大财富，我即可向往昔怨敌复仇。除贪欲增上外，嗔心之火亦开始焚烧此人心相续。他想：报恩之事暂且放下，先以兽王获取大批奖励、报仇雪恨为快。

下定决心后，此人即于第二日一早就启程向王宫进发，还随身带有鲜花以为供养。来到王宫门口，他发现此处汇集有众多大臣、侍卫。一一通过后，他最终来至国王面前。供上鲜花，他以大恭敬心说道：“大国王，在某某地方，有一遍布各种林木、飞禽、野兽之地，分外庄严。当地有一金腹野兽王，被成千上万野兽围绕，我可向国王指示这只皮毛格外鲜艳之兽王。”

国王闻言非常高兴，他马上欲率臣民共同前

往。这忘恩负义之人就充当带路者，引领众人向野兽王住地进发。

乌鸦为遵守此前对兽王所作之承诺，白天一直在各处巡察。看到有人进入森林中后，它飞快向兽王报信说：“大兽王，我过去劝告过你勿搭救那落水者，因他不知报恩反而还要趁机害人。果不其然，他现已带领很多人奔向我们这里。”闻听乌鸦所言，其它野兽皆心生恐惧，它们纷纷四处逃窜。兽王此刻心想：我若不保护其它动物，它们今日肯定会被人全部消灭，舍弃众生远不如舍弃自己性命为好。

如是打定主意，野兽王就亲自迎向国王及众人。此刻，那不顾来世亦毫无悲心之人迎面看到兽王时，立即用两手向国王指指点点说：“大国王，它正是兽王。”话音刚落，此人双手立刻掉落于地，因一些猛厉之业无需观待时间即可成熟。国王顿感稀有，他问那人为何会如此，断手者痛苦不堪地呻吟说道：“大国王，何人窃财非算盗，忘恩负义方为贼。”国王又问他此话何解，那人便将全部经过讲与国王。国王听罢不由义愤填膺，他对不知恩图报者说：“你这低劣之人该当遭受此种痛苦，为何你不碎身成一百块？为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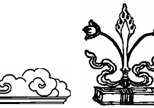
不天降金刚矛摧毁你丑陋身躯？”

国王了知兽王不可思议威力功德后就对诸大臣说：“各位智者，我们应对兽王表示最大恭敬。你们均应返回城市，清扫干净街衢，将大小城邑全部除尘洒扫，尚应喷洒檀香水，还需设置妙香香炉，并竖立胜幢、飞幡等物。地上亦应以鲜花遍撒，务必将整座城市装扮成花园一般。”

如是吩咐后，国王即将兽王带回并迎请入城，城中成千上万人都手捧鲜花列队欢迎。国王以最恭敬之礼仪请兽王坐于庄严狮子宝座上，具威望之王妃、太子、大臣及村落民众团团围坐于兽王座下，聆听它为众人宣说佛法。

国王及众眷属闻已即开始守持五戒，无边众生都因兽王传法而获善根。国王终将森林等地赐予众野兽，并从此将无畏布施施与所有旁生。

又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五百只水鸟之王。众水鸟中有一老水鸟常食其它水鸟之蛋及幼雏，尽管行为如是恶劣，但它经常都伪装成行动迟缓、单足独立之苦行者形象。众多水鸟对此都心生厌烦，它们纷纷集中于水鸟王前请求解决之道。水鸟王知其劣迹昭彰，于是便私下作偈子揭露它恶行。老水鸟恐惧异常，立即皈依水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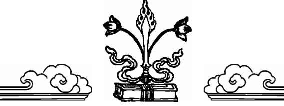



王，水鸟王告诉它说：“何时诸鸟无争执，彼时即为快乐时。”老水鸟闻言深感恐惧，于是就飞往别处。自此之后，其余水鸟就开始恒享幸福生活。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一能言鹦鹉，它设法使梵施王皈依佛门；当释迦牟尼佛示现为天鹅王、孔雀王时，为他众宣说佛法从而利益众生之事迹，上文已有叙述。如是诸菩萨即便身为旁生之躯，但依其无比智慧力，依然可成熟众生善根，令其皆趋入善道。对他（它）们之智慧，我们理应生起恭敬心。

又久远之前有一鲜明仙人，当时在其住地有一尼枸卢妙树，蓊郁枝叶竟遍覆一闻距之地，鲜明仙人即住于此树下。他以神通欲观察并计量此树树叶总量，于是便花费十二年又七日光阴才最终得到确切数目。释迦牟尼佛当时也转生为一仙人，名为碧蓝仙人。他到鲜明仙人处与之交谈时，鲜明问他：“于此整个世间，有无婆罗门能了知眼前尼枸卢大树之树叶总量？”碧蓝回答道：“我就明了树叶总数。”鲜明非常惊奇，他试探说：“若你知道，就请报出数目。”结果碧蓝根本





不看树叶、树干，竟脱口而出树叶数目，他完全是以自身智慧力方能于一刹那间如实说出（藏文原文中有具体数目，可查阅），且所得数量完全等同于鲜明通过计算而得之结果。

鲜明对此非常满意，他由衷赞叹道："我费尽十二年又七日心机方以神通算出树叶数量，你却看都不看一眼就一口报出，此到底是你智慧力所为，抑或有天尊前来相帮？"

"这并非依赖天尊传语，确实是我自己亲算。即使虚空有边际，我亦不会说妄语。"碧蓝如是回答。

当时之鲜明仙人即为后来之舍利子比丘。

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野蛮人王，名为柘香嘎。当时有一种姓高贵、地位显赫之婆罗门，名为莲精，他有一善妙且富智慧之女儿。野蛮人王有一子名虎耳，本欲迎娶婆罗门女儿为妻。但婆罗门自恃种姓高贵、又有智慧，故而傲慢不已，根本就不理会野蛮人王之请求，断不肯轻易将女儿嫁与虎耳。柘香嘎即以智慧及辩才摧毁婆罗门傲慢心态，他凭对吠陀及世间论典之精通彻底制伏婆罗门，使婆罗门在恭敬、赞叹之余，心甘情愿将女儿嫁与虎耳。相关细节在《虎耳经》中有

广说。

以种种身相根除众生痴暗

释迦牟尼佛在很多世转生过程中，为寻得不可思议智慧，曾广行六波罗蜜多。当他为莲目婆罗门时，曾供养如来殿堂，以此等供养威力，得以在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如来前广行种种供养；又为获十力智慧而发愿。他在诸佛面前精通尽所有、如所有等一切法，并为他众宣说。他还在无量如来前承侍、供养，听闻、受持佛法。

为利益无边根基不同之众生，释迦牟尼佛曾示现为国王、婆罗门、歌舞伎乐者等无数种身相，以种种方便法成熟众生善根，他利益众生之行持真可谓数不胜数。其中部分事迹在《广智经》等经中有广说，下文即节选自其中。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普严国王，他素喜修学大乘佛法，并统领整个四大部洲。当时他想到：我应像古代转轮王一般如理如法治理国家，若以非法主持国政，当上国王则毫无实义。于是他就向大臣询问："古代国王都是如何以合理合法之方式治理国家、利益众生以致国泰民



安？”大臣们回答说：“大国王，我们亦不明此理。不过此地附近有多位仙人，很多都具五神通且精通佛法，不如召集他们以便仔细打探，他们应能为国王宣讲有关古代转轮王之事迹。”

国王闻已即依大臣所言以大恭敬心召集诸位出家仙人，在八十万仙人中，大多都具五神通，并经长期修学后，均对众生生起大利益之心。国王与眷属各个心怀极大恭敬，他们特意走出一由旬之地前往迎接仙人，并将他们全部观想为本师。后又在他们面前顶礼，并祈请诸仙人能为众人开示佛法。

仙人们满国王所愿，为其宣说古代转轮王之种种事迹。除这些仙人外，还有八万人也前来为国王及眷属宣说，国王以恭敬心尽最大可能承侍所有传法者。众仙人对国王宣说古代转轮王之君规教言，此中包含某某转轮王如何合理治国、如法主持国务及民众事宜之全部详细情况。普严国王不唯如是听闻，他亦将从所有传法者那里所得教言全都转化为实际行动，以转轮王规矩主持国政，对任何众生都慈悲为怀，确实做到以佛法护持国家。他自己尚亲自修持四梵住，并令其他众生亦修持四梵住，且因此而使此等众生暂时转生

梵天，最终全部逐渐得大菩提果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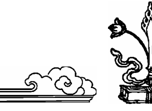
又释迦牟尼佛转生为金存国王之时，他凭自己所获宿世通而能回忆起自己以前转生为转轮王时所行种种事迹。当自己为转轮王时，有一具五神通之仙人，名为猛威。猛威曾为自己传授以不杀生而趋入善趣之道、灭尽烦恼之道，及获取一切智智之道。听罢如是教言，自己即开始如理行持，如此修持实为殊胜无比。金存国王每每在心里回忆、观察前世听闻受持佛法之经历时，心中总在想：欲获一切智智之道，首先就应明白轮回之因果关系：业及烦恼是产生轮回之因，而非理作意又为业及烦恼之因，有种种非理作意及其派生而出之业与烦恼，有情世间及器世间方得以显现。如能断尽业与烦恼，则可灭尽五蕴，并从而获取涅槃之果。如是宣说此等道理并使众人行持，以此善根力，自己也可获得通达一切学问之智慧。

于是金存国王便给众生宣说工巧、医方等学问；为遣除众生痛苦而宣说种种名言法规、积资之法；面对众生各种痛苦，他尚且将艺术、事业等方面技艺广为宣讲；再加未来、过去、现在三世学，声律学，看相术，观察学等种种学问尽为

众生明示。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世证仙人时，了达受者、行者等类别，又通晓善恶之事，学习世间工巧、事业、艺术等学问时也全部精通。他后在观察所谓工巧等事有无生灭时，终于通达其本性——工巧本性亦属无缘。不唯工巧，此等一切万事万物均如陶师手中陶器一般，尽属无缘，就连众生死亡都属无有。若无我执，众生何来生死？世证仙人即获此种等持，并常于等持中安住。安住于等持中后，他就能忆念众生各个不同之身相，乃至微尘数众生种种不同身相，他皆能忆念，并且他尚能忆念众生各自身相形成原因。在他观察无我执之智慧从何而得时，他发觉除不执著我所有外，再别无他途可通达此种智慧。无明、贪执即形成我执，若我执不生，世间也绝无产生可能。诸智者皆能生成此种智慧，并从而获不退转果位。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一舞者之女，名为众生勇母，形姝貌端，长于舞蹈技艺。某次当众人围观、欣赏她精湛舞姿时，她则面向观者说道：“青春易逝如流水……”她即以此等偈颂为众人




宣讲佛法，并因此令许多众生获取利乐。

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幻化师，能以幻变变现出种种艺术，人皆因此而称其为异工。异工于许多众生前显示幻化所成艺术品，以此揭示一切万法如梦如幻之本性，并因此而利益无边众生。

又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乾闼婆普证时，能以琵琶弹奏出各种乐器之声，令众人皆心生欢喜。普证后独自一人来到寂静地时心想：此等众生极喜听闻琵琶声，但他们均不明了声音本性乃刹那灭尽。如是如理观察后，普证已了达声音虽显而本性为空之本质，并从而获得无生法忍。接下来又将自己所证境界向众生广为宣说，并使其皆获不退转果位。

久远之前，在一山岩之地有位铁匠，他育有一相貌姝丽之女儿。铁匠想：我不能将女儿嫁与种姓高贵、财富圆满、相好庄严之人，我只能将女儿嫁与打铁技艺与我相同之人。

某次有位婆罗门子前来讨食，当铁匠女儿给他施以食物时，童子问她：“你是否已许配与人？”她则回答说：“我父亲只肯将我嫁与打铁

技艺与他相等或超胜之人，故而要为我找到夫家尚有很大困难。”童子又问道：“你父亲都有何高超技艺？”铁匠女儿自诩道：“我父亲身手的确不凡，他打制之针可浮于水面而不下沉。”婆罗门童子心中不由想到：按说我并不需要此女为妻，但为摧毁他们父女傲慢，我还是应在其前显示显示。

于是他借来工具，打造一阵后，竟制出可纳于一针眼之七根细针，并且将这些针置于水面上后皆不下沉。带着此等战果，他再至铁匠家问他们是否需从他手中买针。铁匠女儿闻言颇觉此童子行为可笑，她讥讽道：“你难道精神错乱，抑或为无智之人？竟敢（关公门前耍大刀，）卖针卖到铁匠门口？”婆罗门子心平气和回答说：“我并非精神不正常，我只想验证一下自己打铁技艺究竟如何。”铁匠女儿不屑嘲讽说：“你懂什么打铁技艺？”童子轻松应对：“我打造之针可浮于水面上。”

她立即将童子邀入家门，童子先拿出七针一一平稳搁置于水面上，再将大针抛进水中，它依然能浮出水面。最后他又将大针针眼穿入七针后再置于水面，此次群针还能漂浮于水面。铁匠不

由惊叹此人技艺远胜自己，于是就将女儿装扮妥当后准备嫁与此人为妻。婆罗门子此时则坦白说：“我并非为讨要你家女儿而来，我只想摧毁你等傲慢心理。”婆罗门子最终并未娶其女儿。

当时之婆罗门子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当时之铁匠即为后来之普行玛得；当时之铁匠女儿即为后来之无喻姆。释迦牟尼成佛后说过：“如今普行玛德依然欲将女儿嫁与我，但我还是未接受。”

又释迦牟尼佛亦曾转生为一善证匠人，对工巧明等很是精通，并因此而声名远播。

释迦牟尼佛亦曾转生为一善制兵器之人，名为胜部。当其获取工巧方面最胜妙奖励时，众人纷纷以偈颂赞叹、劝请。他在如来正等觉彻见如来前听闻一切诸法不生方为最殊胜之工巧法门，闻听此法门后，他当下即获无生法忍。

释迦牟尼佛又曾示现为慧海国王，以外道修行而远离贪欲，并对一切众生慈爱关照。当其时，为治愈众生疯病，他特意前往森林中寻觅六味药，林中树神一见他即合掌向其一一指示。他又观察一切疾病之来源，并进而把握住风、胆、涎

之本性，从而成为治愈此病之名医。

他将疾病分为三类：必死之病；不死之病；治疗则不死、不治则必死之病。对得必死之病之病人，他施以减少痛苦之药，并以佛法妙药遣除其来生痛苦；对治疗则不死、不治则必死之病人，他施以于生命有力、有益之药；对活着之人，他则施以断除痛苦之药，他即以遣除别人痛苦而清净度日。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火施国王时，能了知一切众生之音声，不唯分辨得出声音所属，而且对声音所含意义也能善为观察。他无论听闻何种声音，都能明了声音含义、发声原因、不同发声时间所具有之不同意义，并且对哪些声音可发出、哪些声音无法发出也通达无碍。他以力与非力之方式进行观察，一切事情均能通过声音知道其是圆满、稍圆满抑或不圆满；尚能通过声音知道谁堪为法器，谁可息灭烦恼。因其掌握此种本领，故而成为整个赡部洲之大上师。

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正智国王，精通调解众生争执、辩论之术，只需闻其音声即可知晓争辩双方孰能获胜、谁必败无疑。他自己身形亦庄

重、调柔，心性寂止，人们每每见之都不觉呆立其处，为其威仪所震撼。他以真正智慧力裁决所有有关法与非法之争论，并于此过程中获取深广智慧。正智国王后依智慧力抉择前往寂静地安住、内观，并依天眼而了达众生生死实相，通过观察而知其来世流转情况。此时他已通达无来无去、如水月般生死本意，并将自己所证境界向其他众生广为宣说，使其亦获证无实有之境界。

释迦牟尼佛还曾转生为说法仙人，不唯具超人智慧，且长于辩论，并极为关心利益众生之事。他以内观安住而通达十四种无记法道理，及以禅定、寻伺所假立之六十二种前后际见，终于明了此等见解尽皆依靠众生各自所有之分别念在萨迦耶见基础上而假立。若无产生之基础萨迦耶见，则所有见均不可能成立。他又证得能摧毁这些见之真理，并将此真理向众人广为宣说，令无量众生皆趋入不退转之道。

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仙人净智，拥有大神变，并依外道法门而远离贪欲。当他观察何法究竟存在时，发现何法皆不存在，连见亦不存在，并最终了知若存在三种痴暗不明则会产生种种



见解：过去有无我存在；现在有无我存在；未来有无我存在。众生如有此三种怀疑，就会因未通达无我本质而生出各种见。对此如理如法深加观察后，他终获智慧眼。此时他想：我与众生虽从本质而言无有实体，但依烦恼及业却会成熟五蕴，此乃显现之甚深缘起。除去因缘假立而有外，一切诸法全为无生无灭。

净智即因此而获无生法忍，并令无量众生皆趋入无有本性之道。

释迦牟尼佛示现为巧智仙人时，远离贪欲并拥有大神变。他内观安住时就想：呜呼！世间众生可谓苦恼异常，根本不知解脱痛苦法门。当他苦苦思索从痛苦中解脱之道到底为何时，他又想到：分别念实乃产生痛苦之源，若无分别念，痛苦又从何而来？当此种分别念与贪欲灭尽时，殊胜涅槃寂灭即可现前。他接着又如理观察涅槃众生到底有无涅槃，此时他又得出结论：若众生实有则有涅槃；众生既非实有，涅槃又焉能存在？不过众生因分别念而产生之痛苦到底会对众生带来损害。众生如寻求涅槃，实则并非寻找非五蕴之另外单独存在之涅槃，因五蕴即是涅槃。为何如此？因众生无缘，本性就是涅槃。



当他从此种思维等持中出定后，即开始广为他人宣流如此佛法妙音：“依此分别念，出现大痛苦，若无分别念，诸苦尽息灭。众生皆无生，诸法均不灭，心假立万有，此即为涅槃。”闻听他所宣法音后，无量众生均获无生法忍，并于无上菩提道中皆获不退转果位。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婆罗门子胜慧时，当时有一名圣仙人具有神通及离贪功德。胜慧与七千婆罗门子一道在仙人前学习四大等性、三世平等秘诀，胜慧为所有眷属中之首领。他能忆念七千婆罗门子各自所牢记之秘诀，并于很短时日内精通吠陀等一切学问。胜慧自己思索：如未了达实义，只记住秘诀又有何意？我应积极寻求真义。

胜慧于是前往寂静地安住，并观察秘诀到底有何涵义。他想到：如是风轮无依无靠，它所引生之东南西北四方亦了不可得，所谓寂静、调柔、调伏都无可寻觅。为何如此？因无有众生之故。他最终知晓众婆罗门子上师与其弟子皆已进入迷途、邪道，故而心生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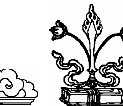
此时净居天天人亲自现身其前，不断赐以“善哉”赞叹，并说道：“善男子！你能随顺、精通一切诸佛教言，依赖此道，微尘数如来皆得

以现前佛果，并利益无量众生，从而显现涅槃。”胜慧出定后立即来到仙人上师及七千婆罗门子前为其宣说此等话语，他们也均于无上菩提道中获不退转果位，利益无边众生后显示涅槃。大菩萨胜慧则恒久守持如来胜法。

久远之前，有位大师名为静行，他曾对众生说道：“若能获得离贪境界，暂时即可获取寂灭果位。”在其宣说下，许多人都趋入其门，前后共达八千万人。这些众生自觉都已远离贪欲，并得最究竟离贪果位，他们死后全都转生梵天。在其转生梵天后，此等众生深觉他们信赖之大师所谓寂灭纯属邪法、邪道。当他们生出这种邪见后，全部从梵天无量宫直堕大地狱中。

另有一仙人名为非胜种，他自己认为获取第二禅境界即已等同于获取蕴不剩余寂灭。当时有十万众生趋入其道，并于死后皆转生光明天。转生后他们认为非胜种所谓寂灭纯属邪道，结果当他们生出这种邪见后，全体人众立堕大地狱中。

故而我等应知：沙门、婆罗门欲以禅定安乐获解脱并非究竟解脱之道。此时释迦牟尼佛则转生为一具五神通、名为了知种种见之婆罗门，他得知众生因生邪见而堕地狱中后，即依靠神变力




令地狱众生暂时先感受清凉快慰，然后就开示说道：“嗟！诸位众生，所谓寂灭并非不存在，你们只是未听真实寂灭法而已。你们此前所认定之寂灭并非真正寂灭，但诸位却认其为寂灭，并最终反而否定真实寂灭存在，故而你等才尽堕大地狱。希诸位从今往后舍弃各自邪见，如此才能获寂灭安乐。”众生闻听他法语后，全都舍弃以前所持恶见，人人心中均生出有寂灭之道存在之念头，并立即得以从地狱中解脱而出。

他们马上来到了知种种见婆罗门导师面前，他则再为众人宣说佛法，并使其获得从初果至阿罗汉间各种圣果。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一国王太子，名为大悲尊。他有次想到：于此世间所显现之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种种法，诸如色、形、语言、种姓、名言等等，到底因何而存在？于是他便派人分赴四方打探，查找如今健在且精通此意具有智慧之沙门、婆罗门、上师，并广泛询问有谁可遣除自己心中疑问。

大悲尊父亲名为稳住，他有一日告诉太子道：“太子，以不可思议思维寻找不可思议万法根源纯属徒劳、自找麻烦之举，你始终也无法探

寻到究竟，亦根本不会有人能回答你疑问，因而希望你能对王位、世间妙欲多生欢喜心。有意义之事你不加重视，无意义之事你倒勤为，自讨苦吃有甚实际利益？”

太子回答说：“大国王，请勿在原本无黑暗之处再笼罩黑暗。在父王治下国土中，众生相貌有妍媸之别，种姓有高低之分，智慧有智愚差别，财富有贫富之殊；学工巧者有其人；亦有原先赤贫而后凭精进努力获取财富者；病者通过治疗得解脱者亦不乏其人。如此差异皆各有因，而我却不明此中因缘，但我不懂绝不证明因缘无有。正如我不明工巧事理一样，我们所能了知者皆为有限，更有诸多无限之未知领域。大国王，你应知晓，世人中肯定有通达我所提问题之答案者，只是我不明答案而已，所以我才想向沙门、婆罗门、有智者广泛询问。”国王闻言只得随顺他说：“你既如此认为，那就随你意愿随意请教吧。”

此时正值如来正等觉星光如来出世，当大悲尊太子安睡时，从空中传出音声道：“如来正等觉星光如来现已出世，他可解答你所有困惑。”第二日早，太子将情况禀明父王，父王疑惑问道：“太子，星光如来到底居于何处？”



如来早已了知国王心，他立即携带眷属以神变力来到国王住处。眼见如来身光遍满整个地方，国王与太子皆生起信心，他们带领六十万众生一起奔赴如来座下，并询问有关问题。待如来一一解答后，众人均能精通一切论典。如来尚且对此等众生皆作未来各得菩提之授记。

释迦牟尼成佛后说过：“目犍连，是故诸菩萨应精通一切论典，如来一切智智之因正在于精通一切论典。”他又说：“当知众生处所、种姓皆为业所造，所谓业又因烦恼及心而立。”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正光菩萨时，每次都能于睡梦中与如来交谈，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梦境。当他在无著如来前询问有关世间学问，诸如集智、世间智等问题时，如来告诉他说：“欲获无上菩提之菩萨，应精勤了达一切论典，为了知此等道理，亦应精勤不辍。诸菩萨应精通往事、来世名言、人之概念、地域名相、去来名言……凡世人所了知之名言皆应精通。”正光菩萨即依如来教言对世间名言尽皆掌握。

释迦牟尼佛尚曾转生为一仙人，名为精通后际法，并依外道而得离贪境界。他总喜思索一问



题：每个众生都有不同身相之显现，此由何因而成？当他对此详加观察时，终于明白此乃因我执及分别念而起惑造业并生种种烦恼，从而产生众生种种不同之心。接着他又观察所谓我是否即是色蕴，并依受、想、行、识一一观察下来，最后了达无我道理，且如实通达无有我及我所之理。

当他再从等持中出定后，便将无有我及我所之理向众生广为宣说，使无量众生皆获无生法忍。

又释迦牟尼佛曾为一精通死灭仙人，以外道法门而获离贪境界及五神通。当他看到所有有为法都为毁灭性后，便去观察到底存在不存在一种不生不灭法。他最终知道有为法有生灭，而无为法则无生灭。更进一步观察时，他就获得所谓欢喜无畏法如金刚般之等持，随后就了达万法生灭全部依赖于心，心才堪为万法生灭因。而在观察心之本体时，他又发现所谓心无有色相，亦无可诠释，心之本性无所见，以心不可见心。心之灭尽无有所知，不过贪心等心相灭尽时，名言中同时能起其他念头。他即如是精通所有心相续。

在其了知此等道理后，他再不生烦恼，并精通诸法之性三世平等。自己了达之后，又对所有



众生宣说此等法门，令无量众生均获无生法忍。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知前际国王时，明了众生现有苦乐均依前世业力而形成。明白此理后，自己即于未来无数劫中心不起染污。

又无量劫前，有一如来正等觉善导如来出世说法，当时赡部洲胜部国王以如理如法之方式治理国家。他有一千太子，释迦牟尼佛彼时即转生为其中之寂慧太子。他求法之心非常迫切，为圆满他愿望，国王召集起所有沙门、婆罗门等智者，令其与寂慧太子谈论正法。太子首先问诸大圣者：“你们以为世间最大之危害、痛苦为何？”

有人言最大危害、痛苦乃贫穷；有人言轻毁；有人以为是喑哑；有人说是愚痴；有人言无业；有人言离别亲友；尚有“不知工巧技艺”、“失去王位”、“诋毁国王、大臣”、“夫妻反目”、“不知恩图报”等种种回答。寂慧则说道：“你们所说我皆赞同，在此等答案基础上，我尚觉人生最大之危害与痛苦应为老、病、死三者。不论魔王或梵天都会遭受这三者侵害，而我们又不知从中解脱之法。我听说善导如来正宣说了脱三痛苦之法门，我们何不一同前往如来前请求聆听解除苦恼

之法门。”

于是六千万众生便共同来到如来座下，如来则为他们宣说了解除世间痛苦、危害之道，并使其全部当下通达无碍。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月相婆罗门，精通一切论典。当他看见如来三界导师所具三十二相后，当下就遣除怀疑、生出信心，并发无上菩提心。

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善目国王，他在无著如来前听闻十力赞颂，并于如来前广造善根，以无有满足之心态度化众生，令无边众生皆于无上菩提道中成熟相续。

释迦牟尼佛又曾示现为一国王之子，名为遣愁太子。他整日思虑整个世间不知有哪位沙门、婆罗门了知世间智、集智。当其苦思冥想之时，天尊现前劝请他到甘露妙音如来前请问。他依言前往，并在如来前发无上菩提心。

释迦牟尼佛还曾以仙人卓行杰之形象应世，当时他想：所有有情及非有情到底如何产生？如何存在？想向旁人询问时，虚空中传出声音道：“如来正等觉世间明灯如来无所不知、无所不



见，他必能解答你心中疑团。”卓行杰便到如来前询问，如来依靠五蕴而为其宣说无来无去法门。仙人对此生出信心，他发愿道：“将来一定要获得如来殊胜之智慧，并要为他人宣说佛法。”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能光国王时，拥有七宝及一千太子。他后到寂行如来前询问涅槃道，并行广大供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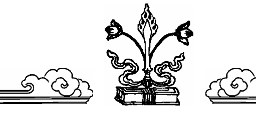
当释迦牟尼佛示现为甘露妙音时，又在如来正等觉声妙如来前问道：“众生依何道方能解脱痛苦？”闻法后则依教言令无数众生从痛苦中解脱。

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比丘华炯时，他尽心承侍净顶如来，并为获佛果而发愿。此时如来光芒接触其身，他当下获大悲心等持。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深慧菩萨，当时妙解如来正出世并宣说等持智慧法门。深慧一边执拂尘承侍如来，一边亦发愿将来要得如来殊胜智慧。

又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净施菩萨时，于五年中精心尽力供养如来正等觉无尘垢暗如来之舍利，他舍弃自己一切财物，守持如来所有教法。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月光菩萨时，以偈颂赞叹



明智如来，并询问解除烦恼妙法。待如来宣说后，他自己全部掌握精通。

智光处处显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国王善抉时，有普行外道问他心识之因为何。国王就到净目如来前请教，自己通达此理后再答复普行外道，令其亦明此理。

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察行婆罗门时，某日于空中听闻“万法均为刹那毁灭性”之音声，自此之后便对有为法之对境再不关心，只一心寻求不灭法。他最终对无取、无贪、无执之法生起定解，并精通对一切众生以大悲心无执著利益之法。

又净目顶如来出世时，释迦牟尼佛转生为狮慧菩萨，他于成千上万无数年间承侍、供养如来，并同时获心识刹那灭尽法门。

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畏顶国王时，已获无生法忍。其时有一寻找佛果之国王，名为善慧。当畏顶见到他时，就为其宣说赞叹如来文，使他发心并亦获如来授记。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胜名国王时，一直苦苦寻觅解脱轮回之道。他后于法云殊胜妙音如来前以

偈颂作赞叹，向如来询问过所疑问题后，他对解脱轮回法门已全部通达。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熄念大臣，当时有一国王名为净慧，他将所有大小事情全部委托熄念处理。而熄念则以如法调解，平息众人所有争论、不和，同时亦了知所有声音皆为无常性。他遣除整个国家不如法之行为，使国家繁荣昌盛，并广泛成办自利利他之事。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稻秆王子时，于无垢顶如来前广积善根，并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

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无住妙香胜解安稳菩萨时，曾于千百万年中承侍法云雨满足国政如来。如来对其非常欢喜，他自己亦守持佛法。不过因他对菩提心有贪执，故而未获如来授记。

梵师如来出世时，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明觉菩萨，他已通达受觉本义——证悟受觉即可生生世世拥有调柔行为。明觉菩萨以神变显示如来诸刹土，在如来刹土中，于漫长时日内度化不可思议之众生。他以言语宣讲佛法，无遗度化具足贪、嗔、痴之烦恼众生。

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月施国王女儿，名为无数，相貌秀美。国王欲为其寻一丈夫，无数却不

愿婚嫁，因她已断除一切贪欲，安住于无贪法乐中。

释迦牟尼佛还曾转生为一体态娉婷、面容姣好之美女，当时有一婆罗门苦行者相貌极其丑陋，但他却大胆前来索要美女为妻。美女父亲暗想女儿未必会答应这门亲事，故而拒绝了婆罗门求婚请求。不过女儿为圆满父亲布施心愿，也为令婆罗门心满意足，她自己答应愿嫁与此人为妻。在两人生育过小孩后，美女又出家证道。

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普行恰嘎，当时有一世间导师据传精通世间心性，并于大小城市中为众生宣说抉择心之根源法门。普行恰嘎听其传法后不由想到：此种世间知识实不应为众人宣说，我应真正了悟世间根源。他便前往寂静地一心观察世间心识从何而生，并最终了知所谓世间实乃五蕴聚合而已，而五蕴又不离生等痛苦，故而所有众生真是可怜无比。为解脱自他痛苦，他就开始精进修行，并终获五神通。然后又对众生宣说此等法门，从而令其皆入正道。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大悲商主时，具足善巧方便。当时有五百商人一同前往大海探宝，他对众人说道：“十方无边世界中，众生好坏有别，种

姓亦各不相同……”他即将有关世间之法向众人广为传讲，令其均对世间学处通达无碍。

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慈魔商主时，有次与五百商人同去大海，其后在航行中不慎将落入鲸鱼之口。众商人慌乱之中纷纷祈祷梵天、大自在天、水天等各自所信奉之种种世间天尊，并顶礼、哀哭不止。商主则冷静想到：这些人均将非皈依处当成皈依处，非众生怙主当成众生怙主。正如有一以色为生之随顺者，他总依自己所拥有之美色而随顺他人，只要能令他人欢喜。别众言不净，他亦许以不净；别众说净，他则也同声相和，此随顺者即以此度化众生，而众生却根本不知他本来面目。同理，众生各随业而行。每个众生行为、想法皆不尽相同。万法本无定准，亦无有实质可言。若有众生执著于净，则需以不净对治；执著于相，则需以无相对治；执著于束缚，则需以无常观令其得解脱；执著于我，又需以无我法破其执；执著于安乐，就应以空性法破除……应如是掌握、通达各种不同之应对措施。

当时正逢摧暗如来出世传法，商主便令众人皆祈祷“南无佛”，众商人于是都念诵三遍“南无佛”。鲸鱼闻听后紧闭起嘴巴，商人们于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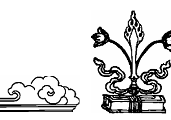
以脱离险境。

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婆罗门胜持，他通过观察了知一切过患之根源在于烦恼，而一切功德之根本则在于善法。依自己观察了悟后，他即开始弘扬善法、禁戒恶业，并于其后获等持境界。他随即于六十万劫中不堕恶趣，并利益无量众生。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光贤仙人时，为守持禁戒而将头发梳理成五法髻。他对寒冷及酷暑均不作意，不顾自己身体而精进苦行。光贤不惧怕任何邪魔鬼怪；对他人之妇从不邪淫；亦不饮酒；心也从不散乱；总能护持他人心；自己断尽妄语胡言，总之具有种种功德。

光贤后获五神通，并对工巧等世间事业样样精通，且对正法、世间、自我、善巧法等无数学问全部通达无碍。他此时则想到：我虽精通此等道理，但从不知这些学问如何灭尽，亦不通达能了知这等学问本性之智慧。于此世间，有哪位沙门、婆罗门可为我开示所疑？他整日如是苦苦思索。

为求无上道，光贤又以乞讨者之形象去往普行外道处。他们见到这位乞丐后，种姓再低劣者





亦纷纷给他布施，但光贤并未接受。不久，他以乞讨为生(但又不接受布施)之名声便传遍各地。

此时于大雪山地方，当燃灯佛正处因地菩萨位时，有位普觉仙人具足五神通。他入于辨别一切世间等持之中时，能了知所有众生心与行为。当时他即以天眼观照到光贤正以乞讨方式求道之情况，于是他便立即对之生出悲心。他想：光贤尚未有了知理与非理之智。接着便于大勇士伸手之瞬间，普觉就从大雪山来到光贤面前。

光贤向他顶礼后问道：“如何才能拥有知晓众生心与行为、通达理与非理之智慧？”普觉回答说：“通过无吝啬之布施及自心专注于禅定，且需以欢喜心布施、摄受智者，广闻博学、上下寻觅智慧，如此方能获得殊胜智慧。”

又释迦牟尼佛还曾转生为见灭国王，他看到所有产生法均灭尽之本性后，就对很多众生宣扬此法门，令其皆趋入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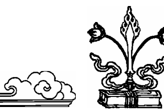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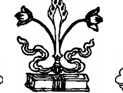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知味过国王时，凡感觉任一法味道均知其过，但就不知从何解脱，于是他便苦苦思索到底有谁能知晓解脱法门。当他边想边欲睡眠之时，具三十二相之如来对他说道：“善哉！唯无为法方能令人获得解脱，有为法定

不能使众生摆脱束缚。”待如来宣说完毕，他已通达菩提正道。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根天婆罗门，以外道修行而离于贪欲，并具五神通及威严。他劝请成千上万众生以学习通达智慧，并依第一禅而了彻五通。然后他又想到：第一禅亦不离禅味，当然无法摆脱禅味之过；众生若执著于佛法中所言内外所摄法之感受，同样过失很大；真正摆脱之道乃在于无味，无味即无过失。如是思虑过后，他开始如理作意，并终获无生法忍。又将自己所得向众生宣讲，令他们亦同获无生法忍境界。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誉贤国王时，正值无量光如来出世传法。如来为众人宣说以七菩提支为主之佛法，国王闻法后即获无生法忍。目犍连后于释迦牟尼成佛时曾就此事问过如来：“既如此，为何还要说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前获无生法忍？”释迦牟尼佛对此回答说：“目犍连，因众生根基不同，有关如来获取无生法忍授记之说法亦有种种。”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天贤国王时，以外道法门而远离贪欲。当其于寂静地观修禅定时，以观心而知下至地狱、上至非想非非想天之众生，皆因


各自所作业及烦恼之不同而拥有今世之不同身相，若能灭尽烦恼，则再不会有业产生。他随即获有顶等持，并入于受觉灭尽定及心识灭尽定。他认定必有从痛苦中获解脱之道，并于出定后将此等道理广泛为众生宣说，使其皆获不退转菩提果。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一劣种悦意仙人，具足五神通。他经观察得知：万法，诸如种姓、姓名等均为假立妄有，根本不实，因法性无有法与非法之分。十方世间智者皆对无生法不生恐怖，唯凡夫愚氓方对之恐怖不已，万法本性实无所缘。他将观察所得为众生广泛宣说，令无量众生皆趋入无生法之道，并于无上菩提中获不退转果位。

白慧如来应世时，寿量长达九千万年。当时有一国王名为智相，其太子乃一菩萨，名为龟句，也即因地时之释迦牟尼佛。于此刹土中，白慧如来显现各种稀有神变。龟句太子则于梦中亲睹如来之出世，并立即生出无以名状之欢喜心。第二日，他即召集起所有人众，劝请众人道：“如来正等觉白慧如来现正住世，他所宣扬者乃断除烦恼及恐怖法门，我们均应前往听闻受持。”言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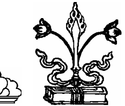
即率大众至如来前顶礼、迎请、供养，而如来则率眷属欢喜应供，愉快享受众人所供布匹、饮食等物。大众皆发愿欲获无上菩提，且各个得如来授记。

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妙宝仙人，他特意为趋入歧途之众生宣讲佛法。为令其晓悟贪图种种意乐之过失，他为众人宣说灭尽种种意乐之清净法门，又宣说不可刻意贪执意乐本体之法门，从而令无边众生均得以摆脱痛苦。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持地菩萨，具有无量功德，且智慧超凡。他仅发心一次即能积累无量劫之善根；一次发心就能使无数众生趋入三乘道。他有次心想：若如来正等觉正降法云雨如来能亲为自己眷属授记则实为善妙。结果当其正如是思维时，如来果依其意愿而当下为不同众生作不同授记。

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持宝菩萨时，一直恭谨承侍胜寂如来，对如来恒时恭顺，令世尊非常欢喜。他勤修五神通，不久即获他心通，并取得与如来大致相同之了知种种意乐界性之智慧，且广行如来所行之无尽事业。

释迦牟尼佛还曾转生为在家菩萨水天，他于




如来美目前请教灭尽种种意乐之法门，并自此之后了知一切外境本性，从此再未产生任何过失。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无垢月菩萨，当时有一如来正等觉普度如来已住世无量劫，并以大乘法而令无量众生皆获不退转果位，且显示涅槃。彼时有一天月菩萨曾令十世界微尘数之众生发起菩提心并趋入涅槃，无垢月之善根即为天月使其成熟。无垢月曾想过：天月菩萨竟能使无量无边众生皆发菩提心，并成熟他们善根，以此广弘如来教法；我亦应紧随其后，善加效法。立定志愿，他即据十方众生不同之意乐、根基，幻化成天龙夜叉等各种身相，使所有众生都趋入三乘道而获解脱。以此善根，他后来获取了知种种意乐界性之智慧。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无等力菩萨时，长久承侍如来正等觉药师王如来。当时他已了知义、法、时、人等四法，并精通一切论典。他后于如来前请教知诸根法门，并终获如来授记及无生法忍。

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胜天婆罗门时，通过观察自己如何造作善、恶、无记业而知晓以何业方能广积善根；同时亦通达若贪心生起，则以上、中、下三对治法门制止烦恼之术，并因此而于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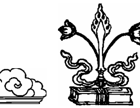


十劫中不堕邪道。

又释迦牟尼佛曾示现为月天国王女儿月天女，极富智慧且心地善良，完全堪行国王之事业，并最终登上王位。月天当时问女儿："以何因缘方能获得知诸根智与集智？"月天女则回答说："必以恭敬承侍沙门、婆罗门、具清净戒律之广闻多识者方能获得，并可依之修学。"国王自此后即开始广行上供下施，并获不退转信心。

释迦牟尼佛又曾为普生仙人，具足五神通。他在一园林中苦行时心想：以何种方式才能灭尽诸根，并再不生起？后来他想到只有依圣智方可灭尽诸根，不过通过何种智慧才能了知诸根已灭尽不生？就如头被砍掉后不可能再生，同理，通晓根源方能保证斩草除根、灭尽不生。既如此，又以何种方法直抵究竟？

为获此智，他就向琐事微少之沙门、婆罗门多方探问，但一直未得满意答案。此时他下定决心，必以自己智力了知此道，为此可舍弃常人难舍之头目等一切身、物。历经千辛万苦后，他终于知道只有通过圣者之道才可获此智慧。为令他人亦明白此理、生出此等智慧，他舍弃大象、骏马、马车等种种凡夫绝难割舍之物以积累无量善




根。若其所造善根可以色相衡量，则此色相以恒河沙数之世界都无法包容。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净慧仙人，每当生起烦恼时即以不净观对治，结果当下即可舍离烦恼。不久后，他即不再生出烦恼，恒时处于清净状态中。众多天人亦趋入其道，他又将自己所了知之理为他众广泛宣说，使很多人死后皆转生梵天。

释迦牟尼佛成为道施仙人时，舍弃故土前往寂静地出家修行。当时他于一大树下如是思维：此树不久即会倒下，同样，所积资财亦会灭尽。高际必堕，处高而不下堕之法不知是否存世？他最终得出定解：高而不堕之法无处可觅。不过若不位于高处，又从何堕起？如傲慢自骄当会高抬自己；一旦灭尽贡高我慢，自以为高亦了不可得，故而我与众生皆应力断狂傲自矜。思虑成熟后，他即为众人宣说佛法，以大悲心令他众皆趋入十善道，并于死后均得以转生梵天。

又释迦牟尼佛曾为善导仙人，以外道法门而离于贪欲，并具五神通。当其观察众生之所以各不相同时发现，烦恼生业，业又成熟果报，一切归根结底全因有我执而环环相生。他于是当下即

获取无生法忍，并令无量无边众生亦趋入自己所证之道。

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善住灭仙人时，他常常如是思维：众生皆因不懂诸法无自性而招致痛苦，故而他随后就千方百计令众生趋入无我道。

又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持地国王时，眼见众生受苦之根源尽在造作恶业，为令众生能不再贪执自己身体，他就为其广宣不净观法门，使无法计数之众生都因之而趋入不退转之菩提道。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心力强菩萨时，曾特意前往甘露滴王如来前闻法，并获诸法无生无灭法忍，且蒙如来赞许。

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勇势仙人，心无丝毫畏惧且精通一切论典。他当时认为一切有漏法若不生即必定灭尽，换言之，灭尽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五根实为修证根本，能知此理及要诀者定为智者。正所谓烦恼生业，业生异熟果报，若能摧毁根本，则烦恼不生，亦必能断尽轮回相续。

当其从定中出定后，他连说三遍："断除轮回根，能获快乐果。"他之音声借助风势传遍四方，无量众生听闻之后，均精进断除烦恼根本，于无上菩提道中得不退转果位。

释迦牟尼佛曾为普眼仙人，他觉知众生依各自途径而持有各自观点，又因各自见解而行种种事业。众生为得快乐而造诸恶业及有漏善业，并因之而堕恶趣或趋善趣；为入涅槃道，只能以造作无漏善业而得解脱。

当其从定中出定后，即开始将此理向众生宣说："从本性而言，不造作诸法即得安乐，也不会产生异熟果。"他广为宣讲之音声被风吹向四面八方，无量众生听闻后均获无生法忍，并安住于无上菩提道而不退转。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国王随众时，精于观察众生根性之道。他想多有众生因贪执色法而引生苦恼，并趋入三恶趣，他们实不知色相确乃不净之对境，正因不明此理故而贪执不休。对众生心生悲意后，他便广为宣讲不净观法门，使众生均从内心生起不净观之境界，并了达诸法本体。无量众生都因此而远离贪欲，并于死后转生梵天。

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解法仙人，以外道法门而远离贪欲，且深知贪欲过患。他已了知诸法如镜像般无实有之本质，并依此而现前五神通，又令无量无边众生获无生法忍。

释迦牟尼佛还曾转生为恩匝雅达仙人，为一

具神变及富有威严气势之人。在其观察于自己所了达之法上是否尚有最殊胜之法时，他想到：自己所证者实为灭法，而任何法若能无灭则最为殊胜，但只要为所生法则尽皆毁灭，看来何法无生方堪称为无灭。如此一来，这无生法又到底是何模样？思前想后，他最终明白过来：万法本体皆为无生！凭此观察思索所得，他终获无生法忍，且令无量众生皆趋入此道。

当释迦牟尼佛又转生为仙人胜观行时，以外道修持而远离贪欲并具神变。他观察欲界众生烦恼之因与本体时，终于了达无我之理，且具足五神通，还令不可胜数之众生皆趋入无生法忍道。

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首领之子，名为檀香。他自己认为无论执著道或涅槃，任何实执都无法令众生获得佛果。因此欲获真正解脱，必得远离贪执，此中道理就如过河需用舟，至岸可舍船一样。获证圆满菩提时，绝不可存一丝一毫求解脱、得佛果之心。如已了达万法本体，则如船筏一般之暂时、不究竟之法均应舍弃。檀香不仅如是思维，更将自己了悟之境界为他众多方宣说，以此而利益无量众生。

不唯生为檀香时如是行持，当释迦牟尼佛转

生为喜世仙人、寂世仙人等仙人时，为了达世间种种烦恼、过患本质，亦进行过同样如理之思维，并生起如法道相。此等仙人行迹，诸如自己生起清净智慧，并令他众也获不退转果位之内容，于《广智经》中有广说。

方便度众不可数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知吠陀仙人，精通一切论典之词句、意义，且具神变及威力。他以外道行持而获离贪境界，并寿长九万年。中有八万年都未安眠榻上，真可谓衣不解带、夜不就寝。他从不贪著昏沉、睡眠，心中整日思维众生痛苦因何产生。后来他知道除无明外再无别种根源，正因无明而产生轮回。若通达无明本质，也即可谓灭尽轮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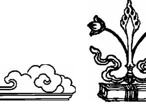
正当其如理观察之时，净居天八万天人一齐在他面前虚空中现身。众天人对他如理作意赞叹不已，且同声念诵三遍如是偈颂：“狮为兽中王，岂能有畏惧，智慧如狮心，导师汝似狮。吾等八万众，诵偈如狮吼，各个恭敬汝，合掌又顶礼。十方世界刹，无量佛陀尊，显现汝心前，汝已守此刹。大象及骏马，难驯又难依，众中最殊胜，

人中胜导师。往昔诸如来，所有众功德，汝皆已具足，必得佛陀果。”

知吠陀仙人受众天人礼赞之时，将心安住下来后想到：他们所谓之佛刹何时方能现前？净居天天人此刻又说道：“好朋友，你以心之显现力可现前十方世界不可思议诸如来刹土。”听天人如是讲罢，以此善根力加持，他自然跃升至七多罗树高之虚空，并顿时目睹十方刹土。种种刹土中，有些刹土中之佛陀正在降生，有些刹土中之佛陀正迈步，有已出家之佛陀，亦有已成佛者，还有佛陀正转法轮，尚有入于寂灭、入无余涅槃之佛陀，他并且听闻如来说法妙音。

然后他告诉净居天天人道：“往昔轮回边，无法衡量之，以无明而舍，寂灭菩提道。为获菩提果，吾等当发心。”说此颂词后，他以自身光芒照触无量众生，令其皆获不退转果位。

又释迦牟尼佛曾为善住仙人，具善法等持。他经常都在思索：菩萨以何学问方能究竟善法等持？若能了知一切万法本体为空，才算究竟等持，因一切法均远离所作故。当其从定中出定后，就开始前往各地为众生宣说此理，以期众人都能通达空性之道并因而放下勤作。其后有无量众生




因闻听他法语而获无生法忍。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无著识菩萨时，具无性等持，后又获一切诸法无有本性等持，并于二十四中劫中以诸神变足精进修持。他后又前往无量佛刹，于二十中劫中为众生广宣无性等持法门，令无量众生皆趋入无生法忍之道。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无障见心仙人，以外道法门而远离贪欲，并具神通、威严。他去寂静地观修时总在想：何为法？何为障？最后他自己得出结论：一切法均无有，一切障碍均不存在，因万法本体就为空性。正如虚空无法障碍虚空一样，因虚空本身即无实体。得到定解并从定中出定后，他向众生开示道：“诸位朋友，一切法本体为空，既如此，我等又能以何法障碍何法？”在其宣说后，诸法本来为空之音声便借风势散播向四方，令无边众生均得以听闻，并皆获无本体等持，且均生起无生法忍之境界。

当摧敌国王执政时，利乐如来正出世传法，在其菩萨眷属中，释迦牟尼佛彼时转生为信力菩萨，一直赞叹大乘功德。有一些不喜、不愿住于轮回中之声闻乘比丘，他们经常说：“前际无边无涯之轮回有谁愿住？”并以此与大乘佛子展开



如理如法之辩论。

信力菩萨则对其说道："诸位长老，不知你们是否具体知晓众生过去长陷轮回中时所遭受之剧烈、难忍痛苦？"他们纷纷回答说："不大清楚。"信力接着说道："正执著于法时有何畏惧？你们对过去之事不愿观察，对未来又妄加观察。诸位长老，舍弃已逝之事、一心只想未来之事正乃真正可怕之事。你们在进行对过去之所谓观察时，对未来并未从根本上加以重视，你们均如是思维：过去已永远过去，无需观察，亦无可恐怖。诸位长老，我据佛陀本义对此理解为：过去之事亦需正确观察，在观察时，'我做过诸多事'之类念头根本无法存在。诸位长老，往昔有位仙人名为红马，他欲到达世界边际后而死去。于是他就以神变脚踏山王，一一飞越崇山峻岭，怎奈依然半路死去，并未摸着所谓边际。诸位长老，佛陀从未开示过可依双脚踏遍边际，唯以智慧方能触摸世间边缘。你们以为未来痛苦不堪，并为未来痛苦而担忧不已。但诸菩萨所要灭尽者乃贪欲边际，他们绝不会徒劳赶赴世间边缘，若能灭尽贪欲，哪里还会有痛苦记忆及关于痛苦之念头？"

尽管他如是宣说，但依然未能遮止住声闻乘比丘种种见解，因他们尚不具备信心之力，他们修无上菩提之缘分尚未成熟。佛经中说："是故诸菩萨为众生利益，应精进生起信心力。"

久远之前有一国王，名为执实法，对佛法具大信心。但他一直执著一切法实有，一切法均不可改变。释迦牟尼佛当时转生为国王一大臣，名为法行。法行聪慧，且具观察力，精通法与非法之区别，经常帮助国王主持国政。他又承侍如来，并修持大乘佛法。

平日里他就已知国王实执严重，为制止国王偏见，他令工匠做成很多金质器皿，可用以盛储芝麻、酥油、油饼、食物、饮料、蔬菜……做成后他问国王："这些器具都可用来盛装何物？"国王便找来诸位首领令其抉择，他们便一一向国王推荐道："此为盛水之器，此为装芝麻之用……"

法行大臣后把用以装芝麻之器皿改盛酥油，并以之为国王供斋；而当国王命手下用盛水之器皿装满水送来时，手下却顺势将水舀在另外器皿中端来。国王一看器皿错用，就对左右说道："原先曾有规定，为何现在又错杂用之？一切规矩都

已被你等破坏尽净，以致秩序全无。所有器皿自此之后都成废器，这岂不浪费？”

法行大臣就趁机进言道：“无论何种器皿均无装盛一定物品之不变规矩，同理，一切法亦可发生转变、转化，皆具毁灭性，无有一法有所谓决定性，万法尽皆变化无常、转变无定，何来永恒实有之法？大国王，你应了知并修持万法无常、无定及动摇不实。大国王，少年会渐至青年，青年会迈入中年，中年又步入老年，老年又走向死亡，此乃人生岁月之流程。同样，一切法亦无真实存在。”

国王对其所言深表赞同，并为真正通达此理而开始精进修行，他随后终于舍弃并灭尽实有之忆念。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寻生国王，后舍弃王位出家求法。每当根识散乱之时他就想：呜呼！我舍弃能致散乱之王位而出家修行，若根识再向外驱驰不止，此等修持又有何义？这也太不应理。在自己根识陷入迷乱外境之网时，必须依虚空般等性等持，并以最大精进力超胜散乱心态。不过，诸大菩萨那如虚空般之等性等持又到底是何景象？思虑及此，他又想到：一切法



原本就似虚空般平等，而虚空则无有任何障碍。既如此，外境一切法亦无有丝毫阻碍。问题之关键乃在于无分别念则定无障碍，分别念若起，众生即作茧自缚、自我阻碍，无分别念就能当下解脱。为达此目的，看来我应舍弃一切分别念。

将前因后果一一想明后，他即灭尽一切执著，并终获如虚空般等性等持及无生法忍。此时，以其发心不可思议之力，他腾身七多罗树高之地，并宣说偈颂道：“何人证悟无碍法，此人了达佛行境，亦得往昔佛所证，通晓法王之诸法。一切万法如虚空，法性亦无所证性，亦如是无所证行，此法无变且无二。”

寻生国王即如是不依其他人，只凭自己智慧终获无生法忍。故而释迦牟尼成佛后曾说过：“目犍连，是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欲获无上正等正觉，不论其值遇如来与否，为证悟甚深法要，皆当精进修持。”

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无垢灌顶国王，一直以佛法治理国政。他治下国家拥有七宝，本人还经常与沙门、诸大臣交谈各自对佛法之理解。当时净眼如来出世传法，无垢灌顶国王即率十万民众、一千大臣、八十万女众赶赴佛前。净眼如来



为众人宣讲佛法，所有眷属都聚精会神听闻法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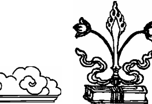
国王因前世善根力成熟，虽身处众多女众之中，但他原本就能长时安住于第四禅。此次见到如来后，心里更是欢喜无比、信心大增。他当下想到：如来座下有如此众多之眷属，威力确实无人可比；再看如来行为亦寂静调柔，想必定具不共智慧。如来此时则对国王说道：“请国王上前，因目睹如来有极大利益。”国王就与自己眷属一同至如来前顶礼，后端坐如来座前。

当此之时，八亿梵众天天人现身虚空并合掌请安。梵众天天人原本连欲界天人都难睹其容，更遑论凡夫要亲见真身。但以如来神变加持，欲、色界众生全部看到他们身形。国王暗忖：若与如来相较，任何天众身相都无法与其比肩。欲、色界众生纷纷合掌，国王也恭敬合掌，并以偈颂赞叹如来功德，又殷勤问法，净眼如来一一作答。国王闻已心生极大欢喜，并再次赞叹不已。

以此善根，无垢灌顶国王后于九十六个无数大劫中不堕邪道，又具神变、相好庄严、智慧等功德。

久远之前，尼枸卢王如来出世传法，其刹土






清净广大，众生寿量千百万年。释迦牟尼佛当时转生为除疑菩萨，成为此世界中一国王，他拥有八十万女众眷属及一千大臣。国王将国库财富经常布施与贫穷众生，令其皆日渐富有。所有民众都无犯戒意念，各个皆具清净戒律。众人亦无三世睡眠、昏沉等烦恼，均能以正知正念及不放逸之心行摄身安住于大慈大悲、菩提心、禅定之境界。人们都富有慈爱之心及智慧，并发四无量心，且喜爱通达世间学问之智慧及至佛智间所有世出世智慧。

前世与国王有因缘之天尊某次劝请他前往如来前闻法，国王便集合起所有眷属共同赶赴如来座下。尼枸卢王如来远远望见大队人马踪影后，立即劝请其他天尊从速装饰国王必经之路，且要恭敬承侍国王。国王一见不觉满心疑惑，他急忙问左右大臣何故如此，众大臣、天尊皆言：“世间怙主以大慈大悲之心特意令天人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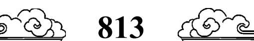
国王闻言立即走下马车，开始以极大恭敬心向如来顶礼。遥望见如来后，国王一边急急走向如来，一边不停念诵赞叹如来之偈颂。此时净居天天人为供养如来，便幻化出千万宝伞、妙衣。国王见后心下暗忖：此等供品皆从何而来？刚一

生出此等念头，千万供品立刻隐匿不见。国王不觉纳闷想到：它们又消失于何处？天尊此刻则趁机将“无来无去、无生无灭”之偈颂向其宣示，令其当下通达万法本义，立刻遣除一切怀疑。

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智顶国王时，当时与他共处同一时代者尚有一大称国王。大称国王依外道法门而远离贪欲，且具神变及威力。每当人间逢到十五日时，大称即以神变常常飞临三十三天，并与其处天人讨论佛法大义。大称在探讨时说道：“诸位朋友，若如来正等觉出世，他即可为众生宣说佛法。”

当此之时，智顶国王、遍入智国王、星光国王等九万人间君主亦会集于三十三天天宫参与讨论法义，他们皆言：“诸位朋友，我们都应持佛法正见，绝不应执非法见，务必守持真实寂静观、空性真谛与无我之见，凡与之相违者均应舍弃。诸佛早已揭示出空性法门，他们从未言说有所谓‘人’独立实有。诸位朋友，如来已明示内外所摄十二处皆无本体。”

当其宣讲此等话语时，天人及眷属全部无漏听闻。他们纷纷说道：“诸位朋友，若一切本性为空，则所有现行之业又为何存在？若无我及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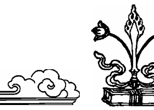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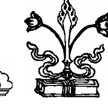


所，天人与众眷属又以何种现行因缘而产生？”有些天众此时则说：“诸位朋友，吾等不应诽谤如来教法。若出现五种外相，天人则必定死堕，此乃我们亲眼所见。即使所有天人聚集一处，亦无法救其出离死亡恐怖。既如此，莫非死亡可谓真实存在？不也，因当我们真正观察死亡存在理由时，即会发现死亡并非真实实有。从第一外相看起，无我存在；第二相至第五相一一观察下来，我皆不存在。欲死之我不存在，正死、已死之我亦不存在，此等我与我所何处有其立足之地？一切诸法均远离我、我所，如来早已宣说过此等道理。”

智顶国王此刻则对九万国王说道：“诸国王似应单独聚会一处，因天人观点不尽相同，众人辩论、争执不休，看来人间众生与天众中皆有众多不懂佛法之辈，我们应回赡部洲继续深研法义。如认为诸法不空，我与我所皆存在，持此等观点之天人皆已入于邪道，并对如来教法心生疑惑。我们本为探讨究竟法义而来天宫，现在看来还是返回赡部洲为好。”

这些眷属便于另外地方——远离天人处对智顶国王说：“你转生之地乃为中土，并非东南




西北四方边地，想必你应懂得正法真理。”智顶则吩咐众国王道：“你们暂时选出东方二十五国国王，并及南、西、北方各二十五位国王，这一百位国王应最富有智慧、观察能力，心态恒时稳固，善于观察、取舍，远离迷乱、傲慢，均为正直之士。”

众国王依智顶授意选择出一百位符合要求之君主，智顶带领他们如天鹅般飞至人间大雪山。众人住处皆由天人幻化而出，天王亦降临人间观望。于众人住处中间，众天人为智顶幻化出一七宝坐垫。智顶向四方顶礼后就安坐七宝垫上，其他国王顶礼后均坐于他法座前。三十三天天人皆大欢喜，他们欣喜想到：赡部洲之人已开始弘扬佛法，佛法暂时应不会趋于隐没。他们均向智顶抛撒曼达啰花，并齐来闻法。

智顶告诉另外一位国王之信使说：“在我们大雪山山顶上住有一位仙人，名为善慧，你可前往他那里迎请，言众国王欲见他。”信使依神变一下飞临仙人前，顶礼后便将智顶口信传与他。仙人当其时恰好听到持地如来涅槃消息，他正哀哭不已，眼泪热气竟将雪山山顶融化。闻听信使所言后，仙人拭去眼泪说道：“朋友，有无人见

到如来或聆听过如来法语？佛法隐没与否？你独自返回吧，我不欲同往。让我舍弃如来寂静法前去散乱之地，我不敢为之。”

信使劝请道：“朋友，天人正为有无我存在而争论得不可开交，请务必前去调解。”

仙人回答说：“若有我存在，即不应有老、病、死，因我独立永恒存在之时，何来生、老、病、死？既如此，我即便将无老、无病、无死赐予众生，想来他们也不会欢喜。由此可知，我决定不存在。”

信使当下证得清净无垢法眼（证悟无我），然后又似天鹅游舞于虚空般从空中飞回众人住地。他向诸人宣示道：“诸位朋友，佛法确实真实存在，佛教定会兴盛壮大。若有精进求法之人，他必获取如来教法精华；而对不精进之人来说，他既听不到佛法也不会守持佛法，佛法对他而言可谓无有。不精进之人极易退转；在精进者看来，佛法必定存在。诸行皆无常，诸行无不苦，诸法本无我，涅槃即寂灭。”

信使说法声音被风吹向四面八方，闻听此种声音之后，承认有我者均立证无我，承认无我之人更加增上所证境界。

智顶国王则以其威力所感，令众人皆趋入正法。他因过去世时曾于一万如来前恭敬承侍，又令众生心生悲意，故而现今也能于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前宣流如是法音，使佛法光明遍地普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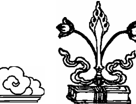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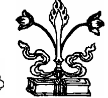
佛经云：“是故诸大菩萨，无畏通达如来教法者应出狮吼声。”

久远之前，于拘尸那城，极喜如来出世传法。当其时，此世界广大辽阔，众生幸福快乐，恰如极乐世界一般。极喜如来住世很多年后，于两棵大萨拉树下示现涅槃，其后佛法尚住世四十万年。当时有一守持清净戒律之比丘，名为德慧，拥有众多眷属，他每每都如狮吼般宣讲九部经典。

那时他要求所有比丘均不得拥有仆人，亦不能饲养牦牛、羊等家畜。此时有很多破戒比丘都对他心生嗔恨，他们纷纷拿起兵器欲将其杀害。释迦牟尼佛彼时转生为一具德国王，听到消息后立即赶赴说法上师处，并与诸破戒比丘奋力决战。他最终保护说法上师顺利脱险，但自己却身受宝剑、利箭重伤，浑身体无完肤、遍体鳞伤。

德慧比丘对国王说道：“随喜你保护佛法之功德，以此善根，你未来会成为无量法之法器。”



国王闻言心生欢喜，不久即于欢喜心态中安然离世。他随即就转生于不动佛佛刹，并成为佛陀最好之侍者。与他共同作战、护卫他或随喜他护法之举的人们，也于菩提道中皆获不退转果位，并于死后全部转生不动佛刹土。德慧比丘亦于死后转生不动佛刹土，并成为佛陀首座声闻弟子。佛经中曾说过：“如果佛法即将隐没或毁灭，亦应如是奋力护持。”

当时之说法上师德慧比丘即为后来之迦叶如来。

又无量劫之前，如来正等觉无上圣者出世宣说《涅槃经》，释迦牟尼佛那时转生为佛陀声闻弟子。他不仅受持此经，还为他人广泛宣说。以此善根，他后来不再堕入恶趣，亦不诽谤佛法，也不转生为舍法、堕入恶趣、身相丑陋、疾病缠身之人。

释迦牟尼佛如今亦远离一切疾病，无畏无惧、卓然立世。

心善则一切皆善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星宿婆罗门子时，于四万





两千年中行持梵净行。他有次来到富丽王宫后偶遇一商主之女，那女人一见星宿立即被其庄严相貌所吸引，于是马上在他脚下顶礼。星宿疑惑问她：“你欲何求？”女人大胆说道：“我只要你当我丈夫。”星宿坦诚回答说：“我不能随贪欲转，因而不能与你共同生活，我乃持梵净行者。”女人穷追不舍：“若你不与我共同生活，我马上就会死去。”

婆罗门子此刻则想：我已在四万两千年间行持梵净行，若要与她生活实在不应理。于是他便扔下女人，自己径直走开，但走过七步后又心生悲意。婆罗门子想到：看来我应舍弃戒行，为此身堕地狱也应承受，唯望这可怜女人不要死去，亦不再感受痛苦。”

其后十二年中，他一直与女人一起生活，最后又再次出家修持四梵住，并于死后转生梵天。以他当时发大悲心之故，婆罗门子迅速圆满了四万大劫资粮。其他众生必堕地狱之恶业，菩萨以善巧方便及悲心摄受，反以之而转生梵天。

又燃灯佛之前，曾有五百商人赴大海取宝，得宝后众人即踏上归程。五百人中有一黑人，惯喜造作恶业，加之他本人又精通武功、喜行强盗



行径，故而屡屡造恶不休。回程途中他又想：我应杀死所有商人，如此一来，全部财宝即可尽入囊中。

释迦牟尼佛当时转生为五百人中一商主，名为大悲商主，他于梦中得到海神授记说：“你们同行者中有某位人士，长相如何如何，装束如何如何，此人妄图杀害所有商人后夺走宝物。这五百商人皆为无上菩提道中不退转菩萨，若一次杀光如此众多之菩萨，此人必得在地狱中呆够每位菩萨从因地至成佛间所用时日之总和，在此无法计数之漫长时日内，他时时刻刻均需感受燃烧剧痛。既如此，你何不依善巧方便法保护好五百商人，同时也挽救此人，使其勿堕地狱！你应三思而行之。”

大悲商主听罢便一直辗转反侧、苦思冥想，他最后终于下定决心：看来除由我杀死此人外别无良策，因若将此事告知众商人，他们必定会心生嗔恨，会将他立即诛杀。如此一来，众商人则将堕入地狱中；若由我取其性命，我决定会因之而堕地狱中，并于十万劫中饱受燃烧之苦，但我愿替众为之；若听任此人杀死五百人，这人就会造下天大恶业，如此行事何能应理？干脆我来替



众行道，杀死此人，以挽救五百众人与他自己！

大悲商主主意已决，他马上抢过黑人所持短矛，一下就将之刺入黑人躯体，使其立刻毙命。

当时之五百商人即为贤劫中五百菩萨，因大悲商主是以大悲心及方便法行事，他凭此迅速圆满了十万劫所需资粮，而黑人死后也转生善趣。但等释迦牟尼成佛后，尽管佛陀已获金刚般坚固身躯，不过为以善巧方便法度化众生，他依然示现脚被檀木刺刺入之情景。

当时有最后有者二十人，另有二十人乃他们怨敌。这些怨敌伪装成最后有者之好友，欲扑向最后有者所居之处将其全部杀害。正当他们如是盘算时，佛陀凭其智慧早已对其想法了知无遗。为调教众生，他对目犍连说道："此地有檀木刺，定会刺入我右脚掌。"结果刚刚说完，一根一拃长之檀木刺就现在佛前，此檀木刺可谓尖锐无比。目犍连主动请求欲将之抛向另一世界，佛陀却告诉他："以你神通，根本奈何不了它。"目犍连即施以最大力量试图移走檀木刺，怎奈三千大千世界之大地尽皆震动，但檀木刺却纹丝不动。

释迦牟尼佛随即以神变来至四大天王之天界，那根檀木刺也跟随世尊升至四大天王处。佛

又相继来到三十三天、离诤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刺亦紧紧相随、不离寸步。当佛陀从梵天返回后，刺也跟着回来。佛陀安坐坐垫上时，刺就现在佛面前。此时佛以右手从容将右脚摆在那根扎于地上之锋利檀木刺上，整个三千世界顿时震动起来。

阿难不解问道："以何前世业力成熟如今果报？"佛陀方便开示说："我过去世时曾于海上用短矛刺死一黑人，此乃当时所造业之余业报应，杀人之果报现今已全部成熟。"

正磨刀霍霍，欲杀二十位最后有者之二十人，听闻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亦需感受业果报应之消息后，各个感慨万千。他们议论纷纷道："佛陀尚且如此，我们更不待言。我等亦欲杀害众生，现在应速至佛前忏悔罪过。"待他们来到佛前时，释迦牟尼佛将不应造作恶业以及灭尽恶业之法门对其宣讲，在场众人人人现前证悟智慧，包括同时闻法之四万人也当下证悟万法本性。

同样，佛陀原本无病无恙，但显现上仍服食医师耆婆所配药物；佛陀前往城中化缘，未有所得后只得返回洗钵；有人还曾以婆罗门女扎玛姿玛毁谤佛陀；一普行外道女人被众人毒打，并扔

在祇园精舍一坑中，佛陀虽然知道此事，但却未理睬那女人；佛陀曾在三月时日中仅能以腐烂马具为食；佛陀背部亦曾示现过疼痛症候；释迦族被毁灭当日，佛陀也曾示现头痛；曾有一婆罗门名为多蒿多匝，他竟列举出所谓一百条过失用以谴责佛陀，而佛陀则一一接受；提婆达多生生世世都对佛陀紧逼不舍，为杀害佛陀，他想出种种毒辣计策：放出狂象欲踩踏佛陀，唤刽子手以炮弹轰击佛陀……

如是种种公案，仅从外表观之，似乎为佛陀所承受之十种果报；若就实质而论，佛陀丝毫也无有任何所谓业果报应。只为度化众生，他才以各种善巧方便法随缘示现自身亦需承担不同业果之道理，此等举止对调化闻法众生实有大利益，这些事迹、道理在《大密方便经》中有广述。

又久远之前，于迦叶佛教法下，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光鬘婆罗门子。当时有五位如大萨拉树般之婆罗门子，虽入大乘佛法，但因后来依止恶友之故而日渐忘失菩提心。他们开始行持外道禁戒，于佛不再生信。光鬘婆罗门子有一好友乃陶师之子，名为曼西，他对佛一直抱有极大信心。为善巧方便度化此等退失信心之婆罗门子，当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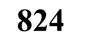


看见光鬘与那五人呆在一起时，就开始高声赞叹迦叶如来之功德，并对光鬘说：“光鬘婆罗门子，请随我一同拜见迦叶如来。”

光鬘此时心下暗忖：如我直接赞叹如来功德、不礼赞外道功德，这些人定会心生怀疑，他们断不会与我同去拜见如来。我应依方便法，及与智慧空性（诸佛菩萨本性中无所见）相应之见解随宜教化。于是他便善巧说道：“拜见那光头沙门对我们有何作用、利益？菩提妙难思，光头沙门怎会有菩提？”

光鬘有次又与这五位婆罗门子坐于河岸休息，为调伏这些人，承佛威神加持，陶师之子曼西再次来到河边说：“如来出世极为难得，我们理应前去拜访。”结果光鬘婆罗门子又如上大放厥词，显现上似乎极不情愿前往。曼西干脆扯住光鬘发髻，连拉带拽硬是将他拖到佛前。这些婆罗门子当时心想：陶师之子拼命拉扯光鬘，无论如何都要将他带到佛前，不知这佛陀到底有何法术、本领？五人便满怀好奇地跟在二人后面也来到迦叶如来面前。

一见到迦叶佛，因前世善业成熟，他们立即对佛生起信心，五人反倒心怀不满地责怪光鬘：


“佛陀竟有如是功德，你为何不早早向我等诉说？”五婆罗门子目睹如来威严、辩才，聆听佛陀梵音后，均以清净意乐而发无上菩提心。迦叶佛清楚了知他们清净发心，就为其宣说了大乘不退转轮陀罗尼金刚句诸法无生法门，令五婆罗门子当下获取无生法忍。

迦叶如来此刻告诉五位善男子道：“若光鬘童子最初即在你等面前赞叹佛陀、不礼赞外道，你等又怎会想到拜见如来？对如来生信更从何谈起！”

如此不退转之大菩萨，对诸佛菩萨无有任何怀疑，只不过为度化其他众生，方便善巧示现而已。有些经论中说道：以其说过“光头沙门怎会有菩提”之语，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还需在尼连禅河边苦行六年，此乃业力成熟之必然报应。此种说法实为不了义之善巧方便说法，因无明愚痴众生若以粗言恶语暗中诋毁有清净戒律之人，此等愚众必将长期陷于邪道恶趣中。为显示此种因果不虚之理，方才有上述言说，大菩萨实际上不会受一丝一毫业障之困缚。

此外，有些人对具功德之人言说粗言恶语后心生后悔，失望之极时便觉自己已不再拥有任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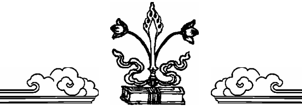
希望。为遣除此种灰心丧气之情绪，才有如上方便说法。若最后有者菩萨在迦叶佛前说粗语都有成就可能与机会，我等被愚痴所覆之众生当然更有忏悔业障之机会。此种教言正包含令众生未来忏悔、再勿造作恶业、发菩提心之密意。

光鬘婆罗门子如是度化五婆罗门子，自己则在迦叶如来教法下出家，并受持如来教法，成为智慧无上童子。迦叶如来授记说：“我涅槃后，智慧无上童子会于娑婆世界成佛，号释迦牟尼佛。”

以上述公案为主之众多公案皆表明：佛陀于生生世世之漫长时日中，已了达尽所有、如所有一切学处，其无垢智慧于每一世都愈发增上，并究竟清净了诸烦恼障、所知障及粗细习气，且以大智慧而现量见到万法本性，实已获一切智智。佛如是照见十方三世所摄二谛之真相，恰如视掌中庵摩罗迦果一样一目了然。世尊具足十力、十种自在，于人天诸世界中宣说佛法如出无与伦比之狮吼声，成为所有众生之导师；又摧毁魔众，从而成为众生怙主；其智慧身常有周遍，具备一切圆满功德。

《如来广智经》中云：“如来智慧深广无边，





稀有罕闻。”又云：“目犍连，设若十方不可言说微尘数刹土世界中，所有众生均已成佛，一一佛陀各有不可言说微尘数头颅，一一头颅各有不可数之口，一一口中各有如是不可数之舌，如是难以思量、不可言说之广长舌亦无法说尽如来智慧。何以故？目犍连，如来智慧无量无边、不可胜数、不可思议、无法度量、无从揣摩；如来具足不可思议、无法言说之智慧。”

以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广行智慧之种种公案。

十　净心品

不同佛前之最初发心

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初发菩萨提心之情况，据《未生怨王忏悔经》中云：“无数不可思议劫前，如来正等觉胜他幢如来出世传法。于其教法下，文殊师利菩萨变现为一说法上师，名为智王。他有一日去王宫化缘，并讨得满满一钵食物。释迦牟尼佛彼时转生为一商主之子，名净臂童子。当时他正躺在母亲怀中，一见比丘后，立即就自

行走到他面前讨要食物，比丘便分给童子一份摸达嘎食[9]。

童子又跟随比丘来到如来前，比丘将钵交给他，令其亲自供养佛陀。童子即将之供养佛陀及诸眷属，结果一钵食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童子随即皈依比丘，比丘则为他传戒，并令其发菩提心。

童子父母为寻儿子随后赶来，净臂又开始劝请父母皈命佛陀，父母最终就与五百人一同在佛前出家，并发菩提心。此乃释迦牟尼佛初发菩提心之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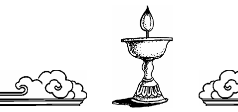
与上述公案较接近之记载，可见于《呵斥破戒经》，此经有如下记述：

“久远之前，极光如来出世传法时，弥勒菩萨曾为一转轮王，并初发菩提心。四亿劫之后，释迦牟尼佛于胜他幢如来前始发菩提心。他于一千年中以种种资具及昂贵珍品供养、承侍如来，以此广积善业。待如来涅槃后，他又建成长宽高各为一由旬、一由旬、半由旬之七宝遗塔，并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

[9] 摸达嘎食：一种食物名。

另《报恩经》中记载阿难曾问佛陀："世尊对诸比丘如是关爱，不知世尊发菩提心已有多长时日？"佛陀告诉他说："无数劫前，有两人因广积恶业而致身堕地狱。狱卒令二人推拉马车，且不得停下歇息，并不断以大铁锤痛击他们。其中一人因身单力薄已无力再拉，但他被锤打致死后又立即复生并再度遭罪。此时另一人则对他生出强烈悲心，此人祈请狱卒：'我一人拉车即可，请务必将他释放。'狱卒闻言顿生嗔恨，抡起铁锤就砸向发悲心之人，结果此人被砸死后立即转生三十三天。"释迦牟尼佛接着又说道："当时在地狱中心生慈悲之众生即为我前身，我最初发菩提心之对境即为地狱众生，后来即开始对一切众生皆发慈悲心。"

又《毗奈耶经》中记载，有声闻眷属曾问释迦牟尼佛最初如何发心，佛陀回答说："久远之前有一具光国王，他拥有一色如睡莲般洁白之象，此象七肢分外强健、庄严。国王将大象交与驯象者调服，驯象者驯服它后又将之交与国王。国王与驯象者某日同骑此象前往森林狩猎，进入林中后，大象嗅到雌象气味后即开始疯狂奔跑，疾如厉风，两人顿觉天翻地覆。国王心生极大忧



怖，他令驯象者立即管束住大象，怎奈驯象者却说道：'仙人咒语我已施用过，亦用铁钩勾招过它，绳索、镣铐也全都试用过，不过国王应知，凡此种种均无法调伏贪心，所谓贪心可谓此消彼长、生灭不已。'想尽一切办法均无法制止住狂象躁动后，驯象者只得对国王说：'看来所有办法都已对此象无能为力，国王还是抓紧树枝、力争脱身吧。'国王只能依言与驯象者相继抓住树枝，狂象则一路奔跑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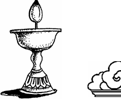
脱离险境后，国王对驯象者说道：'你怎能将未驯服之大象交与我？'驯象者辩解说：'我确实已将其驯服，但它一闻到雌象气息就无法自制，我亦无可奈何。不过，因它已被驯养过，不久它即会自行返回。'

七日过后，大象狂野之心渐趋正常，它已能约略忆念起自己被驯养之情景，于是便又从林中返回王宫。驯象者大喜过望，他急忙将情况汇报与国王。国王犹自怒气难消：'看来你并未真正驯服此象。'驯象者信誓旦旦保证说：'我真真切切已将其驯熟，国王若不信可亲自测试。你只需放一燃烧铁球，然后令此象吞入肚中，它定会依令行之。'

正当大象未有丝毫犹豫正欲吞下铁球时，驯象者提醒国王：‘大国王，它若真吞下燃烧铁球，则必死无疑。’国王不甘心地问道：‘它既已被驯服，为何还要给我们制造大麻烦？’驯象者回答说：‘大国王，我已说过，我所驯服者乃它身体，并非其心。我只为一调伏身体之驯象师，根本不能堪称为心之调伏者。’国王紧接着问他：‘在此世间有无能调心之人？’驯象者此刻受天人劝请脱口而出：‘大国王，唯如来正等觉方能调伏身心。世间人因贪欲增上，尽管为摧毁贪心亦会行种种精进之道，不过大多都半途而废。我以各种方法驯服具有美妙身相之大象，而无色相之微细心唯赖佛陀教言方可调伏。佛陀具大威力，又断尽烦恼，实为真正英雄。任何人只要依止佛陀，无形之心都可调柔。’

具光国王听到驯象者说佛陀拥有精进、威力等功德后，立即开始行广大布施以积累资粮，并在发心后又发愿道：‘以此广大布施力，愿诸众生得佛果，往昔如来未调伏，所有众生皆度化。’他当时即如是发无上菩提心并发愿。”

其他本师传中有极明、极贤国王之公案，唯名字与上文不同而已，实际所指乃为同一国王。



又曾有诸多弟子向释迦牟尼佛询问道：“世尊初发无上菩提心后，最早是于哪位佛陀前供养饮食？”佛陀回答说：“久远之前，我曾转生为一广大城市中之大光陶师，彼时亦有一位名为释迦牟尼佛之佛陀出世传法。他拥有智慧第一、神通第一之两大弟子，分别叫做舍利子、目犍连，亦有一侍者名为阿难。佛陀带诸比丘眷属前往广大城市化缘时，因佛陀当时患有风湿病便传语阿难道：‘阿难，你应前往大光陶师处，向其索要酥油、芝麻油、蜜汤等物。’阿难依言前往，将佛陀吩咐告知大光后，大光与儿子亲自带上酥油、芝麻油、蜜汤来至佛前，并以酥油、芝麻油为佛陀敷抹，沐浴，后又服侍佛陀喝下蜜汤。待佛陀病愈后，大光在佛陀脚下顶礼并发愿说：‘以我供养之功德，愿我将来转生于释迦族，并能拥有与你相同之功德与果位；愿我能令梵天界以下所有可怜众生皆得以无畏、无惧而得度化。’如是发愿已，其子亦发愿道：‘愿我将来能通达色法本性，并能承侍佛陀。’

当时之陶师之子即为如今之阿难尊者。”

陶师最初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之事迹，在《贤劫经》中也有相似记载。此经云：“往昔我



为劣人时，释迦牟尼如来前，供养陶器盛满油，最初发起菩提心。”而世尊转生为海尘婆罗门时发下五百大愿，实乃为调化刚强难化之娑婆世界众生而发菩提心之开端，此理上文已宣说过。

此外，依靠佛陀而造作之微小善根，或依佛陀而发之诸愿亦绝不会空耗。此中道理佛经中有云：

久远之前，胜伏如来出世传法。如来某日与两大殊胜弟子及菩萨、梵天眷属同往富丽庄严之国王王宫化缘，途中偶遇三位童子。这几个孩童均打扮得鲜亮、得体，他们一见佛陀立刻生出信心。其中一童子由衷倡议说：“值遇殊胜福田，我们理应尽心供养。”另外两位则为难说道：“此处又无鲜花等供品，我们以何作供养？”那最先倡议之孩童闻言便把一无价珍宝——双股珍珠项链拿出欲供养佛陀，另两位伙伴便效仿他，也各自取下双股珍珠项链以为供养。带头供养者又问他们二人：“供养时你们欲发何愿？”其中之一手指紧挨如来右侧之人说道：“如来右方之人为诸弟子中智慧第一者，我愿能与他相同。”另一位则指着如来左边神变第一之眷属说道：“我愿获取如他那般之成就。”两位又问他欲发何愿，

他则坚定说道：“我愿成就与佛陀无二无别之果。”

胜伏如来听闻他所发大愿后，欣喜授记道：“你所愿极为广大，亦善妙非常。以你愿力故，在你每迈出一步之短暂时间内，即可迅速积累成百上千转轮王所造善根，亦可累积亲睹成百上千帝释天、梵天、如来庄严身相所需之善根。”此时，两位发声闻乘心之童子所供珍珠项链自然挂于佛陀左右肩上；另一位童子之发心已为如来发心，他所供养之珍珠项链，顷刻间就化为佛陀顶上之宫殿，且内里有如来身相。胜伏如来又面带笑意为两童子授记道：“待他成佛时，你俩分别为他眷属中智慧第一、神通第一之弟子。”

当时之两童子即为后来之舍利子、目犍连尊者。

如是上述种种公案皆在叙述释迦牟尼佛初发心之情况，其他经典中有关释尊于不同佛前发心之记叙尚有多处。所谓最初发心据《经庄严论》所言可分两种：其一，以粗大名言而发之世俗菩提心；其二，以细微法性而发之胜义菩提心。《经庄严论》又将以名言而发心之因抉择为五种：“友因根本力，闻力善习力，生稳不稳固，称他

说发心。”

也即是说，佛陀在胜他幢如来前发心是凭友力而发心，因文殊菩萨当时变为说法上师智王，他以善巧方便劝请童子，并将之带往如来前使其发心、积累善根；而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三位童子中之倡议者时，他看到胜伏如来后便供养双股珍珠项链，并发愿获如来果位；再看他转生为地狱中拉马车者加巴谢达时，因悲悯朋友而初发悲心。这后二者皆属因力发心，实乃其前世种姓苏醒、成熟后方才发心。三孩童中，当时发心广大者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各自发心欲成为神通、智慧第一者，即分别为后来之目犍连、舍利子尊者，他们当时即如是发心。地狱公案中加巴谢达之发心既可称为因力发心，亦可称为根本力发心，因《经庄严论》有云：“彼根为大悲，恒思利他众。”发菩提心之根本即为对众生生起慈心、悲心，故而可称之为根本力发心。同时，加巴谢达之发心亦为其大乘种性苏醒之缘故（，因之又可称其为因力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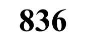
至于具光国王之发心则是以听闻力而生菩提心，因当时驯象者明确告诉国王，他只能驯服象身，无法调伏象心，唯有佛陀方可调心。如是



宣说佛陀功德后，国王便开始广行布施，并于佛前发心，因他乃听闻别人话语后发心，故可称之为听闻力发心；再看大光陶师，当其供养释迦牟尼佛食物时，自己发愿欲与释尊一模一样，此乃依前世善根力而发心，以他前世造善业之因而能值遇如来出世，并能积集资粮、发成佛愿；而海尘婆罗门五百大愿之发心，因其此生与多生累劫之前世皆不断修习大乘所摄善法，故而最终获取超胜其他菩萨之广大悲心，并以此大悲心而守持浊世不清净刹土。

发心之因并非五项全需具足，其中之一力都能令人生起菩提心，且最终成为真正菩提心。最初凭五因中之一因而发起菩提心，随后在胜解行地时，于其他世代、不同界域，亦可有各种不同之再度发心。此等发心通过自力生起后，将日趋稳固。直至登地之后，生生世世都不会退失发心，且越来越增上、殊胜。

原本大乘种性之人都可含括于因力发心具足者，不过依不同因缘仍可说为种种不同之最初发心。如上所述之几种初发心情况，若按次第而言，发心顺序应为商主之子、三孩童中一童子、加巴谢达、具光国王、大光陶师、海尘婆罗门、


此种次第可谓互不相违。但加巴谢达因对地狱众生生悲心而发愿；三孩童中一童子因目睹佛陀而后生信，并供养珍珠项链，然后发愿；与此二者相较，具光国王、大光陶师之发心分明超胜彼等，因这二人皆因真正知晓佛陀功德后才生起猛厉欲乐心，然后发愿欲获佛果，商主之子亦与国王、陶师情况相同。

有人以愿菩提心、行菩提心来为发心分类，实则除佛经中所言以外，我们欲对前后次第一言断定实在有很大困难。无论如何，初发心后，后来之发心将愈发增上、稳固（此点无可怀疑）。及至海尘婆罗门时，他已对整个大乘佛法生出坚定信心，并令无数众生趋入大乘道，自己亦以大悲心守持不清净刹土，此乃真正利他菩提心之开端。因此，文殊菩萨首先令其发无上菩提心，以此善根使其种性觉醒，接下来依次第发心，此种说法当然可以成立。或者以三童子中发愿成佛者之发心，及加巴谢达地狱中生悲心为开端，商主之子之发心等次第而来也无矛盾之处。但因佛经中未有明显表述，我们自己完全以理证作推断、判定确有相当困难，所以无论上述次第如何排定，我们均应明了：佛经中常常碰到之有关初发心之描

述，种种不同之原因乃在于各个阶段不同，因此不会自相抵触。

一般而论，仅仅依靠佛陀为获佛果而发愿，其无上菩提之果报也必将成熟，绝不耗尽。如魔王波旬仅仅伪装发菩提心，但他也已得未来成佛之授记。不过在未得圣道之前，特别对初学者而言，虽菩提种子未毁灭，但遭遇恶劣外缘时，他所拥有之菩提心相续在随后之来世中未必会连续现前，有可能出现忘失、中断等情况，因此发心有稳固、不稳固之别。五种因中，只具有友力、未具备其余四力，则此发心之因即为不稳固；若依其他四种力而发心，则此菩提心方堪称稳固。

此外，《经庄严论》又云："各地所发心，胜解清净心，异熟之发心，如是断惑心。"所谓胜解行发心是指处于胜解地时所发之心；至不清净七地时，已修成自他平等心，故可称其发心为清净意乐发心；至三清净地时，功德自然而成，因之可将其地之发心名为异熟发心；及至最终获得佛果时，实已断除一切障碍，所以称其发心为断惑发心。另外，随五道十地之境界愈加广大，其相应功德亦可谓越发增上。因其差别所致，不同生世中都会再度发心，故而不同佛经中才宣说了





种种不同之发心。

同样，对无生法忍亦有各种不尽相同之界定：小品无生法忍于加行道忍位即可获得；第一地菩萨已现见诸法真谛，他们所得之无生法忍可谓中品；登八地菩萨位时，其出入定已无分别，无念智慧亦已成熟，他们所得之真正无生法忍即可称之为大品无生法忍。因此可知，无生法忍不可一概而论，不同阶段各有各自所属之无生法忍。概而言之，随其所证空性境界之愈发增上，其所获无生法忍之境界、意义也日渐究竟，深广，故而上引佛经中才有种种对无生法忍之不同描述。

与之类似，如来对众生所作之授记亦需具体分析。有些众生造作无上菩提心之细微因，需经长时护持方能成熟无上菩提，但如来见其初发心时就为之授记；有些众生得一地菩萨果位时就得如来授记；而登八地菩萨位者，自然就得如来授记。如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婆罗门子智贤时，在他见到燃灯佛之当下即登八地，随即就理所当然得燃灯佛授记。在佛陀所获各种授记中，此授记最为人熟知并受重视，也最为重要，燃灯佛之所以成为过去佛之依据也由此而来。此外，

虽身为不退转之菩萨，但暂时未得如来授记之情况也时有发生，故《广智经》中如是说道：“目犍连，众生根基各有差异，故应了知如来所说法亦相应有所不同。”《首楞严经》(《健行三摩地经》)也对授记略分四种：对未发菩提心者之授记；对刚发心者之授记；秘密授记；对得法忍者之真实授记。

供养无量佛

释迦牟尼佛曾于无量劫中在无量如来前广造善根，此中道理在《毗奈耶本事经》中有记述：“第一俱胝劫，从释迦佛始，护国佛之间，七万五千佛，我已行供养。经历一俱胝，我恒供养佛，为得佛果故，我无愁虑心。第二俱胝劫，自从燃灯佛，至根幢佛间，七万六千佛，我已行供养。经历二俱胝，我恒供养佛，如是生世中，我无厌烦心。第三俱胝劫，善妙如来始，迦叶佛之间，七万七千佛，我已行供养。经历三俱胝，我一一供养，行持菩提道，无稍厌倦心。我为菩萨时，供养诸如来，所有世间尊，授记我成佛。我前所发愿，现已皆圆满，不住如来境，摄受诸有情。”在阿难请问后，世尊也宣讲了种种供养佛陀之经

历。

要略言之，释迦牟尼佛曾于无量无数不可思议如来前积集善根，于每一如来前殷勤供养，并守持无量法门，最终圆满无量愿力，守持无量刹土，成熟无量众生。此等经历不可言说，实乃无边无际，为增上信心，今略而说之。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响声婆罗门，当时有一无障授记如来已住世无数年。响声于如来前行种种供养，诸供养品中有光明赫赫之珍宝华盖、覆盖整个大地之黄金地板、宽一由旬之纯金无量殿等等。此种十方庄严之宫殿有八万余座，一一宫中均置盛装美女一千、击钹乐器一千；宫中遍地撒满鲜花，天人妙香、薰香袅袅袭来，令人顿感悦意、欣喜；以如来威神加持，所有宫殿皆自然飘浮于空中，并恒时传出赞叹佛、法、僧之音，及宣流三解脱、四圣果、无常、苦、空、无我、八解脱、等持、三摩地、神变、神通、灭尽定、解脱相应之声；当宫殿飘荡于空中时，香水、天人花雨阵阵降下……响声即将上述种种庄严、美妙之境悉数供养如来。他尚且作赞叹如来之偈颂，并长久恭敬承侍如来。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喜见国王，统领四大部洲，治下城邑各个兴盛繁荣。他于每一部洲都拥有八百万城市，每一城市均呈四方形，且宽十由旬；所有城市外均有幻化所成栅栏，全以金线相连；内中庭院皆由珍宝制成；瞭望哨楼亦以黄金建造，上以珍宝瓔珞覆盖；大地纯以无价之珍宝铺就；七宝村落皆由金质瓔珞相连，且唯有造无量善根之人方可居于其中；七宝树庄严周遍……总之城市内外财富充溢、圆满。人们享乐之时，琵琶、击钹之音自然传出；欲闻乾闼婆音时，此种声音亦能自然鸣响。各种所欲均可随意现前，想在千万年中于此地安享妙欲也能自在满愿，喜见国王治下国土即具足如是无比安乐。

当时甘露光如来正出世传法，喜见便将四大部洲全用彩旗以为装饰，供养如来正等觉及其眷属。国王妻子、儿子及众眷属亦行供养，如来与八十万声闻眷属于八百万年中欢喜享用他们所供甘美饮食等物。

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狮慧国王，精通一切论典及声明学问。他召集国中所有沙门、婆罗门，并供养他们饮食，还以嘎西布包裹饮食等物。如是八万年中，他日日夜夜均厉行上供下施，并于



沙门、婆罗门前听闻论典意义，仔细观察众生种种心态。为了达智慧之力与非力道理，他即如此精进修学。

未得授记不丧气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如大萨拉树般之月喜婆罗门，种姓清净，性格善良，精通三吠陀并了达往事之理。他主要宣说顺世外道之论典，无碍通达供施之因，颇具大士夫相，对三吠陀所有教义均运用自如。他对业力成熟道理深明不昧，为使外道、劣种人、乞讨者都能维持生活，他于二千、三千、四千日中长时对其行广大布施，又以此种方式于随后之八十万年中勤行上供下施，且在自己上师面前从未请问能令人极其执著之事理。

当时无忧如来正出世传法，其声闻眷属如天上繁星一般无边无际，菩萨眷属亦广大无量。月喜婆罗门不由心下暗忖：我虽勤行种种稀有难得之上供下施，但却从未供养过如来及其声闻等眷属，不知有何方法能令其皆欢喜应供？是否我供养之举多有过失，如来及眷属才不愿应供？他随后又思虑是否因如来及声闻眷属等按时享用饮

食、过时即不进食之原因，才致此种结局，总之他一直对此事如鲠在喉。

某日清晨，月喜婆罗门起床后，便与婆罗门女及诸婆罗门眷属乘骑白马所驾马车前往如来居处。如来当时正坐于一树下，婆罗门望见如来身仪后不由想到：过去一直以为如来乃一比丘，现在看来实为错谬千里。如来绝不仅仅呈现比丘相，他之形象确实庄严、殊胜无比，我一定要对如来供养殊胜饮食等物！

想及此，他便在如来前先报上三遍自己姓名，然后忏悔并发愿道："世尊，我过去错认你仅仅为一比丘，我现已知错并忏悔。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供养、承侍如来与眷属。"

无忧如来慈悲说道："如来出世并非只为某一人之利益，你于有生之年供养之愿望无法施行。"月喜婆罗门闻言并未放弃供养念头，他又再三祈请说："如无法一生供养，世尊能否开许我七日供养之恳请？"

世尊这才默许了他所提请求。

月喜闻言即刻返回，他马上告知诸亲友，请众人务必尽心尽力供养佛陀。自己则于住所外又建一十二由旬大之院落专供佛陀应供之用，然后

又劝请龙王道：“我欲供养如来及眷属，望你等多多关照，能以香水遍洒地面。”接着又请诸夜叉备好坐垫、乾闼婆调好乐器、翁形鬼负责装饰华盖，还要求其它龙应竭尽全力使整个地区凉爽宜人、不冷不燥，且均需以珍宝装饰完美。

一切准备妥当后，无忧如来带众眷属欢喜入于庭院中且相继落座。此时，香水及花雨自然降下，乾闼婆开始弹拨乐器，而佛陀则以神变将院落边缘之围墙变幻成一百由旬长之蓝宝石墙面，墙头则纯以水晶制成。月喜等众人献上种种饮食、布匹，以日、月为主之诸天子也极具威严地遍布现场。待供养圆满后，月喜在如来前发愿道：“我实为一切众生而行供养，以此善根，愿所有众生都能获无上菩提果位。”

佛陀此刻颔首微笑，日、月等天子将院落最边沿之地都照耀得明晃赫然。月喜此时又祈请道：“凡接触如来光芒之众生，对如来皆已生起永不退转之信心，祈请如来能令众生善根成熟。另外我还想再问，如来又以何因缘而微笑？”无忧如来就告诉他说：“婆罗门，佛光周遍照耀，所有接触之众生于无上菩提道中皆不会退转。他们会于清净刹土中成佛，成佛利众后则会示现涅

槃。此等人众现均已种下菩提种子。”言毕，如来便率眷属起身回返。

月喜婆罗门为众生能得如来授记，即如是于七日中恭敬供养如来。虽自己未得授记，但他并不灰心颓丧，亦从未生起过诸如“我得不到无上菩提果位”之类念头。

又释迦牟尼佛转生为童行菩萨时，正值如来正等觉大蕴如来出世传授菩提道法门。他即对如来及其声闻僧众于九十六俱胝时日中供养、承侍，并为得无上菩提而发愿，不过他同样未得如来授记。

当宝支如来出世时，当时有一转轮王名为美现，释迦牟尼佛彼时即转生为一智贤商主。如来为众生宣说大乘道法门，智贤则于一千年中以种种资具供养如来及其眷属，并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他也同样未得宝支如来授记，及至燃灯佛出世时才得授记。

又无数不可思议劫前，精进无量如来出世传法，释迦牟尼佛当时转生为一婆罗门女，名为智慧无量。当如来宣说无量刹土之功德时，智慧无量一直供养并承侍佛陀。她还发愿未来要守持如来刹土，并为此目的回向善根、精进修持。为获

清净刹土，她于无数俱胝时间中供养、承侍如来，并终在广大清净之如来刹土中示现成佛。

释迦牟尼佛现今于十方不同世界之刹土中，拥有种种名号、显现各种智慧，分别以不空成就如来等不同名号住持不可思议之无数如来刹土。有关此道理之广大、细微评析，于《宝源经》中有广述，请参阅。

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马车具缘商主。如来有次与六万两千眷属同渡恒河，商主不惜花费巨资于恒河上架桥，并制造船只，令如来与眷属顺利渡过。他还以种种饮食供养如来，且使其心满意足，并为获无上菩提而发愿。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国王时，曾于梵天如来与六万两千阿罗汉圣者前供养承侍三月，供养物品包括檀香屋室、鲜花、庄严妙香、神馐、安乐资具等。

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另一国王时，曾于檀香如来及眷属前供养香水、宝瓶等物，又以祈请承侍如来沐浴以为供养。

又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另一国王时，以种种资具于月亮如来前供养承侍三月。

又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另一国王时，以种种

资具于调根如来前供养三月。

又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另一国王时，以无量供品于宝山如来及其声闻僧众前供养五年。

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另一国王时，曾于证法如来前以击钹等妙音及食物进行供养，后又发欲获无上菩提之愿。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一婆罗门，他在根幢如来前以偈颂、甘美饮食作为供养，并发愿得无上菩提。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一国王时，于安乐如来前供养食物、布匹等物，后又建成高宽各一由旬、一闻距（俱卢舍）之遗塔。

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另一国王时，以各种资具供养富楼那如来与眷属三月。

又释迦牟尼佛转生为闻性施主时，于不住行如来前供养资具，并获不住法门，又发愿得无上菩提。

当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婆罗门根施时，于一万年中以种种资具供养除苦如来。

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一国王吉祥藏，他将自己美丽、善妙之女儿供养与一位苦行婆罗门。

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悦意比丘时，于一大劫中



供养畏宣师等两千万如来，以种种供养使其皆心生欢喜。

《毗奈耶本事经》第一回、《贤愚经》、《富楼那请问经》、《一百本生传》等经论中，再加各种契经，都对释迦牟尼佛因地时供养之举多有描述。《呵斥破戒经》中记载，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名字皆为自乳之转轮王次数，达十二俱胝之多；转生为名叫大天之国王次数，亦达四俱胝之数。同样，转生为名为梵天炽燃、甘蔗枝、众人敬、美色等姓名之转轮王，次数亦非常众多。无论姓甚名谁，他们全在如来前殷勤供养。

当释迦牟尼佛久远之前住于有缘地时，曾于无量劫中供养无量如来，但均未获如来授记。《广智经》中有云："过去世时，我曾为喜色法之意乐根基众人舍弃无数美女；在喜音声之众人前，则以种种妙音于如来佛塔前进行供养，如是做时，从未自我满足。又于喜味众人前舍弃众多甘美之味、喜香众人前布施种种妙香，均未曾有过自我满足之感。喜触之觉受众人前，乃以各种柔软所触以为供养；喜法众人前则施与各种心识法，皆不曾自我满足过。在喜涅槃境界之众人前，定不损害其意乐……是故诸菩萨应修学种种意

乐，并了知一切意乐皆为灭法。"

最终得菩提授记

此外，《如来法藏经》等经典中又云：释迦牟尼佛转生为转轮王等国王时，于名号相同之无数如来前供养并受持佛法。既如此，供养名号不相同之如来数更不待言。也即是说，释尊因地时转生为转轮王，曾于名号皆为释迦牟尼佛之诸佛及其眷属前供养资具并承侍，且于无上菩提道中修持不断；又于百千皆名为燃灯佛之佛陀前、百千皆名为炽燃佛之佛陀前勤行供养；尚且于六千万名号皆为萨拉王如来之佛陀前多次出家；于五百万皆共名为圣支佛之如来前，则以转轮王之身份供养承侍；还于五千万名皆为炽燃佛之如来前、九十俱胝皆共名为郭芝雅那如来之佛陀前、九千俱胝同名为迦叶佛之佛陀前尽心供养。

当众多如来皆不出世时，则于九百万独觉前，于有生之年全力供养；于五百劫中，又供养成千上万缘觉；于五百劫中转生大梵天，后又来到赡部洲转生为国王，然后又转生天王，接着又转生人间无数世，彼时除缘觉外无有如来出世；十三劫之后，隐藏如来出世传法，释迦牟尼佛再



从梵天转生人间，并成为善见转轮王。当时人寿九万年，他即于有生之年尽心供养如来。

如是过七百无数劫后，他又供养承侍一千名号皆为瞻结如来之佛陀，然后又相继供养六万两千如来、八万四千如来、五百如来、六万两千如来等佛陀，也均未得授记，因其当时有执著心及我所见之故；见燃灯佛时之所以能得授记，是因他在见到燃灯佛之当下即获无生法忍。《大解脱经》中云："久远之前于清净劫时，我于九十二俱胝如来前供养承侍，但始终未得如来授记。若宣说未曾授记我之如来名号，则多生累劫亦难穷尽。过如是无数劫后，不变光如来出世时，我于其前听闻《大解脱经》，闻已受持，并终获无生法忍，同时亦得如来授记。"

释迦牟尼佛于《圣僧伽吒经》中亦云："九十九无数劫之前，胜宝如来出世传法，我于彼时素喜布施，曾于十二俱胝月亮如来前供养种种资具，又相继于十八俱胝宝贤如来、十八俱胝精部如来、二十俱胝顶髻如来、二十俱胝迦叶如来、十六俱胝无垢光如来、九十五俱胝释迦牟尼如来前行广大供养，并精心承侍。接着再于九十俱胝拘留孙佛、十八俱胝迦那迦牟尼佛、十三俱胝吉

祥贤佛前广行供养，再于二十五俱胝劫胜佛、十二俱胝毗婆尸佛前尽心供养，最终得此圣僧伽吒法门，诸如来均为我授记。此前因种种因缘，我未得如来授记；闻听《圣僧伽吒经》后，赡部洲天降七宝雨，我当时即获菩提授记；再过漫长时日后，我又不得授记。又是一大阿僧祇劫后，燃灯佛出世，我当时转生为一婆罗门子，名为妙云，彼时我方得授记。当下再忆念自己过去无数劫中所行之六度万行，竟仿似近在昨日。得授记后，我令很多众生均趋入正法法门。"

至于释迦牟尼佛如何于燃灯佛前得授记，则如下文所述：

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行菩萨道时，历经两大阿僧祇劫后转生为一婆罗门子，名为智贤童子。当时燃灯佛正受明灯国王迎请，住于灯煌王宫中。明灯国王下属有一财子国王，于十二年中一直广行布施，他那时正准备行最后一次广大布施：财子欲以金杖、金瓶及金盘、四宝卧具、五百银币、盛装美女等五大布施品上供下施。

此时于另外一城市中有两婆罗门子——智贤、智慧，正于一上师前学习吠陀论典，按当地习俗，弟子应以财物供养报答上师恩德。当两人



正为供养之事苦思冥想时，忽听闻财子国王欲行最后一次以五大供品大布施之消息，且国王亦已明确布施对象为精通吠陀之人。二人不由想到：我们精通吠陀，又广闻多学，若前去索求，想来也许能满愿。

财子国王此刻也受天人劝请道：“近日有智贤、智慧婆罗门子欲来你处，望你能将五大布施品赐予智贤婆罗门子。如此一来，你十二年中所行之广大布施定可获得极大果报。”国王闻言不禁想到：天人都为二人前来劝请，想必他们定是与众不同之大尊者。

其后不久，国王即远远看到两位相貌端严之婆罗门子向自己王宫走来，这二人后于准备接受供施之婆罗门行列中安坐。财子又暗自思忖起来：天人所谓之智贤婆罗门子可能是两位中那一人吧。于是他便主动走到两人面前指着智贤问道：“你是否即是智贤婆罗门子？”“正是我。”智贤回答道。

国王便将智贤安排在整个队列之首座，并以各种饮食供养众人，而将五大布施品则悉数赠与智贤。智贤接受了其中金杖等四件，至于美女则未敢纳受，他对国王婉拒道：“我乃行持梵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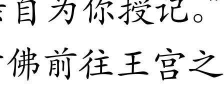
者，怎能接受女人为眷属。”但那盛装女人一见相好貌端之智贤，立刻就对他心生爱意。她此时竟主动劝解智贤说：“无论如何，你都应接受我。”智贤则坚持说：“我断不能接受。”

国王原本就已将此女人列入布施之列，而如今智贤又不肯接受，于是她只得怏怏返回灯煌王宫。回去后，她将自身金饰全部取下交与一制作花鬘之人，并嘱咐他说：“如此昂贵之饰品全部交与你，只求你能日日送我供养天尊之青莲花。”此人立刻答应下来。

智贤婆罗门子将四大布施品带回供养上师，上师又将五百银币回赠给他，自己并未接受。智贤当晚就于梦中感得十种梦兆：饮大海之水、空中行走、手握太阳、手握月亮、国王令自己坐上马车、骑跨仙人、乘骑白象、骑跨天鹅、骑跨狮子、骑跨巨石。梦醒后他自己心下暗想：不知谁能为我解析此等梦境？

离智贤住处不远之地有位具五神通之仙人，智贤就向他打探。仙人回答说：“我无法对你作授记，你应前往灯煌王宫，那里有明灯国王正欲迎请燃灯佛，如来定会亲自为你授记。”

依仙人所言，于燃灯佛前往王宫之当日，智




贤也赶赴灯煌王宫。

国王当时为供养佛陀，下令国中所有人众务必将鲜花集中起来以作供佛之用。当别处地方均已难觅鲜花踪影时，被智贤拒绝之女人找到做花鬘者索要青莲花。那人为难说道："国王已下令将所有鲜花全部收走。"女人闻言不甘心地对他说："你去水池中仔细探察一番，以我福德力，也许尚存少许未被采摘之青莲花。"

结果因智贤福德力所致，当做花鬘者来到水池边时，发现池中竟还有七朵青莲花摇曳生姿。女人得知后立即命令他道："速为我采来。"他惴惴不安地回答说："我实在不敢，若国王知道一定会重重惩罚我。"女人劝慰他说："此池中之花朵是否已被采光交与国王？"做花鬘者据实说道："这倒是实情，所有花均已被采过。"女人就说："现在还有七支，这难道不是我福报现前？把花采来交与我不会给你增添任何麻烦。"那人只得说道："（我可以采下七朵青莲花给你，）只是你万勿让国王发现，只能悄悄携带花来。"女人再次安慰他说："确实是我福报现前才有青莲花留存，你尽管放心采摘，我藏于水瓶中就是。"做花鬘者最终将七朵青莲花全部采上岸来交给

女人，她就将之藏于水瓶中带往城市。

智贤也欲供养佛陀花鬘，但他在花园等地四处搜寻都未见一朵鲜花之痕迹。再次返回一花园中时，恰逢手捧水瓶之女人。因智贤福德力现前，青莲花竟枝枝从藏身之瓶中显现出来。智贤便对女人说："给你五百银币，能否将花卖与我？"女人抓住机会、愤愤不平地回答他："原先你不愿接纳我，现在倒愿接受这青莲花？我怎能把花卖给你！"言毕没多久，女人又改口道："你要青莲花欲意何为？"智贤向她解释说："我欲供养佛陀。"

女人听罢就趁机说道："我不要你五百银币，只希望你在供养后，能发愿让我生生世世做你妻子。若果真能如是发愿，我可将青莲花白白奉送。"

智贤坦率回答她说："我性喜布施，将来会把妻子儿女、甚至自身血肉都统统布施干净。"女人则坚定说道："只要你能发愿让我永远做你妻子，我就绝不会为你布施制造任何违缘。你欲布施何物，我皆心甘情愿随喜、奉送。"

女人说完就送给智贤五朵青莲花，自己留下两朵也欲亲自供养佛陀。女人最后又发愿道：

“在你生生世世行菩提道时，愿我都能成为你共同行持善法之王妃。”

明灯国王此时已将整座城市清洁、装饰一新，他手撑具一百辐条之宝伞，与众大臣共同迎请如来；财子与其臣下也出城恭迎如来。众人在如来脚下顶礼后就祈请如来入城，燃灯佛与众多僧众便欢喜进入城中。当如来双足踏上城门阶梯时，大地即震动六次；天人也降下鲜花、妙香；盲、疯、聋等人全部恢复正常；身陷牢狱之人顿时解脱枷锁；所有产妇皆出离痛苦、恐怖；地狱众生也心生悲意；众生各个快乐洋溢，骏马、大象等畜生皆出欢喜鸣音……总之以如来功德力感召，种种瑞相自然纷呈。

智贤、智慧与那女人手捧鲜花来到燃灯佛所，当时在场之人可谓人山人海，大家均想挤上前去供养佛陀，因而三人一时无法近前。燃灯佛早已了知此等态势，他发现智贤婆罗门子可谓众人中有极大福德者。为令他顺利近身，如来便幻化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一时众人纷纷四散避雨。智贤这才有机会近前拜见如来，当他一睹如来令人视而不厌之身相后，立即生起极大欢喜心，马上以五朵青莲花供养如来。

如来以神威加持力令这些青莲花当下就大如车轮，这些华盖般之青莲花当如来行走、停留之时，于其顶上始终形影相随。女人亲睹之后也生出欢喜心，将剩余两朵青莲花供养给佛陀。此两朵鲜花亦在如来加持下大如车轮，并于如来耳旁变成华盖。

眼见大雨倾盆已使整个场地泥泞不堪，智贤便欲将自己金色发髻铺在地面供如来行走。他边剪下发髻，边发愿道：“具智之如来，我若得菩提，无生死双足，速踩我头发。”满其心愿，燃灯佛双足终于踏上智贤头发。一直跟随智贤之智慧此刻忍不住嗔心大起，他以不满语气恶狠狠说道：“诸位请看，燃灯佛竟像对待畜生那般践踏婆罗门子智贤头发。”

燃灯佛踩过智贤头发后，一边回望地上金色发丝，一边告诉诸随行比丘道：“你们切不可踩踏这些头发，此婆罗门子实为已在无量如来前广积大善根之大士夫。”他又对智贤授记说：“过一大阿僧祇劫后，你将于娑婆世界成为整个三界之怙主、导师、明灯、如来正等觉，号释迦牟尼佛。”

获如来授记后，智贤腾身七多罗树高之地，且头发又重新长出并分外端严。当其住于虚空中



时，大多数众生都亲眼目睹，他们纷纷发愿说："待你成佛时，我们均愿成为你声闻眷属。"女人也发愿说："直至你成佛前，我都愿做你妻子；等你成佛后，我也愿成你声闻弟子。"

明灯国王将散落于地之头发根根捡起，财子国王见到后马上请求能将之赐予自己。明灯国王满其心愿将其全部送与财子，财子一一数来发现共有八万根。大臣们此时争相索求，财子便一人分与一根。等诸大臣各自回家后，他们就为每根头发各建一座佛塔以为供养。

智贤获燃灯佛授记后，明灯国王、财子国王、城中臣民皆已知晓他未来应具不可思议功德，大家自此后就尽心尽力以欢喜心对他猛厉供养。

智贤在一片欢乐氛围中并未忘记智慧，他问智慧："我已得无上菩提授记，不知你现在又发何心？"智慧惭愧说道："我所有之一切都已毁灭尽净，因燃灯佛足踏你头发时我竟嗔心顿起，我当时说：'如来就如对待畜生一般践踏智贤头发。'"智贤闻已劝请智慧道："请过来与我一同在如来前出家。"

二人出家后，智贤精进修学三藏，如法摄受眷属，并于死后转生兜率天；而智慧则因对佛妄



说恶语，死后便立堕地狱中。智贤以供养如来青莲花之果报，在得到佛果之前恒享大乐，此善根亦成他成佛之因缘；得佛果后，五百匝得人尚以鲜花、乐器等种种供品对他诚心供养。

上述公案与《燃灯佛授记经》中所载妙云婆罗门子得如来授记之故事大致相同，个别情节稍有出入；塔洛（译师）所翻译之《佛传公案经》中亦云智贤婆罗门得如来授记。若与上文所引记叙相较，只在文字、意义等方面稍有偏差，此处所详叙之公案，大体即按智贤婆罗门得授记之公案铺陈。

与此道理相同，我们也可理解各种公案情节或多或少有些出入之原因。过去有多位上师曾说过，智贤与妙云童子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实指乃同一人。

至于贪执智贤之女人善取，即为后来之耶输陀罗；有些佛经中言释迦牟尼佛未出家时之王妃名为沙措玛，沙措玛其实是众多王妃之总称，其中之一当然可叫耶输陀罗；另有名为持称者也即耶输陀罗，她乃释迦族持杖之女，是罗睺罗之母亲；释迦族铃声之女名为热玛（隐藏姆），当义成王子看到她时，目不转睛之际，竟将手中铁箭捏



成粉末，然后就将之娶为王妃；王子之王妃尚有释迦善世之女，她名为兽生。当其宣说寂灭话语时，王子非常欢喜，还将自己项链送与她，并娶其为王妃。

上述三人乃义成王子最主要之三位王妃，王子其他女眷尚有八万人，耶输陀罗乃其中最殊胜之王妃。有众多上师都曾指出，一些经典中言沙措玛实指热玛，此为总称用作别称之例，此种说法确实言之有理。

释迦牟尼佛如是于燃灯佛前得授记，并获无生法忍。其本体安住于法身中无有丝毫动摇，同时也在十方世界幻化出无量无边之化身，于每一刹那都能圆满如大海般深广之积集资粮、忏悔罪障、成熟众生之功德，此种刹那间之丰功伟业实乃无法言喻。

当迦叶如来于此刹土出世传法时，释迦牟尼佛彼时转生为一智贤无上婆罗门子，并于死后转生兜率天成为最后有者，名为白顶天子菩萨。当其与世间之因缘成熟时，便以五照见[10]降临人间，



10 如来依五种观察选择降诞人间：国王迦毗罗婆窣堵、种姓刹帝利、氏族甘蔗释迦、生母摩诃摩耶、时会五浊恶世。

其后又经历入胎、诞生、出家、成佛等种种过程，此中详细情况可从《广大游舞经》、《毗奈耶经》等与本师传相关之经典中了知。

释迦牟尼成佛后于不同环境、各种根基众生前三转法轮之详情；及开示广大、甚深佛法；拥有照见万法之智；为利益一切众生而生慈悲心；对众生作三世无障之授记；显示种种神变令众生脱离苦海，并获暂时及究竟乐，如是共同所化众生前所显示之行持、事迹，个中因缘、经过可于其他传记中了知。

上述释迦牟尼佛因地时广行菩萨行之各种事迹，乃从佛经中大概归纳后而宣说，与本传记较接近之其他论著有：《善见大史》、《誉广大士传》、《善财童子传》等。本传记之记叙次第是以六波罗蜜多为顺序，不按此顺序亦能成文。

在藏地，普遍流传有一些佛经中讲述过、非常可靠又异常精彩的本师传故事，完全可作释迦牟尼佛传记之补充；若无以上补充材料，本传记所叙亦基本涵盖释迦牟尼佛前世行菩提道之主要内容。凡夫对释迦牟尼佛传记之深广内容，实不可以三言两语轻易断言。听到本传记中的任何



一个公案后，仅仅于一刹那间生起信心，解脱的种子就会播植在自相续中，无量无边功德就此孕育、产生。若全部听闻、完整阅读，并对之生起恭敬心与信心，所得功德更无法用言语描述。以此种方式了知大乘菩萨道之内容，并对其生起信解心，此种作为对自他都能带来极大利益。正如马鸣论师所说：“以殊胜感人故事，宣说如来与佛法，不信之人令生信，对佛法生欢喜心。”

以上圆满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发心、供养并得如来授记之深广道理。

十一　修行品

佛法功德不可思议

以上宣说了释迦牟尼佛广行布施等种种事迹。有关佛陀于三大阿僧祇劫中厉行不可思议之六波罗蜜多，并以此殊胜因缘而致后得佛果时拥有不可思议之智慧、功德等道理，可于《趣入如来不可思议功德智慧经》、《佛力幻变经》、《宣说如来不可思议法经》中详细了知。

在如此殊胜难遇之佛陀前，我们首先要生出

信心，此点断不可缺，如云：“佛说诸善法，根本为意乐。”《十法经》中亦云：“信心乃胜乘，以此得佛果，世间信最胜，具信不能毁”。“无信心之人，不生诸善法，如种被火焚，青芽岂能生？”《宝多罗经》中则云：“如对佛与法生信，对佛子行为生信，对无上菩提生信，大士胜心则生起。以信心力成大士，广大难思作供养，供养佛法僧三宝，则生殊胜菩提心。信心前行如母亲，摄受增上诸功德，遣除怀疑度生死，信心犹如安乐城。信心无垢令心净，断除我慢恭敬因，信心如足如宝藏，亦如双手持善法。信心令人喜布施，以信心对法生喜，能了达智慧功德，且终获如来圣果。能令利根更聪慧，有信心者无能毁，信心遣除烦恼因，自生功德能寻觅。信心能令不贪执，各种妙欲享乐境，信心断除懈怠因，实为最殊胜精进。具信心者离魔境，开示解脱殊胜道，信心因地功德种，不坏且令智慧增，具信心者见诸佛。”

若对如来生起信心，暂时则可恒享人天安乐，最终则能按各自意乐、根基而发愿，并且于三菩提道中皆可获得果位。最初即便得声闻果位，最终亦必于无上菩提道中取得佛果。



《妙法莲华经》中有云[11]：“佛告舍利弗：‘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知见示悟众生。舍利弗，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方诸佛、法亦如是。’”

此经又云：“佛子行道已，来世得作佛，我有方便力，开示三乘法。一切诸世尊，皆说一乘道，今此诸大众，皆应除疑惑。诸佛语无异，唯一无二乘，过去无数劫，无量灭度佛，百千万亿种，其数不可量。如是诸世尊，种种缘譬喻，无数方便力，演说诸法相。是诸世尊等，皆说一乘法，化无量众生，令入于佛道。又诸大圣主，知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深心之所欲，更以异方便，助显第一义。若有众生类，值诸过去佛，若闻法布施，或持戒忍辱，精进禅智等，种种修福慧。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诸佛灭度后，若人善软心，如是诸众生，皆已成佛道。诸佛灭度已，供养舍利者，起万亿种塔，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清净广严饰，庄校于诸塔。或有起石庙，栴檀及沉水，木樒并余材，砖

[11] 鸠摩罗什大师翻译之《妙法莲华经》与藏文译本几无多少差异，大师本人又因荼毗时舌头不坏而与汉地“四大译师”之誉名实相称。故下文所引之《法华经》文句，绝大多数都出自大师译笔。

瓦泥土等。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聚沙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像，刻雕成众相，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鍮鉐赤白铜，白蜡及铅锡，铁木及与泥，或以胶漆布，严饰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乃至童子戏，若草木及笔，或以指爪甲，而画作佛像，如是诸人等，渐渐积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但化诸菩萨，度脱无量众，若人于塔庙，宝像及画像，以华香幡盖，敬心而供养。若使人作乐，击鼓吹角贝，箫笛琴箜篌，琵琶铙铜钹，如是众妙音，尽持以供养。或以欢喜心，歌呗颂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若人散乱心，乃至以一华，供养于画像，渐见无数佛。或有人礼拜，或复但合掌，乃至举一手，或复小低头，以此供养像，渐见无量佛。自成无上道，广度无数众，入无余涅槃，如薪尽火灭。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于诸过去佛，在世或灭后，若有闻是法，皆已成佛道。未来诸世尊，其数无有量，是诸如来等，亦方便说法。一切诸如来，以无量方便，度脱诸众生，入佛无漏智，若

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诸佛本誓愿，我所行佛道，普欲令众生，亦同得此道。未来世诸佛，虽说百千亿，无数诸法门，其实为一乘。诸佛两足尊，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于道场知已，导师方便说。天人所供养，现在十方佛，其数如恒沙，出现于世间，安稳众生故，亦说如是法。知第一寂灭，以方便力故，虽示种种道，其实为佛乘。知众生诸行，深心之所念，过去所习业，欲性精进力，及诸根利钝，以种种因缘，譬喻亦言辞，随应方便说。今我亦如是，安稳众生故，以种种法门，宣示于佛道。”

如是宣示一乘法实乃罕有无比。又此经中云：“诸佛兴出世，悬远值遇难，正使出于世，说是法复难，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能听是法者，斯人亦复难。譬如优昙华，一切皆爱乐，天人所希有，时时乃一出。闻法欢喜赞，乃至发一言，则为已供养，一切三世佛，是人甚希有，过于优昙华。汝等勿有疑，我为诸法王，普告诸大众，但以一乘道，教化诸菩萨，无声闻弟子。汝等舍利弗，声闻及菩萨，当知是妙法，诸佛之秘要。以五浊恶世，但乐著诸欲，如是等众生，

终不求佛道。当来世恶人，闻佛说一乘，迷惑不信受，破法堕恶道。有惭愧清净，志求佛道者，当为如是等，广赞一乘道。舍利弗当知，诸佛法如是，以万亿方便，随宜而说法，其不习学者，不能晓了此。汝等既已知，诸佛世之师，随宜方便事，无复诸疑惑，心生大欢喜，自知当作佛。”

迦叶大尊者曾请问过佛陀：“世尊，三界众生意乐各不相同，他们所得涅槃究竟为一抑或二、三有别？”佛陀对此回答说：“三世万法一切等性，所得涅槃唯有一种，何分二、三！”正所谓：“诸法平等空，无二亦无一，彼等无分别，诸法无可见。以此大智慧，现见诸法身，无有三乘法，唯持一乘道。诸法皆平等，恒时无不平，如实了达已，无死即涅槃。”《妙法莲华经》中又云：“于如来前听闻《妙法莲华经》，即便仅听闻一偈，能对之生随喜想者皆可获菩提心。如来虽已示现涅槃，如能听闻此法门，仅闻一偈并发心、随喜，善男子善女人，此人即已获菩提授记，此人则为供养承侍过无数如来。”

又云：“若读诵、缮写、受持、恭敬、供养、顶礼此经，甚或一偈，此等众生皆已获无上菩提授记。未来若有人言：‘成就佛果者到底是何景



象？’彼时即可指此类人为发问者决疑道：‘受持此经之人皆当作佛。’何以故？因受持此法即使一偈，人天众生皆已如恭敬如来般恭敬此人；能受持全部法义，所得功德更不待言，应知此人必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此经还宣示道：“慈悲世间之世尊涅槃后，悲悯赡部洲众生之大悲心使其不住涅槃，再以人形应世为众生宣此法门。宣流者可为他众广泛分别开演，甚至秘密说与盗贼之流。善男子善女人，汝等当知，此说法者正为如来信使，此人正行如来事业，此人即为如来所派遣。”《妙法莲华经》中尚且如是宣示：“若欲住佛道，成就自然智，常当勤供养，受持法华者。其有欲疾得，一切种智慧，当受持是经，并供养持者。”如欲具体了知受持此经之功德，则应仔细参阅此经。

佛刹广大清净　佛陀寿量无边

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以其大悲心及发愿力，虽于五浊兴盛刹土中示现成佛，但如来秘密、不可思议之境界，绝非凡夫及声闻根基众生所可测度。因此我们就不应以世间观念、自己所谓之耳闻目睹，来衡量决断释迦牟尼佛何时成佛、寿量

八十、所化刹土不清净等情况，此种断言实非应理。

虽为调化众生，释迦牟尼佛如是显现所化刹土、住世寿量、行事传法之时间等状况，但一切佛陀平等智慧身之功德，除佛之外的所有众生都无法揣度。诸佛刹土原本清净无垢、广大无边，佛之寿量以虚空边际都难以比拟。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之刹土实为毗卢遮那佛佛刹之一部分，其弘法时间绝不仅仅只在浊世时间内，亦绝不在短暂时间内即显示涅槃，此中道理正如《妙法莲华经》所云：“自我得佛来，所经诸劫数，无量百千万，亿载阿僧祇，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令入于佛道。尔来无量劫，为度众生故，方便现涅槃，而实不灭度，常住此说法。我常住于此，以诸神通力，令颠倒众生，虽近而不见。众见我灭度，广供养舍利，咸皆怀恋慕，而生渴仰心。众生既信伏，质直意柔软，一心欲见佛，不自惜身命。时我及众僧，俱出灵鹫山，我时语众生，常在此不灭，以方便力故，现有灭不灭。余国有众生，恭敬信乐者，我复于彼中，为说无上法，汝等不闻此，但谓我灭度。我见诸众生，没在于苦恼，故不为现身，令其生渴仰，因其心恋慕，

乃出为说法。神通力如是，于阿僧祇劫，常在灵鹫山，及余诸住处，众生见劫尽，大火所烧时，我此土安稳，天人常充满。园林诸堂阁，种种宝庄严，宝树多华果，众生所游乐。诸天击天鼓，常作众技乐，雨曼陀罗华，散佛及大众。我净土不毁，而众见烧尽，忧怖诸苦恼，如是悉充满。是诸罪众生，以恶业因缘，过阿僧祇劫，不闻三宝名。诸有修功德，柔和质直者，则皆见我身，在此而说法。或时为此众，说佛寿无量，久乃见佛者，为说佛难值。我智力如是，慧光照无量，寿命无数劫，久修业所得。汝等有智者，勿于此生疑，当断令永尽，佛语实不虚。如医善方便，为治狂子故，实在而言死，无能说虚妄。我亦为世父，救诸苦患者，为凡夫颠倒，实在而言灭。以常见我故，而生骄恣心，放逸著五欲，堕于恶道中。我常知众生，行道不行道，随所应可度，为说种种法。”

正如上述道理所示，诸佛已获最究竟智慧身，于法界无边时空、刹土中，恒常、周遍显示种种智慧游舞。对此等正理生起殊胜定解，是不退转菩萨能拥有不退转信心之根源。对此，我们一定要坚信不疑。《宝积父子相会经》中云：“过

去无量劫时，有一根顶如来，彼如来即为释迦牟尼佛。”

又如云：“为度诸有情，示现大勇士，虽八十俱胝，已成如来相，尚除法之念，亦发菩提心。三千六十亿，佛刹皆清净，如来方便力，汝已早成就，依然初发心，随顺其他相。汝于将来时，示现众如来，也以种种相，行持大士事。”

《圣宝源经》中宣说了不空成就如来佛刹清净无垢、广大庄严，及如来身处因地菩萨位时所行种种稀有行为、事业，并揭示道：不空成就如来等诸多名号不同之如来，及其所住名号各异之刹土，皆为释迦牟尼佛所化现。

《首楞严经》中云：“文殊菩萨前往众多如来刹土中时，见上方有一刹土名为一灯，住持此刹土之如来功德经劫亦难以言尽，且此刹土无有声闻名。文殊菩萨向此如来询问其名号，如来答言：‘汝可返回问于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随即回来询问释尊，释尊答曰：‘住持彼刹土之如来号宣说诸法幻化王如来，亦即是我，我在彼处正转不退转法轮。’”

又云：“离此往东越三万两千世界，有一世界名为摄集刹土，住持此刹土之如来号普明光严

幻化王如来，寿量可达七百无数劫，此如来亦为释迦牟尼佛。”而《狮吼经》中则说道：“从此往北过六十恒河沙微尘数世界，有一显喜刹土，住持此刹土之如来号法胜。有一菩萨名为胜蕴来此刹土后，法胜如来对其宣示道：‘释迦牟尼佛即是我法胜如来，于娑婆世界中，以种种化现为众生开示佛法。’”《指鬘经》也说在无量无边之其他刹土，有无数正住世之如来均与释迦牟尼佛无二无别；乃至未来众生未空尽之前，释迦牟尼佛将不断示现成佛。正因如此，我们理应了知：一切如来皆具如是殊胜功德。

同样，诸大菩萨初发心时虽有大悲心大小之差异，但获得清净意乐发心后，守持清净刹土之菩萨于不清净刹土中，并非不行持如来事业；守持不清净刹土之菩萨，亦非不住持清净刹土。只不过暂时于各道中，为调化根基不同之众生，诸菩萨于不同时间示现住持各种不同刹土而已。待取得最究竟果位后，诸佛如来可于法界无边刹土中，无有穷尽地不断示现种种化身，此中缘由我等当知。凡夫俗子以其低劣智慧根本无法了达如来甚深密意，获得甚深智慧之人则可断除对如来无尽善巧方便、不可思议智慧之一切怀疑，并获

清净、真实见解。

佛陀所宣佛法实具不可思议之功德，当中功德最殊胜者首推《妙法莲华经》[12]。此经对佛法，特别是对《法华经》之功德有如下阐释：

“佛说希有法，昔所未曾闻，世尊有大力，寿命不可量。无数诸佛子，闻世尊分别，说得法利者，欢喜充遍身。或住不退地，或得陀罗尼，或无碍乐说，万亿旋总持。或有大千界，微尘数菩萨，各各皆能转，不退之法轮。复有中千界，微尘数菩萨，各各皆能转，清净之法轮。复有小千界，微尘数菩萨，余各八生在，当得成佛道。复有四三二，如此四天下，微尘数菩萨，随数生成佛。或一四天下，微尘数菩萨，余有一生在，当成一切智。如是等众生，闻佛寿长远，得无量无漏，清净之果报。复有八世界，微尘数众生，闻佛说寿命，皆发无上心。世尊说无量，不可思议法，多有所饶益，如虚空无边。雨天曼陀罗，摩诃曼陀罗，释梵如恒沙，无数佛土来。雨栴檀沉水，缤纷而乱坠，如鸟飞空下，供散于诸佛。

[12] 藏文本中对此经功德以散文方式宣说，麦彭仁波切在引用时是摘要、零散引用，故要从藏文翻译很难尽如人意。在此则再次直接引用鸠摩罗什大师汉文译本，主要用其宣说此经功德部分之偈颂文字。

天鼓虚空中，自然出妙声，天衣千万种，旋转而来下，众宝妙香炉，烧无价之香，自然悉周遍，供养诸世尊。其大菩萨众，执七宝幡盖，高妙万亿种，次第至梵天，一一诸佛前，宝幢悬胜幡。亦以千万偈，歌詠诸如来。如是种种事，昔所未曾有，闻佛寿无量，一切皆欢喜。佛名闻十方，广饶益众生，一切具善根，以助无上心。”

“若人求佛慧，于八十万亿，那由它劫数，行五波罗蜜。于是诸劫中，布施供养佛，及缘觉弟子，并诸菩萨众，珍异之饮食，上服与卧具，栴檀立精舍，以园林庄严。如是等布施，种种皆微妙，尽此诸劫数。以回向佛道。若复持禁戒，清净无缺漏，求于无上道，诸佛之所叹。若复行忍辱，住于调柔地，设众恶来加，其心不倾动。诸有得法者，怀于增上慢，为斯所轻恼，如是亦能忍。若复勤精进，志念常坚固，于无量亿劫，一心不懈息。又于无数劫，住于空闲处，若坐若经行，除睡常摄心，以是因缘故，能生诸禅定，八十亿万劫，安住心不乱，持此一心福，愿求无上道。我得一切智，尽诸禅定际，是人于百千，万亿劫数中，行此诸功德，如是之所说。有善男女等，闻我说寿命，乃至一念信，其福过于彼。

若人悉无有，一切诸疑悔，深心须臾信，其福为如此。其有诸菩萨，无量劫行道，闻我说奉命，是则能信受。如是诸人等，顶受此经典，愿我于未来，长寿度众生，如今日世尊，诸释中之王，道场师子吼，说法无所畏。我等未来世，一切所尊敬，坐于道场时，说寿亦如是。若有深心者，清净而质直，多闻能总持，随义解佛语，如是之人等，于此无有疑。”

“若我灭度后，能奉持此经，斯人福无量，如上之所说。是则为具足，一切诸供养，以舍利起塔，七宝而庄严，表刹甚高广，渐小至梵天，宝铃千万亿，风动出妙音。又于无量劫，而供养此塔，华香诸璎珞，天衣众伎乐，然香油酥灯，周匝常照明。恶世法末时，能持是经者，则为已如上，具足诸供养。若能持此经，则如佛现在，以牛头栴檀，起僧坊供养，堂有三十二，高八多罗树，上馔妙衣服，床卧皆具足，百千众住处，园林诸浴池，经行及禅窟，种种皆严好。若有信解心，受持读诵书，若复教人书，及供养经卷，散华香末香，以须曼薝葡，阿提目多伽，熏油常然之。如是供养者，得无量功德，如虚空无边，其福亦如是。况复持此经，兼布施持戒，忍辱乐

禅定，不嗔不恶口，恭敬于塔庙，谦下诸比丘，远离自高心，常思维智慧，有问难不嗔，随顺为解说，若能行是行，功德不可量。若见此法师，成就如是德，应以天华散，天衣覆其身，头面接足礼，生心如佛想。又应作是念，不久诣道场，得无漏无为，广利诸人天。其所住止处，经行若坐卧，乃至说一偈，是中应起塔，庄严令妙好，种种以供养。佛子住此地，则是佛受用，常在于其中，经行及坐卧。”

“若人于法会，得闻是经典，乃至于一偈，随喜为他说，如是展转教，至于第五十，最后人获福，今当分别之。如有大施主，供给无量众，具满八十岁，随意之所欲，见彼衰老相，发白而面皱，齿疏形枯竭，念其死不久，我今应当教，令得于道果。即为方便说，涅槃真实法，世皆不牢固。如水沫泡焰，汝等咸应当，疾生厌离心。诸人闻是法，皆得阿罗汉，具足六神通，三明八解脱。最后第五十，闻一偈随喜，是人福胜彼，不可为譬喻。如是展转闻，其福尚无量，何况于法会，初闻随喜者。若有劝一人，将引听法华，言此经深妙，千万劫难遇，即受教往听，乃至须臾闻，斯人之福报，今当分别说。世世无口患，

齿不疏黄黑，唇不厚褰缺，无有可恶相，舌不干黑短，鼻高修且直，额广而平正，面目悉端严，为人所喜见，口气无臭秽，优钵华之香，常从其口出。若故诣僧坊，欲听法华经，须臾闻欢喜，今当说其福。后生天人中，得妙象马车，珍宝之辇舆，及乘天宫殿。若于讲法处，劝人坐听经，是福因缘得，释梵转轮座。何况一心听，解说其义趣，如说而修行，其福不可限。”

“若于大众中，以无所畏心，说是法华经，汝听其功德。是人得八百，功德殊胜眼，以是庄严故，其目甚清净。父母所生眼，悉见三千界，内外弥楼山，须弥及铁围，并诸余山林，大海江河水，下至阿鼻狱，上至有顶处，其中诸众生，一切皆悉见。虽未得天眼，肉眼力如是。”

“父母所生耳，清净无浊秽，以此常耳闻，三千世界声。象马车牛声，钟铃螺鼓声，琴瑟箜篌声，箫笛之音声，清净好歌声，听之而不著，无数种人声，闻悉能解了。又闻诸天声，微妙之歌音，及闻男女声，童子童女声。山川险谷中，迦陵频伽声，共命等诸鸟，悉闻其音声。地狱众苦痛，种种楚毒声，饿鬼饥渴逼，求索饮食声，诸阿修罗等，居在大海边，自共言语时，出于大



音声。如是说法者，安住于此间，遥闻是众声，而不坏耳根。十方世界中，禽兽鸣相呼，其说法之人，于此悉闻之。其诸梵天上，光音及遍净，乃至有顶天，言语之音声，法师住于此，悉皆得闻之。一切比丘众，及诸比丘尼，若读诵经典，若为他人说，法师住于此，悉皆得闻之。复有诸菩萨，读诵于经法，若为他人说，撰集解其义，如是诸音声，悉皆得闻之。诸佛大圣尊，教化众生者，于诸大会中，演说微妙法，持此法华者，悉皆得闻之。三千大千界，内外诸音声，下至阿鼻狱，上至有顶天，皆闻其音声，而不坏耳根，其耳聪利故，悉能分别知。持是法华者，虽未得天耳，但用所生耳，功德已如是。”

“是人鼻清净，于此世界中，若香若臭物，种种悉闻知。须曼那阇提，多摩罗栴檀，沉水及桂香，种种华果香，及诸众生香，男子女人香，说法者远住，闻香知所在。大势转轮王，小转轮及子，群臣诸宫人，闻香知所在。身所着珍宝，及地中宝藏，转轮王宝女，闻香知所在。诸人严身具，衣服及璎珞，种种所涂香，闻香知其身。诸天若行坐，游戏及神变，持是法华者，闻香悉能知。诸树华果实，及酥油香气，持经者住此，

悉知其所在。诸山深险处，栴檀树华敷，众生在中者，闻香悉能知。铁围山大海，地中诸众生，持经者闻香，悉知其所在。阿修罗男女，及其诸眷属，斗争游戏时，闻香皆能知。旷野险隘处，师子象虎狼，野牛水牛等，闻香知所在。若有怀妊者，未辨其男女，无根及非人，闻香悉能知。以闻香力故，知其初怀妊，成就不成就，安乐产福子。以闻香力故，知男女所念，染欲痴恚心，亦知修善者。地中众伏藏，金银诸珍宝，铜器之所盛，闻香悉能知。种种诸璎珞，无能识其价，闻香知贵贱，出处及所在。天上诸华等，曼陀曼殊沙，波利质多树，闻香悉能知。天上诸宫殿，上中下差别，众宝华庄严，闻香悉能知。天园林胜殿，诸观妙法堂，在中而娱乐，闻香悉能知。诸天若听法，或受五欲时，来往行坐卧，闻香悉能知。天女所著衣，好华香庄严，周旋游戏时，闻香悉能知。如是展转上，及至于梵世，入禅出禅者，闻香悉能知。光音遍净天，乃至于有顶，初生及退没，闻香悉能知。诸比丘众等，于法常精进，若坐若经行，及读诵经典，或在林树下，专精而坐禅，持经者闻香，悉知其所在。菩萨志坚固，坐禅若读诵，或为人说法，闻香悉能知。

在在方世尊，一切所恭敬，愍众而说法，闻香悉能知。众生在佛前，闻经皆欢喜，如法而修行，闻香悉能知。虽未得菩萨，无漏法生鼻，而是持经者，先得此鼻相。”

“是人舌根净，终不受恶味，其有所食啖，悉皆成甘露。以深净妙声，于大众说法，以诸因缘喻，引导众生心，闻者皆欢喜，设诸上供养。诸天龙夜叉，及阿修罗等，皆以恭敬心，而共来听法。是说法之人，若欲以妙音，遍满三千界，随意即能至。大小转轮王，及千子眷属，合掌恭敬心，常来听受法。诸天龙夜叉，罗刹毘舍阇，亦以欢喜心，常乐来供养。梵天王魔王，自在大自在，如是诸天众，常来至其所。诸佛及弟子，闻其说法音，常念而守护，或时为现身。”

“若持法华者，其身甚清净，如彼净琉璃，众生皆喜见，又如净明镜，悉见诸色像，菩萨于净身，皆见世所有，唯独自明了，余人所不见。三千世界中，一切诸群萌，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如是诸色像，皆于身中现，诸天等宫殿，乃至于有顶，铁围及弥楼，摩诃弥楼山，诸大海水等，皆于身中现。诸佛及声闻，佛子菩萨等，若独若在众，说法悉皆现。虽未得无漏，法性之



妙身，以清净常体，一切于中现。”

“是人意清净，明利无浊秽，以此妙意根，知上中下法，乃至闻一偈，通达无量义，次第如法说，月四月至岁。是世界内外，一切诸众生，若天龙及人，夜叉鬼神等，其在六趣中，所念若干种，持法华之报，一时皆悉知。十方无数佛，百福庄严相，为众生说法，悉闻能受持。思维无量义，说法亦无量，终始不忘错，以持法华故。悉知诸法相，随义识次第，达名字语言，如所知演说。此人有所说，皆是先佛法，以演此法故，于众无所畏。持法华经者，意根净若斯，虽未得无漏，先有如是相。是人持此经，安住希有地，为一切众生，欢喜而爱敬。能以千万种，善巧之语言，分别而说法，持法华经故。”

总而言之，随身携带此经、经常念诵、缮写此经等所具功德，可详阅《妙法莲华经》相关章节。佛陀亲口说过：“一切如来所宣诸经中，此经最为第一。”普贤大菩萨有无数眷属，他有次曾带领无量眷属以不可思议之幻变，从东方宝严胜王如来处来此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彼时正于灵鹫山传讲《妙法莲华经》。普贤大菩萨亲耳听闻佛陀如是说道：“善男子善女人，此等菩萨均






能触类旁通，此《妙法莲华经》乃最究竟真如，与法界本体无二无别。”当时在场诸菩萨闻已皆齐赞“善哉”。

若了知一切诸法法性平等，则对一乘道当能通达。如来依方便法门于小乘根基众生前暂时宣说声闻法门，凡获声闻果位者，就如释迦牟尼佛于本经中授记舍利子等阿罗汉可获无上菩提果一样，此等众生亦必获最究竟之大菩提果位。对如来刹土无量无边、如来寿命无法衡量等最究竟之甚深法要，以依赖法性之无垢智慧可对其深信不疑，此种信心我等必须生起。

此经实为殊胜无比，因其所宣说者完全为圣者了义智慧，有智及有缘之诸菩萨理应依此经典通达无漏智慧。正为助众人早日了达究竟大法，本文才大量摘引此经。为利益浊世众生，恐其无法完整阅读此经，才方便宣说了有关此经功德之部分内容。

普贤菩萨骑六牙白象，携诸菩萨眷属经常守护说此《法华经》之上师，若说法上师言语文字中稍有错漏，普贤菩萨立即现前而为纠正。说法者亦能亲见菩萨身相，并获其心咒加持。不唯如此，佛经中对此经之功德尚有众多描述及赞叹。



佛陀曾召集众眷属并为其宣示道：“我将此法付嘱汝等，汝等亦应为他众广泛宣说，以此作为对如来之真正报恩。”因此，我们理当以恭敬心尽心尽力守持佛法，并为他人多方宣说。

究竟观想佛陀之法

我们若能观想、供养具无量功德之释迦牟尼佛，则已等同于观想、供养一切如来。《幻师妙贤请问经》中云：“妙贤若人供一佛，则供十方一切佛，诸如来与我法界，恒时无二无别故。彼等如来亦接纳，供养诸佛功德增，彼获清净平等性，诸佛本性无分别。”

《华严经》中则如是说道：“仅仅见如来，能断诸业障，远离众魔业。”又云：“何人忆念佛，乃佛诸功德，此人定远离，恶趣痛苦怖。”“众生之利乐，皆从佛力生，当知佛福德，无能相等同。诸佛遍法界，利益众生故，化身无量数，为众宣法理。”“如虚空遍布，如水中影像，为利益众生，诸佛时现身。”“佛一毫毛许，功德无等伦，世人难了知，浩瀚如虚空。”……

故而我们实应依靠了知佛功德后所生信心，一心一意观想佛陀、念诵佛陀名号及心咒，且需





时时刻刻励力行之。若无法做到每时每刻都能观想，则应于七日等短暂时日内，一心观想圣尊，如此行持亦有极大功德。《圣宝云经》中云："若能以猛厉信心于七日内远离其他作意，唯恒时观想功德不可思议之佛陀，七日过后之第八日黎明时分，自己身着清洁衣服，并做供品且念诵仪轨，当晚即能亲睹如来；若所诵仪轨不完整，或无专心致志之意，临死时也必能以此善根而面见佛陀。"

同样，《现今如来住世等持经》中亦有此意，此经大意部分摘录如下：

"在家、出家菩萨住于寂静地时，应再三观想如来，即便仅听闻别人宣说如来身相，亦应将其观在心间，且持诵名号。如此作意观想并守持清净戒律，从一日至七日均能心不散乱地如理作意，七日过后应能于昼时亲睹如来慈颜。若白昼时未能面见世尊，夜晚降临后亦可于梦中瞻仰世尊颜貌。"

"同理，若已听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住世之讯息，闻已即应再三以如上所述之方式作意、观想。就如贪欲炽盛之人听闻某地有一绝色妓女，虽未亲睹其容，但内心早已垂涎三尺、爱



慕顿生，竟能于夜梦中与其行不净行，且获安乐；同样，具有现今如来住世等持之人，于此世界听闻无量光如来名号后，立即随念如来名号，观想如来功德、等持，定能亲见无量光佛等诸如来，并于其前请问法理。如此观想佛陀当能目睹佛陀，此乃因佛神威加持及自己善根力、等持力所致。正如我们自己之容颜呈现于镜中时，自身色法并未移至镜中，但凭因缘依然可现前镜中影像，与之类似，依上述方式精进修持亦可见到如来并亲聆法义，尚能得到授记而心生欢喜。"

"究其实，如来从未从别处来至此处，自己亦未从此处前往如来处，但以自己清净心则可于心间现前如来身影。与之相同，三界一切万法均为心之显现，至于心之本体则于心内心外遍寻都无有实法可得。心亦凭因缘而产生，实为如梦如幻之缘起性，无有任何实质可言。所谓无实之法从本体而言，从未曾产生，亦无有所缘，了达此理即获得远离一切假立之智慧。"

"诸菩萨，现今如来住世等持可以四法获取。何为四法？坚定不移之信心、永不退转之精进、不依他人之智慧、依止善知识。"吾等若能精进于此四种获取等持之因，必能现前现今如来



住世等持之果。“得此等持后，此人轻而易举就能亲瞻十方如来；且同时获取听闻、忆念、智慧、证悟、六度、等持、总持、神变等无量功德；并能于无上菩提道中永不退转；再无转生无暇之处之可能；还可获取诸如生生世世相好庄严、种姓高贵、眷属众多、梦中亦不离如来等种种不可思议之功德。”有关此方面之论述，本经典中有广说。

此经又云：“未来若出现令人恐怖之情形时，何人若听闻后行持此等持，则此人已供养我及过去、未来诸佛。”有一菩萨曾问护贤：“大菩萨如何修持此等持？”如来对此则回答说：“护贤，我现今正住于你面前宣讲佛法。护贤，菩萨应观如来正等觉之身相，每一相好皆以百般福德形成，对如来一切相均应如是了知。”

“心中如是观想佛陀形象后，尚应如此观想作意：奇哉！三世出有坏如来正等觉之身相竟如是庄严、稀有。同时亦应心中发愿：我于未来亦当身成如是庄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经中有众多关于如此作意之论述。

如理作意后，所谓我与菩萨根本无有实存，对此一定要生起定解。对实无一法可得之作意功

德，此经中亦有广说，应参阅贯通。

《七百般若经》中云：“文殊，行持一缘等持之菩萨可疾获无上正等觉佛果。”又云：“文殊，所谓一缘实乃无生空性之异名。欲行持一缘等持之善男子善女人，应首先了达智慧波罗蜜多之教义，待尽皆明晰后再行一缘等持。何以故？文殊，无生空性法乃无迷乱法、不可迷乱法、不应迷乱法，其奥义不可思议、无法思维、无法揣摩。

文殊，欲行持一缘等持之善男子善女人，应于寂静地安坐清净坐垫上，以欢喜而无有散乱之心，不着一切相，以跏趺式依无缘方式唯一只观如来相，诸法应如是作意。同时亦应持诵所观如来之名号，一边听闻如来名号，一边观想、作意如来居处。若能如是观想一如来，则已等同于观想未来、过去、现在一切如来。何以故？因一切如来一本体之故。文殊，一如来实已具足无量佛陀之功德、辩才；同样，获一缘等持一等持者，依无生空性之理，则能了知一切无量法门之类别。如能通达此等持，则已通达如来所了达之境界，阿难所了达之法亦可现前。行持一缘等持之人，有生之年即可为四大部洲众生宣说佛法。文

殊，有菩萨会如是思维：到底何为一缘等持？对此等菩萨可如是作答：‘此等持乃具不可思议功德，若能为他众宣讲，并令其守持，一切法皆可现前。唯具于所说之理无有脆弱、怀疑之心态者，方可获此等持。’”

此经中还说：“有分别念及邪见（有缘见解）之人无法修持此等持。比如有人拥有一长久未擦拭之如意宝，别人问其价值时，此人说道：‘此乃无价之宝，必得仔细擦拭后才能了知其珍贵之处。’交给买者后，通过一番擦拭终于现出如意宝原来模样。同理，太阳光芒遍照一切处，无边大海同一咸味，以一缘等持即能宣说一切万法均为无生空性。”

《圣摄持善根经》中第十七回后，亦宣说了有关一缘等持之内容。而《弥勒狮吼经》中则记载道：

无量劫之前，如来正等觉星光如来出世传法。在其涅槃后，有一菩萨名为大精进，长相善妙端严。他后来转生到一大萨拉树般之婆罗门家中，成为其家之子。当时有众多比丘，均以种种方式描摹如来正等觉之身像。有一比丘于绸缎上描画佛像，所成画像庄严、精美异常。

彼时婆罗门已成为国王，此比丘便前往大精进菩萨父王之王宫中。当大精进亲睹佛像后，他不禁想到：佛之画像都如是庄严、美妙，佛之真身更不待言！我要能拥有与之相同之身相则实为善妙。想及此，他便对佛陀生起大信心，且欢喜充满。

大精进从此就对所谓成家立业生起强烈厌离心，他忖度道：一边住于家中，一边妄图生起佛陀身相，这绝无实现可能！我一定要出家证道。

当其十六岁之时，诸根已完全成熟，他便在父母脚下顶礼道：“我欲于如来教法下出家，请父母务必开许。”父母焦急劝阻道：“童子，万勿如此言论。你为我们最可爱、唯一之子，若我们不能见到你承欢膝下，我二人一定会郁郁死去。”大精进决绝说道：“我并不想伤害二老，但我一定要出家！”父母满心疑惑：“太子，你到底意欲何为？”大精进为向父母表白出家之志，就狠心说道：“从现在直至我能出家前，我不再进食，亦不修行，也不上床安眠，身上亦不涂抹酥油，不论善与非善之语皆闭口不言。”言罢，就来到一处未洒扫之地闭口呆坐。

第一日他滴水未进，父王将甘美饮食带来劝






其进食，而他昼夜均不答言。第二日亦未进食，母亲之五百亲友以甘美饮食请其进餐，大精进看都不看一眼，更不开口搭理。这一日也未食任何食物。第三日依然不吃不喝，父亲之五百亲友又如前日一般祈请，他也同样如前日一般拒绝。第四日还是未曾进食，其他五百婆罗门又来请求，他依然如前拒绝。就这样，他一连五日未曾进过任何饮食。父母于宫中将贝壳、金银珍宝、蓝宝石、妙衣等堆集一处，又带八万四千如天女般之盛装美女前来劝请。总之，父母将宫中所有善妙之物全都拿到他眼前，父母各自之五百亲友、众多臣民、八万四千美女等人也各持种种甘美食物，日夜在他面前祈请他能进食，能安享饮食妙欲。众人亦劝解他道："在家亦可广行布施、积累福德，更何况在家还能与女人尽享欲乐，对提供如此悦意环境之王宫怎能轻言放弃？"

面对各种劝请，大精进毫不为之所动，他既不张望众人，亦不开口讲话，于第六日中依然不进点滴饮食。除观想佛陀外，他无任何别种作意，更未生起进餐之念。父母亲友、众多美女及其他民众均哀哭不止，他们全在他脚下苦苦恳请，但他根本不看众人脸面。



当此之时，于国王宫殿中有一天尊开始于空中示现大神变，且对众人说道："何人求菩提，彼心如山王，其心坚固力，永不可动摇。大地会震动，火亦能成水，此人之发心，永无法改变。勿令其不悦，亦不造罪恶，未来俱胝劫，盲人般漂泊。他乃为利众，趋入菩提道，为出家精进，不难获菩提。不为欲受用，而行菩提道，为利诸众生，寻佛智获乐。三千大千界，妙衣遍其中，尚有天人物，他亦不生贪。愚痴所造作，恶业需忏悔，智者忏罪后，恶业不共住。"

听罢天人如是劝请，大精进之父母、亲友及众人尽皆当下忏悔己过，他们纷纷对太子说："你既主意已决，那就随自己意愿出家吧。只是这饭一定要吃，否则就会饿死。"大精进菩萨虽已连续七日未曾进食，但因他一心观想佛陀，故而天人一直暗中善护其身：他润泽脸色未曾改变，诸根亦未失毁，大精进菩萨即如是于七日中绝食明志，根本不理会家中大小事件。

随后他就如弃唾液般舍弃王位，在八万四千美女及父母痛苦哀泣声中，携带佛像离开王宫，并终至一唯有猛兽出没而无一人之寂静地安住下来。他于其处搭建好一支架，然后将佛像端放



于上。接着便于像前草垫上以跏趺坐式安坐，身躯挺直，一心观想佛陀。在其后之修行过程中，他恒时如是思维：佛陀画像都如此庄严相好，真正身相又怎能以言语喻之。如来所具端严妙相甚为稀有，何人若能亲见其容，此人福报之大实已超越言词所能诠之境界。他又想到：我想必当能亲睹如来身相。

森林中一天尊了知大精进菩萨心态后就特意告诉他说：“朋友，你内心所生欲见如来身相之分别念实际已是如来身相，你目前所见之画像实际正为如来真身。若能意识到此点，则为已睹如来身体。”大精进菩萨闻言立刻想到：所谓如来身相实与画像无二无别。他又如理思维：如来画像从不曾有过思维及分别心，一切万法亦无思维、无分别，如来身体同样不离此种法相；此画像仅是假名安立而已，万法均为假立不实。所谓名字其本性必定为空，自性无有丝毫动摇，如来身体亦不离此法相；此画像无得、无证、无思、无现量、无果、无证果、无住、无依、无来、无去、无生、无灭、无染污、无清净、无声、无理、无非理、无贪灭、无嗔灭、无痴灭、无蕴、无界、无处、无前际、无后际、无中际，一切万法均如

是，如来身体亦不离此法相；此如来画像无动、无行，一切诸法均如是，如来身体亦不离此法相；如来画像无见、无闻、无嗅、无尝、无触、无思、无睡、无起、无呼吸、无作意，一切法亦复如是，如来身体亦不离此法相；如来画像不属欲界、不属色界、不属无色界，一切法无不如是，如来身体又焉能离此法相；如来画像无里、无外、无中、无始、无终、无去、无行、无取、无舍、无能作、无所作、无堕、无真、无假、无证谛、无贪欲、无忧愁、无轮回、无涅槃，一切诸法莫不如此，如来身体又何曾离此法相？

大精进菩萨一直如是思考如来身相，昼夜不舍跏趺坐式，夜以继日修持五神通、四梵住、无碍辩才，亦修持普现等持。待其修成后终获清净天眼，能照见远超此世间范围之十方无量如来；又能以天耳无碍听闻一切如来说法妙音，且听闻一如来音声时并不妨碍其他如来音声同时传来。大精进即以此种闻法方式令诸如来皆心生欢喜。

在七月之时日内，大精进如是以跏趺坐而安住，每日除以观想佛陀为食外，再不进食任何饮食。诸天人知其发心清净后，纷纷对其身体作加持，令其始终能保持昂扬心志。大精进当时并未



身着袈裟，亦未现见如来，也未曾受戒，但他实已获如来智慧。对此等行持，我们理应效法、追随。

世尊后对迦叶说："诸菩萨理应如大精进菩萨一般恭敬如来身相，并了知如来法身无增无减。若能如此证得，则必定可生无比大智，亦能现见十方无量无边之如来，并听受诸佛宣说妙法。"

大精进从森林中出来后，便前往大小城邑、村落、王宫等地，对众人广宣佛法，令两万人都发下无上菩提心，无量无边众生均趋入声闻乘。包括大精进父母、王妃等眷属在内之人众，皆发起无上菩提心。

如是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因地时转生为大精进菩萨，其当时之种种行为实为我们后来追随之目标。其他诸大菩萨之清净行为与发心，亦值得我等随学。

（供佛有极大功德，但仅凭供佛不行其他善事，并心生傲慢，则不应理。）佛经中说："末法五百年时，善男子善女人中会有一些不精通大乘法、贪欲反倒暗暗滋生之人，此类人仅仅依赖供养佛像之功德，就欲获得成就、神通等果位。他

们自认为唯有自己才知供养如来身像，他人都不可能如此行持，因之便以如此微少之善根而自赞毁他。除供养佛陀身像外，此等人既不听法求传承，亦不诵经、禅定、内观。如此行持之出家人或在家众，亦能得到他人所供养之法衣等受用。"故而佛陀殷殷教导道："迦叶，我自觉入大乘行者当如是行持：守持清净戒律、希求正法、广闻博学。而此类人却不守持戒律、不希求正法，仅仅以供养佛陀身像满足度日。"世尊又曾开示过："迦叶，如来为此等善男子善女人之利益而宣说如是真理，此等人闻听此法门后理应了知自己过失，并改过自新。"

以观佛而修止观瑜伽

上引经典之教义归纳而言又该如何行持?

首先应为一切众生皆获安乐而发菩提心，然后应内心思维：我如今已获暇满人身并值遇如来教法，此时不应言说世间低劣之事。亦应明了：造作供养如来身像等善事虽有无量功德，但依靠财物积累福德，乃如来主要为在家人所宣说之法门。最殊胜之功德应为出家人随念佛陀，出家人应守持清净戒律，并内观修行。既如此，我亦应

按如来教言尽力修持。

无始劫来直至如今，我们皆被各种分别念牢牢捆缚，似被狂风猛摧、被乌云覆盖、被海上巨浪鼓荡，日日夜夜均无自在而陷于迷乱。不仅未获殊胜功德，反而在种种痛苦中备受煎熬。从现今始，应想尽一切办法从如疾病般只能增上违缘之分别念大网中解脱出来。既然一刹那间观想佛陀都能带来无量无边之利益，因之更应依观想佛陀而修寂止、胜观瑜伽，并祈请诸佛菩萨加持我圆满止观修持。

如是一心一意发下猛厉誓言后，即应前往远离一切愦闹之寂静地方，也即是白天无人来人往、夜晚无嘈杂音响等禅定之地，并于舒适坐垫上具足禅定威仪而端坐。圆满修完前行后，应将一拃长之释迦牟尼佛像置于双目能悦意、适中瞻望之地。此佛像应请技艺高超之画师精心描摹，画像理应大小适度、精妙庄严。摆好画像后要对之生起信心，并随念如来之加持，随即就以缘起咒开光。摆放如来画像时不应离眼过近或过远，双目应能直视画像。然后一边观看，一边如是思维：此乃如来真正身相，所谓如来实为无量无边，获取佛果之因则为不可思议之智慧、福德资粮。

如来于整个世间可谓昙花般偶尔应世，其身相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令人视而不厌。人天世间，灿然明然之庄严佛陀身相，有缘众生曾于此刹土中共同目睹过。他为众生广演佛法，并显示神变，行、住、坐、卧等行持皆为众生利益，又以善巧方便广做不同事业，并以此方式而成熟无边众生善根。

无等大师本师释迦狮子王降生于释迦族，后示现成佛，并于灵鹫山等不同地方为菩萨、声闻等不同根基之众生宣讲佛法。对世尊此等经历也需一一作意、观想，并于其后如是思维：如此善妙之如来身相现今就呈现于眼前画像上，如来早已具足戒律、等持及见解脱智慧等无量无漏法之功德，他以大慈大悲心而摄受我等众生，并为众生行持无数苦行。从上文所叙之海尘婆罗门初发心开始，历经以上所宣示之种种磨难，经三大阿僧祇中历行六度万行，且因之而积累起无边不可思议之智慧、福德资粮，然后方能远离一切障碍、摧毁四魔，进而圆满所有功德，获得了知万法实相之大智慧，及至轮回未空尽之前，始终成为一切众生究竟皈依处、怙主、无偏亲友。如此殊胜之无上如来，我们无论忆念、顶礼、持诵名号、







瞻仰佛像、一心观想等，做任何微小善根亦能成殊胜菩提因，此为如来不可思议之发愿力、智慧力所致。因此，我们实在应数数庆幸自己有如此之殊胜因缘及大福报。

一边如是作意思维，一边随念佛陀，同时生起坚定信心。还需注意：观想随念佛陀画像、功德之心识，不可过紧亦不可过松，张弛有度，务必以不失正知正念之方式持续专注观想。除观想佛陀外，再无其他任何分别念，唯一观照者只为佛陀。如此修习，天长日久，心就能不断专注于所缘境。总而言之，以九种住心法[13]次第成就欲界一心禅定之前，应精进于上述修习内容。

在观想佛陀时，我们可观想如来总体身相；为未来获得圣法、灭尽昏沉，我们又可专注观想佛陀之顶髻；为获等持、断除掉举，我们则可观注如来心间吉祥旋；为修有所成、能得大福德及安乐，可将心专注于如来眉间白色如右旋海螺般之白毫；为佛法妙音传遍一切处、众生均能同沾佛法利益，应专心致志于六十种妙音来源之如来喉间、三条海螺纹样之处……无论采用何种方



[13] 九种住心：内住、续住、安住、近住、调伏、寂静、最极寂静、专注一境、等持。

式，只要随自己意愿，心专注于佛陀身相即可。

如此修持时，恰如徒手抓蛇一样，刚开始时难以调伏，自心急躁，分别念迅猛、粗大，此正所谓第一阶段如峭壁落水之动摇觉受。此时应如是思维：自己之心识恒时处于飘摇不定之中，出现此种状况亦在所难免。《妙臂请问经》中云："心如电如风如云，亦如大海起波浪，须臾随意散外境，动摇迷乱当调伏。"此亦可算正常现象，因每一众生都被此种散乱分别念所控制，哪里能有所谓自在。我应尽力不懈怠，努力精进修持。若真能勤勉不舍，将来绝无不能成办之事！一边如理作意，一边暗自发愿，坚持不懈地长久将心尽量专注于佛像，日久功成，以前较粗大、猛厉、迅疾之分别念定会逐渐息灭。

不过此时又有一新阶段会出现，在此时期内，微细、众多之杂念纷纷显露，此即所谓第二阶段如山谷流水之获得觉受。山谷水流声势浩大、湍急奔腾，但与峭壁落水相比，其流速已明显减缓，故选用此喻。此时应不断修持，将心继续安住下来，如此修行至一定阶段，心识所起之分别念出现频率会日渐放缓，心已能基本安住下来。



此时再详细观察，仍有细小之分别念不断闪出，此即所谓第三阶段如江河走水之修行觉受。江河缓慢流动，远望几无察觉，唯沿岸观之方见其不舍奔流。

再继续精进不辍，便不会再产生此前修行时所感诸苦，亦不必劳心劳神，此时之精进行持方可谓已入正轨。如是修持后，细微之分别念亦日渐消失，自己将心专注于任一所缘境时皆能安住很长时间，纷扰外缘也难以撼动其安住之心，至此则进入第四阶段如大海离于波涛之稳固觉受。此时心已能完全安住下来，且非常稳固，故以此喻明之。

从此之后，即无需过分勤作，再接再厉长期修持下去，即达于第五阶段如山王稳固般之究竟觉受。此时已至觉受极至，此觉受与无勤作行实乃一意贯通。将心专注于任何一处，皆能自然融入此法，无需任何勤作，自然明然安住于此法中，任何分别念都无法动摇，至此则已修成所谓欲界一心。此时因心能安住，故而各种不同之觉受都可出现。

在此种境界中安住修持，即可获所谓身心轻安之境界。如能获取身心轻安，则将心专注一处

之时，身心可在很多天当中无劳累之感，整个身躯如棉花一般调柔，且心内充满明晰、安乐之感觉。若所获轻安最初尚有沉重、稳固之感，则应继续再修，直至灭尽此等作意。此时就如影子一般微薄、干净，行者会现前与正行禅定相同之境界——出现寂止。

此种修持才可称其为寂止，因其乃轻安之心。此种心属于初禅未至定心[14]，凡得此寂止之心者，不管有相抑或无相空性法门，无不可修。原本修寂止需有四种作意[15]、六力[16]等众多修法以为辅助；若能以正知正念摄心专注，如此修持即可以最自然之方式现出五种觉受，也即将上述众多要求所欲达成之目标全部涵盖。

修成此种寂止时，因心堪能之缘故，身躯亦具色泽光润、充满安乐、力量等特征，心也清净无染，任运行持众多事业，身心遍布无边喜乐。尤其可贵者乃在于烦恼减少，能感觉与内在大乐相同之觉受。以能依此种寂止观想佛之福德力，

---

[14] 未至定心：虽尚未证初禅根本定，但依初禅未至定力，于欲界烦恼亦能断除。

[15] 四种作意：修定时引心趋境的四种警觉性：励力运转作意、有间缺运转作意、无间缺运转作意和无功用运转作意。

[16] 六力：修止过程中能成九种住心的方法：闻力、思力、正念力、正知力、精进力、串习力。

再加佛之加持力，行者即可亲见，或于觉受状态下，或于梦中得见如来，并听闻法语，无量功德就能在自己相续中生起。

此等寂止修成后，应继续修持胜观瑜伽。首先应将修持寂止时所用佛像再次当作所缘处，并一心一意观想。最后面前无佛像时，仍能在心间随意现前佛陀身相，至此境地方可谓修成寂止。此时虽无有佛像，但于自己心间，因等持像已成，故可自然明然现前。最初时，如来身相于自己根识前就如镜中影像一般可明然显现；再往后，即能于自己根识前真实现前，并可在别众面前也能观见自己根识前所成影像，此乃前译派众多实修教言中所谓之第一意识、第二根识、第三觉性之对境。

在最初已能明观佛像后，应深入胜观修持，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内心如是作意：心中所观具足相好庄严之灿然佛像，实乃因自心之一种串习力而现前。如是之佛身无所从来，亦无所而去，若善加观察即可明了，此种身相实无所有，内外均了不可得，完全是依赖于心，并通过长久修持等缘起力而显现。若对显现之来源——心善加观察，即能发现



里里外外均无心藏身之处，它原本就远离一切所依。既如此，无本之心所显现之形象又何能实有？因此，此等显现无有丝毫本性存在。

同理，所谓如来真实出世，实际所指是说众生清净善根与如来大悲发愿力因缘聚合后，就如人面会于清净镜中呈现一般，佛陀亦会无欺显现于世间众生前。究竟而论，所谓如来之蕴、界、处所摄诸法，丝毫许亦不存在，只不过凡夫难以推测其法界平等智慧身而已。《智显庄严经》中云：“所谓真实如来者，无尽善法之影像，此无真如亦无佛，世间众前现影像。”《现今如来住世等持经》中则说道：“诸佛菩萨由心立，心本清净性光明，无垢不与众生混，若知此道获菩提。”

依此种智慧观察就能了知显现之理，了知此理就会理解：正如如来显现一样，一切蕴、界、处所摄现有诸法，全都依凭种种因缘聚合而如幻显现，并被众生感知。此等诸法唯赖各自因缘汇聚而能显现，若详加观察，任何一法都无微尘许自性可得，恰似如梦如幻之显现一样，诸法实无来去、无生灭。贪执显现从不善加观察之凡夫、愚者，皆认为生灭等万法真实不虚，就如眼中有翳之人千方百计妄图驱除虚空中之毛发一样，无






始劫来，被无明眼翳所遮蔽之人，彼等完全不知万法究竟实相。而真正证悟实相之大士，并非否认万法之显现，他们早已深刻体会到正当显现之时，万法其实毫无成实性可言。证悟者皆明此理：万法本自无生，尽属空性。正如《无热恼请问经》中所言：“缘生皆不生，彼生皆无性，佛说缘生空，知空即智者。

《般若经》中又云：“诸法如幻如梦，涅槃如幻如梦，若有超胜涅槃之法，亦如幻如梦。”《三摩地王经》则云：“如梦亦如幻，阳焰乾闼婆，夜灯本性空，诸法如是观。”《中观根本慧论》云：“如幻亦如梦，如乾闼婆城，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因此，佛之身相在心间显现时，根本无有本体可言，我们应了知万法均无有本体，我也无自性，所谓我之自性实乃如来自性，也即如来自性是一切诸法自性。《智显庄严经》中云：“恒无生法即如来，一切诸法似如来，执相凡夫愚痴众，世间无法反执实。”《摄集经》中又说道：“如我本性即众生，众生本性即诸法，无生与生皆不念，此即智度之胜行。”

《中观根本慧论》对此亦阐释道：“如来过戏论，而人生戏论，戏论破慧眼，是皆不见佛。

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如来无有性，世间亦无性。”在究竟实相义中，一切诸法远离生与不生等所有戏论之网，成为本来平等法界。《慧海请问经》中说道：“此法无垢净善性光明，如同平等虚空本无生，不来不生不住亦不灭，此乃如来手印净无动。”《华严经》中有云：“细微难证如来道，无念无思极难见，自性寂静无生灭，通达教理方明此。本性为空寂无苦，解脱相续同涅槃，无边无中无言说，三世解脱如虚空。”

圣者罗睺罗说过：“无可言思智慧到彼岸，无生无灭虚空之本性，各别自证智慧之行境，顶礼三世如来之佛母。”龙猛菩萨亦曾揭示道：“自知不随他，寂灭无戏论，无异无分别，是则名实相。”如是抉择远离言说、戏论、所缘对境的真如之瑜伽士（修行人），首先以了达诸法如幻之等持，专注于梦幻般如来身相，以观看如来画像、听闻法要等方式修学如梦如幻之各种行为。接下来应于无可言说、平等、各别自证对境之空性中入定，依此方式，当能获取相应法忍。再继续修学，于不久之将来，必能无疑获得见道之智慧。

上述道理，也即以窍诀方式宣说现今如来住世等持、一缘等持之实修方法。



日常观修佛陀法要

对上文所宣讲之止观修法不能直接进行修持之人，应时刻随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可念诵《释迦牟尼佛修法仪轨 · 加持宝藏》（见于上册正文前）。观想佛陀后，以定解心发坚定誓言，然后念诵三遍皈依偈：

乃至菩提之间永皈依，一切殊胜佛法及僧众，
以我修行念诵之福德，为利众生愿成就佛果。

在修完四无量心后，可入于缘起性空之幻化般境界，并念诵“**啊，无生空性以及缘起性**”至“**乃至菩提前以大悲摄**”等内容，再按仪轨要求观想释迦牟尼佛真实处于自己面前。如能以清净心、坚固信心依善巧方便法修持，一刹那间也能圆满多劫之资粮。故而对能令人积累资粮、忏清罪障、增上善根之七支供，务必要尽心念诵。

为圆满所求、所发诸愿，应按仪轨教言诚心祈祷，并依猛厉信心将自身躯体幻化成微尘数身躯，一一在释迦牟尼佛前顶礼、供养种种供品。此时应如是思维：从今乃至菩提间，我与众生尽皈依。在此种心念中应不忘念诵佛号：**顶礼供养皈依本师出有坏善逝真实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然后，通过祈请、念咒语：**达雅他嗡牟尼牟尼玛哈牟尼耶梭哈**，观想如来身体发出遍满虚空之光芒。光芒接触我与众生后，所有障碍皆得以清净，痛苦得以清除；众生各个皆具安乐；自相续中生起信心、等持、总持、辩才、智慧等大乘道之功德；最终皆获不退转果位。

再尽力念诵心咒，此时所观想之如来光芒已达无量无边之多。正如《宝积经 · 光照品》中云：“以此不可思，善业之因缘，远离愚痴故，现出种种光。”又云：“如是具因缘，显现无量光，众生诸意乐，各满其所愿。”也即是说，释迦牟尼佛可于一光中现出二、三等乃至无数光芒。

诸种光有众多类别：净云现光；净眼光、净耳光、净鼻光、净舌光、净身光、净意光；净色光、净声光、净香光、净味光、净触光、净法光；净地光、净水光、净火光、净风光、净空光；净蕴光；净谛光；净辩才光；净白黄等光；净胜德光；净龙严光、净象严光、净狮严光、净胜龙光、净调龙光、净调夜叉光；净金刚力光；净空性光；能生起前世善根之净全净光；能令千万如来刹土震动之净法性光；降伏魔怪之净降魔光；能令持名号者遣除危害之净福幢光；能令持名号者远离怨敌之净利幢光；能令持名号者断除贪心之净寂




幢光……

凡持诵光之名称即可遣除邪行、破戒等一切过患，仅称诵一光名称亦能令受持者具足清净戒律、圆满等持、灭尽愚痴等烦恼而获安乐，又能具足灭除痛苦、超离戏论、了知三世生起等众多功德。如此众多之光芒中，仅无愁光等一光即具八万支分光。

总而言之，如来所具不同光芒数量远远超越如来世界中微尘数数目，并以此类光芒利益一切有情、度化所有众生、满足众生各种愿望。《菩萨契经》中云："诸佛光无边，光网不可思，佛刹如大海，遍于十方界。"此外，我们还应忆念《华严经》、《宝多罗经·吉祥贤品》中相关内容。

此处应尽量修持上面所宣示之止观瑜伽，同时亦应修持较相应之寂止、胜观。待最后收坐时，应供上曼茶，并做赞颂、祈祷、回向、发愿等应为之事。至于祈送[17]、摄次[18]则无需进行，因无论于何处观想如来身体，如来之身躯即安住于何处。与虚空等同之如来身相本无来去，亦无增减，

[17] 祈送：其他修法中至最终圆满时，应将所修本尊恭送回刹土，并念诵祈祷文。

[18] 摄次：其他修法中至收坐时，应将修生起次第时所观想之本尊摄收、融入自己本性中等法。

不管何人何时何地忆念佛陀，佛陀都会住于其前。

行者于座间时当念诵各种经典，并以顶礼、供养、转绕等行为尽量广造善根。若不能如此行事，就应随念佛陀，并再三内观无常、苦、空、无我等正念，并及涅槃即寂静等正理。

至于临入眠时之前行善法，则应在近入睡时观佛陀圣光遍于一切处之光明想。正如《解意法门经》所云："诸比丘，若勤修等持，如何方能获得智慧？诸比丘，比丘应善观光明想。诸比丘，譬如春日无云虚空中高挂皎月，湛湛晴空中朗日普照，日月光明能遣除一切黑暗。诸比丘，比丘亦应如是善加守持光明想，善加作意、修持并了达。犹如白昼观修光明想一般，一切时处均应如是修持。日如何修，夜则如是修；夜如何修，日亦如是修。以前如何修，未来亦如是修；未来如何修，以前亦如是修。下如何修，上则如是修；上如何修，下亦如是修。"

行者理应如是分析，并以无贪执之心安住于白昼之观想而修光明，此为一切等持之依处，若数数修习，必生智慧。我们应如是按仪轨时刻精进随念佛陀，并为一切众生皆获圆满佛果而诚心

实意将此善根回向。若能经常于幻化般世俗谛中入定，再于离一切戏论之胜义谛中入定，最后成就止观时，必能获得现见如来、听闻正法等殊胜圣道功德。即便未真正修成止观，以上述方式仅作相似修行也能获得相应之如来加持与悉地，并可出现于梦中现见如来等众多瑞相。

如何辨析梦之吉凶，《圣四修经》中对此有详述。经中文殊师利菩萨告诉具贤天子道：“障碍同类因之四梦相为：眼见有垢染之水池所现月影、眼见不净湖泊中所现月影、云雾弥漫之空中所成月相、微尘飞扬之空中所出月轮；业障同类因之四梦相为：从一悬崖上堕至极深深渊中、行进于凹凸不平之道、走上狭窄道路、迷失方向并出现恐怖；烦恼障同类因之四梦相为：受严重毒害后心烦意乱、听闻猛兽恐怖瘆人之吼叫、自己处于造作恶业之狡诈众生群中、自身及衣物均肮脏污秽；获陀罗尼同类因之四梦相为：目睹装满珍宝之宝藏、亲见莲花所严饰之湖泊、自己获得一身白衣、自己顶上有天尊持伞安住；获等持同类因之四梦相为：亲睹美女供养自己鲜花、空中浅灰色天鹅群发出美妙鸣音而飞翔、光芒四射之如来以手指触摸自己头顶、如来正于莲花上坐



禅；现见如来同类因之四梦相为：见到月亮升起、太阳升起、莲花开放、梵天之寂静行为；菩萨自相同类因之四梦相为：见枝繁叶茂之大萨拉树上硕果累累、铜器中盛满黄金、空中遍满宝伞及胜幢与飞幡、目睹大转轮王；降魔同类因之四梦相为：自己行走于压服住众大势力之一大势力身上、大勇士凯旋而归、国王行加冕大典、自己获菩提后降伏魔众；获不退转相有同类因之四梦相：以白头巾缠于头上、行无缘之上供下施、自己坐于法座上、如来得菩提且宣示正法；得菩提同类因之四梦相为：见到宝瓶、匝肖鸟[19]围绕自己、草木等植物无论自己身行何处都恭敬顶礼不已、金色光芒遍布十方。”

依此经宣说之理即可了知梦兆吉凶，并应精进行持断除过失、积累功德等方便法。其他佛经[20]中描述了罪障清净之梦相：“梦见如来降临且触摸自己头顶；光芒遍照十方；目睹鲜花盛开等。”另有些经则云：若梦见莲花，即可成办一切事业。《解脱经》则说：“清净罪障之梦相为：依桥梁渡过大江大河、别人为自己沐浴、身体被

[19] 匝肖鸟：一种鸟名。

[20] 藏文原文为《王妃经》，是否确凿无疑尚有待查考。

雨水淋湿；若梦到自己前往僧众行列中、自己进入佛塔或佛殿中瞻仰诸佛菩萨像，则为自己获诸佛菩萨加持之相；如梦见自己得到水果且食用，则为即生得果之象征。”出现一次梦相，则表明已清净一个无间罪；若连续出现五次梦相，则表明已全部清除五无间罪。另外，对《宝积经·梦境品》等经论中所阐述之道理亦应了知。

一旦面临死亡，虽有佛经中所宣示之十一种观修法等菩萨所应修习之死亡法门，若归纳而言，《圣涅槃智慧大乘经》中已将此类修法全部涵盖。也即是说，一菩萨（修行人）临近死亡之时，应了达、修证《圣涅槃智慧大乘经》之奥义。无论身处何地，当自己确已步入死亡境地时，应观想自己顶上有本师释迦牟尼佛安住，要做到这点，必须以猛厉信心专注观想。接下来应如是思维：不独自己一人，所有众生都难逃死亡规律。无尽轮回中，我与其他众生虽历经无数生死流转，但除感受死亡痛苦外，从未曾赋予死亡任何意义。如今，我应力争使死亡富有价值与意义。

还应继续思维：此等内外所摄一切未来、过去、现在诸法，全为刹那生灭之无常本性。所有有为法中，有些相续马上灭尽，如闪电、水泡等



般迅疾；有些则如此世界一样，相对而言相续持续时间稍长一些。不过无论相续多短多长，不灭尽之法无有丝毫存在可能，所有器情世间最终全部灭尽无遗。如来最终都示现涅槃，我一介凡夫更勿需多言。佛陀因此晓谕我等：一切有为法尽皆无常。

然而可怜众生却不知有为法之规律，他们不喜分离、死亡，对聚会、出生倒欢欣鼓舞，正因贪执轮回，故而反复旋转于轮回中。此次我应将即将到来之死亡作为自己难得之善知识，从中了知并抉择一切有为法尽属无常之理。

我自己临死时需如此作意：生生世世中都愿我了知万法无常之真谛，并不贪执一切有为法，愿我此愿必能实现。祈请本师释迦牟尼佛及一切诸佛菩萨加持我！

如是思维后，当按《圣涅槃智慧大乘经》所云继续思索、修习。此经有云：“诸法性净故，当观无实想，具菩提心者，当观大悲想。性空光明者，当观离贪法，心乃智慧因，别勿寻正觉。”此段文字是指：首先应观想，于无边无际之世界中，以自己为主之众多众生都将有为无常法执为常有，将轮回、痛苦执为快乐。故而应对于生死

流转之轮回中感受无边无际痛苦之众生心生强烈悲心，并发愿为令此等众生远离生老病死之危害，且将其全部安置于无上菩提之果位，自己一定要成就三界怙主如来正等觉之果位。为度化一切众生超离痛苦，自己应修持具有如是菩提心基础之慈悲心。

同理，若对以死亡为主之一切万法详加观察就能了知：诸法本性乃根源于自己之分别念，在分别念操纵下才产生所谓痛苦、快乐等感受。究竟实相中，死亡、痛苦等法丝毫许亦不存在，我们理应如是思维。更进一步，万法本来就为无实空性，换而言之，死亡等诸法本体即不成立，但如梦如幻之显现则并非断灭。如审慎观察，有无等边皆不可言说，本质均为空性与光明，空与不空都不存在。现如今之自己心性，原本就为光明、空性双运，在如此之心性本来面目中，轮涅所摄法原本等性。本师释迦牟尼佛之智慧与自己之心，在心性自然本智之境界上，原来就无二无别。若从中不散乱，且能生起定解，此时就能证悟自己心之本性。除此而外，再无任何所谓佛陀存在。实际言之，本无所谓生死，生死不过是分别念假立而已。在远离分别念之心性本体中，根本无有

任何生死。若能入定于此种境界而安然离世，中阴迷乱等显现则不会现前，应能往生如来刹土。

不具足上述境界之人，临死或中阴时，只要不忘忆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仅仅依此也能往生清净佛刹。（注：全知麦彭仁波切在此处以无比之大悲大智，为身值末法浊世之众生开显出一条解脱捷径。无论何种根基之人，只要能依此法门修持，临终之时则决定往生！特别是其最后所述之方便法门，稍有神志之耄耋老人亦可借此而摆脱轮回。若再要置尊者之悲心切切于不顾，不珍视到手之如意宝，仍一意弃明投暗，则何堪为人？何堪为人？请三思！）

此外，即生中不管遇到何种痛苦、恐怖，只要能随念佛陀，必定能从中获得解脱。平日若值遇幸福快乐之境遇，心中应明白此皆因佛陀之慈悲方能得以现前。既如此，快乐等一切善妙法皆当观想为普贤云供而供养于佛前。自己尚应恒时思维：三解脱、六度等法要实乃佛陀恩德所化，他为我等众生发起菩提心，并竭尽心力行持菩萨行。如是随念佛陀实为最极重要，随念佛陀乃一切菩萨道之基础，具备无量利益及能生一切圣道之功德。

如今之时代中，众多修行人只看重自己所属之宗派在修法、念诵等方面所具特征，反倒于佛



祖释迦牟尼佛不知修持及念诵。从实质而言，进入佛门之佛教徒，若对佛陀缺乏坚定信心，此等所谓行者实为愚痴无知之徒。因唯有释迦牟尼佛才以其不共之慈悲发心住持我等现今所居之刹土，并摄受浊时众生，且于众生前行持如来事业。

所有三藏法门，包括能令五浊兴盛时之众生于短暂一生中即获佛果之密道金刚乘，佛法及弘扬显密教法之高僧大德、僧众，也均依佛陀之慈悲力才得以显现。释迦牟尼佛如果当初不摄受此刹土之众生，亦不放射显密教法光芒，我等众生恐连三宝名声都难以听闻，更何谈修持显密佛道？因此，无论修持新、旧等何种教派，对释尊必须具备强烈、坚定之信心，此点断不可缺。还需对其格外恭敬，并精进观修释迦牟尼佛。

若有人生如是念头：尽管自己信心之对境非释迦牟尼佛，不过若本人对早已离贪且具出家相之另外如来，或诸寂静、忿怒本尊等具足信心，这二者又有何不同？

对此疑问之答复为：如从本性而言，二者当然无有任何差别，因一切如来之智慧身原本就为平等性，且其断证境界绝无高低差异。但若以名言谛衡量，从显现而言，所有宗派信奉之寂静、

忿怒本尊修法及念诵，均依释迦牟尼佛之大慈大悲力而得以出现。正如赡部洲一切水流均源自无热恼湖一般，显密所有修法，包括最细微之修法，皆因释迦牟尼佛之大悲力而存世。就像祈祷自己根本上师后所得之加持，超胜祈祷其他上师所能得到之加持一样，因自己前世宿缘所致，若祈祷其他佛，得到加持之速度，肯定不如祈祷释迦牟尼佛来得迅疾。

若有人又心生疑惑：既如此，我等可否只祈祷释迦牟尼佛，无需再祈祷其他本尊？

问题之实质并非如此。因无论自己祈祷哪一本尊，此本尊之本体并非超越、游离于释迦牟尼佛本性之外。我们理应知晓：一切诸佛于法性平等性中可谓无二无别，释迦牟尼佛只是以不同身相显现种种不同本尊而已，从而成为我等浊时众生之怙主、皈依处。如果自认为自己修习之本尊与释迦牟尼佛乃为异体，并因之而舍弃释尊，如此“专修”本尊绝难成就。

又或者有人如是思维：无上密乘中，自己根本金刚上师之本体与三世诸佛无二无别，并且其恩德在显现上已大过三世诸佛，因即便三世诸佛住世，只要上师未出世，则自己必不能得加持，



也因之而无法成就。因此，供养上师一毛孔之功德就已胜过供养三世诸佛之功德，令上师欢喜也即令三世诸佛欢喜，且能得到不共加持。这也是众多金刚乘教典中再三赞叹上师之缘由，因上师已代表三宝总体，或可称之为第四宝。如云：“当知殊胜师，功超三世佛。”除观修上师瑜伽外，哪里还有更殊胜之法门？

对此可回答道：原本确实如此，密宗中除圣道上师瑜伽外，再无比其更殊胜之获得加持之修法。但为自己开演密宗教理之上师，实际上正是释迦牟尼佛之化身。《涅槃经》中云：“阿难勿痛苦，阿难勿呻吟，我于未来世，幻化善知识，利益汝等众。”修持依释迦牟尼佛之慈悲力而得以显现的显密教法之诸上师，实际上正是释尊之语生子；实修实证之上师，已获释尊智慧相续中之胜义与世俗菩提心之加持，他们即为佛陀之意生子。故而无论修持哪一个上师瑜伽，我们都应明了：释迦牟尼佛实与上师无任何本质差异。不仅修上师瑜伽需如此作意，修持任何上师、本尊之法时，都应深信他们与佛陀无二无别，且三世诸佛都无二无别。若非如是，则对诸如来存有胜劣、取舍念头之人，将永无成就之日。

了知上述释迦牟尼佛之恩德后，我们应对释尊生起极大恭敬心，然后开始修持与他无二无别之上师、本尊修法并及念诵，如此行持必得成就。因此，随念世尊修法仪轨进行修持、念诵时，我们应将对自己宣示显密佛法之上师、三世三宝全部汇集于佛陀身上，然后再行念诵及修行。在此仪轨中，按显宗要求是以随念佛陀为主要修行内容，加上观佛陀与上师无二无别之修法要求并非不可行，亦不一定必须如此，因只随念佛陀亦能成办事业之故。

念诵佛陀名号时要称呼“本师”之原因为：三界导师亦可用于佛陀名号；因观世尊与自己对其有信心之上师无二无别之故，也可用“本师”称呼佛陀。或将无上密宗之根本上师作为本体，其形象观为释迦牟尼佛之身形，以此修上师瑜伽也能行之有效。因上师是诸佛总集根本，无论将上师观为哪位佛陀，此种修持均无矛盾之处，只要自己对上师、佛陀具足信心，何种修法都同样得到加持，此乃铁定规律。

吾乃具诸烦恼缚，极为低劣之凡夫，
然我所言此善说，皆依如来之圣教。
佛陀实语曾赞说，若闻释迦佛名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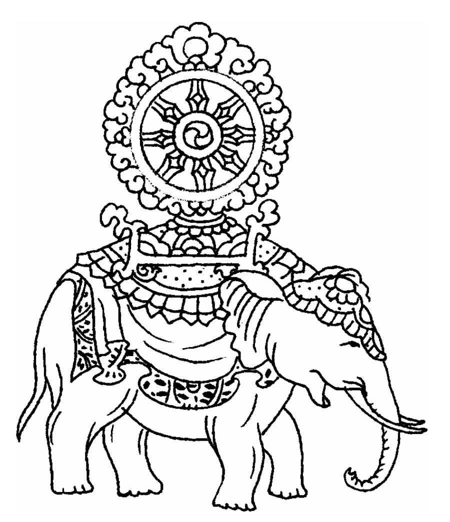


皆获菩提不退转，随此道者真有福。
不可思议福德源，如来加持力所现，
释迦佛修法仪轨，诸具智者当勤修。
愿以净心所造论，善根回向诸有情，
悉皆趋入大乘道，获得遍知如来果。
愿诸世间一切众，远离恐怖等痛苦，
大德住世佛法盛，有情安乐增吉祥。

《释迦牟尼佛修法仪轨》之广释——《白莲花论》，已由麦彭蒋扬嘉措撰著圆满。愿一切吉祥！

索达吉译竟于厦门闽南佛学院
公元二〇〇二年五月三日







后　　记

当《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终于能够完整呈献在读者诸君面前时，一直沉于译书的心，才稍稍得以片刻松弛，但同时，更为沉重的感慨又不觉油然而生。对一个智识健全的现代人来说，即便足不出户也不难感觉到窗外蜂拥而至的漫天浊浪，无需太多的洞察力，相信你立刻就能从周围人们的脸上读出掩饰不住的焦灼、贪执、浮躁、空洞。在全民的欲望都随着金钱的指引而摆荡飘浮的当下，有多少人会沉下心来，用全部身心感受释尊伟大的思想与行持？但作为一名佛教徒，如果连佛陀的传记也没阅读过，实在令人遗憾。

对许多人来说，往往一生甚至多生的生命，都不足以使他们放下成见，感悟佛法的甘露。在这样一种愚痴而盲目的氛围包裹下，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尚未理清人生思路时，无明就已将他们带往黑暗的轮回了。既如此，我们迷茫而躁动的视线可否转向佛学这片纯净的田园？不经意间，也许就会柳暗花明、曲径通幽了。

而摆在你们面前的这本《白莲花论》，恰恰就是一

块能引生人们对佛陀及佛法生信的指南针。凭借它的指引，相信有缘者会一步步登临佛法绝顶。尽管我们未曾值遇释迦牟尼佛出世，不过能得其教法已经令人欢喜不尽、庆幸再三了。如果你是佛教徒，那么无论你修学汉传、藏传、南传等佛教，也无论你属于天台、华严、净土、禅宗等何种宗派，本传记都值得再三闻思并修学。作者全知麦彭仁波切虽示现为藏传佛教中一代大成就者，但他在创作这本巨著时，绝不是以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架构全书，而是以自己超凡的智慧与慈悲，令本书成为一切教法精华之集大成者。特别是在《修行品》中日常观修佛陀法要这一节，尊者更以无比的悲智，将一生成就的无上大法以通俗的语言、最广大的殷殷悲心，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任何具信心之有缘者，哪怕你刚刚迈入佛门，抑或已垂垂老矣、无力再修高深法要，只要依尊者教言次第行来，就绝无再堕轮回之理！而相关的持诵名号、深入禅定、本尊及上师修法等方便、究竟法门，你都可在本品中找到圆满答案。

若欲报答佛恩，或了知佛陀为众生而初发心、行持六度万行、守持刹土等深广行迹，闻思且在本传记指导下实地修持，都不失为一条圆满所愿的堂堂大道。而对那些非佛教徒来说，不管你有无对佛教的种种看

法，我想大凡稍有人格及智慧之人，无不希望自己能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既然如此，不离世间又超越世间，一方面能令人游刃有余于社会人群，一方面又能让我们高屋建瓴地纵览全局的佛教思想，难道就不值得你深入钻研一番？那就从阅读本书开始，自己去看，自己去想，用眼睛，更用心灵！

任何想深入经藏、破生死牢关者，本书都可为你们提供人生指导、指示修行津要。佛是谁？他到底做了些什么？那就借着作者的传神笔触，让我们回溯这位先觉者的足迹吧。

东西方的很多知识分子、有智之人，近些年来一直把拯救人类文明的希望投注在雪域高原上。在以分别念愈演愈烈为特征的现代科技浪潮中，总有许多求索者将目光逆流而上，满怀热望地落在藏传佛教这块宝藏上。于是，越来越多的藏文佛典经论开始流向中原、飞向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沐浴在藏传佛教的杲日辉光中。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部藏文佛教大论园地中的灿烂明珠，却一直未被人翻成汉语。守着这块如意宝，但却束之高阁人未识，个中滋味自是一言难尽，特别是在五浊兴盛时期，本书更是对治烦恼之无上良药。正是在这种动机驱动下，我多年来一直梦想着将之译成汉语。而今，在上师三宝及护法神的





加持下，这部论著终于可以走进广大读者的心间了。

对很多人，特别是文人而言， 如果本书以文言文形式翻译，可达文辞优美、意境深远、信达雅兼顾之目的，但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人们又大多懒散懈怠之时，颇为费解的文言文可能会障碍很多来去匆匆的现代人投入阅读。因此，在绝不对内涵有所增减变动的前提下，行文风格则多向白话文靠拢。原文所用教证，亦尽量以白话文译出，对其中之专有人名、地名、经名等词汇，力争多沿袭惯例译法。碰到新的、陌生的词汇，若无固定译文，则随其意而新翻，或径用音译，此点特向读者作一下交代。

语言的坚冰已被打破，直挂云帆济沧海之探宝旅程，就待读者朋友自己拉开帷幕了。

翻译过程中，得到过许多人的热心帮助，借此机会一并致谢。并诚挚祝愿这些人，以及制造违缘之人非人、病魔、怨敌，乃至一切众生，都能暂时如释迦牟尼佛那样，只要对他众有利，哪怕仅仅是为一只小蚂蚁也能牺牲自己。并最终获取圆满无上正等觉之佛果。

二〇〇二年五月三日译于厦门
重校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五日





